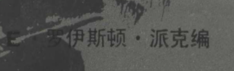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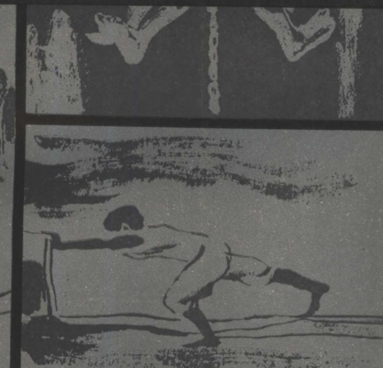
E·罗伊斯顿·派克编



被遗忘的苦难

英国工业革命的人文实录









福建人民出版社

被遗忘的苦难

英国工业革命的人文实录

〔英〕E·罗伊斯顿·派克编
蔡师雄　吴宣豪　庄解忧　译
巫维衔　审校



福建人民出版社

HUMAN DOCUMENTS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N BRITAIN

by

E. Royston Pike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London, 1966

被遗忘的苦难

（英国工业革命的人文实录）

〔英〕E·罗伊斯顿·派克　编

蔡师雄　吴宣豪　庄解忧　译

巫维衔　审校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三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1/32　11.125印张　2插页　257千字

1983年10月第1版

1983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950

书号：11173·75　定价：1.50元

译者的话

本书原名《英国工业革命的人文实录》，编者E·罗伊斯顿·派克是当代英国的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兼传记作家。他涉猎广泛，收集宏富，善于分析、整理、编纂人文传记方面的原始记录文件，编著有《福赛特时代的人文实录》、《维多利亚黄金时代的人文实录》、《社会变革的先驱者》、《政党与政策》、《亚当·斯密》、《查尔斯·达尔文》和《宗教百科全书》等等。

本书共分为《引言》、《工厂制度的兴起》、《工厂生活和工人》、《童工劳动》、《妇女的地位》，《两性关系》、《市镇的状况》等七个部分，所汇编的二百五十篇短文（不包括编者的十九篇概述），都是研究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经济、社会，尤其是工人阶级劳动和生活状况的重要文献。它们大部选自当时英国政府所属一些委员会的调查报告和议会文件，其中的多数长期以来一直封存在英国国家档案中，未曾公开发表，故史料价值尤高。这些翔实具体、令人触目惊心的文献，真实而又生动地介绍了英国工厂制度的确立、发展和健全，英国家庭手工业者和农民向产业工人的逐步演变，工人（尤其是女工和童工）恶劣的劳动条件和不幸的生活状况，以及工业革命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等等。

除一小部分厂主和监工的证词是作为有关劳动和生活条件改革的对立面而选入本书外，提供这些珍贵资料的有工人、助产士、医生、官员、警察、牧师等各阶层各行业的人们，他们都是十九世纪英国工人遭受压迫和剥削的见证人。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资本论》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曾多次引用了这些第一手材料。它既是研究英国经济史和社会历史不可或缺的专业用书，也是一般读者了解英国工业革命史的珍贵资料。

由于受时代和阶级条件的局限，这些见证人的观点难免有片面或错误。请细心的读者在参阅时予以分析、批判。在英国工业革命期间，英国工人阶级进行了长期剧烈的斗争，本书却没有收集这方面的有关资料，这不能不说是一大憾事。英国工业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但英帝国的繁荣史是成千上万的劳动人民的血汗写成的。如果不是编者的辛勤劳动使此书得以问世，那么，十九世纪初期英国工人阶级的苦难就不会那么具体而又深刻地为人们所了解，甚至可能被永远遗忘。

原书所收证词来自各个阶层，文体、风格、语气、用词也因人而异，使我们在处理译文时遇到一定的困难。译文初稿由蔡师雄（译第1—43、254—334页）、吴宣豪（译第44—145页）、庄解忧（译第146—253页）三人译出，后由巫维衔同志全部审订。因水平有限，谬误或欠妥之处在所难免，请方家和读者们批评、指正。

一九八一年十月于厦门大学

引 言

论述英国工业革命的书已经写过很多。因此，人们可能认为，要再写书，几乎没有多少余地了。如果认为有必要进行解释的话，那么，可以说，本书只是试图尽点棉力，以填补这类文献中一些肯定存在的但又意想不到的空白。其目的就是要让那些经历过我国工业革命，并且在工业革命的发展过程中，有过或多或少的贡献，起过指引、推动作用的人们——可以说，包括那些儿童和青年——用他们自己的语言描述自己的经历。

本书所引的这些文件都是原始的文献，都是在工业革命实际发生的期间准备、记载和印刷出版的。毫无疑问，许多材料具有片面性，有些材料带有明显的党派偏见，大部分材料的观点都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这些文献都未经过史学家的头脑和笔墨的筛选，也不是在事后很久的较为平静的气氛中利用大量的资料写成的，而是一些历史的原材料，它们提供了第一手的证据，记载着人们的亲身经历，令人读后感到十分亲切，这就足以弥补其中可能存在的考虑不周到、判断欠缜密的缺陷。

不仅如此，这部真实情节的汇编始终强调人的因素。在对现有的大量重要材料进行选择时，凡是可能把参加工业革命的人们当作统计表上的数字或图表上的小数点的材料，我都不予考虑。这里所选的是现代，甚至是有史以来最重要、最激动人心、最严

酷的时期里人类的活生生的经历。

在这些文献中，我们可以读到伟大革命变革时期的真实生活情况，可以听到人们用自己的语言和独特的语气说出来的话。例如，为了当上家庭工业工人，人们被迫用自由自在的家庭劳动条件以及自己地里的季节性农活以换取受工厂制约的艰辛劳动——贫民习艺所的小家伙和其他不幸的人们搭上运货马车，经过长途跋涉，被打发到阴森围墙后的徒工房——矿坑风门的“看门童工”坐在阴暗角落里度过寂寞的、似乎没有尽头的时光——妇女们用缠在赤裸的腰身上的链条拉着煤车——棉纺工人因在工厂里吹口哨遭到罚款——曼彻斯特的姑娘起早摸黑单独和一群早熟的青年男工一起干活——谢菲尔德的磨工久咳不止——伦敦的服装工人日以继夜地忙于针线活，有时一整天只有两、三个小时能自己支配……，这些人我们全都会遇到。我们还会遇到大批地位卑微的工人，他们处于一个为少数幸运儿提供无限机会，而让大多数人从事低报酬的无休止劳动的时代，处于一个对社会福利几乎完全无人过问的社会。如果可以略加修辞的话，本书的大部分篇幅都留有人的汗渍，很多篇幅沾满泪痕，不少的篇幅血迹斑斑。

虽然在选集中引用了大量各式各样的书籍和小册子，但为数最多、最重要的还是来自今天我们称为蓝皮书的文件——在政府、议会调查机构和各种各样的委员会作证的证词记录，以及据此作出的报告和结论。本书的大部分材料都未曾转载过，而且只有在我国几个最大的国立图书馆的书架上才能找到。虽然书中的大量材料只有献身于工业技术和工业管理研究的学者才会感到兴趣，但在这部数百页的集子中，在描绘憎恨和苦难的尖锐呼声如何打破会议室沉闷的空气的同时，还深埋着许多人间情趣的宝藏。一百多年来，它们一直默默无闻地存在国家档案中——在一

些书架上我还发现了尚未裁开的文本——读者自己能够判断，这些文件是多么值得发掘出来，使之重见天日。

这里简单谈谈这些材料的编排方法。开头一部分（或称一册、一章）是“工厂制度的兴起”，介绍旧的工厂秩序如何产生出新的工厂秩序。接下去的一部分收集的文件用实例介绍了“工厂生活与工人”，里面大量采用了凯博士和彼得·加斯克尔两人的记叙。那个时代的所有社会经济生活史都提及他们两人，但对他们的著作原文却引用得很不够。再下去是“童工劳动”部分。这是分量最多的一册，部分原因是儿童（甚至幼儿）和青年在建设现代英国工业的过程中起过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他们是法律首先“干预”而且还是很长时间内唯一“干预”的对象。在四十多年的期间里，他们的境况得到议会的注意，相继成立的调查委员会的证词记录和报告是当时最有价值的社会文件的一部分。再下面的一部分，其题目是在那样的动乱不堪和极度痛苦中即将诞生的新世界里“妇女的地位”。这部分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其他部分，而就其情趣说来，堪居首位。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工厂、车间、在家庭，在地下煤矿（后者详尽具体，令人作呕），人们非常熟悉的妇女生活的画面。从这里自然转到“两性关系”的部分，其中考察并披露了工人的性生活，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社会调查题目。然后，在“城镇的状况”这一标题下，可以找到有关这个国家中受一系列革命变革影响最大的某些最重要的居民点的报导。其中一些报导（事实上是不少报导）读起来令人嫌恶；但是，不妨回想一下那种过度拥挤、贫困、肮脏及恶臭的条件，广大的产业工人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度过了他们的一生；也不妨回想一下，在城市的粪堆上也曾开过人类精神文明的鲜花。

以上是主要的部分，此外，还有很多小标题。每一部分都有

引言。由于本书在性质上是近乎注释的读物，无意成为一部工业革命史，因此引言都不长。在部分引言中，我对所引文献的作者作了介绍，以便让读者判定他们的可信程度，斟酌他们可能存在的党派倾向和偏见。譬如，假使我们要研究棉纺厂的工作条件，对于真正在工厂做工的人的证词，我们很可能比较重视，而对那些只从工厂外部观察或靠向导引路的参观团成员的证词就不那么重视了。文件的标题是我自已加的。文献中作为解释等附加的部分都加上方括号。每个选段都附上详细的出处。

本书调查的时期大约从十八世纪末一直到维多利亚女王年间，那时工业革命在带来新的社会秩序和工厂秩序之后，终于被置于一定程度的公众控制之下，一些严重的过火行为正在得到纠正，倔强的先驱者一代已经让位给对社会较为负责的人们。

这里收集的二百五十份“文件”可能给读者留下什么印象呢？可能和留在我头脑中的印象差不多，觉得工业革命的真相一点也不象一些史书试图告诉我们的那样简单明瞭。书中有很多奇怪的事例、令人惊讶的措词、使人诧异的描述和意想不到的离题话。主人们并非全是恶霸，恶霸也并非都是老板。这里所谈到的事仍然是那样栩栩如生，因此对于阶级、教养、职业、地位等所产生的好恶和偏见，都要给予适当的考虑。这些文件给我留下的最后印象是，对工业革命唯一真实正确的概括就是：要进行任何概括都是不可能的。

可以说，这就是工业革命的原来面貌——其中有它的光辉和污垢，有它经过多少人的苦难和劳动换来的巨大成就，有它的耻辱和骄傲，还有，我们不应忘记，有它所揭示的更美好灿烂的无限前景。

E·罗伊斯顿·派克

目　录

①P.P.即议会文件。

工厂制度的兴起

一八八一年，阿诺德·托因比在牛津大学对听众所作的一次后来成为工业革命首批专门文献的演讲中说："一七六〇年以前，旧的工业制度在英国盛行。"

"旧的工业制度"是什么呢？人们经常描写、叙述这一制度的情况，而且往往用上了深表同情的语言文字。最出色的文章之一(如果我们把"最出色的"解释为"最吸引读者的")是彼得·加斯克尔写的那一篇，见诸他的著作《英国的工业居民》第一章（该书初版于1833年）。从这里所转载的（第一篇），人们将正确理解旧工业制度的特点。加斯克尔否认他有意描写淳朴的乡村生活，但他的描写毕竟具有一股怀旧的激情。

加斯克尔的著作到底有多少是出自他个人的学识和经验，这是很难弄清楚的，因为有关他的情况，人们所知甚少。一八二七年他在伦敦取得药剂师的资格，第二年成为皇家外科医师学会的会员。他好象在柴郡的斯托克波特附近住过，因此，人们有理由设想，他是在那时候大量地了解穷人和他们的问题的。有关他的情况最重要的就是他的那本书，如上所述，该书于一八三三年出版；第二版经过修改并略有补充，三年后以《手工业者与机器》的书名出现。加斯克尔于一八四一年去世，终年三十五岁，住在坎伯韦尔，当时是伦敦近郊比较农村化的地方。

这本书假如没有吸引过卡尔·马克思的好友和支持者——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注意，很可能和它的作者——这位年轻的外

科医生一样默默无闻了。恩格斯在所著《一八四四年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头几章中，从加斯克尔的著作中吸收了大量的材料，来论述英国工人阶级近代史，该书初版于一八四五年，到一八九二年才有英译本，他在一个脚注中表示过谢意，并且说他认为加斯克尔是个对工厂制度的弊端不怀偏见的证人。这种称赞恰当的程度如何，读者可以自己判断。

理查德·格斯特是最早的棉纺工业的史学家之一，他的见解颇为不同（第二篇）。他认为，工厂工人比家庭织工更积极爱国，尽管他们的野外游猎不光明正大——不给猎物兔子以奔逃的公正机会……我们在第三篇又读到加斯克尔对于厂主的充满希望的竞争过程的生动描述。总的看来，这不是令人愉快的叙述，但并非所有的“新主人”都是放荡的坏蛋，都狂喝暴饮、追逐厂里的姑娘，借此消磨自己旺盛的精力。另一位棉纺工业史学家爱德华·贝恩斯爵士不愿重视理查德·阿克赖特爵士这位博尔顿理发师（第四篇）在发明方面的权利，但还是承认他“热情、有事业心、百折不挠”，堪称工厂制度的创始人。阿克赖特的先驱活动不是绝无仅有的。皮尔一家的发迹史也是从低微卑贱的开端上升到有钱有势的地位的许多事例中的一个。但是，他们在努力取得杰出成就的过程中，并未降低自己的道德品质。当我们读到那个打扮庸俗的女人（据加斯克尔说她是厂主的妻子）时，我们该牢牢记住第一位皮尔太太的形象，正如塞缪尔·斯迈尔斯所说的（第五篇），她是她丈夫的“高尚而忠实的顾问”。

其后，我们谈及罗伯特·欧文（1771—1858）。他对建立在新拉纳克的大型棉纺企业的描述，说明了新厂主面临的种种困难以及他们是如何对付和克服这些困难的。许多书籍记载了这个出色的小个子威尔士人。他值得人们铭记，这不仅由于他在事业上取得的成功以及给雇佣者和被雇佣者的关系带来的仁慈博爱，

而且还由于他在倡导开明的资本主义和实践社会主义，建立童工学校和其他教育事业，以及倡始合作运动与工联主义诸方面所取得的杰出成就。如果说罗伯特·欧文有一个最坚定的信念，那就是，相信环境决定人的品性。他毕生致力于改善工人的生活条件，只有从那以后，工人们才有可能变得健康、幸福、聪明和智慧。

1. 家庭工业者

一七六〇年以前，制造业大部分局限于国内市场的需要。这个时期直至一八〇〇年……大多数从事制造业的手工业者是在自己家里、在家人之间劳动的。这一时期可以称为家庭工业时期；各种各样的机械装置是特意为此而设计的。在从事家庭工业的地区，几乎每座房子都有手工纺纱杆，生产单线的手纺车以及随后而来的骡机和珍妮纺纱机，组成了家具的一部分，而各个小屋子里都回响着手织机的咔嗒声。

无疑，就劳动者的地位看来，这是制造业的黄金时代。他在自己家里进行所有的工序，保持着个人的尊严，不和可能危害自己道德品质的人发生联系。平时挣的工资不但足以使生活过得舒适，还能租几英亩地。这样，他一身兼两个阶级，而且一天比一天更明显。当然不能否认，他对农活经常马马虎虎，只是将它作为一种副业偶而做做，也不能否认，只要略加精耕细作，土地上收获的庄稼就不至于这么少了。不过，这样却顶解决问题。当他认为不必专心于织布或纺纱时，他就利用空闲从事必要的农活。这使他的工作有益于身体健康，也使他的社会地位比单纯的劳动者高一等。手织机织工的房子一律都附有一个园子，里面种着各种花卉、果树和可供食用的块根植物，在王国的土地上再也找不到

如此精心栽培的作物了。

家庭工业者一般住在大城市的郊外，或者住在更偏僻的地区。他们自己是庄稼人，生活习惯简单，需要的东西不多，一般不太懂得喝茶、喝咖啡和使用杂货，也很少离开家园。他们纺的是织工所需的纱。批发商行代理人根据具体情况来收货或把货交给织工。有时货栈就建造在邻近的特定地区，以便他们每星期去光顾一番。那些白发苍苍的男人（大家庭的长辈们）就这样度过漫长的一生，而这一生都花在纺纱织布上面。他们从未进入城镇周围的地区，直到晚年，迫于生计维艰，才第一次不得不带着全家移居城镇，以寻找蒸汽织机的职业。

劳动者进入大城市时，往往受多种原因的影响而最后败坏道德……小农（纺纱工、或手织机织工）则不受这些影响，表现得极其规矩，极其体面。确实，他的劳动量很小，织的布或纺的纱数量有限，因为他按自己的方便，量力而为。可是，这些却能使他和他的家人丰衣足食，而且与其地位相称，还能积攒一点钱，以应不测之需，也能从那些时兴的娱乐活动中享受到乐趣。他在社会上受人尊重。他是慈祥的父亲，是体贴的丈夫，也是孝顺的儿子。

我们不想在这里描绘一幅淳朴的乡村生活图景，说家庭工业者没有别人那种恶习和缺点。我们一点也不想这样做，但是家庭工业者有种种机会过上舒服的生活，成为有德行的人。在又热又污浊的空气中长时间的劳累，杜松子酒店的气味，啤酒店的低贱放荡，以及丧失健康后所带来的苦难，这一切都未曾伤害过他的身体。相反，这种人大都长寿，按其性格，必要时才干活，需求得到满足时就停止劳动。如果想花时间或花钱去喝酒，他可以到一家和自己一样正派和规矩的酒店去……

家庭工业者对外界消息很不灵通。娱乐活动只限于体力：跳

舞，掷铁圈，板球，打猎，许多季节性的庆祝活动，等等。除了那本被拇指翻脏的圣经和几本神学小册子以外，他对印刷的书籍全然无知。他喝自酿啤酒以寻求刺激，偶尔吃些肉以维持身体，通常吃的则是农产品，如粗面粉或黑麦做的面包、蛋类、乳酪，牛奶、黄油等。他根本不懂得喝茶，或是刚刚在学；不动脑筋，但体力充沛。他在自己家里干活，如果在间歇时换搞农活的话，也是在他的家人面前并由家人协助进行。他的孩子们在他直接看管下成长，从未长期离家，直到结婚后自己也成为一家之长为止。他们从事的职业和他相同，但处于从属的地位。最后，同一代人在同一地点同一茅屋里年复一年地生活，在这茅屋里有许多美好的回忆和家庭乐趣，从而成为某种传家宝，为其主人所钟爱……

这些小团体通常可以在零散的小村子里找到，每个小团体有十到四十座小屋子，象个大家庭。除了少数特殊情况外，单单这一事实就防止了有意识的犯罪行为。加之他们中间普遍存在的宗教意识，这种道德上的防范，在制止犯罪方面的确是极其有力的。但是，在一个方面却是无效的——这就是防止性欲的放纵，它一度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是许多地区的农村居民道德上的污点……然而，其产生的危害并不大。这类婚前性行为通常是在双方默契但都认为有约束力的情况下发生的。过分的男女乱交很少。这种结合的约束力很强，遗弃的事例极为罕见——虽然通常等到怀孕表面化才举行婚礼。

问题很清楚，但调查的面越广，事实就越明显：家庭工业者作为道德高尚的社会一分子，比以后的厂主强得多……

P·加斯克尔：《英国的工业居民，他们在精神、社会和身体方面的状况，以及由于应用蒸汽机而产生的变化》，1833年版，第1章

2. 兰开夏发生了变化

在引进棉纺织业以前，兰开夏的居民主要从事农业。当时，乡绅是四邻的封建领主，他的住宅，或按当时的叫法，他的府第，被看成是一座宫殿。他发号施令，管理教区事务，裁决一切纠纷。在节日里，村民们被邀请到府第去摔交、赛跑、掷铁圈、喝啤酒。府第的邀请是名誉好的明证；没有同邻居一道被邀请是对他的责备，因为，除非犯有某些不端的过失，都会得到邀请的。牧师的势力不比乡绅小，神圣品德和高超造诣使他享有很大的权威……遇到教徒中的年长者时，他总是非常亲切地向他们家庭问安，无论老少都畏惧他的责难，也都企求他的佳许。

男人或女人的淫乱被认为是大逆不道。忘记付还或拒绝付还债款的事则闻所未闻。每逢星期天做两次礼拜，严格奉行斋戒日，每个星期天晚上固定读圣经，年青人总是在脱掉他们的节日盛装之后再来聚会。这些都是俗成不变的老规矩。有关邻居的事总是不断地流传着，政治是人们很少探讨的一个领域。彼此的家庭（包括隔了几代的远亲）历史，其婚姻、出生、死亡，等等，几乎成为交谈的唯一话题。

农民情愿相信历代祖先所采用的旧式耕作和管理方式，他们以厌恶和蔑视的态度去接受或对待新的改革。物价很少涨落，个人之间很少竞争。而且，由于普遍的不动脑筋，加上很少激烈的波动，人们的思想变得狭窄。他们多半是单独干活，除了自己的家人以外，很少同外人交谈，他们的理解力就不能通过同外人接触和思想交流而得到增强。他们目睹的是一幅单调的生活情景，感受的是一种与此相应的枯燥乏味的机械活动，看到的花样最多的场面是村里的集市日，还有安息日在教堂里的礼拜，生活中的

最大乐趣是到别人家里茫然闲坐，在集市的地方晒太阳，或者在村里人闲聊的地点——铁匠铺谈论新闻。

棉纺织业的发展给人们的风俗习惯带来了巨变。由于工人被大量集中在一起，他们的才能因经常交往而得以增长。交谈扯到前未涉及的种种话题。他们对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变得极感兴趣，因为这会引起工资的升降，他们对此十分关心。这就促使他们进入广阔的政治领域，讨论政府的特点和人员的组成，对本国军队的胜负更为关心。他们从在智力方面只比他们饲养的牲畜多少高明一些的人群一跃而成为政治公民……

织工们变换雇主的方便，谋求自己劳动最高报酬的不断努力，产品优良和技术熟练可获得较高工资对发明才能的推动，以及成就主要依靠自身努力的自信心，这些因素使他们产生一种非常宝贵的感情，一种自由与独立的精神，也足以使他们行为端正，彬彬有礼，意识到品格的宝贵以及自身的价值和重要性。

凡是在兰开斯特陪审团工作过，而且把来自郡南那些聪明、伶俐、机智的陪审员同郡北那些愚笨而又一无所知的陪审员作过比较的人；凡是亲眼看到一八〇三年工业区人民的那种为反对外国侵略者、保卫自己家乡而奋起战斗的激昂与热情，对这些说法的真实性必定十分清楚。当时高度文明、人口稠密的工业区去练兵的人们是多么拥挤，学习使用武器是多么自愿，多么热心；他们对国家独立和个人独立的感情，比起分散的、孤陋寡闻的农民们强烈奔放得多！

人们的娱乐已经随着地位的变化而变化。掷铁圈、摔交、足球、儿童捕人游戏和射箭等都已过时，几乎被忘却了。使人遗憾的是，工人阶级现在的消遣与娱乐带有较柔弱的气质，他们爱好养鸽、饲养金丝雀和种植郁金香。

野外游猎也比较少带刻苦勇敢的特色。过去是乡绅带着愉快

的猎狗和几十个脸色红润、胸脯宽大的仆人，在原野上急速地奔走搜寻，不顾蒺藜荆棘，过沟穿林，勇往直前。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几个浮夸的雇主和店老板，带着三四条灵猩和数量差不多的小猎兔狗，在嗅觉和敏捷两方面都占极大优势地攻击那可怜的兔子，使之无法逃脱。他们好象偷猎者，突然猛扑猎物，而不以猎人那种堂堂正正、刻苦顽强的姿态进行追逐。

理查德·格斯特：《棉纺织业简史》，1823年版，第31—39页

3. 新主人和他们的妻子

这一重要时代开始时，有许多棉纺师傅和织布师傅出身于劳动者行列，或出身于稍为高一点的等级。他们未受教育，生活习惯粗俗，喜爱色情，和帮工一道放纵狂饮，有了成就便忘乎所以，但听来也许自相矛盾的是，他们是勤劳、积极、有远见的手工业者。

这些人当中可能有不少人在度过纵酒放荡的一夜之后，经过一两个小时的休息听到工厂的钟响清醒过来，又孜孜不倦、忠实准确地从事当天的工作。在他们的监督下，他们的伙伴也在四旁忙碌干活。劳动时间一过，他们就又投身于醉酒放纵的漩涡之中。

同时，这些人的家庭也发生了巨变。盖得低矮不齐的农舍及附属于工厂的小房子，都换成特地为他们建造的、比较大也比较宽敞的大厦，而且是最新式的家用建筑，布置得很阔气，也很奢华，即使不那么风雅，却也足够显示主人的财力和锦绣前程。然而，他们在新居的生活方式依然如故，那些曾经使他们蒙受耻辱的、在更为简陋的住房中居住时的生活方式也带了进来。

他们的确没把那些下流放荡的伙伴带到家里来，可仍然和那

些人一起度过了部分的时光。和这些人的聚会的确有过，不过方式不同，但一般是和身份相同，或身份略低的人聚会，这样的聚会完全是堕落；而且喝酒——喝酒是他们唯一的娱乐和消遣。

他们许多人在获得现在这样美好的前程以前就已结婚；当然，他们娶的是地位相当的女人。说也奇怪，虽然女人在与人交往的许多方面易受影响，而且能很快地适应人间的变化，但过了一定岁数以后，她原来那种俗气的表现时间却比丈夫长得多，也比丈夫令人讨嫌得多。只须了解那些厂主的家庭（这些人的妻子和他们一样，出身微贱，但成功地发迹了）就可以充分证实这一点。

做丈夫的肯定表现不出一个教养良好的那种绅士的优雅，但生活方式会变好，会因长时期对人和事的敏锐观察而见多识广。结果是，他的声誉良好，配得上经过努力和勤奋得来的地位。

他的妻子可不是这样。她言语庸俗，或者庸俗掩饰得很不高明，反而更令人讨厌。她生活习惯粗俗，目不识丁，连衣着也花哨俗气，又喜欢炫耀自己的漂亮衣服、漂亮房子、漂亮的马车和漂亮的男仆人——她是种种丑态的集中表现。不过，也该替她说句公道话，她非常好客，可我们也不能不承认，她这样做是出于虚荣心，而不是出于什么比较高尚的感情或用意。

母亲的习惯对女儿品行和性情的影响十分持久且带有决定性，所以，毫不奇怪，虽然她们当中有许多人受过上等教育（在花钱最多的学校念书，而且有一段时间离开了家），却仍然显露出原来的出身痕迹……对于儿子、弟弟，以及男性直系亲属来说，这些人的榜样所给予的影响最有害。工厂需要人手，必然要雇用工厂主人的所有年轻的男性亲戚。他自己的儿子被授予相当大的权力，当他们还只是小孩的时候就从学校被叫到工厂的某些部门去当主管，而且领的钱不少。对于其他人（他的亲戚）来说

也一样。男孩子在他们该小心避开放纵自己未成熟的性欲的各种机会时，就被推进色情的温床，接触到堕落的事例，再加上其他原因，于是他们往往无可避免地成了放荡的牺牲品……

这些青少年遵循的这种伤风败俗的组织体系，对于劳动阶层的切身利益极其有害。贞洁成为一种笑柄。他们接二连三地在工厂里找到牺牲品，被选中的大多是最漂亮、仪容最端庄的姑娘，可以说是百里挑一的。她们一个个屈服了，如果这样的事值得称为屈服的话。

他们对于女人贞操的看法已经变得如此下流，以至不正当的性关系倒被认为比正当的性关系更光彩。可怜的姑娘被同伴们视为特别幸运，说她被年青主人、他的侄子、兄弟或者堂兄弟什么的看上了；而她也以丝缎带子、帽子或衣服（事实上是她的丑事的标记）来夸示炫耀，认为这些东西是她把恩惠给予别人所换来的丰厚报酬……

一个少女被人知道与男人非法同居过，以后要嫁给地位与她相当的人并没困难。这种事实最清楚地表明这种坑人的交合所产生的败坏道德的后果……

P·加斯克尔：《英国的工业居民》，1833年版，第2章

4. 工厂制度的创始人

理查德·阿克赖特依靠天生的才智，从很微贱的社会地位爬到上层。他于一七三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出生于普雷斯顿，父母亲都是穷人。他是十三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因此双亲只能让他受最初等的教育。他简直连写字也不会。他被培养成了理发师，一七六〇年在博尔顿开业。由于他懂得染头发的化学工序，而这在当时（假发流行的时候）颇有用处。于是，他就到各地旅行，

收集头发，染上颜色后再出卖。他在一七六一年结婚，妻子是利克人。人们认为，他在那个镇子所结成的姻缘使他以后得以熟悉海斯在制造纺纱机方面的实验。他自己对机械实验有浓厚的兴趣。据说他非常热衷于这些实验，竟忽视了他的生意，使家里的景况不佳。他为人热情，有进取心，而且不折不挠；文化程度不高，但头脑灵活，无所畏惧；举止粗鲁，令人反感。

一七六七年，阿克赖特在沃林顿偶遇时钟制造工人凯，雇他来弯铁线和黄铜片。阿克赖特和这位时钟制造工人谈了话，再三拜访他。据凯自己说，他终于把海斯想用滚轴纺纱的计划告诉了阿克赖特。凯还说，阿克赖特劝他造了一个海斯的机器模型，并拿走了模型。阿克赖特肯定是在这以后放弃了以前的生意，专心致志于造纺纱机的……

阿克赖特说："经过多年紧张艰巨的努力，大约在一七六八年，我发明了现在的纺棉法。……"由于缺少推广自己的发明的财力，阿克赖特回到故乡普雷斯顿，请自己的朋友约翰·斯莫利先生（一位酒商兼画家）帮助……他的纺纱机安装在公立中学所属房子的大厅里。这是校长特地借给斯莫利先生的。斯莫利对于这种机器的功效很有信心，便尽其财力，实心实意地和阿克赖特合伙。

一七六七年，哈格理夫发明珍妮纺纱机时，布莱克本附近发生了骚乱，许多机器遭到毁坏，机器的发明者也被赶出自己出生的郡，到诺丁汉去了。阿克赖特和斯莫利担心他们的机器会遭到类似的暴行，也到诺丁汉去，同行的有凯。于是，这座城市成了棉纺业两大发明的摇篮。

这些冒险家们请赖特银行的银行家们给予经济援助，银行贷款给他们，条件是分享这一发明所得的利润。但机器并不象他们所预料的那么快就完善起来，银行家们便请阿克赖特找别人帮

助，并把他介绍给诺丁汉的塞缪尔·尼德先生。这位绅士是德比的杰地底亚·斯特拉特先生的合股人。斯特拉特先生曾灵巧地改进织袜机并获得专利权，他看了阿克赖特的机器后，称它是令人钦佩的发明……尼德先生和斯特拉特先生都和阿克赖特合了股。

这位有进取心的、不挠不折的人在资金上的困难就这样克服了。不久他就把他的机器改造得很实用，于一七六九年取得一项专利权……值得注意的是，这位发明者在专利权申请书中把自己说成是“诺丁汉的时钟制造工理查德·阿克赖特”。他和他的合股人在诺丁汉建立了一座工厂，用马力作动力；但这种转动机器的方式太花钱，所以他们在德比郡的克伦福特地方另建一座规模大得多的工厂，用水轮转动。从此，纺纱机被称为水力纺纱机……

一七七五年十二月十六日，阿克赖特先生取得了第二项专利权，这是一整套机器（其中包括梳棉机、并条机和粗纺机）的专利权，这些机器都用来把丝、棉、麻、毛等纺织起来。这一套极为先进的机器公诸于众后，有力地推动了棉纺工业的发展，因为用这些机器纺出来的纱的质量比英国以前纺的任何纱要好得多，而价格又比以前便宜……棉织品能以前所未有的低价卖出，因而，对棉织品的需求也增加了。梭子有了新的动力，滑行如飞，织工们的工资猛升。纺纱厂纷纷建立，以供应必要数量的棉纱。阿克赖特的名声传遍全国。资本家成群地涌来找他，买他的专利机器，或出钱以获准使用机器……阿克赖特先生和他的合股人花了三万多英镑在德比郡和别的地方建造了厂房，扩大经营，他自己也在曼彻斯特用四千多英镑建造一座高大的厂房。一个企业就这样建立起来了。据他估计，到一七八二年，他们雇用的工人已有五千多名，资金不少于二十万英镑……

英国的工人制度于这一时期兴起。在此以前，棉纺织业几乎

全都在工人家里进行：手摇梳棉机、手纺车和织机都不需要比农舍大的房间。小型珍妮纺纱机也能在农舍里使用，有许多就是这样。但水力纺织机、梳棉机以及阿克赖特改良完善的其他机器，需要的地盘比一间农舍大，所需的动力也比人手臂的力量大。这些机器都很沉重，需要安装在结构坚固的工厂里，就当时情况看来，除了水力以外，用其它动力来转动机器都不上算……

尽管阿克赖特用他这几套机器出色地促进了工厂制度，但创始这一制度的并不完全只他一人。从一七一九年汤马斯·隆姆爵士的时代开始，英国就已有缫丝厂了（虽然为数不多）。在那一年，汤马斯·隆姆爵士本人根据他在意大利看过的模式，在德比的德温特河建立了一座缫丝厂……

阿克赖特通常从早晨五点操劳到晚上九点，管的事是多方面的。当时他是个五十开外的人，感到文化程度低，处理函件和全面管理企业都有很大的困难和不便，就挤掉睡觉的时间，每天抽一小时学习英语语法，再用一小时提高书法和拼写。凡是对他心爱的事业有妨碍的，他都忍受不了。他结婚后不到几年，就和他的妻子脱离关系，因为她认为他应该储蓄，而从事机器设计就会使一家人挨饿，于是砸坏了他的一些实验用的机器模型。这事很典型，给人印象深刻，不能不提起。

阿克赖特严格节约时间，为了不浪费一寸光阴，一般坐四驾马车，疾来疾往。他在德比郡、兰开夏和苏格兰的企业甚多而且经营面很广，充分表现了他处理买卖的惊人能力和攫取一切的精神。他在许多企业里都有合股人，但他总是很有办法，不论谁亏损了，他本人总是获利……

一七八五年，阿克赖特的专利权终于被取消了。那些非常有用的机器为公众随意采用。这些机器虽然是别人发明的，却是靠他的巧手匠心才臻于完善。工业随之惊人地发展起来，说明了取

消专利权对国家有莫大的好处。

然而，阿克赖特继续进行他的兴旺事业。财富通过他的那些熟练经营的企业源源流入他的口袋……一七八六年，他被任命为德比郡的郡长，当时玛格丽特·尼科尔森企图谋杀国王未遂，阿克赖特从德比郡给国王寄去一封贺信，因此获得了爵士的封号。理查德爵士患严重气喘病多年，最后得了并发症，一七九二年八月三日在克伦福特自己家里去世，终年六十岁……

爱德华·贝恩斯爵士：《英国棉纺织业史》，1835年版，第148—153、182—185、193—195页

5. 皮尔一家的发迹史

大约在上世纪中叶，皮尔家族的创始人是一个自耕农，拥有在布莱克本附近的荷尔豪斯农庄，以后他从那里搬往位于该镇鱼巷的一座房子。罗伯特·皮尔年事渐高，子女成群，邻近布莱克本的那一块地并不怎么肥沃，使他觉得勤劳从事农业不会带来十分令人鼓舞的前景。但这个地方长期以来是一种家庭工业的所在地，其织造品由麻和棉花混纺而成，称为"布莱克本布"，主要在该镇及其附近地区生产。在推广工厂制度以前，勤劳持家的自耕农一般都把种地以外的时间用在家里织布，因而，罗伯特·皮尔也开始从事织造白洋布的家庭工业。他为人诚实，产品可靠，加上节俭勤劳，所以经营兴旺。

但罗伯特·皮尔的注意力主要在印染白布方面——当时懂得这种工艺的人较少，——在一个时期内，他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目的在于用机器印染。实验是在他自己的房子里秘密进行的。为了做实验，由家里的一个女人把布烫平。象皮尔这种人的家庭，当时习惯用白镴盘子吃饭。他曾经在一个盘子上画了一个图形或

图案，因而想到可以从反面得到图案，再用颜色将它印在白布上。在农庄住房尽头的一间小屋子里住着一个女人，有一台轧光机。皮尔就到她那里去，把盘子安在机器上，在盘上有图案的部分涂上颜色，然后把白布放在盘上，用机器一压，就留下令人满意的图案。据说滚轴印染白布的来源就是这样的。罗伯特·皮尔很快就使他的工序完善了，印出来的头一个图案是一片欧芹叶子，所以布莱克本一带的人到现在还叫他"欧芹皮尔"。

罗伯特·皮尔在本人成功的鼓舞下，不久就放弃农业，搬到离布莱克本大约两英里的布鲁克赛德去，专心致志于印染业务。他的几个儿子和他一样精力充沛，几年来在儿子们的协助下，买卖非常兴隆。青年人长大成人后，企业扩展成为许多皮尔公司，每一家都成为工业活动的一个中心，雇用了大批人员……

罗伯特·皮尔〔1750—1830〕爵士是这个家族的第一个从男爵和第二个厂主，他全面继承了父亲的事业心、能力和勤奋精神。在开始他的生涯时，他的地位和一个普遍工人差不多。虽然他父亲为未来的兴旺打下了基础，但仍然不断与资金不足所带来的困难作斗争。罗伯特才二十岁时，已经从父亲那里学会印染业务，便决定开始独力经营棉布印染。他的舅舅詹姆斯·霍沃斯和布莱克本的威廉·耶茨参加了他的事业，他们所能筹到的全部资金大约只有五百英镑，主要是威廉·耶茨提供的。……罗伯特·皮尔虽然相对来说只是一个青年，却能提供业务方面的实际知识。威廉·耶茨是个有家室的人，刚开始经营小规模的房产管理业务，为了照顾皮尔这个单身汉，就答应收他为房客。

他们以一笔较少的款子，在当时不甚出名的小镇伯里附近买了一座破旧的面粉厂及周围的田地。盖起几间木头工棚之后，这家商行便在一七七〇年开始惨淡经营他们的棉布印染业务，几年以后还增加了棉纺业务。

威廉·耶茨的大孩子是个女儿，名叫埃伦，她很快就成为这位青年房客特别疼爱的人。他做完一天劳累的工作回来时，常常把这小女孩抱在膝盖上，对她说：“内莉，你这可爱的小宝贝，给我做妻子，好吗？”这小孩总是和别的小孩一样，爽快地回答说：“好。”“那么我就等你，内莉。我要娶你，不娶别人。”……过了十年（这是积极埋头于事业和事业蒸蒸日上的十年），在埃伦·耶茨十七周岁的时候，罗伯特·皮尔娶了她。这位漂亮的女孩，过去常被她母亲的房客和她父亲的合股人抱在膝盖上抚爱过，现在一变而成了皮尔太太，后来又成为皮尔爵士夫人，也是未来英国首相的母亲。

皮尔爵士夫人是一位高尚美丽的女人，一生中无论以何种身份出现，都能做到优雅大方。她具有罕见的精神力量，在各个重要关头，都是她丈夫的高尚而忠实的顾问。他们结婚以后的许多年中，她是丈夫的抄写员，负责处理他的大部分业务信件，因为皮尔先生本人写信能力很差，别人几乎看不懂。她在一八〇三年去世，那时她丈夫被授予从男爵爵位后才三年……

耶茨·皮尔公司始终是个庞大而不断兴隆的公司。罗伯特·皮尔先生是公司的中心人物。他精力充沛，善于营运，能把实际工作中的精明作风和第一流的商业才能结合起来……总之，他和棉布印染业的关系正如阿克赖特和棉纺业的关系一样，成就也是同样巨大的……

塞缪尔·斯迈尔斯：《自助》，1859年版，第2章

6. 在新拉纳克进行的伟大实验

一七八四年，已故的格拉斯哥人戴尔先生〔戴维·戴尔，1739—1806〕在苏格兰拉纳克郡克莱德河的瀑布附近建立了一

座棉纺织厂。大约在那个时期，棉纺织厂首次被推广到英国的北部来。

由于从克莱德河水的落差可以得到动力，戴尔先生才会选中这个地方建立他的工厂，因为从其他方面看，这个地点选择得并不理想，周围的乡村未经开垦，居民又穷又少，附近的道路也很糟。如今这么有名的瀑布，当时外地人却全然不知道。

因此，有必要收集一批新居民，为初创的企业提供劳力。但是这并非轻而易举的事，因为所有长期务农的苏格兰农民都不愿意每天从早到晚在棉纺织厂里工作。当时获得劳工的方式只有两种：一是到国内各个公立慈善单位去招收儿童，二是劝说整家的人到工厂周围定居。

为了接纳第一种人，建造了一幢大房子，最多可住大约五百个儿童，他们主要是从爱丁堡贫民习艺所和慈善团体招来的。这些孩子得有饭吃，有衣穿，还得上学。戴尔先生的行善是有口皆碑的，他孜孜不倦地尽这些职责。

为了争取到第二种人，他建立了一个村子，把房子低价出租给接受劝说愿意到工厂工作的家庭。但是当时人们普遍对这种职业有反感，因此愿意前来一试的只是个别没有朋友、没有职业和没有地位的少数人。这种人不多，怎么找也不能满足生产不断发展的需要。因此，搬到这村子来住被看成是帮工厂的大忙。他们学会业务之后，对于企业来说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于是他们逐渐成为不随意受人支配的人员。

戴尔先生是在离厂相当远的地方从事他的主要职业。三四个月内，他最多到厂里来巡视一次，每次几个小时，所以他必须把企业的管理事务委托给许多雇员，多少给他们一些权力。

真正了解人类的人们会很自然地预料到，这样聚集和组成的居民群将具有怎样的品德。不用说，这些居民在这种环境下自然会

逐渐形成为一个非常下流的社会：大家认为该怎么做就怎么做，罪恶和道德败坏发展到可怕的地步。人们生活在懒惰、贫困，以及几乎是各种罪恶之中，结果债台高筑，体弱多病，贫困潦倒……

容纳儿童的膳宿所的情况迥然不同，好心肠的老板慷慨出钱给可怜的孩子们以安乐。给他们住的房间很宽敞，总是干干净净，空气流通；食物丰富，质量也是最好的；衣服整洁实用；长期聘请一名医生来指导如何防治疾病；乡间最好的教师被指派来教授他们认为可能对孩子们有用的学科。善良而乐意助人的人受委派来指导他们的一切活动。总之，乍看起来这儿好象样样都不缺，可以成为一个最完备的慈善团体了。

但是，为了支付这些设想周到的安排所需的费用，也为了要经常维持企业，孩子们从早上六点到晚上七点，不论夏天或冬天，就绝对必须在工厂干活。在这些时间以后才开始上课。公立慈善团体的董事们出于错误的节约思想，要工厂老板在孩子们六至八岁时就招收他们，否则不同意把他们所照看的孩子们送往棉纺织厂。戴尔先生需要的正是这种年龄的孩子，不然的话，他开创的工厂就得停工。

很难想象，这么年幼的孩子能够从早上六时到晚上七点（吃饭的时间除外）在棉纺织厂里不停地站着干活，能够在干活之后又接受熟悉业务的教育。然而事实证明如此，因为许多人身心发育都不健全，有些人变成畸形，整天劳动和晚上受教育使他们感到十分厌烦，很多人陆陆续续地跑掉了，几乎人人都迫不及待地巴望他们七年、八年或九年的学徒年限满期，而满期一般是在他们十三至十五岁的时候。他们在人生的这个阶段，还不习惯于维持自己的生活，也不熟悉人情世故，便到爱丁堡或格拉斯哥去，在那里，男女孩子们很快地就被各个大都市都有的无数诱惑击

中，许多人因此成为牺牲品。

戴尔先生的各种安排以及对童工们的舒适和幸福的善意关怀，最后就这样几乎成为徒劳。他们受他的雇用，被送去干活。如果他们不劳动，他就不能供养他们。但是在他的照管下，对于他的这些同类他做了与他处境相同的任何人所能做的一切。错就错在孩子们在过于年轻不适于就业的年龄就被送出贫民习艺所。他们本来应该再等四年，多受些教育；这样，后来的一些恶习就可以防止。

如果这是在订有最合适最人道的规章的工厂制度下做工的教区学徒的一幅毫不夸张的真实图景，那么，在最糟糕的规章制度下它又该呈现出怎样的色彩呢？

戴尔先生岁数渐大，又没有子嗣，他想退休，不再为企业操心，这是不足为奇的。因此，他〔在1799年〕把企业卖给一些英国商人和厂主，其中的一位负责公司的经营管理，并定居在这个居民点，这个人〔即罗伯特·欧文〕以前曾经在曼彻斯特附近经营过一些大企业，雇用许多工人。他始终能坚持某些总原则，成功地改造那些在他管辖下的人们的习惯，而这些人的品行好，在类似行业的同伴中间表现特别突出。这位外地人过去在改造英格兰人的性格方面曾经获得成功，现在，又在对自己管辖下的本地人的思想和风俗习惯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开始他的工作了。

当时，苏格兰的下层阶级和其他国家的下层阶级一样，对有权管辖他们的外地人都怀有很深的偏见，对英格兰人尤其这样，而英格兰人则很少到苏格兰定居，在我们所说的地点附近一个也没有……结果是，从他来到他们中间的那一天开始，人们就挖空心思，想方设法抵制他试图采用的计划……但是，他并不急躁，也没有发脾气，更没有对指导自己行为的原则所必将取得的成就失去信心。

这些居民慢慢地而又谨慎地开始对他有些信任，对他的信任越增加，他就越能够逐步地开展改造他们的计划。事实上，可以说，在这个时期他们身上几乎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恶习，而任何应有的社会道德在他们身上则微乎其微。盗窃和接收赃物是他们的营生，懒惰和酗酒是他们的习惯，弄虚作假是他们的花招，宗教或民事上的纠纷是他们的家常便饭，他们只是在反对雇主时才齐心协力，团结起来。

当时，人们认为有些原则能够改变人的品性，而这里正是应用这些原则的良好实验场。这位经理便相应地定下自己的计划，花一定的时间去了解他必须与之斗争的罪恶的全部内容，追溯已经造成恶果和连续不断地造成恶果的真正原因。他发现，根本问题是互不信任、混乱和不团结。他希望传播信任、秩序与和谐，因此，开始提出种种措施，彻底改变他们迄今所处的不利环境，代之以他认为能够产生比较理想结局的环境。他很快就发现，盗窃遍及这个社会的各个角落，接收赃物则遍及周围的整个乡村。要清除这种弊病，他并没有施加任何法律上的处罚，也不抓任何人去坐牢，连一个小时也没监禁过，而是采取检查和其他防范措施。他特地派出一些人作简短明了的解释，反复指出凡是行为正当者将立即得到好处。这些被派出的人本身都非常善于讲清道理。他又教导工人们如何在合法有益的工作中发扬勤奋精神，如果这样做，他们的收入就一定会比以前的不正当所得还要多，而且既不冒风险，也不丢脸。因此，犯罪越来越困难了，侦查也越来越容易了，诚实勤劳的习惯养成了，而正当行为的乐趣也就尝到了。

他以同样的方式打击酗酒恶习。每次都由各个部门的负责人出来数落一番。每当酗酒的人清醒过来，还在因先前的狂饮而吃苦头的时候，他那些比较节俭的伙伴就经常讲酗酒的种种害处。各类酒店逐渐从居民们的住所邻近处迁走。工人们也普遍知道戒

酒对健康和舒适有好处。酗酒现象渐渐消失了。许多过去习惯狂饮作乐的人现在都因坚决自我克制而出了名。

弄虚作假遭到类似的命运；它被看成是可耻的事。其真正的害处很快就被讲明。诚实和光明磊落随时都得到鼓励……

纠纷和吵架也用类似的措施制止了。当双方不能很快和解时，就有人向经理报告。在这种情况下，争执的双方通常多少有些错误，这些错误就用三言两语解释清楚，并劝双方互相宽恕，互相友爱。他向工人们反复灌输一条简单易记的教诲，作为工人们全部行为的最宝贵的准则，其好处他们在生活中的每一时刻都将体会到。这个准则就是：“他们今后必须象以前尽力造成对方的不幸那样，积极努力使对方幸福愉快。由于心里记住这条短短的准则，并随时应用，他们很快就会将那个地方变成乐园。而目前由于极其错误的行动原则，他们已经把那地方变为灾难之地。”进行了这项实验之后，双方都因这种新风尚而得到快乐。要求调解的事迅速减少了；现在几乎没有发生严重的纠纷……

同样的原则也用于纠正不正当的性交行为。这样的行为受到谴责，并引为耻辱。对当事双方都要罚款，并将款项作为社会的赞助基金（这项基金是每个人捐献自己工资的六分之一办起来的，由他们自己管理，用于赞助病人、意外受伤者以及老年人）。但是……对于这种人，大门还是敞开着，他们仍能从心地善良的朋友和受人尊重的熟人那里得到安慰……

向公立慈善团体接收学徒的制度被废除了。带着大家庭长期定居的人受到鼓励。为了安排他们的住宿，还盖了舒适的房子。工厂停止了雇用六至八岁儿童的做法，还劝他们的父母让孩子在十岁以前长身体、受教育，孩子们在五年内（即五至十岁），不需父母负担费用，可以在乡村学校学识字、写字和算术……

在这些变化发生的期间，也注意居民的家庭安排。他们的房

子收拾得比以前舒适，街道有了改观。买来最好的食物，再以低价卖给他们，但不低于原价。还作出几条规定，叫他们量入而出。燃料和衣服也以同样的方式为他们买来了，既不企图占他们的便宜，也不耍手段欺骗他们……教导他们必须明白事理，而他们处事也合乎情理。因此，双方都从已经采用的制度中得到极大的好处。工人变得勤劳、节制、健康，忠实于雇主，互相友爱；而雇主用彼此信任和友爱的方式比用其他任何方式获得了远较为多的助益……

摘自罗伯特·欧文：《新的社会观》，1831年版，第2篇

工厂生活与工人

（甲）生活条件

工厂最初是沿着河岸增加的，以后，由于采用了蒸汽动力，在人口稠密的城镇，工厂也增多了。随着工业的发展，就形成了人类社会的一个新阶级。英国的无产阶级就是在兰开夏到约克郡的工业区各城镇，在苏格兰低地区以及南威尔士的山谷中诞生的。

他们的存在，他们的生活、工作和死亡的状况引起了许多和他们不同经历的人们的惊奇，也引起了一些具有模糊社会道德感的勇敢的人们的深切关怀。举一个典型的例子来说，曼彻斯特医生詹姆斯·菲利浦斯·凯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凯本人是兰开夏人，一八〇四年生于罗奇代尔，当时工厂制度刚刚开始上轨道。他在爱丁堡学医，一八二七年荣获医学博士头衔。他在曼彻斯特定居，是市内安柯茨和阿德威克施药所的医务官员。和在爱丁堡一样，他在这里仔细地研究了比较贫穷的病人的生活方式。据记载，当霍乱在一八三二年首次出现时，凯对患病者给予辛勤的照料。病人大多住在该城拥挤不堪、极不卫生的地区。他在同年出版了一本小册子，论述《曼彻斯特棉纺织业中工人在精神和身体方面的状况》。这本书记录了详细的事实，在社会调查文献中应占有很高的地位（第一篇）。为了对付人们可能提出的反对意见，说他没有把一般工业居民的真实情况全部

说出来，凯博士在他的书中登了一则“公告”，告知“局外人，由于条件限制，这次调查只能在曼彻斯特市区进行，本书的结论系根据调查的结果写成的；大部份邻近地区的居民的状况比本书所叙述的状况好些。”

有时候，在参考书上很难找到凯这个姓氏。这是因为他的妻子珍妮特·沙特尔沃思小姐是兰开夏的本利附近高索普庄园的继承人，一八四二年他结婚的时候获得国王的钦许，接受了妻子的姓氏和纹章。他的慈善行为受到政府的重视，于一八三五年被任命为济贫法委员会助理。这一职务使他对教育产生了兴趣。一八三九年他创办训练小学教师的巴特亚学院。一八四九年他被授予从男爵爵位。作为詹姆斯·凯·沙特尔沃思爵士，他在历史上有其光荣的地位，是现代英国普及教育制度的创始人。他在一八七七年去世。

在凯的小册子的摘录后面，我们又选了加斯克尔的几段文字（第二篇；副标题是编者加的），这一部分的其他文件给这两位医生细致描绘的图景补充了细节。

1. 曼彻斯特的棉纺织工人

曼彻斯特市区主要由稠密的房屋群组成，居民从事大型棉纺织业的工作。中心地区的某些部分是货栈和商店，还有几条街是比较富裕人家的住宅；但是富商们主要住在乡下，连他们企业的高级雇员也住在郊区。

严格说来，曼彻斯特的主要居民是店主和工人阶级。穷人所住的地区是最近才出现的。棉纺织业的迅速发展吸引了英国各地的工人，爱尔兰源源地送来最贫困的人们，以满足对劳动力不断增加的需求。

从某一重要的方面看，这种移民已经成为一种严重的祸害。爱尔兰人给这里的工人阶级上了有害的一课。小农的耕作制度，民族的道德败坏和野蛮，以及以土豆为主食的习惯，这三个因素使爱尔兰人口的增加比可得到的生活资料的增加还要迅速。由于大家都落到无知和贫穷的地步，他们和野人一起发现了可以延长寿命的最低的生活需要是什么。他们把这一致命的秘密教给了这里的工人……

如果我们把爱尔兰人的恶劣影响和全体棉纺织工人群众的无休止的劳动联系起来观察一下，对于他们的可怕堕落就不会感到怎么惊奇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没有间息的消耗精力的劳动，是不会使人在智力方面和道德方面有所发展的。在这种永无止境的苦役中，反复不断地完成同一个机械过程；这种苦役单调得令人丧气，就象西西弗斯①的苦刑一样：劳动的重压象巨石般一次又一次地落在疲惫不堪的工人身上。心灵不可能通过同一块肌肉的无休止的劳动来获得知识和思考能力；悟性日益迟钝，而人性中粗野的一面却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判决一个人从事这种劳动就是要在某种程度上在他身上培养兽性……

由于象牛马般长期地遭受劳役，工人的体力消耗了，精神懒散呆滞了，既没有道德尊严，也没有智慧和生理的力量来抵抗欲望的诱惑。他的妻子和子女由于太常遭到同样的苦役，不能使他在空闲时刻得到快慰。节俭持家被忽视了，家庭的舒适也谈不上。最粗糙的饭菜马马虎虎地做出来，又马马虎虎地咽下去。对他来说，家除了栖身之外，和他没有其他关系。家里没有什么乐趣可言。他看到的只是一片精疲力竭的景象，巴不得马上躲开。人们一切出人头地的抱负，他都无法实现。他耽于肉体的懒散，

① 西西弗斯（Sisyphus）为希腊神话中哥林多之王，被谪在冥府中推巨石至山顶，而这巨石每次推至近山顶时又一定滚下来。——译者

或者迷恋更下流的放荡生活。他房子里的家具又差又脏，房子经常通风不良，甚至潮湿。由于缺少长远考虑又不善理家，他的食物不足而且缺乏营养。他身体衰弱，患忧郁病，成了放荡的牺牲品……

医学博士詹姆斯·菲利浦斯·凯（后为詹姆斯·凯·沙特尔沃思爵士）：《曼彻斯特棉纺织业中工人在精神和身体方面的状况》，1832年版，第6—11页

2. 英国工业居民

人的外表 在过去三十年间——不超过一代人的时期，工业居民的体形发生了巨大的病变，给人以难忘的印象，引起各种痛苦的冥想……

大型棉纺织厂工人出厂的地方是一个狭窄的门，任何人在十二点的时候站在门口看看，必然会承认：如果把一批丑陋的成年男人女人男孩女孩当作一个整体的话，那么，不可能在比这块更小的地方聚集着比他们更丑陋的人们了。他们脸带菜色，没有生气，显得特别无精打采，这是由于缺少面颊丰腴所需的适量脂肪物质所致。他们的身材矮小，有人曾经在不同地点和时间量过四百个成年男工人，平均体高是五英尺六英寸。他们的四肢纤瘦，行动笨拙难看。腿弯曲现象十分普遍。许多少女和成年妇女走起路来，胸部凸起，脊柱弯曲，一瘸一拐，很不雅观。几乎每个人都是平板脚，加上下踩脚步同正常生理结构所具有的脚和踝节部位的弹性动作迥然不同。头发又稀又直，许多男人只有几根胡子，稀稀疏疏的几小撮，颇似美洲的红种人。神态无精打采，垂头丧气，走起路来两腿动作笨拙，跨步很大。整个人的外表给外界的印象只是“似人非人”，如果说是人的话，那么，身体各部分

的匀称也已丧失殆尽，令人极其痛心。

日常程序　工厂所推行的劳动制度强加给工人的生活方式，对于家庭生活非常不利。

工人一年到头都在天刚亮或者天未亮的四五点钟的时候起床，夜间的休息还没有使他的精神恢复过来，就匆匆地吞咽了一顿饭，或者什么东西也没吃，就赶到工厂去。到八点钟的时候，有半小时（有时四十分钟）的时间吃早饭。在多数情况下，用膳时机器继续运转，迫使工人边吃边照看着活儿。不过，不是所有的工厂都这样。这顿饭是自己带到厂里吃的，一般是淡茶（当然是快凉了的）加一点面包，有时是燕麦奶粥。茶点倒可以称为普遍的早餐，近年来很常加杜松子酒或其他酒类调味。

住家靠近工厂的工人可以回家看看，但这种情况很罕见，因为工人们来自各地，有的远，有的近。大多数离家太远，不能回家。吃完早餐后又要忙个不停，连一分钟的休息或放松一下也不行。

机器在十二点停车，有一个小时的午饭时间。工人们离开工厂回家去，通常就在家吃午饭。午饭往往只有烧土豆，有时加一点咸肉，有时加一份荤菜。不过只有在比较节约和声誉好的工人的饭桌上才见得到荤菜。如果大多数工人住在相当远的地方（这是一般的情况），大部分吃饭的时间必然都花在来回走路上面，或者更确切地说，花在来回奔跑上面。

没有时间顾得上遵守礼节。饭做得很不到家，还是特地留下一个人来做的，但常常是小孩，或是年老体弱的男人或妇女。假如家里有一张桌子的话，全家人就围着这张桌子吃饭，个个都争先恐后，把他们面前那份可怜的饭菜狼吞虎咽下去，这顿饭的量是够的，可以填饱肚子，但没有多少营养。

午餐一吃完，全家人又分散了。没有休息，就是这样的运动

也是无益的，甚至是有害的，因为饭后需要休息以利消化，而来回跑路运动量太大。

从一点到八、九点，他们又被牢牢地禁锢起来，除了二十分钟的时间吃茶点以外（这段时间也被称为“装袋时间”①）。这顿不象样的饭平时几乎都在厂里吃，差不多是清一色的茶和小麦粉做的面包。在这段漫长的时间内，他们在一个拥挤不堪的高温车间里不停地努力干活，因此，在最后结束这一天的工作时，他们在身心两方面都疲惫不堪。

必须记住，父母子女都在工作，能工作的都出去工作了，谁也抽不出时间把家里收拾得又舒服又惬意；大家在一天的劳累困苦之后，才匆匆赶回家。看不到整洁的妻子出来欢迎丈夫，看不到微笑慈爱的母亲出来迎接子女，也没有愉快宜人的家值得想念。相反，回到家的人个个筋疲力尽。家具少得可怜，看上去肮肮脏脏。这时又吃了一顿饭（有时候质量好一些），接着要么休息，这是他们非常需要的；要么再出门去寻欢作乐，而这些欢乐往往进一步增加他们本已无法避免的苦难。

饮食 工业居民的主食是土豆以及小麦做的面包，和着茶或咖啡勉强咽下。牛奶喝得很少。粗面粉吃得不少，有的烙成饼，有的加水煮成粥，既有营养，又易于消化，也容易煮。三餐很少吃到荤菜，吃的东西质量都很差。纺细纱等一类高工资的工人，吃饭时常常有新鲜肉。鱼也买一些，虽然并不很多；即使是鱼也只是在有点变质时才买，因为鱼先摆在市场上，到卖不掉时，才拿到偏街僻巷去叫卖，以微不足道的价格处理了事。鲱鱼倒不是不经常吃，虽然鲱鱼和其他不好吃的食品相比别有味道，对他们可并不十分适合。动物纤维经过盐渍而变硬，分解缓慢，难以消化，而他们的胃肠功能并不太好。蛋类也是工人的部分食

① 意为填填肚子。——译者

物。但常吃的都是茶和面包，预备这两样东西没有什么麻烦；由于这个原因，加上缺少适当的家庭安排，茶和面包便为工业工人这样一个不注意节俭而又饮食随便的阶级所广泛食用。

家具 从工业区多数劳动居民的房子可以看到原始生活的许多痕迹。这些房子又污秽又缺少家具，没有任何象样舒适的附带设施，住户堕落生活的真实的标志。能找到的一点家具也是最粗糙、最普通的，经常是残缺不全的，——一两把灯心草椅面的椅子，一张松木桌子，几条凳子，破损的陶制器皿如盘子、茶杯等，一两个茶壶和罐子，几把刀叉，一根作火钳用的破铁条，没有火炉围栏，有的有一付床架，有的没有，视各家情况而定，真正称得上毛毯和床单的东西，他们连见也没见过。他们睡觉的地方常常是用麻袋，一堆棉屑或者一捆麦秸铺成的，没有舒适的床架和羽毛褥垫的床。所有这些家具都挤在一个房间里，这个房间用于家务，也用作全家居住。

住房情况 在工业城市里，下层阶级居民（不论是在工厂干活或是在工厂劳动兼从事手织机织布）居住的那些地区，房子的结构是最容易损坏又最不完善的。房东按周把房子租给只顾眼前而变动不定的一批人，很少为房子花什么费用。事实上他们似乎只担心房子能否租得出去，租期能否长到可以收回他们第一次花费的钱。因此，过不了几年，房子就变得相当破烂了。

排水和厕所特别成问题。所有这些房子不是完全不能排水，就是只能排很少量的水……因此，从这些房子洗下的污垢和脏物全被抛到前街或后街。这些街道经常没有铺砌过，路面形成几条深沟，污水、污物就积在沟里，变成发臭的死水坑。五十间以至五十多间房子只有一个公用厕所，所以在很短时间内就塞满了大小便，居民们没有其他办法，只好把大小便倒在已经弄脏了的街上，从而违反了维护家庭道德的一切行为准则。

经常是几家人合住一间屋子，普遍认为一个四五口人的家庭能住一个房间，最多住两个房间就很不错，就够方便了。这种社交与家庭生活的混杂，对道德风尚的不良影响，必须事先予以注意才能彻底理解，这些影响的程度多大也才能充分估计到。全部性需要和性行为一公开，就顾不上表面上的体面，稳重端庄也丧失殆尽了。父母亲，兄弟姐妹，男女房客，都在彼此面前毫无顾忌地干那种事，真比野人还不如，连野人干那种事都不愿让自己的同伴看到哩。

许多排这类房子是背靠背盖起来的，前面有一条通道通往一个狭窄的院子，而对面房子的住户不走出自己的门就可以把手伸过街去握手；另一条通道通往后街，通道没有铺砌，也没有下水道。大多数房子有地下室，比住在上面的人们更低下的阶级（假如可能找到更低下的阶级的话）居住在里面。

下流的语言　这种生活方式所起的作用就是把人变成了禽兽，这一作用非常充分地体现在老少工业居民所使用的语言上。粗俗污秽的言词是他们的家庭用语。常常可以听到兄弟对姐妹、姐妹对兄弟讲着下流的暗语。初学说话的幼儿说出来的话也不堪入耳，是一般社交场合上公认不能说出口的。母亲骂孩子，孩子骂母亲，孩子骂孩子，用的都是最粗野的话。丈夫和妻子互相称呼时所用的语言，连妓院的人听了也感到羞耻——这些情况在很大的程度上可以归咎于一家大小挤在一起的混杂状态。

吸烟与喝酒　男女工人一律大量耗用烟草。可以看见数以百计的男女每天在吸入这种特殊植物的烟气，用的是短而熏黑了的烟斗。吸烟几乎也是伴随喝酒而来的一种普遍现象，喝酒是一个恶习，在这部分居民中流行到了惊人的地步……光曼彻斯特一地少说也有将近一千间小酒店、啤酒店和杜松子酒窖。这些酒店十分之九以上是专为供应工人居民而开设的，而且特意设在对他们

方便的地方。这些酒店装璜着所有能吸引他们的东西，挤满了偏街僻巷，或者在劳动地点的通衢大道以最炫丽奢华的装饰物招揽顾客。这些酒店最早开门，在冷得发抖的工人正要上班的时候，就给他一种完全不能抵挡的引诱。酒店一直开到深夜，毒害着千百个精疲力竭的人们……

不单是成年男性工人才来到这些藏垢纳污的场所。唉，不单是他们！带着啼哭的孩子的母亲，由爱人陪伴着的姑娘，由女儿陪伴着的母亲，带着儿子的父亲，带着衣不蔽体的孙子的白发苍苍的爷爷，老老少少都来这儿，和妓女、扒手这些社会渣滓和垃圾混在一起——所有的人汇聚在一起，形成一个混杂的人群……

讨厌的爱尔兰人 从最近对这些问题的调查来看，单在曼彻斯特就有两万人住在地下室。他们一般都是爱尔兰人的家庭——手织机工人，砌砖工人的帮工，等等。这些工人的孩子和他们的母亲不是当乞丐就是卖火柴。每天清晨从这些住所涌出的人群真使人惊骇。他们的外表差不多都一样，没有一个是体面的；全是衣着褴褛，全是肮肮脏脏、邋邋遢遢……这些仅能顾得上眼前生活的人们的家庭习惯，极令人生厌……爱尔兰小农带来了令人憎恶的养在家里的同伴——猪，因为无论何时，只要能凑足钱，他就会去买头猪，养在住的地下室里……

夜店惨状 工业区里夜店多也是家规放纵的一个重大原因。根据一八三二年在曼彻斯特的调查，发现这种夜店将近三百个……这些夜店在夜里的异乎寻常的景象极其悲惨。五六张，甚至七张床放在地板上——大多数情况是没有床架或者任何代替床架的东西。铺在床上的被褥是最寒酸最肮脏的。睡在这些床上的，有男有女，两性不分，也许除了几个常客外，都互不相识。青年男女，夫妻和他们的孩子——统统躺着，空气恶臭，到处是虱

子，而来寄住的人往往是醉醺醺的……

P·加斯克尔：《英国的工业居民》，1833年版，第4、5章

3. 一个曼彻斯特家庭主妇的每周收支预算

曼彻斯特B太太。一八四四年五月十三日我偶然遇见这位证人。她正在等待霍金斯博士，要请他给她侄女看病。我把她带进屋里，向她询问工人家庭的习惯和物质情况。我认为，虽然她家的生活水平略低于一般水平，她的证词还是工人家庭生活方式的样本。

她的丈夫是个细纱纺工，从一八一六年起就在某某先生的工厂里干活，有五个孩子。她的大女儿，现在快十四岁了，已经给父亲当了三年接断头工，按现在的年龄计算，每周能挣四先令六便士。现在她丈夫和女儿的收入加起来每周大约是二十五先令——至少她看到的只是每周二十五先令。在他女儿能为他接断头之前，他得付钱雇别人接断头，每周他只带十九至二十先令回家。（注意：不论她丈夫带回家的钱是多少，他在M先生厂里当细纱纺工的收入每周肯定不低于二十八先令。）

早餐：通常是麦片粥、面包和牛奶，用面粉或燕麦粉饱腹。星期天，一杯茶，加牛油面包。——午餐：在工作日吃土豆和咸肉，面包一般是白面包。星期天加一些鲜肉；没有牛油，蛋或布丁。——茶点时间：每天都有茶、牛油面包。星期天吃茶点没多加什么食品。——晚餐：燕麦粥和牛奶。有时候是土豆和牛奶。星期天晚餐有时有些乳酪面包。工作日从来没有这样的食物。在蛋类价格降到每个半便士时，就不时买一些，加咸肉煎着吃。

她丈夫，她本人和五个孩子每周的消费如下：

	镑	先令	便士
黄油：$1\frac{1}{2}$磅，每磅10便士		1	3
茶　：$1\frac{1}{2}$盎司			$4\frac{1}{2}$
她自己做面包，买24磅面粉及酵母、盐加上烘焙等费用		4	6
燕麦：$\frac{1}{8}$蒲式耳			$6\frac{1}{2}$
咸肉：$1\frac{1}{2}$磅			9
土豆：每周40磅，每20磅8便士		1	4
牛奶：每天1夸脱，每夸脱3便士		1	9
鲜肉：星期天，约1磅			7
糖：每周$1\frac{1}{2}$磅，每磅6便士			9
胡椒、芥末、盐以及额外用品			3
肥皂、蜡烛		1	0
煤		1	6
房租：每周		3	6
		18	1
假定每周收入总数	1	5	0
减去上列费用		18	1
留余		6	11

用于做衣服，一家七口的医药费、学费，等等。

除了土豆以外，他们从来没有尝到其他任何蔬菜，也从来没喝啤酒或烈性酒，生病时偶而花一便士喝一及耳① 的啤酒。也许她和她丈夫每星期喝两及耳。除此以外，她丈夫从未喝过她没听说的任何啤酒或烈性酒。

房子有四间屋子，每层两间。家具：在一间屋子里有两张

① 及耳（gill）：液量单位，1及耳＝$\frac{1}{4}$品脱。——译者

床，一张夫妇两人自己睡，另一张给孩子们睡。房子里有四张椅子，一张桌子。几只存放衣服的箱子，没有衣柜。另有两只平锅和一个烧水的茶壶，一个带烤架的煎盘，半打大盘和小盘，四副刀叉，几把白镴汤匙。

他们每星期替每个孩子向儿童殡葬会社捐助一便士。

两个孩子上学，每人每星期学费三便士；他们只是学识字而已，没有学写字。有几本书，例如圣经、赞美诗集，还有孩子们在主日学校得奖的几本小书。

* * *

把这段报导念给S．L．听。他是个工人，也是工人方面的一个证人，为人正派。他认为报导所陈述的略低于工人家庭的平均物质水平。他认为大多数人的早餐有茶和咖啡，不喝麦片粥，午餐通常有鲜肉。他说，就生活而论，工人家庭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父母和孩子都在工厂工作，另一类是只有孩子在工厂工作。第一类人的生活比第二类好。（1833年5月26日）

根据考埃尔先生在兰开夏区所作的调查以及工厂调查委员会报告；
载于《议会文件》，1833年，第20卷，DI，第39—40页

4．客厅里的时钟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近至本世纪初的我国人民群众状况，然后看看处处可见的、反映他们物质生活和社会地位提高的种种迹象，那末，就不大可能怀疑，社会改进的因素在这里（至少在英格兰）正有效地起作用，它们已经并且还将给大多数人民带来更多的福利……

再没有比中产阶级居住条件的改进更为明显的了……但是工人阶级的居住条件还没有达到同等程度。尤其在大城镇，他们

的住房大多数是不舒适的，甚至是不卫生的。家具缺乏，房子保管甚差，看得出住户是多么不自重，甚至相当鲁莽。这说明了他们在道德风尚方面没有什么进步……值得一提的是：穷人住所的这种不舒适的状况并非到处可见。以社会状况而言，有些地方似乎看不出其他不舒适的迹象，倒是可以发现在住房方面特别有派头。例如，谢菲尔德镇有很多工业居民，他们的行为并不见得十分循规蹈矩。镇子本身房子建筑又差又脏，达不到英格兰城镇住房的普通水平，但当地的习惯是每个工业居民的家庭都有单独的住宅，房间布置得很舒适，地板上铺着地毯，桌子一般是桃花心木做的；还经常可以见到用同样木料做的衣柜，多数家庭也都有时钟，工人们往往把购买这样的物件当作是富裕和体面的一种表现。

G·R·波特：《国家的进步》，1847年版，第532—533页

5. 工厂工人的居住条件

在棉纺织业发展的初期，从事这一企业的人们的资金往往是有限的，他们渴望把全部资金投到工厂和机器上面，所以过于专心致力于自己事业的成就（虽然没有把握），以致不能顾及工人的困难。

整家整家的人从各地被吸引来就业，他们只好暂时挤进工厂附近能找到的住所，经常是两家合住一间房子，有的住进地下室或者很小的住房。最后，当工厂建立起来时，厂主或某个邻居可能认为盖几间小房子有利可图。这类房子经常是最蹩脚的。在这种情况下，主要考虑的不是如何改进住家的卫生及舒适条件，而是以最小的成本在最小的地面上能盖多少间小房子。

不管每周收入多少，做妻子的肯定不能把这样的一间房子整

理得舒舒服服。她只有一个房间，一切大小事情都在里面做。可想而知，做丈夫的在这么一个家庭中很难过得舒服安逸，称心如意。于是小酒店成为他唯一常去的地方。但是，弊端不仅如此。在这住所长大的孩子不知道有比他们的住所好一些的设备，也没有任何机会看到好一些的家庭摆设。

关于劳动居民卫生状况的报告，载于《上院会议纪录》，1842年，第26卷，第239页

6．阿什沃思先生的小房子

大约十二年前，我们介绍了相当多的家庭住进一些新房子。过了几个月，他们中间突然发生一种极端恶性的热病，逐家传染开来。这时候，我们才严重意识到整个企业的安全受到威胁。我们调查了热病首先出现的房子的情况，发现由于居住者的坏习惯，不知道应该如何象样地过活，因此小房子很脏。显然，如果我们不采取一些积极措施改变这些人的习惯，我们不久就难免再次遇到同样的祸害。

虽然我们极不愿意做任何似乎是干预工人家务的事情，可是当时情况紧急，看来有理由采取措施。因此我们下令对我们所属的每一间小房子的卫生、通风、被褥和家具进行检查。有些房子清洁整齐，有些却从不打扫。这两种对照鲜明的情况，看来和收入的多少无关，这使我们相信，为要达到长期改善的效果，不时对这些屋子进行检查是必要的。

这种定期检查已连续进行了好几年，由于对所检查的房子没有作明显的区分或选择，所以不会被对方认为是冒犯之举。在多数情况下，一两星期前就预先通知，发起了相当大规模的竞赛，看谁的被褥和家具最整齐。我和我弟弟偶尔也参加过这类的

视察。

就卧室和起居室而言，人口多的家庭住的是小房子，很少有两间卧室。在有男孩女孩或男女青年的地方，可以明显地看出这样的安排有伤风化。由于有机会观察到上述情况所造成的极大不便，我们决定盖大一些的房子，每座有三间卧室。人们拼命想争取这些房子。被允许搬进去的家庭算是得到特殊优待。对于每星期收入二十到五六十先令的家庭来说（在工厂工作的家庭有这样的收入是常事），只要能过得舒适一些，每星期多付一先令至一先令六便士的房租是一桩小事。

博尔顿附近土耳顿镇亨利·阿什沃思的证词，载于《上院文件》，1842年，第26卷，第239页

（乙）工作条件

毫无疑问，在工业革命的初期，“工作地点”（当时的工厂一般是这样叫的）常常是令人作呕的。唯一可以为之辩解的理由是，情况完全是前所未有的，必须历尽艰辛，才会有所改善。

科贝特非常厌恶工厂制度，所以他在他的事业快结束时才走进工厂的大门。在他的刚健有力的报刊文章中，他把别人告诉他的事实写出来，他的读者们一定会对他说的情况（第一篇）感到憎恶，感到毛骨悚然。如果说说贝特写的全是道听途说，詹姆士·利奇写的却是自己的亲身经历。他先当工厂工人，后来才当印刷工，成为曼彻斯特鼓动宪章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他的《无可否认的事实》（第二篇）一直到科贝特的义愤爆发后二十年才出版，但是看来这段时间内情况没有多少改善。

最糟的工厂无疑都在边远地区，尤其是在苏格兰。其中有一座被描写成“恶魔之窝”（第三篇），是不无道理的。使用这咒骂词语的人是詹姆斯·斯图尔特（1715—1849）。人们还记得，

他在一次决斗中杀死了亚历山大·博斯韦尔爵士（约翰逊博士传记作者的长子），后者出于自己的政治观点（他是坚定的辉格党[①]党员），曾在报上恶毒地攻击过斯图尔特。斯图尔特因杀人事在爱丁堡受过审，最后被宣判无罪。他在美国呆了几年后又回到伦敦，在一八三三年的工厂调查委员会任职，干得很出色。他的另一篇报告被引用在第四篇，读起来有趣得很。一八三六年，首相墨尔本勋爵任命了一批新的工厂视察员，斯图尔特是其中一员。其他苏格兰工厂的情况见戴维·巴里爵士（1780—1835）所作的医疗报告。他是爱尔兰外科医生，一个颇有声望的生理学家，伊比利亚半岛战争[②]期间曾在惠灵顿将军麾下服役。一八三三年的工厂调查委员会派他去调查一些苏格兰工厂的卫生状况（第五篇）。

总的说来，英格兰工厂的情况似乎好一些，不过应该注意到，这里提供的大部分文件的日期相当晚近。当科贝特（第六篇）终于对某工厂进行初访时，他也意外地感到满意。但是，当时人家带他去参观的工厂（西区托德莫登镇的沃特赛德工厂）是全国最好的工厂之一。菲尔登兄弟是模范厂主，托马斯·艾什顿先生也是如此，他在凯博士的小册子中受到高度赞扬，著名的法国作家里昂·福歇也高度赞扬过艾什顿先生（第七篇）。福歇后来在路易·拿破仑时代是个政治家，访问过英国，给一家法国报馆写了一系列有关工业情况的文章，已被译成英文，题为《一八四四年的曼彻斯特》。艾什顿先生的女工都领到工作裙，以保持衣服清洁，格雷格公司的女工（大部分从利物浦贫民院招来）每天正餐有咸肉。但希普利附近的索尔泰大工厂更值得惊奇和羡慕，因为泰特斯·索尔特爵士（1803—1876，第一批获得爵士头衔的

① 英国在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初反对王权和国教而主张议会有最高权力的政党。——译者

② 指1808—1814年英法两国的伊比利亚半岛战争。——译者

实业家之一）为羊驼毛和安哥拉山羊毛纺织业建造了一批漂亮的厂房，并在厂房周围为他的工人们建了一座模范村（第九篇）。

这些都是一些引人注意的事情，但在十九世纪初叶还很罕见。比较陈旧的工厂当然占大多数，有待于大大改进。对工人的吃饭安排通常是最缺少计划性的（第十篇），对机器应有的护栏也未能给以充分的重视（第十一篇），但更应受到指摘的是卫生措施。许多文件都提到当时通常叫做厕所（甚至叫做泥坑）的设施的可悲状况。所说的这个阶段快结束时，才偶然遇到"抽水马桶"这个词。不过，尽管这种设备的专利权早在一七七八年已由约瑟夫·布拉默（他造的各种锁更为著名）取得，却需要足够的自来水才能使用，而自来水甚至在维多利亚女王在位的中期还很罕见。关心公共礼仪的人们常抱怨许多工厂的厕所没把我们应该称之为"女厕"与"男厕"的两个部分区别开来（第十二篇）。

1．"如此奴役，如此残酷"

有些织布机的主人雇用了许许多多不幸的人。在棉纺工厂，这些人不分冬夏，每天十四个小时被禁锢在八十至八十四度的高温之中。他们受到的各种规定的束缚连黑人也未曾遭遇过……

我们英格兰很少有这样的高温。今年八月三十一日，九月一日、二日、三日，都是大热天。据报纸报道，一些人在收割庄稼的田地上倒毙，许多马也在路上倒毙。但那些天的最高温度从来没有超过八十四度。我们热到躲进房子里最凉快的房间，热到脱下外衣，擦脸上的汗水，气喘吁吁，可是我们所处的温度还不到八十度。那么，这些可怜的人们注定要天天干活，一年三百一十三天，每天十四个小时，平均温度为八十二度，他们的情况必然会怎样呢！凡是有良心会讲话的人能不诅咒这一个产生如此奴

役、如此残酷的制度吗？

请再看看，这些可怜的人没有凉快的房间可以避暑，没有揩汗的片刻时间，也没有一点空气可以进入使他们免于患传染病。在酷热的工厂里，除了半小时吃茶点以外，他们工作地点的门一直是锁着的，还不准工人叫人送水给他们喝；甚至雨水也被锁了起来，这是主人的命令，不然他们连雨水也喜欢喝。如果发现哪一个纺纱工人把窗子打开的话，就要处罚他一个先令！高尔威的马丁先生设法使议会通过了关于阻止虐待动物的法令。假如马和狗被关在象这样的一个地方，它们一定会值得马丁先生的关心的。

这些确实象地狱般的场所不但毫无新鲜空气，而且大部分时间内还有令人厌恶的煤气毒臭，使热气更伤人。除了和蒸汽混合的煤气毒臭以外，还有尘埃，以及叫做棉飞毛或者微毛的东西，可怜的人们不得不吸进去。事实是，尽人皆知的事实是，体格强健的人变老了，四十岁就不能劳动；儿童也变得衰老畸形，未满十六岁就数以千计地被结核病残害死了……

一千个英国人当中有九百九十九个丝毫不了解，在一个自称自由的国家里，在一个其外交大臣喋喋不休地嘲笑其他大国要它们仿效"英国人性"、仿效英国废除黑奴买卖的国家里，竟然发生这样事情。被带往西印度群岛的黑人，比起兰开夏以及北部其他工厂的这些可怜的白人，算是进了天堂了……

这些邪恶的地方引起的道德败坏尽人皆知。……一切经验证明：大群的人聚集在一起必然会产生思想和行为的不纯。当兵的乡下青年在兵营里度过一年之后，心灵就会发生变化。即使在著名的学校里，一切经验也告诉我们：防止道德败坏的感染是何等困难。这一点是人人承认的。那么，把这些可怜的人堆集在棉纺织厂里，结果势必怎样呢？但是，我们还需要什么后果呢？难道

我们还需要有关如此聚集人群会造成堕落的其他证据吗？我从一份兰开夏泰尔德斯利工厂的罚款名单中找到以下的规定："一经发现厕所里同时有两个纺纱工人，不论是谁，每人……一先令。"这不足以说明问题了吗？

虽然有必要把这事件揭露出来以激起义愤，但真要写成文字总感到有点不太光彩。事态必定发展到何等地步，人们对丑事必定已司空见惯、相安无事到何等地步，一个厂主才能把这样的一项规定明文写出并在自己的工厂里张贴！……

威廉·科贝特：《政治纪事》，第52卷，1824年11月20日

2. 工厂里无可否认的事实

在一些工厂，除几个男人如经理等外，只允许妇女劳动，……这不是因为妇女能把工作做得更好或者能生产更多的东西，而是因为厂主们认为，在天天遭受某种形式的屈辱下，女人会比男人更驯服。

工厂雇用的许多妇女是已婚的，其中有不少人当了母亲。经常发生的情况是，不准丈夫和妻子在同一工厂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可怜的女人只得每天早晨五点钟就起床离开丈夫，匆匆赶到工厂去，每天重复干着重活，为的是给丈夫、给自己和可怜的孩子们挣得一口吃不饱的饭。我们屡次看到已婚的、怀孕后期的女工在这些永不疲乏的机器旁边从早到晚饱受奴役，耗尽了体力而不得不坐下来歇一会儿，这时，要是被经理看见了，就要因这个过错罚款六便士。在有些工厂里，犯有坐下来休息一会儿的罪过，就要罚款一先令。不过，还是看看主人和他们的规定是怎么说的吧。

第一条：每天早晨机器开动十分钟后，工厂大门即行关闭，

自该时起到早餐前，任何织工均不得入厂。在此时间内织工缺工者按其管理的织机数目每台罚款三便士。

第二条：在其他时间内，织工在机器运转时缺工者，按其管理的织机数目每台每小时罚款三便士；织工未经监工允许擅自离开车间者也罚款三便士。

第九条：所有梭子、刷子、注油器、轮子、窗户等如有损坏，概由织工赔偿。

第十一条：任何在厂里的工人一经发现和别人谈话、吹口哨或唱歌者，罚款六便士……

第十二条：打断连接杆子者，每根从其工资中扣除一便士……

第十六条：损坏轮子者，视轮子大小，每个罚款一先令至二先令六便士。任何织工在上班时间一经发现离开工作岗位，罚款六便士……

织工经常在早上上工时发现时钟比前一天晚上他离厂时快十五分钟。工厂时钟的指针并不总由内部轮子转动，而是经常靠一点外力的帮助来移动的。这件事总是在工人晚上离厂后才发生的。……我们把以下的事实告诉读者，读者就会十分清楚为什么要这样做了：在早上经常可以看到三十或四十个工人站在工厂上锁的大门外，带着罚款簿的人却在工厂的车间里乱转，把缺工工人的织机数目记下来。有一次，我们数了一下，早上五点半被这样锁在工厂大门外的人数达到九十五人。实现这种文明抢劫的办法是把时钟向前拨半小时，就是说要比城里一般的钟晚上慢十五分钟，早上快十五分钟。这九十五个人每人被罚款三便士。

不久以前，这个厂的一个扣款检查员被解雇了，另一个来接他的位置。他干了两个星期之后，主人问他："罚款簿为何记得

那么少？”那人回答说：“我认为已经扣了许多了，我罚款的人数太多了，我在街上碰到他们时都不敢正视他们。”主人回答说：“混蛋，你每星期比你的前任少给我赚五镑钱，我要把你撵走。”这个人被解雇了，他的位置给了另一个更懂得自己职责的人。

摘自詹姆斯·利奇：《一位曼彻斯特工人所揭露的关于工厂的无可否认的事实》，1844年版，第11—15页。该书由议员威廉·拉什利出版并献给工人阶级

3. “恶魔之窝”

证词表明，在苏格兰以及在最严酷对待儿童的英格兰东部，绝大多数恶劣事例发生在最小厂主属下的偏僻小厂。虐待儿童的人是凶暴而放荡的工人，往往就是这些人大喊大叫说童工遭到了厂里的虐待。

各种各样的证人宣誓证实这类工厂对待童工经常是严酷的、野蛮的。以下是斯图尔特先生（工厂调查委员之一）就其中的一个厂所作的惊人描述：

“比起聚集着辛勤的人们的贫民习艺所，该厂看来更象一个恶魔之窝。应当承认，我们看见工人的时刻，对工人是不利的，这时他们刚从前一个夜晚的纵酒狂饮中苏醒过来，而前一个夜晚他们显然是在柏威集市后的放荡狂饮之中度过的。男女工人的外表和言语证实了这里存在的道德败坏情况。厂主吉尔克里斯特的房子呈现一幅极其肮脏和不舒适的景象，这是我在其他任何地方很少见过的。那些干坏事的人们无疑在这里找到一个合适的庇护所，但令人痛心的是在栅屋里，也就是在这一群放荡的人们吃饭和睡觉的房间里，发现两三个少女，她们在当地或附近得不到父

母或亲戚的管教和挽救。”

工厂调查委员会中央委员会的报告；载于《议会文件》，1833年，第20卷，第20页

4. 一家模范工厂

珀斯郡的迪恩斯顿棉纺厂离杜恩不远，是环境优美、管理有方的大型生产性企业之一。这些企业各部门安排妥善，许多从事于工业生产的人又显然都过得很愉快。人们均以一睹为快。

这家工厂厂房干净，空气流通，机器周围设有护栏……这里的窗户和我们见过的大部分工厂不同：一般的工厂每个窗户只有一片玻璃可以打开；这里的窗门装得不一样，顶部的一整片玻璃都能从上面放下，使空气自由流通。厂房的一般温度是六十五至七十度。一个八十二英尺长、五十二英尺宽的厂房有四十架纺纱机。

这里有女更衣室，每层楼都有水管。生产的每个环节都采用排污设施，方便工厂的雇佣人员。

工人的住处一般离工厂一英里左右，只有一百名左右的工人租用公司为他们修建的房屋。每幢房子都有小片园地，还修了阴沟排泄各种污物。在这家从事棉纺、机织、铸造和机器制造的综合性工厂里，各方面的安排都尽量考虑到人们在物质上的舒适。如果我没弄错的话，要找比这里的工人更愉快、更幸福的男女或青年是不容易的。

摘自詹姆斯·斯图尔特先生关于苏格兰工厂的报告；《议会文件》，1833年，第20卷，第16页

5. 苏格兰工厂的对比

在布兰太尔工厂里，纺纱工都是男的。我随意访问了九名这种纺纱工的住房，发现他们都已结婚，他们的妻子都在厂里当过女工，有的早在六岁半的时候就开始到工厂做工。九对夫妇共生了五十一个孩子，活下来的有四十六个。这些孩子只要能干活，又找得到空缺，就受雇到工厂里做工。他们都租用厂主的房子，居住条件不错。我在吃早饭的时候见他们的孩子们吃的有燕麦粥和牛奶，父亲吃蛋、面包、麦饼和奶油，还喝咖啡。

• • •

新拉纳克的工厂都是精心经营的，特别干净；南面的窗户甚至还有窗帘；但这些工厂都座落在两座深山中间，两座山紧挨着，因而村子里的大部分房子都是傍山盖起的，总有一边又冷又潮……工厂对于这里的工人子弟——工人的后备军的教育格外重视，在宽敞的教室里教他们读书、写字、音乐、舞蹈，以及地理、自然历史等基础课程。我亲眼看到其中一些学科已达到相当精通的程度，还看到八个十岁至十三岁的儿童在舞蹈教师的指导下跳四对舞，舞姿极为优美。这些孩子都抱有雄心，盼望受到雇用，作为他们勤奋学习的奖励。显而易见，参加管理的常驻股东沃克先生对自己手下的工人极其关怀，因此受到大家的爱戴。约三百名年龄较大的学生每月需交四便士的学费，一百五十名三四岁至十一岁的年幼学生则免费入学。

卡脱琳的工厂水平最高。有些工人自己在村里盖了漂亮的房子，还有不少人向公司买了房屋和园子，成了房主……

• • •

在布兰太尔，亨利·蒙蒂斯公司所属以水和蒸汽为动力的棉

纺与机织厂的楼房座落在克莱德河左岸，风景迷人，种了花草，又不潮湿，又卫生。除了阁楼和顶楼以外，这座楼房部分是四层，部分是五层。阁楼或顶楼房间高度从六英尺三英寸至八英尺五英寸不等。房间的通风靠一些向下开的框格窗。粪便排进活动的容器中，天天有人清理。每个车间都有这样的便池，是男女合用的。没有浴室、更衣室或食堂。纺纱车间又闷又热，便池周围有令人难受的气味。车间每年粉刷一次。所有的车间都没有鼓风机。自一七八六年以来，这个厂没有采取过任何增进工人健康的措施。

戴维·巴里爵士的医疗报告，工厂调查委员会第二个报告；载于《议会文件》，1833年，第21卷，A3，第53页

6. 科贝特首次到工厂访问

在托德莫登这里，我们拜访了朋友的家，或者说拜访了几家朋友。这些朋友虽然以前素不相识，但在曼彻斯特却热情和我们交谈。过去，我从未想过，也没有人劝过我到一家英国工厂去，但这次却参观了菲尔丁〔菲尔登〕公司所属的一家机器织布厂，该厂楼下有一个大得惊人的车间，面积一百八十平方英尺，全厂占地面积几达二十八平方杆①！

车间从上部照明，极为方便美观，里面有五百部织机，由五百人看管。由于厂主心肠好，工人们脸色健康，穿戴也不错。

威廉·科贝特：《政治纪事》，1830年1月

7. 艾什顿先生给女工的围裙

海德这座小镇在本世纪初不过是一个八百人的小村庄，位于

① 平方杆（rod），面积单位，1平方杆＝$30\frac{1}{4}$平方码。——译者

一座荒山顶上。那里土壤贫脊，村民生产的粮食还不够自给。艾什顿兄弟便向这里移民，把荒山变为富裕的城镇。现在这里有五家工厂，安置了一万人，每日工资一千英镑，即每年三十万英镑。

工厂主托马斯·艾什顿先生在花园和种植园中给自己造了一座可爱的别墅。在大路的另一旁有两个工厂，座落在一条急流和两个煤矿中间；急流为发动机提供用水，而煤矿提供燃料。

艾什顿先生雇用了一千五百名男女工人。有一个特大的车间，里面排满了织机，容纳四百名工人。年轻女工的衣着又好又体面。她们系上大围裙，从肩膀围到脚，以免弄脏外衣……

工人的住房连成又长又宽的街道。艾什顿先生盖了三百幢房子租给工人，每幢每星期的房租三先令至三先令六便士。每座房子有两层，楼下有一间起居室、一间厨房和一个后院；楼上有二至三间卧室。房东负责供应用水，负责维修，并缴纳房地产税。因为煤价每吨只有八九先令，所以燃料几乎是免费供应。所有的房子整天有热水，炉火也整天生着。到处都很整洁，使人感到舒适。家具简单但够用。有的房里还有时钟，有的还有沙发，有的甚至有钢琴。书籍不少，但很少看到圣经；这证实了艾什顿先生手下的工人那种对宗教漠不关心的特点，他们因为有这种特点而出了名。

里昂·福歇：《1844年的曼彻斯特》，1844年版，第105—107页

8. 天天都有咸肉吃

曼彻斯特市格雷格父子公司生产的棉花占整个英国消费量的百分之一，该公司有五个工厂，其中历史最悠久的一个座落在柴郡离威姆斯洛不远的夸里河岸。

在离工厂不远的一个阳光充足的河岸上，有一座漂亮的房

子。这座房子有两层，是给女徒工作宿舍的。这里住着六十个年轻姑娘，她们衣、食、住和受教育的条件都不错，监工待她们又好。这些姑娘在厂里的举止和星期天到威姆斯洛教堂做礼拜时的举止都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轻松愉快，使得那些人道的、明智的厂主脸上也有光彩……

夸里河岸的女徒工，部分来自本教区，但主要是来自利物浦济贫所……她们的年龄从十岁到二十一岁不等。她们长大成人后几乎总是嫁给本厂的工人，而且往往继续做工。由于她们得自己找房子住，工资比其他工人高……

这些徒工上午吃牛奶燕麦粥，中午吃土豆和咸肉，星期天吃鲜肉。她们天天都有咸肉吃……

安德鲁·尤尔医学博士：《工厂哲学》，1835年版，第346—348页

9. 索尔泰堪称楷模

索尔泰座落在埃代尔一个气候爽朗宜人的地区，在希普利以西约半英里的地方。那里有来自埃代尔河的丰富水力资源。工厂一边是铁路，货运方便，另一边是利兹和利物浦运河。索尔泰占地六公顷，对面有一座索尔特先生建的布局合理的工人村……

属毛纺厂的主楼有六层，正中的机房把全楼分成两半；机房里有四部大型蒸汽机，名义上有四百匹马力，实际上有一千二百匹马力。毛纺厂造型雄伟，墙壁很厚，可以和昔日诺尔曼监狱比美，铁柱撑着拱门，上面盖着铸铁屋顶，使这座建筑物免于火灾之忧。

一排七层楼高、三百五十码长的建筑物和毛纺厂互成直角，用作工厂的仓库；那里安装了最精巧的设备，以搬运货物出入建

筑物的各个部分……仓库两旁盖了很多备料及织布的工场，织布工场里有一千多部各种型号的织机……工场地下安装了转动机器的主轴系，这种布局省却了安装罩箱和护栏的麻烦，以避免事故的发生……由于轴系和传动装置都在地下运转，面积八千四百码的车间里灰尘较少，轴系和传动装置运转时那种令人眩晕的噪音也小，确实是我见过的工厂中最令人满意的工作场所。

朝西一面的建筑物设有账房，膳厅，整经房以及其他方便设施……整个工厂的构造说明了，一个工厂的装饰及美化结构和实际用途并非互不相容，两者可以和谐地结合起来……

与此同时，还应注意到为近三千名工人修建的工人村。住房结构整齐，起居方便，特别注意到住户的卫生和舒适，净水供应充分，索尔泰工厂的贮气器还能提供五千盏灯的煤气。

这一带设立了各种机构和组织，“使工人们在操劳中得以娱乐”。这说明了，厂主对于这座新村居民们的上进和娱乐，并非漠不关心。

总之，既然这家工厂被公正地称为“模范工厂”，那么这里就是模范工人村。我希望，在自持、勤奋和品行方面，索尔泰的工人也将成为全世界工业居民的楷模。

约翰·詹姆斯：《英国毛纺工业史》，1857年版，第469页

10. “吃一口，干一阵”

有时（但不经常），在整段吃饭时间里，工作仍不间断地进行下去；因为发动机除了上油的十分钟左右时间外没有停车，工人们“吃饭时就得各显神通”。……“有时一顿早饭要吃上一个半钟头；有时我们的饭连碰也没碰过。”“因为早饭上面盖满了灰尘，我们全车间的人都只好停了下来。”“没时间吃早饭或喝

茶，能吃多少算多少；吃一口，干一阵，有时盖满了灰尘，也没法儿吃。”……

在吃饭时间也得坚持干活的工厂中，工人们从上午上班到晚上干完活都不能离开工厂。他们的饭不是工厂做的就是朋友做好送来的。有的工厂由厂主免费提供烧饭用具，还另外安排房间让工人洗澡、更衣、吃饭。在白天，工人子弟上夜校的教室就腾出来给成年人做更衣、吃饭的地方。但许多工厂没有盥洗室、更衣室或厨房。除了蒸汽机烧的炉火外，没有任何烧饭的设备，既不舒适，又不卫生，实在可悲可叹。

载于《议会文件》，1833年，第20卷，第10页

11. 可怕的断肢

从综合医院的登记数字看出，伯明翰工业居民发生的事故，非常严重，屡见不鲜。事故的发生大多是因为工厂对维修工作重视不够，以致机器的护栏长期失修；还有不少事故是由于工人衣服松垂的部分被机器挂住，把不幸的受难者卷进机器中。女工的头巾及长发，男工和童工的围裙或松垂的衣袖常常是造成可怕断肢的原因。

关于劳动居民卫生状况的报告；载于《上院文件》，1842年，第27卷，第208页

12. 男女混杂的厕所

下面的一段叙述说明在这个时代，在这个国家里，大工厂的厂主们对手下工人的福利（这并不仅仅是方便或舒适的问题）的漠不关心竟然到了如此地步。这种情况，如果没有无可置疑的证

据加以证实，人们是难以相信的：“只有一个两性共用的厕所，男女老少一律用那个厕所。”“厕所就在人人看得到的地方，男女合用。就他（证人）看来，这样做有着损害羞耻心、败坏道德的倾向。”“工人们抱怨厕所的臭味。”“废品处理室有很好的风扇，所以相当干净；但厕所的排泄物使工人们相当恼火。天气暖和时的臭气必定令人不快。今天走过一些地方的车间都感到很不舒服。”而这是某一工厂调查委员会一位委员的叙述，据说该厂“十分出色，纺出的棉花是苏格兰最好的……”

工厂调查委员会的第一个报告；载于《议会文件》，1833年，第20卷，第18页

• • •

在伯明翰一家珠母钮扣厂做工的A.B.说：这家有二百名工人的工厂只有两间厕所，原定男女分开使用，但事实上是混杂使用。在男工人工作的三个车间都可以看到这两个厕所。由于人太多，经常可以看到多至六七名青年女工和妇女在厕所门口等着男工人出来。在这种情况下，男女工之间总要互相嘲弄。

童工调查委员会的资料；载于《议会文件》，1843年，第14卷，第141页

童工劳动

（甲）教区徒工

童工劳动并非工业革命的新发明。自古以来就有一些儿童，刚刚能干点活，就被迫自己谋生；而父母剥削自己的子女同样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但工业革命的确给童工劳动的范围和性质带来了巨大的变化。

儿童破天荒第一次成了经济结构的重要因素。厂主们正迫切需要人手到新的工厂中做工。于是很快发现，儿童灵活的手指易于训练，能从事各种各样机械性工作。他们还进一步考虑到，童工是廉价的劳力。

开头，先招收有父母、晚上有家可归的所谓自由童工。但是大部分工厂都是建在人烟稀少的地区，童工远远不能满足需要。这就产生了约翰·菲尔登在《工厂制度的祸害》一书中义愤填膺地描述过的那种买卖穷苦儿童的罪恶勾当。本章第一段就是从那本书中摘选出来的。

菲尔登（1784—1849）是一个平民的儿子。出生前不久，他父亲开始经营规模很小的棉纺生产，他小时候也成天在父亲的工厂里做工，因此对自己所写的情况了如指掌。〔见童工劳动（庚）第五篇〕。一八一一年父亲死后，他和几个兄弟在西区托德莫登镇的沃特赛德工厂区合办了菲尔登兄弟公司，这个公司成了全国最大的也是办得最起色的棉纺企业之一。但他从没有忘记自己童

年的经历，特别是在当选为奥德姆的议员后，积极投身于工厂改革的事业中。“诚实的约翰·菲尔登”是朋友们给他的称号，他完全无愧于这一称号。

在他的书中，他赞赏地提及了刚刚发表的介绍一个名叫罗伯特·布林柯的徒工的报导：“我希望每个英国人都会看到并阅读这本小册子，它出版于曼彻斯特，它描述的那个残废工人现在还住在那里，可以证实我所说的一切……”该《回忆录》是一个名叫约翰·布朗的人写的，他那骇人听闻的描述选载于第四篇，这一篇前面有布林柯的自述，是一八三三年回答政府调查时所作的证词。（附带说一句，这一文件是在各委员会所作的证词等文件中摘出的许许多多选段中的第一篇，是以问答的形式记载下来的。当然，提问者为委员会的主席或其他委员，回答者是受到询问的证人。）从早期的一个委员会——人们称之为皮尔委员会；见下一节（乙）——的报告中选出了关于徒工师傅莫斯先生惊人的叙述及其他有关巴克巴罗工厂的叙述。

然而，从托马斯·伯纳德爵士关于新拉纳克镇戴尔先生的童工的热情报导看来，并非所有教区徒工都遭到虐待，〔也可参看“工厂生活：工作条件”（第八篇）和“妇女的地位：工厂的已婚女工”（第八篇）〕。在早期的大部分工厂里，特别是在偏僻地区由小老板经营的工厂里，情况似乎普遍都很可悲。在袭击大批童工的热病还未酿成对周围地区的威胁以前，外界对工厂围墙里发生的事情有所了解或想要了解的人是不多的。早在一七八四年，热病在拉德克利夫一些棉纺厂蔓延，引起了兰开夏郡当局的恐慌，才要求一些曼彻斯特的医务人员调查其原因。这导致了公共卫生的先驱者托马斯·珀西瓦尔博士（1780—1804）的出现。他在一七九六年起草了一篇宣言（第九篇），指导曼彻斯特卫生委员会的工作。在宣言中，他敦促人们要求议会制定棉纺厂的法

规。但是在一八〇二年由罗伯特·皮尔爵士倡导通过了名为第一工厂法的法令以前，一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工厂法摘要选载于第十篇。我们可以看出，这一法令的实际效果很差（第十一篇）。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教区徒工的生存仍然得不到保障。一八一四至一八一五年间，有一个委员会曾开过会，对出外谋生的伦敦徒工状况进行调查，该委员会的报告详尽地揭露了他们的状况（第十二篇）。

1．“虐杀人的恐怖地方”

为什么英国老是吹嘘自己富有人性，却有必要制定一套法律来保障童工不受工厂老板甚至他们父母的残酷虐待？调查这个问题的来龙去脉，也许不算过于唐突。

众所周知，阿克赖特的（至少，人家是这么说的）发明，使原来母亲经营的或母亲督导下女儿经营的制造业迁出英格兰的茅屋和农舍，汇集到德比郡、诺丁汉郡，特别是兰开夏，在那些地区，沿着能够推动水车的河流修建的大工厂，采用了最新发明的机器。

这些远离城市的地方，突然需要数以千计的人手，其中以当时人口较少、土地贫瘠的兰开夏最需要人。特别需要的是手指细小而灵巧的儿童。于是，从伦敦、伯明翰等处的教区贫民习艺所招收学徒之风盛行一时。成千上万这种从七岁到十三四岁的无依无靠的儿童，就这样被运到北方去。

通常，主人要供给自己的学徒衣食，让他们住在工厂附近的“徒工房”里。派来监工监督他们的劳动。这些监工的工资和从儿童身上榨取的产品量成正比，因此他们的兴趣是让儿童尽量多干活。结果必然是残酷虐待。大量记录在案的证词以及至今幸存

的人们的记忆证明，在许多工厂区，尤其是在兰开夏，这些任凭工厂主支配的无依无靠的无辜儿童，遭到了最悲惨的折磨。他们被过度的劳动折磨至死。他们被鞭打，戴上镣铐，受尽挖空心思的残酷虐待；他们大多饿得骨瘦如柴，但还得在皮鞭下干活，有时甚至被逼得自杀，以逃避这一生的受虐待。他们出生到这个世界才不久，但他们最幸福的时光是在贫民习艺所的压制和迫害中度过的。

德比郡、诺丁汉郡和兰开夏的那些隔绝公众耳目的美丽而浪漫的山谷，竟成为折磨人，甚至常常虐杀人的恐怖地方！……

工厂主的利润是巨大的，但这只能燃起他们狼一般的贪欲。因此他们就采取各种变通手段使自己看来有把握无限制地掠取利润。他们开始实行“夜间劳动”，就是说，在做日工的一批人精疲力尽之后，他们已准备好另一批人去做夜工，夜班工人刚下床，日班工人就躺上去，然后再反过来。兰开夏流行一句俗语：床永不凉！

约翰·菲尔登：《工厂制度的祸害》，1836年版，第5—6页

2. 每批童工搭配一名白痴

这些徒工经常被送到远离家乡一二百英里甚至三百英里的地方，一辈子离开所有的亲人，在贫困的处境中也得不到亲友的帮助……大家都知道，有一帮工厂儿童（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被列为一个破产者的财产的一部分，同他的动产一起公开登广告拍卖，并且卖掉了。两年前，皇家法院受理一件令人愤慨的案子。伦敦一个教区把一批儿童交给一个工厂主，这个工厂主又把他们转让给另一个工厂主。最后，一些慈善家发现这些儿童处于绝对饥饿的状态。他以议会调查委员会成员的身份，还知道另一

个更令人愤慨的案件。几年前，伦敦某一个教区和兰开夏一个工厂主签订了一项合同，规定这个工厂主每购买二十个健全的儿童，必须购买一个白痴！

弗朗西斯·霍纳议员1815年6月6日在下议院的发言

3. 罗伯特·布林柯自己的故事

罗伯特·布林柯是一个小厂主，本身当过棉纺厂的学徒，在一八三三年五月十八日宣誓作证，由霍金斯博士进行询问：

问：你知道自己是哪里出生的吗？

答：不知道，我只知道自己来自伦敦的圣潘克拉斯教区。

问：你确切地知道父母的名字吗？

答：不知道。小时候人家叫我圣罗伯特，但满师时契约上称我罗伯特·布林柯，从此就叫这个名字。

问：你多大岁数了？

答：根据师徒契约，该是将近四十岁。

问：除了师徒契约外，你没有其他途径可以弄清自己的年龄吗？

答：没有，我只根据契约。

问：你是在棉纺厂工作吗？

答：现在不是。圣潘克拉斯教区订了契约，送我到一家棉纺厂当了十四年的学徒，后来我满师了。在那以后五六年间，我又分别在其他几家工厂做过工，但现在我搞到了自己的活儿，我在斯托克波特向一家工厂租动力，自己有一个车间，生产棉胎。

问：你为什么不再到棉纺厂做工呢？

答：那活儿我干厌了，制度太糟糕。我积了几个英镑。我在那里身子变了形，十五岁时双膝开始往里弯。你看，弯成这个样

子（让人看他的双膝）。在曼彻斯特比我严重得多的大有人在。

问：你现在行动自如吗？

答：稍走一会儿路就流汗。我不象膝盖没毛病的人那样有劲。

问：你有没有到医院或请过医生看你的双膝和腿？

答：从来没有到医院或请医生看过膝盖和腿，不过，曾因劳累过度生病受过治疗。在诺丁汉附近做工时，我们一共八十人左右，有男孩也有女孩，都是从伦敦圣潘克拉斯教区送到棉纺厂当学徒的。我们有很多人常常生病，但医生说，全是营养不良和休息不够引起的。

问：你有没有出过机器事故？

答：没有，没有出过太严重的事故。我自己没有，但我见过。今年三月六日，一个工人在斯托克波特被机器轧死了，他被砸了，过四五个钟头就死了。事故发生时我见到他，事故发生前不久他还和我谈笑，就在我的车间。我雇了一个可怜的跛子，因为他很难在别的地方找到工作。有一个年青人好意从别的车间过来帮助跛子，想不到被皮带卷进去，轧死了。我这辈子听说过的事故还多着呢。

问：再回忆几个。

答：一个是在德比郡的利顿纺织厂，另一个是斯特利桥一家工厂的师傅，名叫贝利。我还听说过很多受伤的，如断了手脚等。在斯托克波特一带经常可以看到一只胳膊的人，他们不能在纺织厂做工，只好去干拉驴子这一类的活。我在诺丁汉附近洛德哈姆纺织厂时，那里有一个女孩叫玛丽·理查兹，脚跛了，直到现在还是这样，她是被并条机下面的皮带卷进去的。

问：你有子女吗？

答：有三个。

问：你送他们到工厂做工吗？

答：没有，我宁可让他们流放远方。首先，他们得大半天用一条腿站着，再抬起另一条腿的膝盖，不停地接纺绽的线头。我想，干那种活变成残废的人很多，而且，厂里又热又脏，对工人又有各种花样的处罚，手指还可能被绞断，或者遇上别的机器事故。工作时间很长，我见过有人因为睡着了跌到皮带上或机器中，轧伤很厉害，而且，那里的风气很坏，很多人聚在一起学干坏事，我可不让自己的孩子到那里去。

问：你怎么安排自己的子女呢？

答：大孩子今年十三岁，上过学，都能教我了。她现在呆在家里，帮母亲照料车间。她和我一样高，又很胖，如果到工厂做工，可就不是这样了。两个小的在上学，身体都健康，我每天让他们到两英里外的学校读书。老关在一个地方的坏处，我自己亲身体验过。

问：你刚才谈到的工厂对童工的处罚是采取哪些形式？

答：在德比郡的利顿纺织厂时，我也受过处罚，他们用螺丝将两把约一磅重的老虎钳锁在我的两耳上。现在我耳朵后面还留下伤疤。有时一次把我们三四个人的手绑起来，脱掉衬衫，赤着脚，吊在机器上方的横梁上。请记住，我们是学徒，没有父母的照顾。他们现在是不是还经常那么干，我说不上。我们常常脱掉衬衫站在箕斗中，他们用皮带或棍子打我们；叫我们站在箕斗中是为了防止我们躲开皮鞭……我们还常常脱掉衬衫，他们根据我们个子的大小，用二十八磅的重物（有时一次一个，有时一次两个）绑着，挂在我们背上。我自己也被挂过……我有一本书记载这些事情，叙述自己的生活和遭遇。以后我送给你们看。（附上供中央委员会审阅。书名叫《罗伯特·布林柯回忆录……》）

中央委员会关于工厂童工情况的第二个报告，载于《议会文件》，

1833年，第21卷，D3，第17—18页

4. 来自圣潘克拉斯贫民习艺所的男孩

〔一七九六年，罗伯特·布林柯才四岁左右，就被交给教区当局，安排在伦敦圣潘克拉斯贫民习艺所。〕

布林柯称，他受到束缚，感到很厌烦。他在贫民习艺所楼上的窗口看到那些最穷苦的孩子挨家挨户讨饭或拿着火柴叫卖……心想，要是能和他们调换个位子，一定会很快活。后来，他那早期厌世的心情，由于一个使他和小伙伴们心中充满恐惧的传闻而突然改变：听人说，城里扫烟囱的头人已经订好日期要来挑选一批男孩去当学徒，到学徒年满二十一岁时，他们可能愿意把这些学徒拉进他们那个黑不溜秋的行业。这个消息……小布林柯听起来就象是天堂里的音乐一样……可是人家常常把他找去检查，又不要他。他说，眼看自己走不了，很沮丧……

自从扫烟囱的不要布林柯，使他灰心失望的那段时间过后，接着是一段意外的平静时期。后来，贫民习艺所到处风言风语，说是教区委员与圣潘克拉斯〔穷人的〕救济人员正和诺丁汉地区一家大棉纺厂主谈判，要把一大批孩子送去当学徒，到二十一岁满师。这个新闻给了布林柯新的活力——他当时做梦也没有想到苦难就在眼前，而在后来的苦难中，当他回顾起圣潘克拉斯时就象想到理想的乐土一样……

在把这些穷孩子当做商品向总管或厂主展销以前，散布了很多精心编造的迷人的谎言，使这些可怜的孩子头脑里充满各种最荒唐可笑的错觉，看不到自己即将沉沦苦役的实质。贫民习艺所郑重其事地向他们宣布，他们到达棉纺厂后会被改造成绅士淑女；吃的是烤牛肉和葡萄干布丁——可以骑主人的马，手上戴的

是银表，口袋里装满了钞票……在唤起他们的希望，燃起他们的想象之火后，又向这些天真无邪的受骗者宣布，只吸收自愿去的人，不愿去的不强迫……

展销是在一七九九年八月进行的，八十名男女儿童由圣潘克拉斯教区的教区委员和救济人员转手给洛德哈姆棉纺厂主，诺丁汉圣玛丽教区兰伯特公司的棉纺商、袜商及花边商。童工们将作为学徒为他们干活到年满二十一岁止。在这期间，男徒工学织袜子，女徒工学编织花边……

教区委员和救济人员乐于把扶养八十名贫苦儿童的负担转嫁到别的教区，因此在分手时对这些年幼的移民显得很慷慨。孩子们全部换上新装，一人两套，一套干活时穿，一套节日穿。每人还发了一先令，一条新手帕，一大块姜饼……出发时孩子们似乎个个兴高采烈……

〔他们被两部大马车送到诺丁汉，车上铺着干净的麦草给他们睡觉，车门都锁着，在路上花了四天时间。〕

马车停靠在他们未来主人的住房和仓库边时，有一群人聚集在那里看这批刚从都市里输出的牲口，又是可怜他们，又是称赞他们，拿他们和羊羔相比，好象屠夫就要把他们牵去宰掉一样！带队的人生怕孩子们听懂这些谈话的意思，都谨慎提防。孩子们有的被分配到厨房，有的到储藏商品的大货仓，在那里梳洗，吃点心；不过没有葡萄干布丁，没有烤牛肉，没有人谈到要让他们骑马，也没有原先答应过的手表和漂亮衣服。很多人都露出沮丧的神情……

好好地休整了一会，孩子们就全部排队集合，接受老板、老板的朋友和邻居的检阅。就布林柯看来，他们的老板兰伯特公司的人都是“一些尊贵的人物”。他们对照货单，检查了这些孩子，发现来货无误，便告诫他们要循规蹈矩，谦恭谨慎，要服从

洛德哈姆棉纺厂派来教导并监督他们的人发出的命令并迅速执行；要勤奋、小心，人人要做好本份工作，以免因懒惰、无礼、不听指挥而挨罚受辱……

洛德哈姆棉纺厂在洛德哈姆村附近，离诺丁汉十英里。第二天，布林柯和他的伙伴们就坐上车到那里去了。到达时，天已经相当晚了。……当他看到离工厂半英里的徒工所，听说要在那里安家十四年，心里不大高兴，因为这里和贫民习艺所的情况差不了多少。当小布林柯坐的第一辆车在房门前停下时，很多村民围了过来，一个人叫道："上帝保佑这些可怜的孩子！"另外一个人说："唉，多好的一群孩子，可他们还不知道自己注定要过什么样的日子，受怎样的奴役呢！"第三个人说："主啊，对他们发发善心吧！""可他们在这里是很难看到善心的。"第四个人说。

这些小外乡人被带进一个大房间，里面的摆设和原来潘克拉斯贫民习艺所的膳厅差不多，也是只有几张窄小的松木桌子和几条木头长凳。尽管房间看来相当干净，可是有一种难闻的油味，这味道布林柯可不喜欢。他们听命在桌旁坐下，男女分开。排在他们面前的晚饭是蓝色的牛奶麦片粥，掺黑麦的面包，很黑又很软，粘在牙上象捕鸟胶，很难吞下。想起过去在圣潘克拉斯吃的比这还好，布林柯的眼睛睁得大大的。他自言自语地说，我们的烤牛肉和葡萄干布丁在哪里呀？……

狼吞虎咽地吃过晚饭，铃就响了，发出了就寝的信号。冷酷无情的总管进来照管新来的男孩，他的妻子照管女孩。她和她那凶暴粗鲁的丈夫真是天生的一对。她用阴沉的、令人心寒的声调叫女孩们跟她走。这些可怜的小家伙浑身发抖，无可奈何地服从了，看都不敢看自己的同伴一眼，也不敢道声晚安……

布林柯和其他几个男孩安排在两段楼梯上面的房间。铺位沿着四面墙壁排成两行，有点象牛栏。两个徒工合一张床。床上铺

的是毛屑垫子。……总管把这些外乡人叫到跟前，给各人安排了床位和同床的人。新来的房客都要分开，不准同睡一张床。安排与布林柯同床的男孩敏捷地跳上床，二话不说，也不祈祷，没等布林柯脱好衣服，就睡着了。他吓坏了，眼泪止不住地往外流……

摘自《孤儿罗伯特·布林柯回忆录》；他七岁时被从伦敦圣潘克拉斯贫民习艺所送进恐怖的棉纺厂，度过了童年和青年时代。该回忆录是同类回忆录中最先问世的，详尽记载了他苦难的经历。作者约翰·布朗，1832年在曼彻斯特出版

5．徒工师傅莫斯先生

约翰·莫斯先生一八一六年五月二十四日被下院特别委员会传去调查工厂童工的情况。现职业：兰开夏普雷斯顿贫民习艺所总管；从一八一四年二月至一八一五年三月当徒工师傅，负责巴克巴罗的徒工所。

问：这些工厂有没有雇用童工？

答：我初到那里时有一百一十一名童工，离开时多至一百五十名。都是教区徒工，主要来自伦敦——我想是白礼拜堂教区、圣詹姆斯教区和圣克莱门特教区。有几个是利物浦贫民习艺所来的。来自伦敦的徒工年龄为七至十岁，来自利物浦的是八九岁至十五岁。

问：这些童工中有一定比例的白痴吗？

答：没有，一个也没有。

问：多长时间才满师？

答：到二十一岁。

问：劳动时间有多长？

答：一年到头都是上午五点钟到晚上八点钟。

问：吃饭的时间有多长？

答：早饭半个钟头，正餐半个钟头。

问：下午有点心吗？

答：有，有人给他们送饮料到厂里去，他们称之为装包。

问：你是说午饭吗？

答：是的。

问：他们边吃边干活吗？

答：是的。

问：吃了午餐后就不停地干到晚上八点吗？

答：是的。

问：早饭是几点吃的？

答：上午七点。他们七点来吃早饭，七点半铃响叫他们干活。

问：他们在早饭时间离开工厂吗？

答：是的，他们总是离开工厂到徒工所来。

问：几点吃午餐？

答：十二点。十二点半又回到厂里。

问：除了干那十五个钟头的活外，他们要不要弥补什么时间损失？

答：要的，一直都要。他们要继续干到九点，有时还要晚些……

问：童工们每天确实干十四个钟头的活吗？

答：是的。还有一个钟头吃两餐饭。

问：总共是十五个钟头吗？

答：是的。

问：这是徒工法案以前还是以后的事呢？

答：是去年的事，现在徒工法已施行了……

•　　•　　•

问：他们几点起床？

答：我总是四点半叫他们起来，五点以前做好到工厂去的准备。

问：他们的宿舍离工厂多远？

答：大概不到一百码，没那么多。

问：他们冬天也四点半起床吗？

答：无论冬天还是夏天，一年都是五点以前到工厂，从来没有迟过五点……

问：星期天有没有童工干擦洗机器的活呢？

答：有，一般每个星期天都有；据我所知，我在那里工作期间，他们从没漏过一个星期天。

问：他们星期天要干几个钟头？

答：按规定是六点到十二点。

问：你提过反对意见吗？

答：提过，经常提，可是改进不多。

问：老板对这种过分劳动表示过关注吗？

答：没有。

•　　•　　•

问：童工是站着干活还是坐着干活？

答：站着干活……

问：从头到尾都站着干活？

答：是的。

问：厂里有椅子坐吗？

答：一张也没有。

问：他们晚上一般都很累吧？

答：是的，有些人累极了。

问：他们在那里睡觉？

答：在徒工所。

问：你巡过他们的床吗？

答：巡过，每晚都巡。

问：为什么要巡？

答：因为总是有人失踪了，有时有人逃跑，有时我发现有人在厂里睡着了，有睡在地板上的。

问：童工们是否经常干完活就躺在厂里的地板上，没有吃晚饭就睡着呢？

答：我经常发现他们在就寝时间过后睡在工厂的地板上。

问：他们几点上床？

答：上床时间是九点，要是他们正常上下班的话。

问：夏天你是否让他们晚点睡？

答：是的，有时到九点半才睡。

• • •

问：有没有童工被机器轧伤？

答：经常有。往往是手指砸烂了，有一个人的胳膊断了。

问：有没有身体畸形的？

答：有，有几个。有两三个背都驼了……

• • •

问：童工们所属教区的官员到厂里来看过他们没有？

答：没有，只有利物浦的来过一个，是利物浦的救济人员。

问：地方行政官员或其他人员来视察过吗？

答：没有，从来没有过行政官员看望童工的事。

问：工厂的环境卫生好吗？

答：很好。

问：孩子们在长大时，总的看来健康不健康？

答：有的很健康，有的则满面病容。

问：你在那里工作的一年内厂里死了多少徒工？

答：只有一个。

问：童工的住宿条件怎样？

答：我离开他们时，他们的住宿很不错。

问：你刚去时他们的住宿条件好吗？

答：不好。

问：你刚去时曾埋怨过他们的被褥不好吗？

答：是的。我刚去时他们的被褥很糟。他们只铺一条毛毯，盖一条薄毯子，还有马衣，但有些已经很坏了。

问：只铺毛毯睡久了还能保持清洁吗？

答：他们不是全都清洁的。

问：你抱怨过这件事吗？

答：抱怨过。

问：利物浦的官员也抱怨过这事吗？

答：抱怨过。

问：是因为你和他提了意见才改善的吗？

答：是的。那以后每张床都有被褥；我相信，童工屋里的床铺过去一直都没有被子……

• • •

问：童工们吃得好吗？

答：好，很好。

问：在你到巴克巴罗工厂前，有没有童工因原厂主停发工钱，被迫沿着公路讨饭回到自己原来的教区？是不是用车把他们从工厂运走，载到兰开斯特公路附近的沙地，然后放他们自己到处漂泊？

答：是的，我听说过这事。

问：你听过兰开斯特的绅士们抱怨过这无人道的事吗？

答：听说过。

问：他们抱怨过后，工厂有没有把人接回来？

答：有，我相信有过。

问：他们就是在那时被转让给目前的厂主安斯沃斯公司的吗？

答：是的。

问：在他们给安斯沃斯公司当徒工期满时，厂主有没有借口他们过去离开工厂回到兰开斯特，在路上损失了很多时间，而强迫他们延长学徒期？

答：有的。我在那里工作时，有一个男孩延长了学徒期，期满时，老板说因为他逃走，还得再干六个星期，大概是六个星期吧！他说他没逃走，是被赶走的，并且还在卡顿的工厂干过活，可是最后还是被迫干满六星期……

• • •

问：童工的风气不太好吧？

答：是的，不好。他们互相间举止不端。

问：厂里谁负责管他们呢？

答：一般是老徒工管新徒工。

问：大徒工打小徒工吗？

答：打，经常打。

问：童工的品行总的说来怎么样？

答：品行很差。

问：他们举止不端是否严重到不堪改造的地步？

答：好话劝他们他们不听，处罚他们我又不愿干。

摘自关于工厂童工状况的报告；载于《议会文件》，1816年，第3卷，第178—185页

6．“一群母狗”

威廉·特拉弗斯不久前还受雇于巴克巴罗工厂当监工，莫斯先生离厂约一个月后，他也离开了，下面是特别委员会对他的询问记录：

问：童工们的外表总的看来怎么样？

答：很好，都很漂亮，只有少数差些……

问：童工的住房适合不适合住人呢？

答：是座很好的房子。

问：莫斯先生是负责这些童工的吗？

答：是的，下班以后归他负责。

问：莫斯先生的品格好吗？

答：他看来是个很体面的人。我从没听人说过他的坏话。

问：他在孩子面前有适当的权威吗？

答：有的。

问：他有权力，但在孩子面前他能保持自己的尊严吗？

答：我看没有。我看过他对童工乱来。

问：你说他乱来指的是什么？

答：他拿了一根棍子，拨进一个女孩的裙子里，再把裙子稍稍撩起，还说，让咱看看你的大腿是啥样子的。我认为他这样做未免太随便了。

问：莫斯先生是有妻室的人吗？

答：他是有妻室的人。

问：莫斯太太负责什么工作？

答：作为徒工所的女主人照管他们，负责让她们保持清洁，等等。

问：她对徒工总的态度怎样？

答：她傲慢得太过分了。她对她们的照管没有尽责。一个星期天上午，当她们准备去做礼拜时，她说，她不愿意和她们一道去，因为她们是一群母狗。

载于《议会文件》，1816年，第3卷，第288页

7．快乐的巴克巴罗！

兹证明本人曾照管过巴克巴罗镇安斯沃斯·卡特罗尔公司的徒工所六年余，在此期间诸童工特别健康，死亡人数甚少。本人认为童工各方面待遇甚优。

外科医生约翰·雷德黑德1816年5月25日于卡特梅尔

• • •

敬启者，兹证明兰开斯特郡卡特梅尔教区巴克巴罗镇安斯沃斯·卡特罗尔公司的棉纺织厂所属童工及学徒在天气条件允许下，一般均准时于礼拜天到芬斯卫特教堂做礼拜，做礼拜时尚能循规蹈矩。他们衣着干净、整齐，各方面举止端正。

芬斯卫特牧师亨利·西雅图签字于1816年5月25日

又及：我谨声明，受雇的一百五十名童工中，在过去七年间仅六人死亡，其中三人来此地时本已体弱多病，另一人因意外溺水而死。

• • •

签名者兹证明，我等每逢安息日即前往安斯沃斯·卡特罗尔公司的徒工所带领童工到芬斯卫特教堂做早礼拜，安息日下午则根据他们的能力，教他们读圣经、新约及识字课本，并注意严守安息日规矩[1]。

[1] 基督教徒的安息日为星期日，当天不得工作或娱乐。——译者

J·斯莱特

威廉·芬尼克斯

兹证明上述情况属实。

巴克巴罗徒工所总管托马斯·科沃德1816年5月25日于巴克巴罗棉纺织厂。

载于《议会文件》，1816年，第3卷，第210页

8. 戴尔先生的学徒

苏格兰拉纳克郡新拉纳克村的棉纺厂，都建在卡莱尔至格拉斯哥公路附近的一个美丽而又富有浪漫色彩的圆形盆地上。克莱德河湍急的溪流提供了丰富的水力资源，可做机器动力……村子里约有一千五百名居民，所有能干活的人都受雇于这些工厂内外。其中约有五百名童工，他们的衣食和教育全部由戴尔先生负责。其他童工和父母一起住在村里，他们到工厂干活，每周领取津贴。

这些童工外表健康、可爱，吸引了过路人的注意。戴尔先生为保持自己保护下的童工的身体健康和道德风尚所制定的特别规定，使他的工厂和我国其他同类企业有着明显的区别，因此尽管别的一些工厂被看成为罪恶的渊薮和疾病的来源，拉纳克的工厂却没有遭到这些非议。从一七八五至一七九七年这十二年中，在这些工厂做工的近三千名童工中只有十四名死亡，而且没有人受到法律的制裁。

为了保证生活的第一需要——新鲜清洁的空气——工厂里的窗户经常打开。夏天，每两个窗子下面都开着一个空气孔。卫生是另一个注意的大事。童工上班前下班后都要洗澡，上学前也要洗澡。车间的地板和机器每周用热水洗一次，天花板和墙壁每年

用生石灰粉刷两次。

在徒工所只管衣食不领工资的童工分住在六个宽敞的大房间里，男女孩不仅休息和吃点心时明显分开，干活也分开。他们睡的是铸铁床架，褥套里装的是麦秆，每月定时换一次。寝室有人打扫，窗户每天早上打开，晚上才关闭。很多童工还设法自置带锁的箱子，用来放书本和小财物。夏天的外衣是棉布做的，每两星期换洗一次。冬天穿的是毛料衣服，男女童工星期天都有礼服。

他们的正餐每人有七盎司新鲜牛肉和烈性啤酒，有时是五盎司乳酪；土豆或大麦面包是绰绰有余的。这部分的食谱很少变换，只是冬天吃一餐新鲜鲱鱼换换口味。早饭和晚饭都有燕麦粥，夏天外加牛奶，冬天加糖浆和啤酒做的调味汁。

七点吃晚饭，下班后立即上课（因为这些工厂完全不实行有害健康的夜工制），九点结束。戴尔先生请了三位正式教师，白天教年幼的孩子。又请了七名教师在晚上辅导孩子们。其中一人教写字。同样，有一位女教师教女孩们缝纫，还有一位教师偶尔来教教会音乐。

教师们就在男孩吃饭的桌子前上课。星期天教师带童工们到教堂做礼拜，星期天晚上向他们讲授宗教和道德教育，帮助他们修身。

摘自托马斯·伯纳德爵士的著作《改善穷人的环境和生活条件的团体》，1797年版

9．珀西瓦尔博士的宣言

本机构〔珀西瓦尔博士及其助手于1795年建立的曼彻斯特卫生委员会〕曾经指出，成立本机构的目的在于通过向病人提供帮

助和慰藉来防止疾病发生，避免疾病传染扩散，缩短现存疾病的持续时间。在执行这项有意思的任务的过程中，本委员会把自己的注意力特别集中在曼彻斯特市区及其周围的大型棉纺企业，并认为，把调查结果公诸于世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

（1）看来，在大工厂做工的童工及其他人特别容易受热病传染，而且，一旦传染上，扩散很快，不仅挤在同一车间的人会受传染，就连他们的家属和邻人也不例外。

（2）由于规定工人不得离开工作岗位，由于容易致病的不干净的或闷热的空气的影响，也由于缺少对儿童和青年至关重要又能增益人体精力、使我们的同类适应职业和克尽为人职责的各种积极活动，一般说来大型工厂，甚至那些没有特别的传染病的大型工厂，对于工人的身体健康是十分有害的。

（3）不适时的夜间劳动和白天长时间的劳动，有损于体力，破坏了新生一代的持久活力。因而，不仅容易削弱儿童对整个生活及勤奋所寄托的希望，还经常助长父母的懒惰、浪费与挥霍。这些父母违背自然规律，靠压迫自己的子女维生。

（4）看来，工厂童工一般都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机会，得不到道德及宗教的教诲。

（5）从一些棉纺厂现有的完善的规章制度看来，这些弊病有许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可以铲除的。因此，我们有经验可以证明而且确信，在我们请求议会帮助（如果其他办法收不到同样效果的话），制定一套全面的法律，以便对所有这些工厂进行明智、人道和平等的管理时，将得到这些工厂的开明厂主们的支持。

1796年1月25日托马斯·珀西瓦尔医学博士起草的关于考虑成立曼彻斯特卫生委员会的决议，转载于《议会文件》，1816年，第3卷，第377页

10. 第一个工厂法

本法令旨在保障受雇于各类棉纺厂和其他工厂的徒工和其他工人的健康及道德风尚。

鉴于近来各种棉纺、毛纺厂在同一厂房同时雇用男女徒工及其他人员已成惯例，有必要制定规章保障这些徒工和其他人员的健康和道德风尚，特此规定……

自一八〇二年十二月二日起，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的各类工厂，不论何时，凡雇用学徒三人以上或工人二十名以上者，均须遵照本法令中各个条例和规定……

Ⅱ．兹规定，在所有各种此类工厂或属于此类工厂的所有车间，其墙壁及天花板各部分均需用生石灰水全面妥为粉刷，每年至少两次；凡此工厂的男女厂主均需给予应有的重视，务使这些车间有足量的窗户及通风孔，保证通过这些窗户及通风孔提供适量的新鲜空气。

Ⅲ．兹规定，在每个徒工学艺期间，厂主须固定向每人提供两套完好的衣服及合身的内衣、鞋帽、长袜；每年至少发给每个徒工一套新衣服。

Ⅳ．兹规定，不得雇用或强迫任何现已立约或今后将立约给此类厂主当学徒之徒工在任何一天做超过十二小时的工作（按上午六点至晚上九点计算），此类徒工必不可少的用餐所占时间不计在内……

Ⅵ．兹规定，至少在每一徒工学艺的头四年中，必须抽出工作日的一部分，在一般工作时间内，根据此类徒工的年龄和能力，由此类徒工的厂主出资，聘请适当的、老成持重的教员，在此类工厂安排的专用场所教徒工们读书、写字及算术，或者这三

门中的一门……

Ⅶ. 兹规定，任何安排给男徒工住宿的房间均需与安排给女徒工住宿的房间完全隔开，明确区分；每张床在任何情况下均不得睡二名以上徒工。

Ⅷ. 兹规定，每一徒工……应由其厂主出资聘请适当人员，每星期天至少用一个小时的时间教导或检查其基督教义……；此类厂主须派适当人员负责送其全部徒工到该厂所在地区教堂或教区教堂礼拜，每月至少一次……

Ⅸ. 兹规定，凡各种工厂所在郡，各种行政区、选区或地区的治安法官……须在每年仲夏治安年会上指派两名与此类工厂无利害关系或无其他任何关系的人员作为此类工厂的视察员……其中一人须为此郡的治安法官……另一人须为英格兰或苏格兰国教的牧师，视具体情况而定……上述两名视察员或其中一名须有绝对权威，可终年不时地在他们认为适当的任何时候，或工厂上班时间，进入任何此类工厂；此类视察员须就此类工厂及其徒工的状况和条件，经常向季度治安会议作书面报告，看其是否按照本法令及国法的规定进行经营管理；治安文书须将此类报告与会议记录并成一书存档……

Ⅹ. 兹规定，上述两名视察员或其中一名，如发现任何工厂出现任何传染性疾病，两人或其中一人，有权责成该厂厂主立即请医生或其他合格的医务人员，对该疾病的性质及可能引起的后果进行调查，并提出该医生或其他合格的医务人员认为最妥当的补救措施及规章制度，以防止传染病蔓延，恢复病人健康……提供上述医药措施所需一切费用均由该厂厂主负担。

Ⅻ. 兹规定，此类工厂的任何主人，如故意违犯本法令的规定，须……由司法官员宣判此类人员有罪，按其情节判处五英镑以下、四十先令以上的罚款……

乔治三世42年公法第87号（1802年）

11. 前所未有的法令

出庭律师兼曼彻斯特治安法官威廉·戴维·埃文思被询问道：你说你是本朝国王第五十三年被指派监督（曼彻斯特）警察的带薪治安法官，你的薪水有多少？

答：每年一千英镑。

问：一般称为罗伯特·皮尔爵士法的议会法令规定，治安法官须指派一定的视察员，其中一名是治安法官，另一名是牧师，这你知道吗？

答：知道。

问：这一条款在曼彻斯特执行了没有？

答：我是昨天看到这个法令才知道的。

问：本委员会可否认为，这个对曼彻斯特的利益如此重要的法令的存在，你直到昨天到本委员会来时才知道？

答：我过去的确知道有一个关于棉纺厂管理的法令，但我作为治安法官和律师，一直没有遇到特殊情况，需要阅读这一法令；而且，我就任治安法官是在法令颁布以后很久的事，虽然我和大多数人一样，读过很多议会法令，但在进入这间房子以前，我肯定不会有阅读这一法令的好奇心。

问：你是否想断言，阅读这一有关管理你的任所曼彻斯特的议会法令只是一个好奇心的问题？

答：在和我们的治安法官谈话过程中，我总发现他们有一种印象，认为既然这一法令没有任何效用，我们面前的事务又不需要我们去查阅它，我们为什么还要去查阅呢？有关各行各业的议会法令很多，虽然这些法令赋予治安法官以司法权，而且治安法

官在有机会时可行使这种司法权，但仍然有很多法令我还没有读过。

载于《议会文件》1816年，第3卷，第319页

12. 教区徒工报告

在英格兰人口稠密的地区，无论造成人口稠密的原因是制造业还是其他行业，引起人口增长的因素同时也向老少居民提供了他们赖以维生的、力所能及的种种职业。因此，工业区的儿童从小就到那些制造业的不同部门接受谋生的训练。在煤矿和其他多矿山的地区，他们几乎是在幼年时期就习惯于地下的活儿，这样就往往训练他们去继承祖先的行业。伦敦下层居民的情况就不同，他们中间有各色各样的人，包括就业和失业的佣人、手艺人、工匠、雇工、寡妇和乞丐，这些人常常因为无以维生，要靠教区救济，而教区在给予救济时总要求得到专权，随意处理领取救济者的子女。

因此，为了摆脱供养如此众多人口负担的目的，有必要采用契约徒工制度，而且，因为上述理由这种制度在伦敦比在其他地区更加广泛地推行，所以贵委员会已经能够得出自己的结论……是否能够停止这种制度，又不取消教区处置穷苦儿童的手段。贵委员会一定认为，不管那些童工的父母是否罪有应得，这一目的也许可以达到而不违背人道主义，不必强行把他们和他们的子女分开，并把孩子送到远离父母的地方。

上面提及的伦敦的特殊情况，初看起来，也许还为坚持这种做法的主张提供有利的论点；但是，只要教区官员稍加努力，每年为数二百名的徒工——这是上面提到的十年中〔1802—1811年〕每年签定契约的徒工平均数——是有可能到就近的地方去学

手艺或做佣人，使童工有时能获准和父母取得联系，承办契约的教区官员还可以到那里视察。这一点，可能没有多大疑问。虽然有很多教区和远方的工厂签订契约，把本教区的穷苦儿童送出去，但也还有几乎同样多的教区没有这样做；而且，有些原来那样做的教区也早已改变做法。这一事实也说明了，不把童工送到遥远的外地去，并无多大困难……

无疑，确有一些厂主因为考虑到童工年纪甚幼就远离父母，远离伦敦贫民习艺所的保育员，曾在一定程度上给予补偿；对自己童工的健康、教育、道德及品行，也给予应有的重视，但这只是一般惯例的少数例外，绝不会动摇贵委员会的看法，使贵委员会看不到这种制度的诸多失策之处。

教区不把童工送到远处所引起的不便和费用问题，如果和这种不人道做法相比起来，就不值得考虑了。然而，不能不看到，约克郡西区或兰开夏的治安法官们，在所有其他人当中最熟悉这个问题，虽然他们可以象过去做过的那样通过决议，宣布签订徒工契约为失策，并试图制定规章制度，改善徒工待遇，但是，如果米德尔塞克斯或萨里的两位治安法官可以不预先通知或联系就把数十名乃至数百名儿童送到远方的某郡工厂当学徒，推翻这些人道的宗旨，使他们一向力图阻止或避免的弊端进一步扩大，从而取消他们那些有益的决议，那么即使他们通过决议，也是徒劳无益的。

的确，由于这一职责往往是如此马虎、草率地履行，对契约童工的未来境遇又是如此漠不关心，所以，在多数情况下，经治安法官签字的合同往往合约双方都不执行。两份这样的合同已提交贵委员会审查，是送索斯沃克教区的一对男女童工到兰开夏的棉纺厂当学徒的，虽然萨里郡的法官在上面签了字，可是无论教区的官员还是童工的主人都没有签上日期，也不执行。可是这两

名徒工却要根据合同干活。由于他们的厂主不执行合同，在合同签订约两年后，他们和其他几百人就被迫到处漂泊。当时，他们一个才九岁，一个十岁。

把童工外送远方的制度的弊病一直是很严重的，它加重了穷人的痛苦。那些六七岁的童工的情况更使人深感其严重的程度。他们在幼弱时期就失去父母和亲戚的照顾，许多人过早从事繁重的劳动，身体健康往往受到摧残，道德品质受害更甚，而且除了伦敦的两个教区以外，他们都要到二十二岁才能满师，在十四五年内没有希望得到自由。

贵委员会无须更详尽的调查，便可看出已有足够的事实使下院注意到教区徒工在离家不远的地方找工作是切实可行的，没有必要采取和人道精神如此背道而驰的做法。

受命调查伦敦各教区到外郡当学徒的契约童工人数及现状的特别委员会所作的报告；载于《议会文件》，1814—1815年，第5卷，第5—7页

教区徒工

曼彻斯特教会执事拟出让二百名左右的男女童工给尊贵的厂主、纺纱师傅及其他人士当学徒。这些徒工一般都是优秀的织布工，现因他们的主人破产，交由本城负责。他们的合同期限长短不一。

（摘自1812年2月5日曼彻斯特报纸报导）

（乙）皮尔委员会

采取下一个步骤建议立法保护童工的是罗伯特·欧文，这是不足为奇的。一八一四年他在拉纳克和另一些人合资办厂；比起原来那些伙伴来，新的合伙人给他更多的管理工厂的自主权，因而使他能够开始宣传鼓动的生涯。他的第一个步骤是在一八一五年召开一个格拉斯哥知名工业家会议。会上，他建议工业家们要

求政府豁免进口棉花的征税，其次考虑采取措施，改善受雇于各纺织厂的童工和其他工人的状况。不出人们所料，厂主们欢呼支持第一个建议，对第二个建议却不赞同。因此，欧文就前往伦敦，想法引起议会领袖对工厂改革事业的关注。因为他自己不是议员，只好求助于当选为议员的人，因此，就选中罗伯特·皮尔爵士。

当时，唯一得到法律保护的童工是棉纺厂的贫穷徒工。但是我们也知道，即使他们受到保护，也是有名无实的。正如欧文指出，童工在六岁，有的甚至五岁，就被招进棉、毛、麻、丝等纺织厂，他们的劳动时间不受法律限制，通常每天长达十四小时，有的达到十五小时，有些“极不人道，极为贪婪的厂主”甚至把劳动时间延长至十六小时。由欧文准备的、皮尔提出的法案建议禁止雇用不满十岁的儿童，并把工厂童工的劳动时间限制在十小时以内。这一建议怎么说也无法使皮尔的立法同事们接受，最后他同意（这使欧文非常厌恶）指派一个委员会重新考虑这件事。委员会由皮尔任主席，因此，人们一般管它叫皮尔委员会；委员会向大批证人收集证据，证人包括雇主、医生、治安法官和其他有关人员，但不包括真正的雇员。皮尔本人也在委员会作证，他发表了一个声明（第一篇）回顾一八〇二年他争取通过第一个工厂法时徒工劳动的普遍状况，并解释说徒工状况已经得到重大改善。他表示对“那些小家伙”的深切同情；但较能代表雇主阶级的是格拉斯哥出名厂主阿奇博尔德·布坎南（第二篇），他承认用每周一先令左右的工资，雇用八九岁的小男孩，每日工作十二小时，但认为这样做没有什么错，还有乔西亚·韦奇伍德（人们叫他乔西亚·韦奇伍德第二，以区别他的鼎鼎有名的父亲、斯塔夫斯地区伊特鲁利亚的大型陶器制造厂的创办人）。韦奇伍德第二是查尔斯·达尔文的舅父——他表明了自己坚强的信念，认

为应该让厂主们以自己认为最好的办法处理自己的事务。其他一些证人也是同样顽固，但是欧文勇敢地起来批驳自己的厂主同行们。由于他根据自己一手制定的明确的人道主义原则管理新拉纳克的大企业取得了出色的成就，谁也否认不了，他的证词就显得更有分量。

虽然皮尔设法在下院通过了自己的法案，上院的议员们却很快地把它否决了，并着手组织他们自己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向一些最无知的医生老爷们作调查，即第八篇和第九篇。这场丑剧演完后，皮尔在上院的朋友们开始团结起来支持他。他们使议会指派了另外一个委员会，找到了另一批医生作证。这些证人毫不犹豫地说，在他们之前到证人席来的医生全都胡说八道。一八一九年终于通过了一个法令，但仅仅禁止在棉纺厂雇用九岁以下的童工，规定九至十六岁的童工每天除吃饭时间外，工作时间不得超过十二小时。

这里引用了一八一九年上院指派去调查棉纺厂童工状况的委员会所作报告中的两个文件。第十篇清楚地说明了有时证人们不愿意到这样的调查委员会作证的原因。第十一篇则是一个父亲虐待自己孩子的自述，上院议员们听完后大为震惊，当场叫他离开。

1．罗伯特爵士[①]的新呼吁

我入股的那个公司一度雇用近千名此类童工。由于还有其他事务在身，我无法经常视察公司所属各厂，但我每次视察时，他们个个面有菜色，而且多数人发育不良，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① 罗伯特爵士：即罗伯特·皮尔爵士。英国的从男爵或爵士封号Sir之后可用姓名，或名字，但不可用姓。——译者

他们的劳动时间随监工的喜好而定，因为监工的工资是根据工作量定的，他们总想让童工加班加点，然后给他们一点点私利，以免他们诉苦。

看到我们自己工厂的这种管理方法，又了解到我国其他使用同样机器的地区也都采取这种办法，童工们劳累过度，厂房的卫生通风条件几乎无人过问，我便在珀西瓦尔博士和其他曼彻斯特医学界知名人士的帮助下，和议会内外一些著名人物一道，在本朝国王第四十二年提出了一个法案，以限制招收此类教区徒工的工厂。由于该法案规定的劳动时间比过去工厂实行的时间少，童工的健康和外表有了明显的好转，而且，由于贯彻了该法令，很少发生传染病。

由于当前各工厂已使用蒸汽动力，本朝国王第四十二年度的法案可能变成一纸空文，如果不是认识到这一点，象我这样对自己的立法能力缺乏自信的人，提出了上述的法案，本来是可以感到满足的。现在不仅象过去那样在溪流两岸建造大厂房，而且也在人口稠密的城镇中盖起大型厂房来了。因此，工厂不再到处搜罗教区徒工，宁可就近找那些穷人的子女，因为找这类童工可以不执行议会原来的法令。虽然童工经常七岁（有的甚至更小）就被招进厂，每天劳动十三四小时，厂主们在经营自己企业时，可以不受时间的限制……

我最迫切地敦请委员会注意，如果议会不进行任何干预，徒工法案很快就会完全失去意义，雇用教区徒工的做法就会绝迹，他们的位置将完全被别的童工取代，而这些童工和他们的老板之间是不会签订长期契约的。因此，他们的待遇将得不到丝毫的保障。这样不加区别地、毫无限制地雇用占商业区居民很大比例的穷人，将给下一代带来非常严重的、令人惊恐的后果。想到这些后果，我不能不感到担忧。长此以往，智慧的英国人民为使我们

制造业的机器达到目前这样完善的程度所作的巨大努力，将不会造福于国家，而只会转化为最沉重的灾难。

先生们，如果你们过去认为教区徒工值得议会的关注，那么，我相信，对今天这些无人保护的童工，你们也不会不给予同样程度的善心，因为在生病或者企业萧条时期，他们是得不到老板们的资助的。

关于工厂童工的报告；载于《议会文件》，1816年，第3卷，第132—133页

2．布坎南先生看不出什么毛病

阿奇博尔德·布坎南先生被请来询问。他参与管理格拉斯哥商号詹姆斯·芬德利公司在苏格兰所属的一些棉纺厂，本人又是公司的股东；在棉纺企业工作约三十三年，并在德比郡的克伦福特镇理查德·阿克赖特爵士的工厂里接受过有关本行业的训练，现任埃尔郡卡脱琳棉纺厂、珀斯郡迪恩斯顿厂及斯特林郡巴林达洛奇棉纺厂的董事。

问：这些工厂雇了多少工人？

答：我没有具体参加管理的工厂我说不上。卡脱琳棉纺厂雇了八百七十五人，十岁以下男童工二十二名，女童工三十七名，最小的大概是八九岁。我们并不想雇十岁以下的童工。

问：你们的劳动时间多长？

答：每天十二个钟头，上午六点开始，晚上七点半下班，吃早饭的时间有半个钟头，中饭一个钟头。

问：你有没有发现十二个钟头的劳动对童工的健康有什么影响吗？

答：没有……我见过不少六岁就进工厂的儿童，他们的健康

看来没有受到什么影响；相反，在他们长大后，看来也和别人一样健壮……他们能从事石匠、细木匠、织布等各种职业。

问：他们和别人一样高吗？

答：是的，我看不出什么差别。

问：你认为他们在工厂学到的有规律的习惯对他们今后的职业有利吗？

答：我看是有利的。手艺人在雇用从工厂出来的童工时，认为这是他们最主要的优点。

问：是不是说，他们有勤劳的习惯？

答：是的，还有在工厂里学到的聪明才智。

问：家长们一般都很想把自己的子女送到你那里去吧？

答：是的。

问：你们工厂九岁的童工一周能挣多少？

答：九岁的童工一般都是初学的，根据他们的能力，每周能挣一先令六便士至二先令。

问：你们工厂的童工是如何受教育的？

答：目前在我们村里大概有三所学校，我们给学校的一位老师一幢房子，供他炉火和蜡烛，年薪三十镑。每个劳动日下班后，他教一个钟头的课，星期日他上主日学，不过我记不起童工上课的时间是多少。

问：这么说，你们把童工们关在工厂里十四个小时？

答：我们并没有强迫他们上夜学。

载于《议会文件》，1816年，第3卷，第4—5页

3．韦奇伍德先生不要旁人干预

乔西亚·韦奇伍德被请来询问。他经营一家大型陶器制造厂，

雇工三百八十七人，其中十岁以下的有十三人，十至十八岁的有一百零三人。

问：你们工厂的厂房是什么类型的？

答：和那些棉纺厂及其他用机器作动力的工厂大不一样。我们的厂房很不规则，很分散，占地面积大，而且一般只有两层楼高。工人有充分的场地，一点也不挤……厂房通风，门通常都开着，窗有窗扉，工人爱开就开，因为在生产过程中温度的问题不大，工厂一般很卫生……

这一行业有一部分是不卫生的，就是与在陶器表面上釉有关的那一部分，叫浸釉。釉料含有部分的白铅，而且，和其他诸如铅匠、油漆工等需要和铅打交道的所有行业一样，工人如果不注意自己谋生的方法，不保持清洁，就容易得病。不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是否小心照顾自己。

我厂浸釉工的劳动时间是上午八九点到下午五点左右，中间休息半个钟头吃早饭，一个钟头吃中饭。……其他工人的劳动时间是上午六点半到下午六点，中间半个钟头吃早饭，一个钟头吃中饭，但一年中在光线不足的时候，劳动时间就缩短到不点蜡烛能看得见的这段时间里，十一月十一日至二月三日这段时间除外，因为在这段时间点上了蜡烛，他们就从上午七点半干到下午六点。不过我们这个行业有加班的习惯，叫半夜班或超时活，就是把劳动时间延长到晚上九点钟，但这是工人们常常求之不得的优惠，而厂主通常倾向于尽量缩小加班范围……

童工劳动的时间一样长，因为年幼的童工一般是雇来为成年工人服务的，协助成年工人搬模子或做其他力所能及的轻活。成年工人干的是计件活，童工的工资由他们付。我相信，童工的工资都是付给他们的父母的，家长们往往拿这些多得的工资给自己买烈性酒，不给子女在穿的和吃的方面添点什么。

问：那么，照本委员会的理解，你是不是说，虽然你认为减轻童工的劳动是极其有益的，但你反对通过议会法令，理由不是因为法令将包括这些有益的条款，而是因为你反对法律对工厂的干预，对吗？

答：根据我所了解的各地工厂总的情况，当然也根据我对自己工厂的了解，我坚决主张，最好不要干预我们……

载于《议会文件》，1816年，第3卷，第60—64页

4．忙得没时间犯罪

问：那么，你是否承认，棉纺厂雇用童工，可以防止犯罪，在提高他们的道德风尚方面是卓有成效的？

答：当然，他们没有机会和街上的孩子们一样公开犯罪。从我看到的这样一座棉纺厂（在沃里克附近的埃姆斯科特）说来，除了他们从厂里带点东西到自己房间，他们不可能犯任何盗窃性质的罪，因为他们不能把东西带出厂外。他们看来和囚犯没有两样，就是关进监狱也不过如此。

问：你的意思是说，一天干那么长时间的活能防止他们犯罪，对于他们的道德风尚是有好处的，对吗？

答：这是毫无疑问的。一个人连续十二个钟头都在老板的监督之下，晚间又不得出门，不可能犯那种性质的罪，他们可能有坏念头，但不可能干那样的勾当。

治安法官西奥多·普赖斯的证词；载于《议会文件》，1816年，第3卷，第125页

5．有益健康的活动

问：这些儿童老是走来走去，一直保持运动状态，对于身体

健康说来，不是比坐着的害处少吗？

答：这是毫无疑问的。这种叫做来回移动的活动，特别对青年的健康有益。

问：本委员会可否理解为，你认为雇用十岁以下的童工是完全不妥当而又不方便的？

答：恰好相反。我倒认为，如果工作时间限制在五六钟头以下，不但无害而且有益。

医学博士吉尔伯特·布兰从男爵的证词；载于《议会文件》，1816年，第3卷，第45—46页

6．一个先令的便宜货

询问曼彻斯特的布制品商人乔治·古尔德先生。

问：你能说说任何一家厂商雇用五岁以下童工的人数吗？

答：为了了解尽可能可靠的情况，我曾找过一些城里的官员，特别是教区救济人员，从索尔福德教区专管救济的常务干事那里，我了解到（那是从他的一封亲笔信了解到的），一位住在这种街道的妇女宣称，她的两个孩子……五岁就在一家工厂找到工作，而且，只要工厂还办下去，他们就会一直在那儿干活。

问：你是否认为这完全是非人道的动机诱使你所谈到的那个人雇这位妇女的孩子？

答：我想，他们雇这些孩子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问：这句话请解释一下，好吗？

答：据我所知，无论男女纺纱工一般都有权选雇童工。如果能用一先令或一先令六便士找个孩子替他们干活，他们就会选上那个孩子，而不花三到七先令的钱去雇年纪大些的孩子。

载于《议会文件》，1816年，第3卷，第99—100页

7．罗伯特·欧文的证词

一八一六年四月二十六日，由罗伯特·皮尔从男爵主持，询问罗伯特·欧文先生。

问：你的职业是什么？

答：我是苏格兰新拉纳克企业的主要业主和唯一的责任股东。

问：老老少少算在一起，新拉纳克的企业和制造业直接供养了多少人？

答：大约二千三百人。

问：在这些人当中有多少是你们雇用的？

答：这个数目时有变化，但平均约为一千六百至一千七百人。

问：其余的都是妇女和儿童吗？

答：工人家庭里年纪太小的儿童和年纪太大的老人，有些工人的妻子也被雇。

问：你们厂招收的童工年纪有多大？

答：十岁以上。

问：除了吃饭以外，每天固定劳动时间多长？

答：十小时又三刻钟。

问：你给他们多少时间吃饭？

答：三刻钟吃午饭，半个钟头吃早饭。

问：那么，包括工厂停工吃饭的一小时又一刻钟，你们每天工作时间总共有十二小时，是吗？

答：是的。

问：你们为什么不雇更小的童工？

答：因为我们认为，那样做对儿童的身心健康有害，对业主也没有什么好处。

问：你根据什么理由认为年纪更小的孩子到固定的工厂做工对身心健康有害呢？

答：很多事实可做有力的证据。

问：哪些事实？

答：十七年前，我和一些人从格拉斯哥已故的戴尔先生手中买下新拉纳克企业。那时候我发现有五百名童工是从济贫所招来的，主要是从爱丁堡的济贫所招来的。那些童工一般年龄为五六岁至七八岁。据我后来了解，招收这些童工是因为戴尔先生雇不到年纪大点的童工；如果嫌年纪太小而不招收这些童工，他就一个也雇不到了。那时的工作时间连吃饭时间包括在内达十三个小时，吃饭时间是一个半钟头。我很快就发现，虽然这些童工的衣、食、住都很不错，在厂外也得到很好的照顾，但因为在他们那样的年纪就到棉纺厂每天干十一个半小时的活，他们的发育和智力都受到相当大的损害。由于衣、食、住都不错，这些童工外表挺精神，而且在一个浮于表面的观察者眼里，他们的气色也不错，但是，他们的手脚一般都变形了，发育受到阻碍，而且，尽管请了当地最好的教师每晚固定给他们上课，他们一般进步都很慢，甚至学习普通的字母也如此……

问：由于确信十岁以下儿童被招进工厂和成人干同样长时间的活，有害于身心健康，所以有一个时期你拒绝接受未满十岁的儿童进厂，是吗？

答：是的。

问：毛纺厂、棉纺厂或其他工厂招收童工每天固定干十至十一小时的全活儿，你是否认为他们最合适的年龄是十岁？

答：我不这么认为。

问：你认为招收童工干全活儿，最适合的年龄是多大？

答：十二岁。

问：那么，在十岁到十二岁这段时间里，你怎么安排他们的工作呢？

答：在这两年中，给他们部分教育。有的单位白天招收两批童工，每天有一批读书，一批到工厂开始学技术。有的厂主认为日夜两班倒有利可图，也同样招收两批，原则相同。

问：你是否认为，在工厂做工的童工最适当的劳动时间是每天十小时又三刻钟？

答：我不这么认为。

问：你认为多长时间好呢？

答：实际工作时间十小时左右，也就是说，最多十个半小时。

问：你让居民中的一部分人接受教育吗？

答：是的，三岁以上的儿童接受教育；其他愿意接受教育的人也可以。

载于《议会文件》，1816年，第3卷，第20页

8．稍微咳一咳……

托马斯·威尔逊是在西区宾利镇开业的外科医生兼药剂师，也为附近一些棉纺厂的厂主所雇用。

问：你检查了这些工厂的五百七十名工人，只发现一人有病是吗？而且那个人象你所说的那样，见了医生，不知是中了魔，还是吓坏了，病很奇怪地好了，是吗？

答：她的病差不多全好了。

问：你做检查大概要花多少时间呢？

答：全部检查要十个半钟头。

问：照我看，检查几个不同的工厂，看五百七十人只花了十个钟头，算是相当快的。你以前曾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检查过这么多人吗？

答：没有，从前没有用同样的时间检查过这么多人。

问：那么，你的检查一定是相当马虎草率的了？

答：是相当草率。

问：你发现有十五个人还不到九岁吗？

答：是的。

问：一个十五岁的小孩，在任何地方一天连干十二小时的活儿，你不认为工作是够多的吧？

答：我从没听过他们抱怨劳累过度。

问：作为一个医生，你是否认为少年儿童在一天中必须有点娱乐和消遣？那样做对他们的身体健康是否有益？

答：我认为没有必要。

问：作为一个医生，你是否认为，一个十五岁的男孩子一年到头除了星期日以外，天天都可以处在一种持续的精神集中的状态下，而不伤害他们的健康吗？

答：是的。

问：如果他受雇用的二十四小时中有十五个小时是这样既没有消遣或娱乐，也没有间歇，你是否认为，这对他的健康有益？

答：不。

问：那么，照你看来，你经过三思，认为十二小时是适合十五岁的少年工作的限度了？

答：是的。

问：在这十二个小时中，你是否同意童工有一个小时吃午饭的时间呢？

答：不。

问：你就是要十二小时，午饭时间不算在内？

答：是的。

问：也许也不包括早饭的时间吗？

答：是的。

问：就你看来，一个十五岁的孩子，先不说他是健壮还是柔弱的，假定每天要工作十二小时，那么，冬天上班时间最早应该是几点钟？

答：六点左右。

问：大概，夏天可以早些吧？

答：是的，五点半……

问：作为一个医生，你是否认为，一个十岁的儿童，尽管白天得到休息，让他们做夜班也有害身体健康？

答：我还没有发现这种情况。至少，我还没有注意到。

问：一个小孩在工作了十二个小时后，离开了七十六度气温的车间，走到气温较低的室外，对身体健康不是极其有害的吗？

答：我还没有发现这是有害的……

问：你不认为小孩天天吸进细微的棉花纤维屑是一件危险的事吗？

答：不。

问：你认为小孩天天吸进那些棉花纤维屑对肺部一点也没有害处吗？

答：是的。

问：麻烦你说明一下，在肺部吸入那些东西的情况下，人体怎样还能算安全呢？

答：吸进东西引起咳嗽，因而又把东西咳出来。

问：经常性的咳嗽对年纪很小的儿童的身体健康没有害处吗？

答：稍为咳一咳没什么关系……

问：你不认为咳得越少越好，不咳更好吗？

答：在那种情况下，多少咳几下是有好处的。

上院委员会询问记录；载于《议会文件》，1818年，第9卷，第57—61页

9．有话无法（或不愿）说的医生

高等律师佩尔先生盘问曼彻斯特济贫所外科医生兼药剂师托马斯·特纳博士。

问：作为一个医生……你是否要向我说明除非你有确切的事实作为依据，否则无法作出判断？

答：我可以作出判断，但因为只是一种估计，我不愿说出来。

主席（凯尼恩勋爵）告诉证人，如果他有自己的看法，就应该说出来。

答：我说不出什么看法。

高等律师佩尔先生问：我想提出一个极端的事例。假如有人问你，一个人能否服用一品脱的鸦片酊，你看这个人会死吗？

答：我通过观察和事实，就知道他会死。

问：根据分量吗？

答：是的，根据分量。

问：时间上总有个限度。虽然你不了解确切的事实，你总不会让一个年幼的儿童超过这个限度，长时间地站着吧？比如说，你总不会怀疑，二十三个小时是太长的吧？

答：那是毫无疑问的。

问：那么，是有一个限度了？

答：是有限度，但是，怎样才有益于健康，怎样有损于健康，要划出两者之间的界线，我认为是很困难的。

问：就你看来，让一个八岁的小孩无间断地连站十四个钟头，危险不危险？

答：我认为这样做是很累的；至于身体健康会不会受到严重损害，我还说不上……我没有事实作依据。

问：我问你，作为一个医生，对于那种做法会不会损害儿童的健康，你能否谈谈你的看法？

答：我无从回答……我没有事实作依据……

载于《议会文件》，1818年，第9卷，第159—161页

10．“现在就走”

询问乔舒亚·马利特（莱恩河畔阿什顿的约瑟夫·赛克斯棉纺厂一个二十一岁的纺纱工）。

问：在你接到去作（上院委员会的）证人的传票时，老板有没有对此事发表过什么议论？

答：有。我在上星期五接到传票。星期六上午我请监工送传票去给老板看，老板还没起床，监工就叫一个女孩拿到楼上给他。老板到厂里时，走到我的纺车后面对我说，我得收拾工具，离开工厂。我说，我现在就得走吗？他又问我有没有十磅的砝码。我说没有十磅的砝码。他说，你要走，就把工具留下；还说，我还要找你。我说，我得在十二点以前到斯托克波特。他说，我要对你说的就这么些；他就离开工厂走了。星期六吃早饭时，我带警长去找老板，警长告诉他，我是一定要来的。他就说，如果他想走，他高兴什么时候走都可以；但是他回来就没工做了。老板又对警长说，他还有两个兄弟在那里，如果他们喜欢

的话，干完活也可以跟他一起走；他们也不能在这儿干活了。

上院委员会……询问棉纺厂童工的情况；载于《议会文件》，1819年，第16卷，第49页

11."是我把她推倒的"

泰特斯·布赖恩，曼彻斯特的约翰·哈里森兄弟棉纺厂纺纱工，现年三十三岁。

问：你有一个女儿在给你当清洁工，是吗？

答：是的。

问：那孩子在工厂里被虐待过吗？

答：没有。

问：问答问题前先好好想一想，请记住你是宣过誓的。

答：我发誓，从来没有。

问：那孩子的胳膊断过吗？

答：断过。

问：怎么断的？

答：跌断的。

问：不是打断的吗？

答：不是打断的，是被推倒，身子压在胳膊上。

问：她不是给拳打脚踢才被推倒的吗？是偶然跌倒还是挨打时摔倒的？

答：是我把她推倒的。

问：你把她推倒，结果她的胳膊就摔断了？

答：是的。

问：你把她送到哪里？

答：送到医生家。

问：你这当父亲的虐待自己的女儿，使她摔断胳膊，还能说童工没有受到虐待吗？

答：孩子摔断胳膊是我的过错。

问：你为什么要把她推倒？

答：因为她没有完全照我的话去做。

（听了证人最后一个回答后，议员们不愿再问他任何问题，便令他出去。）

上院委员会……询问棉纺厂童工的情况；载于《议会文件》，1819年，第16卷，第448页

（丙）萨德勒委员会

正如皮尔委员会一般是用其主席的名字称呼一样，一八三二年下院指派调查工厂童工状况的特别委员会一般也用那个主持全部调查会议的人的名字来称呼；他的朋友认为，他的不懈的努力使自己的生命缩短了。

迈克尔·托马斯·萨德勒（1780—1835）是一位虔诚的教徒，政治上是一位热心的托利党人，但他从不怕提出自己独特的主张。他是利兹一家公司的股东，该公司从爱尔兰进口亚麻织品。早在一八二三年，他就对当地工厂雇用的童工和未成年工人的状况非常关心。和大部分同阶层、同地位的人不一样，他怎么也不能相信：对个人利益的追求必然会在最大程度上给公众带来好处。在多次演说中，他也是这么说的。一八二九年他作为纽瓦克的托利党议员被选进议会。在下院，他很快就因支持进一步立法以保护工厂童工而闻名。他的同情态度和不折不挠的魄力引起了致力于工厂改革的工人运动领袖们的好感和重视。他们请他当他们在议会的代言人。他同意了，并确实作为他们的代言人，在一八三一年提出了一个法案，禁止所有工厂雇用九岁以下儿童并

把九至十八岁的青少年工人实际劳动时间限制在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日十小时，星期六八小时。一八三二年三月十六日，他又提出该法案二读（第一篇）的动议。从他后来的长篇演说看来，下院并不准备原封不动地通过这个法案，而想指派一个特别委员会进一步调查情况，这些情况在他看来早已调查得够清楚了。

该委员会由萨德勒任主席，从一八三二年四月至八月共开了四十三天会，调查了八十九个证人，其中半数是工人。他们能够说出，并且也确实说出了自己漫长的、难于忍受的，而且往往是痛苦的经历。同年八月，他在全体议员面前摆出了大批证词，对工厂的状况提出最有力的控诉。这就是后来称为萨德勒委员会报告的证词。这份报告经印刷后篇幅有数百页之长，这里所选的只是最典型的部分。这些人间痛苦、残酷及堕落情况的披露，不能不使人震惊。听了那些青少年工人（在这方面还有成年人）的骇人听闻的故事，不能不受到感动。他们受尽顶头上司的欺凌、毒骂和折磨，被随意摆布，粗暴对待。不过，这幅图画并非一片漆黑。在这令人绝望的罪恶世界里，也有些光辉事迹的小小烛光，透过黑暗不时闪烁，使人看到，即使在最堕落、最道德败坏的环境中，同志的情谊、家庭的温暖还能继续存在。

批评家们宣称，部分证词有偏见，不完整，有时不准确，甚至有意曲解，而且，很多证词谈到的状况确实早已有了改进。但是，那些最了解现制度的人在谴责这些令人厌恶的状况时都是最直截了当的。理查德·欧斯特勒（1789—1861）因孜孜不倦地为争取工厂改革而忘我地工作被誉为“工厂之王”。他在向该委员会所作的证词中说，这种制度所具有的特征，连黑奴制度时期西印第安种植场也要为之逊色。就算存在着夸大、遗漏等缺陷，这份“报告”仍不失为英国社会史上的一部经典性文献。

再来谈谈萨德勒。在一八三二年通过了这个伟大的改革法案

后，他所代表的选区被当成“衰败选区”被剥夺了选派议员的权利，而在他作为利兹托利党候选人参加竞选时，又不幸遇到年青的、才华横溢的麦考利的对抗，麦考利以一千九百八十四票对一千五百九十八票的优势赢得了席位。一八三四年，萨德勒试图重新进入议会，但再次失败。过了一年，在他五十五岁的时候就过早地去世了。

1．萨德勒的慷慨陈词

我现在请求，下院以其权威批准的法案的宗旨，是要把受雇于联合王国各种工厂的童工及其他青少年工人从过度劳累及长期禁锢中解放出来。常识和经验已经告诉我们，这种劳累和禁锢同改善他们的志向，维护他们的道德风尚，以及保障他们的身体健康是完全背道而驰的——总之，本法案的宗旨就是要把他们从苦难和堕落中拯救出来。我们认为，其他国家劳动阶级的子女是很少蒙受这样的苦难和堕落的……

我知道，此间可能提出的最有力的反对理由将以这样的借口作论据，即称本法案的基本原则是对雇主与雇员关系的无理干预，是企图通过法律调整劳力市场。假如这个市场是由自由经纪人（这样称呼是恰当的）供货的，我会完全赞同上述的反对理由……但是，童工无论如何也不能被看成自由劳工。我认为，那种把童工的父母亲说成是自由经纪人，因而童工必定是自由劳工的陈词滥调是站不住脚的……

听任自己的子女沉沦为儿童奴隶的家长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我相信，也是人数最多的一类，是因为极端贫困，不得不勉强而又痛心地那样做，他们有的也许是失业了，有的是工资很低，家庭一贫如洗，——他们还有什么办法呢？如果不把能做工的子

女送到工厂去，教区救济人员就不发给救济金。因此他们只好两害权衡择其轻，无可奈何地听任自己的子女遭受工厂的奴役和污染。有一个可怜的父亲对上院委员会说，冬天早晨，他们叫自己的孩子起床，“总觉得非常难过”。孩子们每天天黑以后才筋疲力尽地回到他们身边；看到孩子们满脸病容，萎靡不振，不少人未成年就致残死亡，他们也不得不忍受这一切，否则他们就得不到救济，全家大小就要受饥挨饿。硬说这些父母有选择的自由，简直是一大讽刺……自由经纪人！当这些家长把自己的亲骨肉交给命运安排时，还认为他们是自由经纪人，简直等于相信他们是一群恶魔！

不过，主席先生，的确也有这样的恶魔。他们的残暴是闻所未闻的，他们和我们一样同属人类，在我们的国土中也能见到，他们是我现在所抨击的制度的产物。他们的天性已经麻木，他们完全颠倒社会次序，不扶养自己的子女，反而要子女供养；不仅提供生活必需品，还要供他们狂饮挥霍。他们用幼小儿女的辛劳换来自己的游手好闲；他们以幼小儿女的幸福、健康及生存为代价得以进出堕落放荡之地。这样，在夜间同一时刻，当父亲正在狂饮作乐之际，孩子们却在工厂里气喘吁吁地干活。这样一些无耻的流氓象依赖牲口一样依赖自己的子女——不，是这个制度导致他们堕落到如此令人憎恶的地步，使他们把生男育女的能力当成结婚时必不可少的条件，以便使他们繁殖奴隶的一代……

不过，我不想继续评论这些反对理由。把儿童，特别是穷苦人家的儿童——首先是束缚在工厂里的穷人子女——看成自由经纪人的想法是太荒唐了……

那些可怜的童工及青少年工人，由于年幼和贫穷，特别容易遭受虐待和迫害，保护他们免受虐待和迫害向来都被认为是每个信仰基督的立法机构的首要职责。我们的机构一直没有忘记这方

面的职责，只是由于情况的变化，一些人道的规定失去了效力，因而特别有必要采取目前这些措施……

长期以来不断战胜正义和人道的那一个反对派，又一次组织起来，积极活动……关于现制度增进和确保童工的道德风尚和身体健康的情况，可以从牧师和医生那里得到大量的证明和声明……他们说，那些被迫毫无节制地劳动，因而要根据雇主的喜好而劳动的童工，不仅和没有做工的儿童一样健康而有教养，而且比他们更加健康，受到更好的教育；夜工制一点也没有害处，实际上还受欢迎；车间里人为的热气的确有益，而且相当舒适……他们说什么童工干了（比如说）十二个小时的活后一点也没有倦意，在最后一个小时还能比其他时间更聚精会神地工作！真可惜，这句话还没说完，再多干几个小时他们还会干得欣喜若狂呢！我们过去的确听说过女工和童工常常累哭了，但他们的眼泪无疑地是狂喜的热泪……

工作轻松！拿着这支笔写文章累不累？可是随便问问那一位官方办公室或私人帐房的办事员，看他一天做完大约比童工少六个钟头的工作后，会不会认为自己的轻松工作已经够受了——更不要说假日，办事员有很多假日，可童工连一个假日也没有……我想问主席，象我们在这里慢慢挨过好几个钟头，不要做什么体力劳动，就不算“肉体劳累”吗？但是，如果我们当中最年青、最活跃的议员，也被迫在这段时间里不停地、焦急地干某一种活计，车轮转动的声音震耳欲聋，低矮、拥挤、点着煤气灯的车间发出的热气和臭气使他喘不过气来，汗流浃背，还要横遭无情监工的处罚，那么，他的感想将是如何？请想想，象这样的活儿，连续干十二至十四个钟头，每周再加上一两次夜班的轻松工作，他会有什么想法？如果长年累月尽干这样轻松的工作，他又会有什么想法？……

童工劳累过度总是不可避免会引起疲倦困乏，因此，由于劳累困倦，可怜的童工很常跌进机器中，而机器又大部分都没有妥善加上护栏。他们皮破骨折，或者手脚轧断，常常被送到伤病房治疗；如果终身残废，就被撵出工厂，靠公众救济维生；有时还当场被轧死……

还有，为了不让童工瞌睡，刺激他们继续卖力，还采用了一些手段，下面我就谈谈这些手段，……主席先生，他们用特制的皮鞭鞭打童工。是的，我国的女工，无论是儿童还是成年人——我记不得有比这更令人愤慨的暴行了——挨打的部位是面孔、手臂和胸部——象奴隶一样，在你们称之为"自由劳工市场"的地方挨打！这些就是凶器——（这里尊敬的萨德勒议员拿出一些又黑又重的皮鞭——其中一条还套上手柄，打在桌上的声音振荡着整个下院。）——如果小孩的骨头不是比较柔韧，这种皮鞭是能打断胳膊的。这种皮鞭打过的伤痕长期不消，鞭打童工时还要让他的同伴们看。请注意，暴君般的监工鞭打童工就象打狗一样。我们过去在谈到西印度群岛的马鞭时，总是感到憎恶，——今晚，让我们看看由这英国工厂的皮鞭所产生的同样憎恶的感情吧……

要是我能带一批这样的小童工到证人席上来该多好——我肯定，他们沉默寡言的外表会比最强有力的辩论更能说明自己的状况……时间已经不早了，当我以如此有限的能力，但是诚恳地为这些被压迫的童工的事业辩护时，他们当中有多少人还套着苦役的羁绊，禁锢在高温的车间里，浑身浸透了汗水，耳朵被机轮的轰鸣震聋，受着油污和瓦斯臭气的毒害，直到最后，又困又累，冒着严寒，几乎光着身子走出工厂，浑身颤抖着爬上刚刚起床接班的小工友们的床铺……

主席先生，我已经说明了这个制度带来的苦难——罪恶——

致命伤……我恳切地希望能说服议会和陛下政府采取我建议的措施，不要继续拖延下去……但愿我们立即作出决定，就象在自己的子女处于同样困境时，我们也希望别人作出决定一样；或者，象将来奉召去见天父，要详细地交代自己怎样对待这些小孩子中最小的一个时，希望自己已经作过决定一样！然而，情况并非如此……所以，我现在提议本议案进行二读，然后推选我所希望的那样一个委员会，协助这个对英国人民的繁荣、风尚及幸福至关重要的措施得以实行。

摘自M·T·萨德勒议员1832年3月16日在下院的讲演词，见《迈克尔·托马斯·萨德勒的生平与著作的回忆录》，第338—379页

2．对伊丽莎白·本特利的讯问

伊丽莎白·本特利，二十三岁，现住利兹，六岁就到巴斯克先生的麻纺厂当落纱工。他们“集合”的时间是上午五点到晚上九点，或者是上午六点到晚上七点，中间有四十分钟吃午饭。

问：你认为落纱工的活儿很吃力吗？谈谈你该干的是哪些活。

答：纺车满时，把纺车停下来，拿下绽壳，再拿出纺满的线轴，搬到绕线工那里，然后把空纺绽装进去，再重新开动纺车。

问：干这种活要一直站着吗？

答：是的，纺车太多了，而且转得很快。

问：你们的劳动是过重了吧？

答：是的，别的什么事也顾不上。

问：如果稍为松懈一下，或干得太慢，他们会拿你怎样呢？

答：会用皮带抽我们。

问：男女都一样吗？

答：是的。

问：你挨过打吗？

答：挨过。

问：打得凶吗？

答：凶。

问：女孩们挨打后会留下伤痕吗？

答：会。她们经常留下黑色的伤痕，她们的父母也不敢吱声，怕孩子丢了饭碗。

问：如果家长埋怨自己的子女受到这样的虐待，孩子会因此失去工作吗？

答：会的。

问：你在厂里的哪个部门做工？

答：在梳麻车间。

问：那里的尘埃一定很多吧？

答：很多。

问：你的健康受到影响吗？

答：是的，尘埃很多，都钻进了肺部，活儿也很重。我刚到那儿时，身体算中等，但工作太吃力了，我的身体变得很差，有一次我要把装线轴的篮子拉下去，结果把自己的骨头拉脱臼了。

问：你还得拉篮子？

答：是的，拉到楼下他们工作的地方。

问：这么说，你因劳动过度身体搞坏了，你不能再承担这样的工作，是吗？

答：是的。

问：结果你把你的肩膀拉脱臼了？

答：是的，那是一个很大的篮子，比这张桌子还高得多，里

面堆满了砝码，我拉篮子时把自己的肩膀也拉脱臼了。后来肋骨又长到上面去。

问：你是由于干重活身体才变形了？

答：是的，变形了。

问：事情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答：我十三岁左右就开始变形，后来越来越严重。我母亲已死去五年了，她一直没法给我弄一付好的撑架支撑身体。母亲死后，我只好自己想办法搞了一付。

问：你在进厂做工前身体一点也不弯，而且很健康，是吗？

答：当时，我和所有去做工的人一样，是个身子挺直的小姑娘……

问：你现在住在哪儿？

答：在汉斯利特的贫民习艺所。

问：你残废时收到雇主的东西没有？

答：我在家时，沃克先生送给我一两个先令的礼物。自从我离开工厂到贫民习艺所以后，他们就再也没来找我。

问：你现在什么活都干不了吗？

答：是的。

问：你从小开始，只要能干的活就很愿意去干吗？

答：是的。

问：是为了尽力养活你那寡居的母亲吗？

答：是的。

问：谈谈你对自己工作多年所处地位的感想，以及你对所受的苦难和迫害的看法吧。

（证人激动得无法回答问题）

工厂童工调查委员会的记录；载于《议会文件》，1831—1832年，第15卷，第195—199页

3. 童工们的腿怎么都弯了

布雷特福镇约翰·伍德先生的毛纺厂监工约翰·霍尔应委员会之请，向他们描述“童工在毛纺厂站着接断头的姿势，以便说明出现那么多严重身体变形的原因”。有一个梭子从纺锤上部穿过，童工要用左手拇指球抓住梭子，然后耸起左肩，抬起右膝往里屈，还得用右手拿住线，并得低下头来看自己接得怎样；因为右膝总是那样屈着，所以我看到的并判断是因干接断头活而跛脚的童工，全部是右膝弯曲。

有一个和我相识的家庭，全家人原来都有膝盖外弯的毛病，其中一个男孩被送到毛纺厂做工，起初他的右膝变直了，可后来又弯到另一边去。

载于《议会文件》，1831—1832年，第15卷，第115页

4. 我的男孩埃德温

吉勒特·夏普，现年五十二岁，约克郡凯利的救济人员助理。

问：你自己有没有孩子在这些工厂做工？

答：我的大女儿在六七岁的时候就去做工，第二个是男孩，刚满七岁或七岁过一两个月就去做工，另一个女儿也差不多在同样的年龄就去做工。

问：这种劳动对你的子女有什么影响？

答：就我的大女儿来说，她的手脚没有弯，但是她的健康受到损害。她原先到毛纺厂做工，因为她的继母死了，我把她领回来料理家务。当然，她年纪还小，但除了不能替我当雇工外，我

该做的事她都做了，而且身体还很健壮。可是我那个男孩埃德温在进工厂做工前，人很活泼，身子又直，是尽人皆知的……但到工厂干了一段时间后，大概是三年吧，两膝就开始没力气，后来严重到几乎走不动。进我家的房子要上三个台阶，我曾看到这孩子抓住两扇门，才爬上台阶进屋。很多人都劝我把他领回来，他们说，要不，他身体准会垮掉，会变成跛子。可我是个穷人，家里人多，六个子女全靠我一人养活，我没法领他回来……他还是非去不可。这六七个月来，工厂的活儿少了……这段时间他两膝的力气有很大增长……可是一个膝盖弯了。我看他是好不了的，不过，希望他能增加力气。如果我能把他领出来，送他上学，毫无疑问，他还是会成为很好的孩子的……

载于《议会文件》，1831—1832年，第15卷，第209页

5．希伯盖姆太太为什么哭

约瑟夫·希伯盖姆，现年十七岁，七岁就到哈德斯菲尔德的毛纺厂做工。

我刚干了半年，就觉得两膝和脚踝没劲，一直有这种感觉，而且越来越严重。早上几乎不能走路，我的弟弟妹妹总是好意地搀着我，陪我跑一英里多的路赶去上班，我的脚痛得只好在地上拖，因为走不动。如果迟到五分钟，监工就拿起皮带打得我们浑身发紫……

问：你的腿是不是越来越痛，越来越没劲？请让委员们看看你的手脚现在是什么样子的。

（证人遵命站了起来，让人看他的手脚。）

问：你原来是个身直又健康的男孩子吗？

答：是的。我在七岁又三个月的时候，和任何人一样，是身

直而又健康的。

问：你的母亲是个寡妇，因为家里穷，无法领你出来，是吗？

答：是的。

问：她看到你手脚弯曲畸形，很痛心吧？

答：有时我看到她在哭，我问她为什么哭，当时她不愿告诉我，但后来她说了……

载于《议会文件》，1831—1832年，第15卷，第159页

6．使童工不打瞌睡的办法

施鲁斯伯里镇马歇尔先生的工厂里雇用了年纪极小的童工（那里有很多六岁的儿童在做工），所以霍斯曼先生上午开工的时间往往比以前早。如果有童工打瞌睡，监工就拿着棍子在车间里转一转，然后碰碰那个童工的肩膀说，“到这儿来。”屋子一个角落里有一个铁槽，里面装满了水，他就抓起这孩子的两只脚，把他的头浸到水槽里，再放他回去把一天的活干完……

根据利兹一个二十五岁的工厂工人乔纳森·唐的证词，唐七岁就到马歇尔的工厂做工，载于《议会文件》，1831—1832年，第15卷，第205页

• • •

问：为了不让童工打瞌睡采取了哪些措施？

答：有时打他们的头或捏鼻子，有时给他们一撮鼻烟，或在他们脸上喷水，有时把他们拉走，捅他们的身子，使他们不打瞌睡。

根据利兹工人詹姆斯·卡彭特的证词，载于《议会文件》，1831—1832年，第15卷，第190页

7．罚款和抽打

麻纺厂监工马克·贝斯特应请介绍使童工不停干活“用的那种皮带”：

皮带约有一英尺半长，皮带头有根木棍子。打人用的那一头皮带朝我的指头的方向剪开，因此有些皮带是剪成五六条小皮条。有的有柄，有的没有。

问：你是说老板发给你一条皮带，叫你随意用皮带打人吗？

答：是的。

问：要让童工一天干那么长时间的活（上午六点至晚上七点或上午五点至晚上九点“集合”），完成那么大量的工作，不用那么凶狠的办法，你看行吗？

答：我看，要让他们干那么长的时间，我没有别的办法，时间太长了。机器的速度是有计数的，所以他们知道机器能干多少活。如果不用皮带抽打他们，逼着他们干，就完成不了工厂要他们做的活。

问：童工时常又挨打，又被罚款，是吗？

答：是的。很多事都要罚。假如下班前被发现在梳头或洗手脸，或在做别的小事儿，如下班前擦鞋子，或打扮得使自己晚上回家时象样点等，都要罚。

问：在工作顺利进行时，童工可不可以顺便洗手洗脸？

答：不行，不许他们那样做；他们甚至不能交谈。

问：这么说来，必须完全肃静了？

答：是的。

问：在工作顺利进行时，准不准女童工缝补些东西？

答：不准，发现了要罚款。

问：在工作顺利进行时，男童工可以看书吗？

答：不行，不准这样做。

载于《议会文件》，1831—1832年，第15卷，第168页

8. 对安·库尔森的处罚

塞缪尔·库尔森，利兹附近斯坦宁利镇的裁缝，有三个女儿在工厂做工：

问：你的女儿中有没有谁挨过皮带？

答：有，都挨过。有一次我到兰开夏，在那里呆了两个星期，回家看到大女儿的肩膀，就问："安，你怎么了？"她说，"监工用皮带抽我，不过，不要去找监工，要不然我们会丢掉工作。"我说，如果她老实告诉我挨打的原因，我就不去。"好的"，她说，"我告诉你，爸爸。"她又说，"那天我正在清废纱头，我认识的那个姑娘很熟练，在我清完废纱头前能接好线。监工走过来问道，'你在干什么？'我说：'这姑娘在接上面的线，我在清废纱头。'他说：'马上停下来。'我说：'不，我还得清下去。'"就因为她没有停下来，监工拿起皮带抽打她的上肩。那时我老婆不在家，大女儿回家后说，她的背部快给打烂了，其他的女工就叫她去找瓦利太太，瓦利太太用兰姆酒给她擦伤，还给她一条旧的丝手帕，让她把伤口包起来，等好了才拿开。

问：两星期后你有没有再看看那些伤痕？

答：看过……我们买不起兰姆酒来给她治伤，只用掺水的牛奶。她告诉我，她用掺水的牛奶洗伤，一直到伤口痊愈为止。

问：你女儿遭毒打后，你请不起医生来看她吗？

答：请不起；我一共只有两便士可以用来送她到利兹医务

室，我拿出一便士买了一只桔子，我以为她会病倒，就用另外一便士买了面包卷……

载于《议会文件》，1831—1832年，第15卷，第193页

9．患虐待狂的监工

塞缪尔·唐，现年二十九岁，工人，家住在利兹附近，十岁左右开始到施鲁斯伯里镇马歇尔先生的工厂做工。工厂在旺季时上班时间一般是上午五点至晚上八点，有时是上午五点半至晚上八九点。

问：请你再说一下，监工采取哪些措施使童工们特别在一天劳动的结尾阶段不打瞌睡，清醒地干活？

答：一般是揍一拳或打一记耳光，或者用皮带抽，有时用手打。

问：你被抽打过吗？

答：打过，凶极了，打得我不用枕头垫椅就无法坐下，因此，我才离开那家工厂。他先是用皮带抽我的两腿，然后叫一个大人把我背着打，再用两条皮带把我绑在一根铁柱上抽打，都是一个监工打的；打过后，他又拿一束麻屑，搓成绳子，塞进我的嘴巴，再绑到我脑袋后面。

问：他把你的嘴塞住了？

答：是的，然后他命令我绕着他负责的地段跑，他自己站在一头，每当我跑到他跟前，就用手杖打我，那根手杖，我想是用栲木做的，他总是随身带着。他有时打，有时没打，后来车间里的一位工人过来求他放我，让我走，不要再打我，因此他才放开我。

问：你遭到极其凶狠的毒打，是吗？

答：是的，我给打得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一时几乎说不出话来。

问：你那时几岁？

答：十岁多了。

载于《议会文件》，1831—1832年，第15卷，第199页

10．他们没有钟

亚伯拉罕·怀特黑德，织布工，家住霍尔姆弗思附近，“差不多就在三四十家毛纺厂的中心点”。

问：你说多年来你经常看到这些童工清早上班一直干到深夜？

答：是的。去年冬天，我看到童工们在又冷又黑的夜间十至十一点下班回家。

问：这样，村民们早上很早就得叫醒自己的孩子，是吗？

答：总不能期待他们可以睡着去上班吧。

问：你看他们出门的时间有多早？

答：我可以告诉你一位邻居六星期前对我说的话。她是斯科尔斯附近乔纳斯·巴罗克利夫的妻子。她的孩子在离家两英里的工厂干活，我看到这孩子冬天晚上十点多钟才下班回家。这位母亲告诉我，去年冬天的一个晚上，孩子十一点多钟才下班回家，可是第二天清早两点以前已经起床，孩子又得走两英里路到工厂，还要在门口等监工来开门。

问：我想这家人没有钟吧？

答：没有钟。是后来问了邻居，她才知道叫孩子起床去上班时只有两点钟。不过这种情况一般只有月夜才发生，以为天快亮了……

载于《议会文件》，1831—1832年，第15卷，第18—19页

11．母亲救儿子

威廉·克肖，现年四十二岁，八岁开始到一家工厂当接断头的童工，每天工作十二小时，每周工资二先令六便士。他说：

是的，我自己也受到虐待。我看到别的童工受的虐待比我还多得多。带学徒的粗纺工或别的工人的脾气各有不同，有的较讲人道，总想鼓励童工专心干活，不愿因他们疏忽大意而处罚他们。两种师傅我都跟过。有些心地好的师傅用水果之类的东西做奖品，说在规定的时间里，谁的断头最少，谁就可以得到水果；有的师傅却不管童工有没有过错，整天打他们。有一天，天快黑了，我特别困，师傅拿了一根棍子〔横在机器上头的滚轴，大概有二三码长，圆周四五英寸〕打得我连吐好几口血……

我怕再挨打，叫母亲不要吱声。第二天上午我去上班，她也跟着去，找了那个打我的粗纺工，狠狠地训了他一道，训完了就到发动机加煤房去休息，留下我继续干活。她一走开，师傅因我回去诉苦又狠狠地打了我一顿。后来，一个梳棉工的青年助手出去找我母亲，告诉她我又挨打了，她又到车间来，问我师傅拿什么东西打我，我不敢说，旁边的人就指着那根棍子，她立即抓起棍子，朝那家伙头上打过去，打得他眼青鼻肿。

问：这是多久前的事？

答：大约是一七九九年。

载于《议会文件》，1831—1832年，第15卷，第46—47页

12．逃跑的女童工

亚历山大·迪安，敦提一家麻纺厂的监工，年近二十七岁，

从小没有父母照顾，十二岁就在敦提一家麻纺厂找到工作。在那里，工人每日工作时间不少于十七个小时（不包括吃饭时间），所得的工资就是“有时从逃跑离厂的工人那里收回的衣服”，经常挨打。下面是他讲的经历：

有一次，老板拳头紧握，我的脑袋挨了一家伙跌倒在地，他又来踢我。我看过他抓着一个女童工的头发，她跌倒后，又用脚踢，踢得她喊了好几声：“杀人啦！”那女孩告诉我，老板想和她乱来，她前天晚上拒绝了，老板就在她的工作中找了个小岔子，借机凌辱她。

（他逃出来后，终于在丹特鲁因工厂找到监工的工作，那儿的工人主要是童工，大部分还不到十二岁，都是穷人中最穷的。有的是从爱丁堡的贫民习艺所和孤儿院来的，六七岁就被送到工厂来，有的才三四岁。不时有人想逃跑。）

有两个女孩从屋顶逃跑，她们的衣服几乎全留下来，没带走。她们最后逃掉了。

我在那工厂时，有一个青年妇女因为逃跑被送到敦提监狱关了七个月。在监狱关了七个月后，又被带回工厂去干活以补偿她没干完活的时间和工厂花去的费用。有一天，我听到她在哭，吃了一惊。她躺在地板上，老板抓住她的头发，用脚踢她的脸，踢得鲜血直流……老板离开车间后，我开门让她出来，叫她逃跑。老板回来看她不在屋里，就大骂起来，说我放了她，命令我去追，但我拒绝了。我说，因为她受到虐待，我要再去把她追回来就等于把她带回来受罪，我不做那种人。她没有被抓回来，但由于找不到工作，就沦为妓女。后来因为偷东西在珀斯巡回法庭上受审，并被流放到范迪曼地。

载于《议会文件》1831—1832年，第15卷，第369—374页

13．按次序“解手儿”

查尔斯·彭斯，“快十四岁了”，他八岁就开始在利兹一家麻纺厂做工。问他“请说说你一天可以小便几次？”他回答说，一天三次。

问：你们随便什么时候要小便都可以吗？

答：不可以，要有一个小孩来通知你，说轮到你了，才能去；而且不管你有没有必要，反正只有那时候才可以去，要是他来通知时我们不去，过后就根本去不了。他一到车间就从车间一头叫起，然后从头到尾走一遍。

问：你的小便能一直憋下去吗？

答：不能，我们被迫撒在裤子里。

• • •

彼得·斯马特，敦提一家麻纺厂的监工。问他是不是“对童工解手有什么不适当的限制”，他回答说：在我那个车间，人们喜欢出去就可以出去。以前我在法夫地区史密斯先生厂里当童工时，监工一天只让我走出工厂两次，每次五分钟。我们车间角落有一个木桶，可以小便。

问：男女不分吗？

答：不分。

载于《议会文件》，1831—1832年，第15卷，第163、348页

14．对伍德先生的高度评价

威廉·夏普，布雷德福诊所外科医生，是伍德先生请去专门

关照他厂里童工的医务人员，对他询问如下：

问：对那些工厂的管理和安排，你有没有什么比较深刻的印象？

答：那些工厂都特别干净，也尽量做到舒适；而且在现制度许可下尽可能从各方面考虑到工厂工人的舒适、卫生和健康。

问：工厂的通风条件好吗？

答：好。我尽可能去注意这些问题。

问：尽可能保持干净吗？

答：是的。

问：比如说，采取措施并创造机会，让童工保持卫生吗？

答：是的。

问：喜欢洗就可以洗吗？

答：是的。我想有这种措施。

问：在伍德先生厂子里有洗澡间吗？

答：有，他们认为该洗澡就可以洗。

问：你可知道，车间里有没有安上座位，让工人干活干累了或站累了可以坐坐略为减轻疲劳？

答：有的。伍德先生费尽心机，为他们全部安上座位，让他们有机会时可以坐坐，有时一次可以坐上一二分钟，不过他们难得有时间坐下来。

问：你可知道，那个工厂的劳动时间是否和类似的企业一样短，而又比许多厂要短一些？

答：我认为目前比任何厂都要短一些。

问：请告诉我们伍德先生厂里工人的劳动时数，好吗？

答：从上午六点干到下午七点，半个钟头吃早饭，四十分钟吃中饭。我认为目前的劳动时数是太长了。

载于《议会文件》，1831—1832年，第15卷，第300页

15. 人不如马

托马斯·贝内特口述：我在迪尤斯伯里镇伍德先生厂里做工时……往往在我们吃饭时他就进来，开动机器。我常说，“你连吃饭的时间也不给。”他往往回答说，“干活时慢慢嚼吧。”而我常回他，“我还没有落到牲口那样的地步，我可不会反刍。”

有一次，伍德先生对搬活儿的工人说，“我那匹马儿干了多少时间了？”搬运工把时间告诉了他，他又说，“马上把它放开，它干活已经干得太久了。”我顶了他一句：“你对你的马儿比对工人还体贴。”

载于《议会文件》，1831—1832年，第15卷，第103页

16. 她背上的衣服被撕开了

有一个没有父母的女童工和我在同一台纺车上纺纱……这个女童工和工厂定了三年的契约，工资是肉类和衣服。有一天，她被机器缠住，背上的衣服全被撕开了，监工不在场，我们便把机器停了下来。她被带出车间时，人家还骂她不小心，被卷进机器里去。

问：你是否认为她干活已干得过度疲劳了？

答：是的，她靠在一个有立轴的箱子上躺着，立轴卷住她的衣服，把她带着转。

根据麻纺厂监工亚历山大·迪安的证词，载于《议会文件》，1831—1832年，第15卷，第371页

17. 理查德·欧斯特勒谈"约克郡的奴隶制"

理查德·欧斯特勒到委员会作证，被问到"你最近是否集中精力在考虑工厂的童工和未成年工的状况问题"时，回答说：

一些工厂的普遍做法是让童工每天干十三小时的活，只给半小时的时间吃午饭，而很多工厂的童工干的时间比这还长得多。使我注意到这些事实的直接原因是我接到一个很有钱的纺纱厂商〔布雷德福市霍顿厅的约翰·伍德先生〕的一封信……从那时起，即自一八三〇年九月二十九日起，我一直不停地采取自己权限以内的各种合法手段，来解放这些无辜的奴隶。我在了解到这些事实的当天，就在《利兹信使报》上发表了一封关于这个问题的公开信。从此我树敌甚多，但是我所披露的事实却一桩也未被人反驳过，而且永远驳不了……

我知道，这种制度其伤风败俗的影响和西印第安群岛的奴隶制一样严重。我了解到这些受苦人中一些最下流的卖淫的事例和地点，她们是这个制度的牺牲品，有的是她们老板的虐待、榨取和淫欲的对象。这些情况我过去一直不敢公开，但是，我敢肯定，对童工人身的残酷虐待，就足以使任何一个西印度群岛的种植园相形见绌，更不用说强加于童工们的长得惊人的劳动时间了。

有一次，我和一位西印度群岛的奴隶主及三位布雷德福纺纱厂主在一起，他们对两种制度进行了公正的比较，后来奴隶主说："啊，我总以为当了黑奴的主人很丢脸，但是在西印度群岛，我们从没想到，世间竟会有这么残酷的人，要求一个九岁的儿童一天干十二个半钟头的活；而这你们也承认，是你们的惯常做法……"三个纺纱厂主只好哑口无言。

我小时候，按约克郡西区的习惯，儿童学习手艺总和其他教

育及娱乐结合在一起，并且学艺也不必从早到晚关在一个地方，而是干一点活，接着受点教育，一般都直接得到父母亲的照顾。利兹和哈德斯菲尔德附近住的全是些体面的织布匠，他们一个星期能织一二匹布，多至四五匹，全家老少都住在一起。那时他们卖布的收入很可观；不过分劳累，子女孝顺，父母慈爱。

但那个制造业的系统已经几乎完全被摧毁，旧式的家庭工业现在几乎荡然无存，这些村子里只有一二个或者三四个厂主，其余的全是备受压榨的破落的穷人，往往被迫靠自己的子女做工维生。工业村的儿童每天清早五点钟，经常还是四点钟，就被一个据说是自己父亲的人叫醒（很多人对我谈起这件事），并在几乎是睡着的情况下从床上被拉起来，年龄更小的几乎全是睡着，由大一些的背到工厂去，而且，一般说来，他们要等到夜里回家，被送到床上去睡觉时才见到自己的父母，除此以外，他们对自己的父母是毫不了解的。这种情况几乎成了司空见惯的现象。

于是，这种情况必然影响子女对父母的孝心。它破坏了乡村家庭的天伦之乐，使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与上帝安排的方式完全不同……我听到很多当父亲的说，他们想到自己靠年幼的子女维生，想到年幼子女备受各种不便，心里非常难受。他们真不知道这日子怎么熬下去。我还听很多人说过，宁愿自己流放到别处，也比被迫忍受这种痛苦强些。我有十多次听过那些当母亲的人明确说过，她们宁愿结束自己的生命，也不肯活着蒙受这样的苦难。他们知道，这个制度的总后果就是奖励犯罪；因为这些小童工和他们的父母都懂得，如果他们盗窃犯法，就会被送到教养院去，而在教养院每天不必干六七个钟头以上的活……

载于《议会文件》，1831—1832年，第15卷，第445—455页

（丁）工厂的童工（1833年）

萨德勒离开下院后，工厂革新派只得在议会另找代言人，因此他们选中阿什利勋爵。阿什利勋爵在一八五一年父亲去世后成了第七位沙夫茨伯里伯爵，他正是以这封号闻名的。他自一八二六年起就是议员，而且和萨德勒一样，是个托利党人，但在看到登在《泰晤士报》专栏上萨德勒委员会关于该委员会收集的证词的报告前，他对萨德勒委员会一无所知。看过报告后，他大为震惊，但由于他与工业界没打过交道，所以只是经过反复权衡和认真思考才接受了利兹附近布赖尔利教区牧师乔治·斯特林格·布尔（1797—1865）带给他的聘书。整个西区都称乔治·斯特林格·布尔牧师为“雄牛牧师”①，誉他为工厂工人的忠实朋友。

再也找不到比阿什利更恰当的人选了。他是一位虔诚的福音会教徒，工作极其努力，办事非常认真，在议会事务方面又有丰富的经验。他的人道主义同情心是无可非议的，他的贵族出身又使他成为新兴中产阶级所欢迎的人。他刚收到聘书时的反应是：“又惊异，又怀疑，又恐惧”，可是一旦他认识到这是上帝的召唤，他就绝不退缩，全力以赴。

早在一八三三年，阿什利就重新提出萨德勒法案。法案进行了一读，但后来工业界说服政府相信，由于萨德勒委员会收集的证词（据说）是非常片面的，在达成决议前，还需要更多的事实。于是立即指派一个调查委员会“搜集各工业区工厂雇用童工的情况，并提出减轻童工劳动的最好办法”。任命了三个调查委员。这三个人都成了各自领域里的杰出专家：托马斯·图克，经济学家；埃德温·查德威克，文官；索思伍德·史密斯博士，伦

① 布尔是英文Bull的译音，原意为雄牛。——译者

敦医生。查德威克和索思伍德·史密斯两人我们在以后篇幅中还会遇到。

这个委员会在工业区受到的接待远非友好，因为工人们把他们看成是雇主的工具。但到了报告发表的时候，人们发现这个委员会总的还是支持改革的（第一至第三篇）。选载的证词足以证明这一点。可以看出，这些证词很可靠地证实了向萨德勒委员会陈述的情况。所传虐待“罚挂重物的小姑娘”（第六篇）是一桩引起公众十分关注的事件。第七篇的证人罗兰·德特罗歇(1800?—1834）是一位非凡的人物。他是个曼彻斯特人和法国女人的私生子，出生一个月后母亲就把他遗弃了。一位好心的裁布工收养了他，在他十二岁时收他为自己那个行业的学徒。他很早就结婚，生活一直很困苦。他在几次失业期间自学法语、拉丁语等，数年后，作为一家棉纺公司的簿记员兼推销员，跻身于社会、政治问题演说家的行列。第九篇也特别有意思，塔夫内尔先生（爱德华·卡尔顿·塔夫内尔，1806—1886；在一八三五——一八七四年间任济贫法委员会的助理，对英国普及教育的发展起过一定的作用）说兰开夏“最好”的矿井状况比管理最差的工厂还糟得多。

调查委员会的报告总的说来还是受欢迎的，可是当阿什利法案在下院提出来要求三读时，青少年工人应受法律保护的年龄被从十八岁以下改为十三岁以下。阿什利提出抗议，柯贝特也提出抗议，他在一次发言中以讽刺的口吻谈及对兰开夏工厂的女童工的“伟大发现”（第十篇）。

这一法案作为一八三三年工厂法成了法律，而且总的说来，比以前的立法有很大的改进。九至十三岁的童工其劳动时间（每周）不得超过四十八小时，十八岁以下青少年工人的劳动时间不得超过六十九小时。每天要在劳动时间里至少抽出两小时以上时

间让童工上学。然而，最重要的是，指定了四名工厂视察员负责监督工厂法的执行。就这样，十九世纪英国最有益的发明之一——工厂视察员诞生了。受委派的人大多数是品格高尚的，其中以伦纳德·霍纳（1875—1864）尤为突出，第十一和十二篇就是选自他的早期报告。这两篇都谈到招雇童工前，要求出具年龄证书，要记住，在一八三七年前是没有官方的出生登记的。

1. 打童工的人

从本报告所附证词可以看出，调查委员们曾到各地，极其认真细致地调查童工们在工厂做工期间所受的虐待。通过调查，向童工本人、童工的父母、工人、监工、厂主、医生及治安法官等了解到类似下述的一大批材料：

“在她年纪太小，连衣服都还不会自己穿的时候，就常被监工打得尖声大叫。”

“经常挨打受骂，他们受到残酷虐待。监工随身带着皮带。”

“给揍过四五回。”

“男童工经常遭到皮带狠狠抽打。女童工则挨巴掌。母亲们经常埋怨这事。看过一些男童工挨打以后有发青发紫的伤痕。”

“三个星期前，监工用拳头打了他的眼睛，害得他旷工两天。另一个监工经常用拳头揍他，揍得他胳膊青一块紫一块。”

“经常看到工人被打得很凶。看过女童工挨皮带抽打，男童工则被用一种叫着‘猫鞭’的有四条带的绳子打得倒在地上。见过男童工被打得浑身伤痕，哭着求饶。”

“前几天晚上，一个女孩遭了毒打，回家时想到法官那里去告状，人家劝她不要去。那个人老是抽打童工。”

“男童工们受到虐待。他们经常挨皮带，打得大喊大叫流出

眼泪。还见过经理对他们拳打脚踢。曾受到粗纺师傅的残酷虐待。粗纺师傅总要出去玩上个把钟头，回来再赶时间，逼着接断头的童工连续一个半小时‘忙个不停’，把他们都累坏了。他们都那么累了，师傅还嫌活儿干得不好，对他们拳打脚踢。”

“粗纺工对童工都很凶狠，喝醉了酒就乱踢童工。他们都是一路货。”

“车间有个监工是男的。她偷闲时，监工并没骂她，倒是落纱工老骂她。落纱工是个姑娘，有时看到她打小童工，总是用手打。监工有时也打女童工，也总是用手打。监工骂童工，说要把她们撵走；有时用粗话骂她们；有时他也打童工，都是用巴掌打的，打得并不凶，有时打耳光，有时打背部；他从不打她。挨打时有人哭，有人不哭。他不经常打人，昨天就没打，上个礼拜也没有，再上个礼拜也没有。记不起多久没有看到他打女童工了。如果我们的小帮手不认真，我们有必要纠正她一下。有的人待她们很坏，打她们，不过只是用手打，或拉耳朵；有的哭了，但不常哭。我们的监工是个好监工，但有时听到别的监工骂人骂得很凶。女工们自己也骂人，但没有骂过她本人。这些话都是凭良心说的。”

工厂调查委员会第一个报告；载于《议会文件》，1833年，第20卷，第18—20页

2.为劳累的小孩们伤心

童工们，特别是年幼的童工们，在谈到他们劳累的感觉时，可以说是一致的……受雇于苏格兰工厂的年幼童工最常谈到的是劳累，反应也最强烈，因为在苏格兰的工厂里，劳动时间一般比英格兰的工厂要多上一小时至一小时一刻钟。无论是在管理最好、规模最大的工厂，还是在管理较差、规模较小的工厂，苏格

兰童工在回答本委员会提出的问题时都是完全一致的，这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事实上，不管是空气清新的农村工厂，还是大城市里的工厂，不管是管理最好的，还是最差的，不管（劳动）性质如何，是轻松还是繁重，不管受到的待遇是周到和气还是严厉粗暴，童工们在谈到劳累的感觉时，总是一样的。回答总是："都累坏了，特别是冬天晚上。""走出工厂已经筋疲力尽。""累极了，一到家里，啥也顾不上，就躺下睡觉。""一天站那么长时间，又累又酸。""经常累得晚饭也吃不下。"

年纪较大的童工在谈到自己小时候的感觉时，给委员会描述了如下情景：——"有好几次，她晚上睡觉时，累得连衣服都没法脱下来，早上起床又没力气穿上；因为她只要一坐下来就站不起来，母亲经常对她发脾气……""把漫长的劳动时间看成是一种束缚。""认为自己不比在埃及的以色列人好过①，生活一点乐趣也没有。""小时候，她因为累，很少吃得下晚饭，一睡熟了，没人叫，自己醒不来。"

"时间会不会缩短呢？"在委员会调查时，一个女童工恳切地问道，"因为时间太长了……"

这些陈述都为成年工的证词所证实。这一类证人的证词大意是："年幼的工人都非常疲劳。""童工经常早上不愿起床。""童工都快累垮了。""长时间的劳动使工人们（特别是童工）筋疲力尽，累得都快不能走回家了。""童工确实深受压迫，他们累得坐也坐不住，站也站不起。""童工们经常累得无力把手举起到头部处。""童工们都迫切希望缩短工时；他们认为，现在这样的奴役不如坐牢房……"

载于《议会文件》，1833年，第20卷，第25—27页

---

① 埃及的以色列人：古代的以色列人曾经在埃及国王的统治下生活，见圣经《出埃及记》第1章。——译者

3.现在已有充分理由……

从摆在我们面前的所有证词中……我们了解到——第一，在王国各地工业所有主要部门工作的童工劳动时间和成人一样长。第二，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样长的工时造成如下恶果：

体质长期恶化；

引起经常是完全无法治愈的疾病；

接受适当教育及培养良好习惯的机会（由于过分劳累）部分或全部被剥夺，或虽有这种机会，却不能从中得到效益。

第三，童工从事劳动遭受摧残时，年龄尚幼，不属自由经纪人，他们的劳力由别人出卖，收到并占有他们的工资的是他们的父母及保护人。

因此，我们认为，现在立法机关已有了充分理由，代表受雇于工厂的童工进行干预……

载于《议会文件》，1833年，第20卷，第31—32页

4.睡 熟 了

童工的父母经常抱怨我打童工。过去我常打他们。我确信，劳动时间长的工人不这么干不行，肯定不行。打过以后我都向他们道歉，但我不得不那样做。老板要我完成工作量，如果童工没有干完他们的活，我的活也完不成。我经常和他们开开玩笑，提起他们的精神。

我见过童工在车间里睡着了；他们的活已经干完，机器停止了转动，他们也睡着了，但手还一边不停地干活。我停下来看他们一两分钟，他们睡熟了，手还不停地做着接断头的动作，但事

实上他们的活已全部干完，他们并不是真的在干活……

1833年的工厂调查委员会德林克沃特先生收集的莱斯特市布雷德利先生工厂纺纱工约瑟夫·巴德的证词；载于《议会文件》，第20卷，CI，19页

· · ·

阿伯丁镇约翰大街的杂货商詹姆斯·吉莱斯皮，原是一家纺纱厂的监工。他记得，有一次一个女童工被带到理查兹公司，她年纪很小，大家都说把她放在摇篮里比送到工厂做工合适些。她经常睡着了，但他很同情她，让她睡，不打扰她，其他女童工也一样同情她，替她干完活……

载于《议会文件》，1833年，第20卷，AI，58页

5．“所有的师傅都揍过我”

W—W—，一个十七岁的姑娘（调查委员会同意不公布她的真名）说，“我还不到八岁”就开始到曼彻斯特的工厂做工。她作证说：

十岁就开始脚痛。十二岁时开始恶化。在麦康内尔工厂干活的时间是上午五点半以前几分钟到晚上七点。半个钟头吃早饭，一个钟头吃午饭，没有午茶。

问：你在麦康内尔工厂做工时迟到过没有？

答：迟到过，先生。

问：他们责骂过你吗？

答：纺纱师傅经常揍我。接断头童工迟到经常要挨揍。一般用皮带打，有时用皮带，有时用绳子，很少用手。

问：他们每次踢你几下？

答：噢，先生，我从没特别留心数过。他曾一口气拼命地揍我五分钟。我很少迟到，因为母亲得了哮喘病，清早咳得很厉害，把我吵醒了。除了她还有更夫，也会把我们叫醒。

问：师傅曾为别的事揍过你吗？

答：有时因为我去替他取肉，稍为拖了点时间。

问：所有的师傅都揍过你吗？

答：我跟过的师傅没有一个因为我迟到而不揍我的。有一个师傅常因为我迟到两分钟就把我揍得浑身青一块紫一块。他总是很凶暴，所以有时我没穿好衣服就离家上班。母亲常拉住我，要给我穿好衣服，可我总要先走再说。

问：他的皮带是哪里弄来的？

答：有的是旧皮带，他以前是搞传动轮的，有的是他家里带来的。

问：皮带有多长？

答：大约有一码。

问：有多厚？

答：差不多有这么厚（在指甲上量出四分之一英寸多的长度）。

问：绳子呢？打了结没有？

答：有的打结，有的没有。

问：你干过活的工厂里都经常这样打人吗？

答：是的，纺纱师傅都打接断头童工。你可知道，接断头童工要是没来，他们的工作会拉下来。

摘自曼彻斯特市考埃尔先生收集的证词；载于《议会文件》，1833年，第20卷，DI，第76—77页

6．一个小姑娘被“罚挂重物”的奇怪故事

下面是曼彻斯特纺纱工人格兰特先生在梅德洛克地区乔顿镇一次会议上的讲演摘要，于一八三三年四月二十日在《曼彻斯特信使报》上报导过：

关于黑奴及他们身上的锁链人们已谈过很多，毫无疑问，他们是有权利获得自由的。但是，除了黑皮肤的奴隶以外，就没有别的奴隶吗？……他可以举出发生在威根的这种奴隶制度的事例。一个还不到十岁的童工，有一天早上迟到了，就被绳子捆着脖子，绳子上再挂上二十磅的重物，作为处罚，就象一个带着镣铐划船的奴隶一样，同时还得在又闷又热的车间里干好一会的活。（听众高喊“太不象话了！”）威根的议员理查德·波得先生曾否认这一事实，但他（演讲人）重申这一事件的真实性。他自己见过这个孩子，她母亲对他讲到自己孩子受苦的这一令人震惊的故事时满眼泪水。

• • •

一八三三年六月十五日埃伦·胡顿受到询问。

问：你几岁了？

答：到八月四日刚好十岁。

问：你几岁到〔威根的〕埃克尔斯工厂干活？

答：还不到八岁。在那儿干了一年多。

问：你在埃克尔斯工厂挨打挨骂吗？

答：挨过。

问：谁打骂你呢？

答：威廉·斯旺顿。

问：为什么打你？

答：因为断头没接。

问：他多久打你一次？

答：一个星期两次。

问：用什么打？

答：用手。

问：他打人痛吗？

答：不痛，但打过后我的头很疼。

问：斯旺顿先生有没有拿过重物绑在你身上？

答：有过，绑在我背上。

问：用什么绑？是绳子吗？

答：是的，一条绳子绑脖子，一条绑肩膀，还有一条绑腰。

问：那有多重？

答：我不知道。是一个大铁块，还有两块小的。

问：有多大？

答：一块和这本书一样大（指着上议院1818年的报告）。

问：也和它一样厚吗？

答：不，还厚些。（指着一本有419页、未装订的8开本。）和那本一样厚。

问：是几点钟绑的？

答：早饭以后。

问：在你身上绑了多长时间？

答：大约半个钟头。

问：绑了以后你干些什么？

答：在车间里走来走去。

问：为什么要在车间里走来走去？

答：是他叫我走的。

问：要让别的童工看你给绑着吗？

答：是的。

问：你见过别的童工被挂上重物吗？

答：见过，有一个人给绑在腿上。

问：不只一个人吧？

答：不只一个。除了他还有两个。

问：他们给挂了多长时间？

答：大约一个钟头。

问：他们也在车间里走来走去吗？

答：是的。

• • •

问：记住，不能撒谎：你干了什么错事？

答：我什么错事也没干，只是因为他打了我，我就逃跑了。

问：你偷过东西吗？

答：没有。

问：你把这事告诉你母亲了吗？

答：告诉了。她一句话也没说。

问：你父亲死了吗？

答：我没有父亲。

玛丽·胡顿（女孩的母亲）。去年圣诞节满四十一岁。

问：你有几个孩子？

答：只有那边的那个小姑娘。①

问：你丈夫是干什么的？

答：我没有丈夫，先生。

① "那边的"（yon）是方言，女孩并不在房间里。——原注

问：你女儿是私生子？

答：是的。

问：你靠什么过活？

答：我是个织布工。在一个精织车间做工。那里挣的钱很少。我最多只能挣三先令。

问：你曾把女儿送到埃克尔斯工厂做工吗？

答：送过。

问：她的工资归你领吗？

答：是的，先生。不过那时还没拿。她当了很长时间的学徒才拿到工资，大概有二十多个星期。起初她看半台机器，每星期挣十个半便士，后来看一台，挣一先令九个便士，再往后又多看半台，这样就有二先令七个半便士。

问：是工厂把她撵出来还是你把她领出来的？

答：工厂没撵她，我也没领她出来。是她不愿干，自己逃跑的。有一整天不见了，一直到晚上九点钟才回家。

问：她以前逃跑过吗？

答：逃过好几次。

问：她告诉过你是因为挨打受虐待才逃跑的吗？

答：是的，她告诉过我。

问：她说是谁打她、虐待她呢？

答：她的监工，威廉·斯旺顿。

问：关于他打骂虐待你女儿的事你找他谈过没有？

答：我问他到底为了啥事儿，他说她干活不细心，没接断头。

问：你怎么不把她领出来？

答：因为这女孩很蠢……

问：她逃过几次？

答：大概有十次。

问：你看她给挂了几次重物？

答：我也没个准数，大概有五次。不过，说实在话，我也确实记不清。

问：她偷过东西没有？

答：那一次她没偷。先前倒是偷过，一次六个便士，一次四个便士，还偷过一个装银元的铜盒。第二天上午，我到工厂去，碰到贝蒂·查普曼，她问我埃伦自己有没有钱，我说有，贝蒂就说，埃伦偷了六个银便士，后来又偷了四个铜便士。我告诉她我会从那星期的工资中扣还给她。后来我就把钱送还给她，同时向她表示感谢。

问：你女儿是因为这才被罚挂重物的吗？

答：不是的，先生。

问：她经常小偷小摸吗？在家里有没有偷？

答：她偷了我六个半便士。我的钱盒没关好，她就把钱拿走了。那是我买早饭的钱，后来只好向别人借。

问：你自己常打她吗？

答：是的，我打过她好几次，因为她蠢，又不听话……

威廉·斯旺顿，现年三十一岁，在埃克尔斯工厂当监工，周薪二十二先令六便士。

问：你认得埃伦·胡顿吗？

答：认得。那时她是埃克尔斯工厂的精纺工人。她母亲来问我能不能让她学手艺。

问：你打过她没有？

答：是她的家长叫我打的。

问：你用什么打她？

答：用皮带。因为她做工不细心，又偷东西。

问：你常打她吗？

答：打过几次，不太常。有时她家长叫我打我没打。

问：你说她家长到底是指谁？

答：指她母亲。我不认得她父亲，从来没见过。她母亲常常叫我揍她，经常叫。有一次还要我把她杀掉。

问：她母亲为什么叫你杀她呢？

答：因为这女孩不听话，她自己管不了，就交给我管教……她曾叫我把她女儿领回去，挣的钱归我，只给她吃面包喝水，再在屋角放一把干草让她睡就行了。

问：你有没有这么做？

答：没有，我告诉她，这事我不干。

问：你在她身上挂过重物吗？

答：挂过。有两三次。

问：每次挂多长时间？

答：半个钟头。

问：有多重？

答：有八至十磅。

问：是什么做的？

答：铸铁。

问：挂在哪儿？

答：在她背上。

问：什么形状的？

答：正方形。

问：你给她挂过两块以上的重物吗？

答：是的。还有两块小的。每块二至四磅。总共大约十四至十六磅。两块小的就放在大的上面。

问：怎么绑到她身上去的？

答：用两条绳子绑到她肩上和腰部。

问：还让她带上别的东西吗？

答：没有。

问：没有用帽子一类的东西让她出丑吗？

答：哦，帽子，我刚才以为你指的是重物。她头上戴一顶帽子，手里拿一根棍子。

问：她的腰给压弯了吗？

答：哦，她因为和别人打架跌倒了好几次。她拿着棍子和她们厮打。

问：别的工人嘲弄她吗？还是轰她？

答：是的，她走过时别人就拉她扯她，她就转过身用棍子打她们。这就是我给她棍子的用途。我告诉她谁拉她就打谁。

问：你看她挂上重物疼不疼？

答：不疼，她还笑呢，拿这当玩笑开心……

问：那么，看来你的意思是，这女孩好吃懒做，又没用又爱偷跑，用别的办法治不了她？

答：哦，除了说她是一个很糟糕的女孩外，别的都说不上。带她这样的学徒也很苦。我是看在她母亲的份上才背这个包袱的。为了这事我感到烦恼不安。我撵过她好几次，但她母亲又把她送回来，求我让她再干下去……

调查此事件的委员考埃尔先生按语：

我应该就上面进行的一系列调查说几句话：这个女孩的确很糟糕，又爱说谎。对于这位母亲，我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我相信，斯旺顿并没有怀什么恶意，而这个女孩在挂了重物以后并不感到痛苦。他这种防止女孩逃跑的办法是无知、愚蠢的，但没有虐待的意思。女孩所述被迫干活的事不只是明显的夸大，而且任何一个纺纱工都知道，一个女孩身挂重物，绝对不可能继续在

精纺机上干活，任何到过精纺车间的人也不会相信这事的。我认为当事人各方……讲的方言口音很重，为了听清他们的意思，我常常不得不叫他们把他们的回答重复一两次。起初，他们也总是听不懂我的问话……

载于《议会文件》，1833年，第20卷，DI，第103—111页

7．孩子们为什么离开家庭

罗兰·德特罗歇在谈到"有很多童工虽然用自己的劳动养活了父母，自己却过着很苦的日子"后，应委员会的要求举出自己直接观察到的事例：

有一对夫妇住在胡休镇银街的地下室。他们有三个孩子，最大的还不到十二岁，最小的七八岁。夫妻两人都很懒散，几乎一直过着游手好闲的日子，很少去做工，干一阵歇一阵，每次干活时间都不长。孩子们在工厂做工，每周按时把工钱带回家来。听说一到星期六晚上，夫妻两人常常分一点所谓茶点和面包给孩子们作为奖励，然后把他们锁在家里，自己跑到小酒店去，拿好大一部分工钱买酒喝，约莫到了半夜才喝得烂醉回家，有时还要把那些辛苦挣钱供他们挥霍的孩子们臭骂一顿。第二天（星期日）上午，他们又叫孩子们出去乞讨面包或其他食物当早饭。我也经常在星期日分点饭菜给那几个孩子。由于孩子们满脸饥色，夫妻两人行为又不正，上面派人向邻居了解情况，并向监工调查。我相信，后来这对夫妇被治安法官传去，但往后情况并没有多大的改善。

这可能是个特殊情况，我也倾向于相信这是个特殊情况，不过类似的事例恐怕也有好几百个，只是程度不同而已。数百名在我们棉纺厂做工的儿童确实过着最困苦的生活。这种情况造成的

后果是，父母把大部分的钱花在自己身上及家庭成员中那些找不到工作的人身上，那些有工作的子女长大以后，就开始产生不满情绪，并且拒绝交出自己的全部工资。他们要穿好一点的衣服，并把这种要求当作自己的权利提出来。经过一段时间的不满和口角，父母们终于同意每周收取一定数量的钱，用作买肉、买酒、洗衣、住房和做饭的费用；孩子们把自己留下的那部分工资用来买衣服或者用在他们认为合适的其他方面。

这样就使子女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父母的约束，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却破坏了父母和子女之间应有的感情；一方总以为自己付出太多，另一方则认为自己所得太少……最后，儿子离开父母的家到别的地方租房子，到头来又干下早婚的蠢事，还未成年就当了父亲，重走父母亲走过的老路，自己过去是受害者，现在又反过来害自己的子女……

载于《议会文件》1833年，第20卷，E17—19页

8. 光着身子被拉下床

罗伯特·阿诺特，现年四十四岁，在蒙蒂斯的纺纱厂做工，一八二六年在敦提的巴克斯特工厂当监工，在那里他看到“童工们因为早上起床晚些，被监工甚至老板从床上光着身子拉起来，手上拿着衣服，到了工厂才穿上”。他看到这种情况的次数“多得数不清，而且童工起床时还光着身子被皮带抽打”。

这种情况为巴巴拉·沃森所证实，她当时也在同一家工厂做工。她还说，“记得这工厂纺纱车间的监工威廉·爱德华兹，因为一个女童工还没起床，就到女童工住的棚屋里去，把她的身子翻过来，光着身子从床上拉起来，并就这样把她拉出棚屋。经她苦苦哀求，监工最后才让她回去穿好衣服来上班。监工那天早上

大发雷霆……”

载于《议会文件》，1833年，第20卷，AI，第40页。

9．沃斯利的黑洞

对沃斯利煤矿两个证人托马斯·吉布森和乔治·布赖恩的询问：

问：你们从小就在煤矿做工吗？

答（两人）：是的。

问：当时你们干些什么活？

答：推箩筐和拉箩筐。这种活都是男孩干的；一个在前面拉，一个在后面推。

问：那些活儿苦吗？

答：是的，很苦。

问：你们一天干几个钟头的活？

答：一般是将近九个钟头，有时十二个钟头。一天十三个钟头以上的活我也干过。上午六点下矿井，口袋里带点面包和乳酪，停两三分钟吃东西。有几天什么东西也没吃上。

问：为什么有时什么东西也没吃上呢？

答：我们负担过重。我只有母亲，她没有东西让我吃。有时就只能吃个半饱……

问：现在的劳动条件和过去完全一样吗？

答：是的，完全一样。他们口袋里也不过只有一点面包和乳酪。有时因为空气很坏，又脏又湿，还无法全部吃下去；有时热得象火炉一样，有时我看到天气热得腊烛都熔了。

问：八岁的男童工一般工资多少？

答：过去一天挣三四个便士。现在把成年人的工资分成八

分，八岁的童工拿八分之一，十一岁的拿八分之二，十三岁的拿八分之三，十五岁的拿八分之四，二十岁的才拿成年人的工资。

问：成年人的工资有多少？

答：如果出满勤，有十五个先令左右，但一般不到十个先令，还得扣除工具费和腊烛费。干九个钟头的活大约要点四支腊烛，有的地方要点六支。二十四支一磅，每磅六个便士。

问：你们小时候挨过打吗？

答：挨过，有好几十次。拳打脚踢都有过。

问：矿井里也雇许多女孩子吗？

答：雇的，人数很多。十四岁以下的和男童工干一样的活，到十四岁才拿男工人的一半工资，并且从此好多年都干着同样的活，工资不再增加。

问：她们在一起会打架吗？

答：会，打了好几次。男孩和女孩都有。有时却相亲相爱……

塔夫内尔先生按语：询问了上述证人后，我下到一个矿井里去看。进去时用的是一个木桶，我坐在桶里，他们把我坠到七十码深的地方，来到一条运河。运河是一条相当长的地下水道……我们在这儿搭上驳船……船工撑着坑道顶上的小肘钉推动驳船前进……就这样，我们走了半英里多的水路。穿过一条高不过三四英尺、走路直不起身的小隧道，到达第一个矿井。进行作业的地方不过是那条小隧道的延伸处……我回头再搭上驳船，往前经过了半英里左右，到了另一个矿井，据说那是这一带最好、最大的矿井。通向这一矿井的小隧道比前面一条高些，进行采掘作业的地方是一个约十八平方英尺的隧洞。隧洞据说有七英尺高，但我能直起身来的只是中间几平方英尺的地方。煤是从两边开采的，可见矿工干活时不得不自始至终弯着身子。这个矿井很

潮湿，大部分地面还有水……

既然他们说这是当地最好的矿井，那么我可以得出这么一个结论，即在最好的煤矿里干活，比在管理最差的工厂的最差的车间里干最苦的活，还更辛苦、更受罪、更伤风败俗。这个结论是不会有多大错误的。

摘自塔夫内尔先生关于兰开夏矿区的报告；载于《议会文件》，1833年，第20卷，D2，79—82页

10. 兰开夏的女童工

今天凌晨一点左右，下院就阿什利勋爵的工厂法议案进行表决，并以二百三十八票对九十三票否决了这一议案……我是在两点半以后才就寝的，现在已经六点了，这篇文章又非在今天下午付印发表不可。为了避免误解，我认为，报导我自己就这个问题的发言是适当的，特别是因为我谈得非常少。

以下是我当时的发言，我现在尽可能照原话记录下来：

"议长先生，我只想就这个问题发表一点意见，这就是：今天晚上这个经过改革的下院，完成了一次比以往各届下院所作的发现更为伟大的发现；就是把过去的发现加在一起，也不如今天的发现伟大。到目前为止，我们有时被告知说，我们的船只，我们用这些船只和外国进行的商业往来，以及我们的一大批富商，乃是我国财富、权力和安全的源泉。有时候，土地问题突出了，要我们把土地、耕种土地的自耕农，看作我们伟大和安全的可靠而坚实的基础。有时候，银行界又争在前面，提出自己的权利要求，并告诉我们，其他事情虽属重大，但如果没有'公共信贷'，那些事情就一钱不值，因为不仅我们的繁荣幸福，连我们国家的独立都要依赖这种'公共信贷'。但是，议长先生，今晚我们却发

现了，和兰开夏三十万女童工的劳动相比，航运、土地、银行及其信贷统统都是微不足道的！是的，只要和这三十万女童工的劳动的八分之一相比，每天只要扣去她们两小时的劳动时间，那些财富、那些资本、那些资源、英国的权力以至英国的荣誉就会全部化为乌有！”

威廉·科贝特：《政治纪事》，第81章，1833年7月20日

11. 贪婪的父母

去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我到伯里附近一家工厂视察，看到一个女孩在干活。听人说，她每天劳动十二个钟头，已经两年多了。看来她还没有达到领取十三岁证书的年龄。我问使用她当自己的接断头工的父亲，她父亲承认她在十一岁到十二岁之间。在检查她的证书时，我发现签发日期是一八三六年八月十七日。这么一个父亲，自已挣的工资不少，又有固定工作，还要明知故犯，让女儿刚满九岁不久就去做工，一天劳动十二小时。他还完全有可能和别人一道去请愿，要求议会进行干预，保护那些可怜的工厂童工，保护那些被“狠心而贪婪的厂主们……”残酷地逼着从事过度劳累的工作的“白人奴隶”。

工厂视察员伦纳德·霍纳：女王陛下工厂视察员的报告；载于《议会文件》，1839年，第19卷，第15页

12. 匿名信

五月四日，我和分区视察员琼斯先生一道视察了科恩和斯基普顿之间的伊尔毕村克里斯托弗·布雷斯韦尔兄弟工厂。工厂在远离村子的旷野上。我们走近时，看到他们兄弟之一正从家里飞

快地跑到工厂去。这事看来非常可疑，但我们当时还看不出什么破绽。

几天以后，我收到一封五月十一日寄来的匿名信。信中说，四日那一天，布雷斯韦尔先生一看到视察员要到工厂里去，就立即赶到工厂，把大约二十名不到年龄的和没有〔年龄〕证书的童工藏到厕所去；一些作为青年工人到工厂做工的还是儿童；吃饭的时间比法定时间少得多，这个工厂一天要干十三四个钟头的活。

我立即和琼斯先生商量下一步措施，以便了解信中所说的情况有多少事实根据。几天后，琼斯先生又到工厂里去，并带科恩的警长前往。因为工厂只在白天开工，任何外人到工厂去都不能不被发现，而且，后来也可以看出，在这种情况下，工厂肯定设有观察哨，以便发出必要的警报。琼斯先生指示警官立即到所说的隐藏地点，但他发现，无法从工厂外部进入这样的地点。他便奉命站在门口不让厂里的人出来，而琼斯先生自己走进工厂，工厂是个大型的织布工棚。

第一次检查以后，他指示警官搜查各厕所，找出十三个儿童和少年，男女都有。他们挤成一堆，一个压一个躺着。他们都是这家工厂非法雇用的，这一点我就毋庸赘述了……

把这些无耻的罪犯带到治安法官面前……显然是责无旁贷的义务。……这个案件五月二十九日于科恩审理……审判员一致判决，被告所犯罪行属实，便处以总数达一百三十六镑的罚金……

工厂视察员伦纳德·霍纳所作的半年报告，截至1850年4月30日；载于《议会文件》，1850年，第23卷，第8—9页

（戊） 煤矿的童工

现在对于纺织厂的童工和未成年工的劳动条件，已经给予某

些程度的保障，但还有大量的童工——他们的确实人数谁也说不出，也无法较准确地估计出来——在条件各不相同的其他行业工作。近年来，他们的人数增加了，但是他们的劳动条件却几乎无人了解。现在，舆论开始注意到这些人。

一八四〇年决定成立一个委员会调查矿山和工厂童工的状况。委员会的成员是曾任一八三三年工厂调查委员会委员的托马斯·图克和索思伍德·史密斯博士以及伦纳德·霍纳和R·J·桑德斯两位工厂视察员。还委任了二十名左右的分区委员，负责进行必要的调查及收集证词等工作。

第一个报告在一八四二年五月问世，包括了矿山雇用童工和未成年工（以及女工）的问题。委员会的结论全文在第一篇，接下去是一些附件中的证词选段。总的说来，该报告是一部出色的文献，措词明了，叙述实事求是，内容极为丰富。还有一项杰出的创新。索思伍德·史密斯博士向他的同事们强调指出，议员们都是些忙人，不能指望他们通读这么大量的证词，因此，他建议文字应该配上描绘他们所发现的工作情况的插图。不出他之所料，这些插图引起了公众的兴趣，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也许小"看门工"的痛苦境遇最能引起人们的关切，所以他们工作的各个方面都在这里选载的文献中予以充分展示。最后的一篇选自议会议事录，是关于最大并且最有影响的煤矿主伦敦德里侯爵言论的报导（第二十一篇）；这些言论是他向上院呼吁，反对采取立法行动时发表的。侯爵大人嘲笑向"狡黠的男孩和无知的女孩"收集证词的做法，可是最使他气愤的却是那些插图……

该报告发表一个月后，阿什利勋爵向下院提交了一个可以大大改善在矿山里做工的童工、未成年工和女工状况的议案。下院通过了该议案；上院通过的该议案，虽然也禁止煤矿雇用十岁以

下的儿童，但其内容大部分被修改了。

1．煤区的童工：一八四二年的报告

根据对收集到的全部证词进行认真的分析研究，我们发现，在煤矿方面：

（1）出现了招收年仅四岁，有时五六岁的儿童到煤矿做工的情况，在六至七岁之间的童工也不少，经常是七至八岁，而最普遍的招工年龄是八至九岁。

（2）在矿里做工的很大一部分工人年龄在十三岁以下，更多的是在十三至十八岁之间。

（3）有些地区，女童工开始进矿工作的年龄和男童工一样。

（4）在这些煤矿做工的大部分童工和未成年工是来自本人也在矿井工作的矿工家庭，或属于该地区最贫苦的居民；在部分地区，童工是由成年矿工雇的；而在另一部分地区，则是矿主或包工头雇的。

（5）有些地区还有一小部分教区徒工，他们立约当学徒至二十一岁，他们所做的没有什么可以称得上是可学的技术，但却经常遭到虐待。契约的条件很苛刻，那些自由的小同行有可能挣到成年人的工钱，而他们只能挣到个人的衣食费用。

（6）很多事例说明，就煤矿的卫生和舒适而言，只要舍得花本钱，原可以成功地改善工作场所的状况，使之不那么令人难受，给人以卫生、安全的感觉；但是，到目前为止，似乎未曾听说过采取任何有效措施以保证煤矿的安全，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煤矿的通风和排水条件都糟得令人痛心。

（7）童工一般安排当“看门”，工作性质要求他们每天一开工就要到矿井，而且按目前的制度规定，每天工作结束前都不得

离开矿井。

（8）虽然这种工作称不上什么劳动，但是，因为担任这一工作的童工见不到阳光，而且总是没有同伴，因此，如果煤车没有从他们面前来往经过，这种工作等于最无情的幽禁。

（9）在煤层较厚、马匹可以直接进入开采地的矿区，或在开采地和马车道之间的侧道不长的矿区，大路上都有灯光，童工的处境还不那么凄凉沉闷，不那么使人感到昏昏沉沉；但是有些矿区，童工一进入矿井就处于一片寂寞的黑暗中，而且据他们说，在冬季的多数日子里，除星期天和没开工的那段时间外，他们许多人连续几星期都见不到阳光。

（10）到了六岁以上就要开始从开采地推煤车或拉煤车到大路和井架脚下。各阶层的证人一致指出，这种繁重的劳动要求童工们不停地使出自己浑身的力气。

（11）在一些让女工下矿井做工的矿区，男女工人从事完全相同的劳动，劳动时间一样长。男女童工及男女未成年工，甚至已婚妇女和有子女的妇女，劳动时几乎都一丝不挂；在很多矿区，男工则脱得精光。各阶层的证人都证实，雇用妇女到地下做工有伤风化。

（12）东苏格兰雇用童工及未成年工的比例比其他地区大得多，而且有很多是女童工。他们主要的工作是背着煤爬陡直的梯子。

（13）在成年工全日劳动的地区，童工和未成年工的固定劳动时间一般不少于十一小时，更常的是十二小时，有些地区多达十三小时，还有一个矿区通常在十四小时以上。

（14）在大部分矿区，夜工是常规劳动制度的一部分，其周期长短视煤炭的需求量而定。所有的人证物证都说明了，这种制度对于工人的身体和精神方面的状况，特别是对童工和未成年工的

身体和精神方面的状况是极其有害的。

(15)虽然由于工作性质的关系，在肌肉没有处于紧张活动状态时，会有几分钟的自然间歇，这种劳动严格说来还不是连续不断的。不过，每天从事那么长时间的劳动，又没有规定时间让工人休息或吃点心，总的说来工作还是没有中断。他们的饭是在矿井下在劳动过程中各显神通想办法吃掉的。

(16)在管理良好的矿区，劳动时间一般都是最短的，其中少数矿区还定出半小时至一小时的吃饭时间，十岁及十岁以上的童工在一天的劳动以后很少叫累或者根本不叫累；而其他矿区则因为劳累而怨声载道，成年人也不无劳累之感，而且这种劳累之感往往达到极其难以忍受的程度。

(17) 在矿区负责人和煤矿工人的待人方面，很多童工和未成年工没有什么意见，但总的说来，童工和未成年工受到比他们年纪大的工友的虐待。在许多矿区，成年工对待协助他们工作的童工和未成年工则是苛刻、蛮横的。这些矿区的负责人肯定了解这种虐待行为，但从来不加干预或阻止，有的还明确表示他们无权干涉。

(18) 除了少数例外，煤矿主对于他们雇用的童工和未成年工的工余生活很不关心，至少是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为童工和未成年工开展健康无害的娱乐活动提供方便。

(19) 在所有矿区，骇人听闻的事故屡见不鲜。我们调查时得到的回答以及矿区登记表都证明了，死于此类事故的工人为数甚多，童工和未成年工的死亡人数有时和成年工相等，很少低于成年工。

(20) 这些矿区发生事故最经常的原因是没有监工的监督。对于运送矿工上下矿井的机器是否安全，每次上下井人数有无限制，矿里毒瓦斯的分量多少，通风设备的效率高低，通风门的看

守人是否严守职责，携带点燃的、没有加罩的腊烛进入某些地区有无危险，支撑顶板的架子是否安全等等问题，他们都不予重视。

(21) 煤矿另一个经常导致死亡事故的原因是，普遍把关闭通风门的工作交给年龄很小的童工。

(22) 有很多矿区连最普通的防止事故的措施也忽略了，而且在保证工人的安全方面似乎没有花过钱，更不必说考虑工人的舒适了。

(23) 此外，一些地区的两种习惯做法也应该受到强烈的谴责：其一是用不安全的绳子吊工人上下矿井，这种情况在兰开夏很普遍，在约克郡的一些较小的煤矿也时有所闻；其二是雇用童工操纵运载工人上下矿井的蒸汽发动机，这在德比郡和兰开夏很普遍，在约克郡有时也能看到。

(24) 在这些矿区的童工和未成年工，由于工资普遍较高，所以一般都吃得饱，出了矿井也有体面、舒适的衣服穿。但还有不少矿区，特别是德比郡、南格洛斯特郡和约克郡的部分地区，以及东苏格兰各地，伙食质量差，分量不足，童工们自己说吃不饱；分区委员们则称他们衣不蔽体，并说他们星期天关在家里，不到空气新鲜的户外游玩，也不出去做礼拜，通常的理由就是没衣服穿。所以在这些地区，尽管童工劳动非常紧张，但他们甚至还吃不饱、穿不暖。不过，童工所以会处于这种困境，往往因为父母懒惰、放荡，把子女辛苦挣来的工资花在酒店里。

(25) 在这些煤矿做工，起初肌肉都异常发达，同时膂力也相应猛增。但是肌肉和气力如此异常的增长是以牺牲其他器官为代价的，一般矿工发育不全足以说明这种情况。

(26) 在所有矿区，由于劳动强度大、时间长，也由于工作环境的卫生条件差，矿工们目前从事的职业导致矿工体质的下

降，特别是在煤层薄的矿区，四肢和身躯都会畸形，矿工的体力普遍衰退，一般都比其他工业部门的工人更早失去工作能力。

(27) 由于同样原因，经常在童年及青年时代就播下痛苦而又致命的疾病种子，这些种子缓慢但不断地发育成长，到三十至四十岁之间就呈现出其可怕的特征。所以，这一阶级的人通常刚过五十岁就死亡，世世代代都是如此。

当我们考虑到这一工业部门的广度，在这个部门的大量投资，以及这个部门作为我国财富与崇高地位的主要来源同几乎所有其他工商业部门的密切联系时，我们就能通过无可辩驳的事实，令人满意地得出如下两条结论：

(1)如果有适当的通风及排水设备，矿里的大路和侧道的高度也过得去，那么，煤矿不仅于健康无害，而且，由于温度适中又稳定，作为一个劳动场所，它比起地面作业的劳动场所还要有利于健康，甚至更舒适。

(2)就大部分童工和未成年工在煤矿里所做的工作，也就是把满载的煤车从开采地推到大路或井架脚下的工作本身说来，它不仅于健康无害，而且是一种运动形式。这种运动如果做得适度，不但能使肩、臂、胸、背、腿各部分肌肉得到发展，身体各部分不被任何受约束的不自然的姿态所限制，而且还能给其他各种器官以同样有利健康的刺激。除了通风和排水设备不良造成的影响外，目前矿区的劳动危害身体健康的主要原因在于开始劳动的年龄太小，持续劳动的时间太长。

然而，有一种特殊困难的情况，这就是有些矿区所有的地下车道，特别是侧道，都低于一定的高度。本委员会收集的证据说明，在目前开采的一些煤矿中，这种通道都太小，甚至童工不匍匐爬行就无法穿过，而他们就是用这种受约束而又不自然的姿态拉煤车的。但是，这些矿区是无法改造的，即使用和利润收入相

应的开支也无法把它们改造成为适于人类工作的煤矿。童工到那些矿区工作，身体健康必然会遭到无法补救的严重危害；所幸这样的煤矿数量不大，范围也不广。

〔下接关于铁矿、高炉以及锡矿、铜矿、铅矿、锌矿等地下作业的结论。〕

托马斯·图克、T·索思伍德·史密斯、
伦纳德·霍纳、罗伯特·J·桑德斯。

童工调查委员会（矿山部分）的资料；载于《议会文件》，1842年，第15卷，第255—259页

2. 孤零零的小看门工

毋庸赘言，矿工的生命全靠正常的通风，而通风又全靠风门密闭并在运煤车通过之后马上关好。

矿井竟把这重要的职务交给年纪最小的童工！他们叫做看门工。其任务是，坐在为他们挖的每扇风门后面的小洞里，手里拉着一条系在门上的绳子，当听到运煤车来到时，把门拉开，等矿车过去后，让风门自动关上（因为风门重，能够自动关上）。假如有什么东西阻碍风门关闭，就把它搬开，如果自己搬不动，就跑去叫最靠近的大人帮助搬。他们没别的事干；但是，因为他们的工作必须从白天第一趟矿车经过一直守到最后一趟矿车经过，当矿里在干活时，得一直呆在那里，经常一天十二小时。再者，在黑暗中坐着，常常呆在潮湿的地上，必须受罅缝风吹袭，虽然我很少发现他们工作地点的温度低于五十八度，经常还要高些。

这些童工的年龄从五岁半至十岁不等，少数人还不到七岁就来了，还有少数人为九岁或十岁以上。没有重活让他们干——没有比这更容易的活儿了；但是，想到这些小家伙得把生命消磨在

这阴暗的地牢似的地方，一生的大部分在孤独、潮湿和黑暗中度过，则是最痛苦不过的事。他们见不到亮光，有时，好心肠的矿工给他们一小根蜡烛，就算一种优待了。

载于《议会文件》，1842年，第16卷，第174页

3. “我不敢在黑暗中唱歌”

萨拉·古德，八岁：我是高伯矿井的一个风门看守工。这活儿不累，但是我得在黑暗中开关风门，很害怕。有灯时我时而唱唱歌，但在黑暗中我不唱，那时我不敢唱。我不喜欢呆在矿井里。

我上主日学读“简易读本”。（她懂得字母并认得几个字）他们教我祈祷。（她背诵主祷文，不太完整；还顺口念出下列一段：“上帝保佑我的父母亲，兄弟姐妹，伯叔舅舅，姑姨舅妈堂表兄弟姐妹以及所有其他人，上帝保佑我，使我成为一个好仆人。阿门。”）我多次听说过耶稣的故事。我真的不懂他为什么来到人间，不知道他为什么死，但是他可以枕在石头上休息。我宁可上学，这比呆在矿里好得多。

载于《议会文件》，1842年，第16卷，第252—253页

4.她的灯灭了

玛丽·戴维斯，快七岁了，南威尔士一个矿井的风门看守工，分区调查委员弗兰克斯形容她是：“一位非常可爱的小姑娘，在地下通风门附近的一块岩石下睡熟了。她的灯没有油而灭了，叫醒她的时候，她说老鼠或有人拿走她的面包和奶酪，所以她就去睡了。同我在一起的监工认为她的年龄没这么大，虽然他

肯定她已在矿井下将近十八个月。”

载于《议会文件》，1842年，第17卷，第513页

5. 小男孩不见了

我想焦急不安的母亲首先要问的是：“十岁的小孩在黑暗的矿井通道里丢了，很危险吗？”

以前，十岁以下甚至八岁的很小的男孩出这种事是很危险的。但总的来说，在北方矿井里极少发生这类事故。看门工是固定的，假如发现他们离开风门，就会挨揍和被吓唬……许多人也坐在那里，害怕在矿井里遇到淘气的妖精；而抬出这些妖精是让童工们行为规矩点。总有某个朋友（如果不是父亲的话）带他们到风门边，也许在“散工”时还来接他们。

最近，威尔士一个矿井里的一个小童工丢了。他名叫威廉·威瑟斯。在一个星期五的早晨，他和往常一样，同父亲一道去干活。到达矿井时，他发觉忘了带灯，就转回去拿，打算随他父亲进矿。而当他沿着地下通道往前走时，灯灭了，因此迷了路，走进一些旧矿坑。从那时直到星期一上午没人找到他。他在奄奄一息的时候被运矿工人找到，送回家去……他自己叙述如下：

“灯灭了以后，我发觉迷了路，路又生疏。星期五整天我都听得见我父亲在干活，我敲着边壁，尽可能敲得响些，但没一个人回答。当晚，他们全都走出去了，留下我一个人在那里，我大声哭叫。尽管是在地下一百码的地方，我想我有两三次看到过星星。我尽量吃得省一些，一次只吃一点点，不知会不会被别人找到。矿井在星期六上午歇工，直到星期一上午才干活。这段时间我一直在黑暗中走来走去，听到运矿工人的声音时，才找到他们那儿。”

问他现在是星期几时，这可怜的小家伙不知道，以为自己已丢失了七八天了。

J·R·利夫察尔德：《我们的煤田和我们的煤矿》，1853年版，第162—163页

6．偷饭吃的小孩

在煤矿，有过因虐待童工而被告到治安法官的事例——一年可能有一两次。这种虐待，即对被认为违法的人予以处罚，常常是根据工人自己制订的野蛮规定。一般是把孩子的头紧紧夹在另一个人的胯下，再用几根叫做“签牌”的木头打他的光屁股。这种长约一英尺、直径一英寸的木棍，原是用来区分每个工人矿车的记号的。不管受罚者怎样喊叫，他们照样打。最近一个事例是，一个饿极了的男孩偷吃了矿井的饭，他们就把他打得遍体鳞伤。另外几回，被打伤的人好几天一点活都不能干。在上述事例中，打人的被迫在街上张贴道歉书，付给当事人一些赔偿费，并答应以后不打人。

奥德姆警察局长约瑟夫·怀尔德的证词；载于《议会文件》，1842年，第17卷，第857页

7．脾气暴戾的矿工

〔煤矿童工的〕遭遇各不相同，不仅各个矿井不一样，而且还取决于那些使唤拉煤工的矿工的脾气。任何虐待行为，都是违反矿主和承办人的愿望和强制命令的，这一点，几乎各个矿井都一样。但是矿工没受过教育，脾气通常都是暴戾的……在工人们干活的阴暗坑道里发生过什么事，甚至井下的监工也不知道；因为

童工不敢诉苦，而煤矿所属许许多多的坑洞中，监工只能呆在其中一个坑洞里，听不到其他地区发生的事情。

A·奥斯汀关于兰开夏煤矿的报告；载于《议会文件》，1842年，第15卷，第131页

8．他们很快就习惯了

〔在北威尔士〕童工第一次进矿，由父亲，或在矿里干活的某个朋友带下去；通常被安排去看守通风门或干些轻活。问这些童工时，很少人承认进矿时感到很害怕或难过，大家都说很快就习惯并安心干活。他们多半是煤矿工人的孩子，从小就熟悉地下劳动的情况，并急于下矿干活。

这种愿望当然不会遭到父母的反对。父母为工资所吸引，一到孩子们能受雇干活时，就把他们送进矿井，从不犹豫。所以，煤矿工人的孩子开始有一点力气时，就立刻成为一部地下机器，得不到丝毫智力培养。

载于《议会文件》，1842年，第15卷，第97页

9．四岁的矿工

有证据表明，一些儿童……早在六岁就开始到柯尔布鲁克·戴尔地区的矿井干活。分区调查委员还注意到一个确实的事例：有一个童工比这还小两岁，即四岁时就由他的父亲定期带进矿井。米切尔博士说："在考察马德利·伍德公司所属的希尔的莱恩矿井时，我在矿井监理人、两位采矿承办人和一位矿工的陪同下，了解到这个值得注意的事例。矿井监理人对其中一个承办人说：'喂，乔纳斯，在这个矿里干活的童工很少；我想，十岁或

十一岁以下的童工一个也没有。'那位矿工马上说：'先生，我的孩子才四岁多一点。'这个插话很不合时宜，那位矿井监理人只好说：'啊，我想你很会照顾他；你上下矿井时随身带着他吧。'"

载于《议会文件》，1842年，第15卷，第9页

10. 多好的对象！

在矿工家庭中，男孩是值钱的财产，因为他们会在矿里挣钱。家里有几个男孩的寡妇被认为是个好对象。有人告诉我，有这样一个寡妇，在她丈夫的坟边就有人向她求婚。她回答说："你太迟了，我已经订婚了。葬礼前我就许给B了！"

J·R·利夫蔡尔德：《我们的煤田和我们的煤矿》，第1卷，第197页

11. 喝一次酒的价钱

许多煤矿工人喝酒花的钱，等于他让一个小孩关在阴暗的角落当风门看守工一星期的收入。

丝石煤矿的学校教师、前矿工乔治·阿米提治的证词；载于《议会文件》，1842年，第16卷，第261页

12. "一个很不懂事的孩子"

苏珊·皮奇福思，十一岁，住在埃兰。她说：我在这个矿井干了近两年。八点或不到八点时就来干活，而七点时就离开家。我走一英里半路到干活的地方，冬天、夏天都一样。来以前，早

饭吃麦片粥，随身带一块松饼当午饭。大约做完十二车时，就边干边吃饼。我一天推二十四趟矿车，全部干完才能出矿。要是想轻松一下，就走到矿井里别的地方。有时让经过的男童工看到。我父亲有时打我的头，有时打我的背，我痛得哭出来……

一个很不懂事的孩子（分区调查委员斯克里文先生这样评论）。她站在我面前冷得发抖。披在她身上的衬衫已经成为破布，黑得象她推的煤一样，被巷顶和矿穴滴下的水湿透了。我在小酒店里询问她时，我留在矿井里的监工前来要把她带走。据他自己解释，在我们面前她这样裸露有失体统；哦，不！在矿面上这是可耻的。他和在小店里的另外两三个煤矿工人一样，显然由于这些阴暗的事情竟然暴露出来而感到羞辱。

载于《议会文件》，1842年，第17卷，第104页

13. 比圣保罗教堂高

埃利森·杰克，十一岁女孩，苏格兰洛安海德煤矿的运煤工：

由于我父亲的缘故，我已经在井下干了近三年活。清早两点钟他带我下矿，下午一两点出矿。我晚上六点睡觉，第二天清早好干活：我背煤的那个矿井，煤层大多在边上。得背煤上四个通风门或梯子，才能到达通向矿底的主道。我的劳动限额是四矿车或五矿车，每车装四又四分之一英担。要装满五车我得走二十趟。

我没有照吩咐的去做完时，就被皮带抽打。活干完了，那怕累得要死，也非常高兴。我识字，也学写字，会写一点点。离开学校已经有两年了。有时去做礼拜，去拉斯韦德做礼拜。不太懂得圣经，好久没读了。

分区调查委员R·H·弗兰克斯先生：简要描述一下这个童工的劳动地点，有助于说明她的证词。首先她得下到一个有九个梯子的矿井，到达第一个歇脚处（那儿也挖了一个竖井，以吊起由运输工装进箩筐或矿车的煤），然后背起柳条篓子（按背部的样子做成的筐子，象蛤壳一样在靠近脖子处成扁平状，以便煤块放在颈脖背或肩膀上），走到掌子面，即这里叫做工作面的地方。她放下篓子装煤，通常需要不只一个男工才能把煤篓抬起放在她的背上。煤篓的绳子或带子顶在额上，身子弯成弧形，使背上的煤篓不易移动。

然后大煤块放在脖子上，再把灯挂在包头布上，开始背着沉重的篓子走到矿井底。以这个女童工为例，她从掌子面到第一个梯子，大约要走十四哢（八十四英尺），梯子高十八英尺。离开第一个梯子以后，沿着高约三英尺六英寸至四英尺六英寸的主道往前走，到第二个梯子，梯高十八英尺，接着走过第三和第四个梯子，最后才到达矿井底，把一英担到一英担半的煤卸进矿车。

这样一趟路程叫一个斜坡，其高度加上沿途的距离，超过圣保罗大教堂的高度；而且，绳子断掉的事故常常发生，煤块就砸到跟在后面的女工身上。不管这多么难以置信，但我却得到了父辈们的证词，他们由于使劲把煤篓抬到自己孩子的背上而得了疝气。

载于《议会文件》，1842年，第15卷，第91—92页

14. “长得美极了”

玛格丽特·莱弗斯顿，六岁，东苏格兰煤田的运煤童工。分区调查委员弗兰克斯先生形容她是“一个很有趣的孩子，而且长得美极了”。她说：“下矿背煤六星期了，一天爬十到十四斜坡

〔趟〕，用一个木盆背了足足五十六磅的煤。干这种活不好，太苦了，我跟着姐姐杰西和妈妈一道干，我们晚饭时才回去，天够黑的了。”

载于《议会文件》，1842年，第15卷，第91页

15. “爸爸逼我喜欢这种活儿”

珍妮特·卡明，十一岁，东苏格兰煤田运煤工，随父亲干了两年活：

爸爸在清早两点钟下矿，我和女工在五点钟下去，傍晚五点上来；星期五要干一整夜，白天十二点离开。我把大块的煤从掌子面背到矿底，小煤块叫做“巧食”的，放在煤篓子里，通常是一英担重。不知道一英担有多少磅，可是够背的了。要背三趟才能把四英担的矿车装满……顶板很低，我不得不弯腰曲腿。水经常淹到我的小腿。不爱干这个活，爸爸逼我喜欢它……从未受过伤，但是当矿井里有孬气时，常常被迫爬出去。

我在夜校读书，一本书两个便士；有时上主日学。耶稣就是上帝，大卫写了《圣经》。教义简答手册的头六个问题，我懂得一点儿。

载于《议会文件》，1842年，第16卷，第436页

16. 小安·安布勒

同我们干活的只有一个女童工，名叫安·安布勒，她同我们一起坐升降机下矿。她下矿时和干活时穿着裤子，同我们交股坐在升降机上出矿井。在矿里，她不穿鞋袜，跟我们忙着干活，我们干啥她也干啥。

威廉·戴森，十四岁，受雇于约克郡埃兰的迪奇福思与克莱公司的煤矿。这张速写用以描绘一女工把交股坐在升降机座上的安·安布勒和威尔·戴森吊上来的情况。他们到顶时，升降机柄被牢牢地拴住……那女工使劲抓住两个人的手，把他们拉到地面。

载于《议会文件》，1842年，第15卷，第61、80页

17. "用洋镐扎我的屁股"

托马斯·穆尔豪斯，煤矿童工：我不知道我多大岁数。父亲死了，我是一个听任命运摆布的孩子。母亲也死了，我不知道她死多久了；很可能快有三年了。

我九岁时开始帮威廉·格林伍德干活，得一直当他的学徒到二十一岁……那些监工给他一英镑买衣服，但他从来没买给我穿；我逃跑是因为他丢了我的师徒合同，待我很坏。他两次用洋镐扎我的屁股。（我当场叫这童工脱光衣服，发现一个好象是由这种工具扎成的大伤疤……其他还有二十处伤痕，是在低矮的巷道里干活时碰伤的……）他常用皮带或大锤打我，用煤块砸我。他待我很坏，我才跑出来，四处走走，看能不能找到工作。

我经常睡在坑口的小屋里或者是挖过煤的旧矿井里，整夜躺在泥板岩石上。我常常找些能吃的东西，好长一段时间，我捡前一天晚上矿工留在矿井里的蜡烛吃，没有别的东西好吃……第二天早上出去的时候，到处找工作，向人家讨一点吃的。不久以后，我到布雷德福……现在我在这里帮约翰·科瑟利干活。他把我带到他家里，待我不错。我现在替他干，他给我吃的喝的。

斯克里文先生的报告；载于《议会文件》，1842年，第15卷，第43页

18. 矿工的学徒

除了我丈夫以外，我有一个孩子在传送带旁边同我丈夫一起

干活（就是把煤块弄碎，装在传送带或链条上，从矿井吊上来）。我丈夫是运土工人，一天挣二先令。我们也有一个学徒工，除了瞎猜，我们和他本人都弄不清他有多大年纪。他是曼彻斯特人，一个船夫在运河边上让他搭船，并带着他一起赶马，他找不到回家的路。他十岁或十一岁，名叫威廉·巴特勒，经常躺在焦炭炉边被炉火烧伤。一位女工带他到我这里，问我要不要收留他。我拼缝了一条裤子和一件上衣给他，并把我一个女儿不能穿的鞋子剪掉鞋尖给他穿上。他立约当了学徒。

南斯塔夫斯的比尔斯顿一位矿工妻子的证词，摘自米德兰矿区的报告；载于《议会文件》，1843年，第13卷，第92页

19. 小灾难

除了棍棒没别的奖赏，挨打就是矿井男童工所能得到的一切奖赏。不出三个月，就看到一个九岁的童工被一个监工打得尿流在裤子里，因为他前一天没来干活。男童工们常常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即使父母在身边，也不敢讲什么，要不，他们就会马上从那地方被赶走。

德比郡奥斯沃思煤矿的工人塞缪尔·理查兹（四十岁）的证词；载于《议会文件》，1842年，第17卷，第307页

20. 小南普

詹姆斯·泰勒，别名小南普，不到十一岁；在奥德姆附近的煤矿干活。

老矿工叫他的父亲老南普，所以叫他小南普。他快满十一岁了，在罗伊顿公路边罗宾山煤矿的埃文思公司矿井干活。……他

用头和手推煤车，大家都这样推的。这煤车装得下三筐（六英担）煤，由年纪最大的拉车工装车……这个大童工走到前面用“头”顶着煤车，倒退着走，使煤车下坡时不至于太快。他们只穿木底鞋、袜子、裤子和便帽干活……

他的父亲住在奥德姆的勋爵街，家有两间房——寝室和厅。寝室在厅的上面。他们都睡在寝室里，那里只有一张床，四个孩子同父母都睡在那张床上。房间里除了一张椅子外，什么也没有。

小南普回到家以后，母亲什么也没替他做，假如她有吃的东西，就给他一些。他每天洗手洗脸，一周洗一次澡。他只有一件衬衫，一双袜子，以及穿在身上的又破又脏的上衣、背心和裤子。他吃完了东西，就跑到街上玩，总是找人一起玩，只要能玩的什么都玩，较常玩的是“三人戏”和“锤子和钻板”。

弗莱彻先生收集的证词，载于《议会文件》，1842年，第17卷，第849页

21. 伦敦德里侯爵的反驳

伦敦德里侯爵向上议院提出一份达勒姆和诺森伯兰地区矿主们的请愿书，他说刚从工厂调查委员会来作调查的委员们，看来带着该委员会可能激起的一切偏见，切望在矿工中找出类似以前在工业居民中已发现过的压迫事例。他们的指令是询问童工本人，他们收集证词的方式是：同狡黠的男孩和无知的女孩谈话，多数情况似是以暗示答案的方法提出问题，这种方式根本不是正当的、公平的……他还认为，该报告附有夸张的、令人作呕的插图，有一些插图是丑恶淫猥的，这种方式实不应为严肃的报刊所采取，其目的只在于激起情感，而不是启发判断力……

〔侯爵大人向上议院提出的材料包含如下内容〕：看守风门的工作既不单调沉闷，也不会使人吃惊发呆。看门工在矿井下并不是、也不可能都在寂寞和黑暗中度过。通风门都设在矿井底通向各工作面的主要通道上。因此，往往不到五分钟（绝少超过五分钟）就有人经过风门同看门工讲讲话。看门工一般备有灯光，因为在四轮车和煤车的通道上的固定灯光常常装在看门工座位的附近。

看门工一般都愉快满意，人们发觉他们象其他同龄的孩子一样，做着儿童游戏——如削木头人，制造风车和煤车的模型等，而且常常用粉笔在门上画像，用粘土捏人和动物的模型，等等。

上院《议会议事录》，1842年6月24日

（己）各生产部门和工厂的童工

童工调查委员会的第二个报告在一八四三年初发表。报告谈到各生产部门和工厂童工以及未成年工的情况。由于分区调查委员们的调查范围很广，又很深入，这份报告成为我们的社会文献中最有启发性的一份资料。青年工人在英国工业发展中所起的巨大作用第一次为人们所充分认识，同时，报告清楚地告诉人们，他们的劳动条件之差绝非一个自称文明的国家所能继续容忍的。

委员会概括报告全部内容的结论收集在第一篇，这一部分的最后一份文件是关于青年工人道德状况（包括教育等等）的姐妹篇结论——应该注意的是，它不仅包括各生产部门和工厂的青年工人，而且包括作为一八四二年报告主题的矿业的青年工人。介于这两份内容全面的文献之间的，有关于雇用大批青少年工人的各生产部门的调查报告选段。由于材料极为丰富，摘选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困难，但可以说，这里引用的文献公正地说明了全部情况的特点和性质。

这个报告成为阿什利、菲尔登和其他工厂革新者手里的有力武器；然而，直至一八四七年，才对不满十八岁的工人实行十小时工作制。

1．童工：一八四三年的报告提要

根据本调查委员会收集的……有关各生产部门和工厂中，在本委员会调查范围内的童工和未成年工的工作情况和身体状况的全部证词，我们发现——

（1）儿童早在三四岁时就开始工作，在五岁或五六岁之间的也不少见；一般说来，正常的雇用在七八岁时就开始了，大多数儿童在九岁以前就开始劳动，而在少数行业，儿童到十岁甚至到十二岁以上才被雇用。

（2）从所有的例子看来，使用儿童和幼儿的都是父母本人，他们将孩子安排在家里，在自己关照下从事一些工序的劳动；但五岁以上各类年龄的儿童则开始受雇在大小工厂里劳动。

（3）在这些生产部门和工厂从事劳动的童工中，相当一部分不到十三岁，大部分在十三至十八岁之间，有些地方，不到十三岁的童工人数和十三岁至十八岁之间的童工人数相差无几；有的地方，不到十三岁的童工人数还多于十三岁至十八岁之间的童工人数。

（4）在这些生产部门和工厂中，受雇的女童工和男童工数量相等、年龄一样的情况占相当大比例。有的地方，女童工的数量甚至超过男童工；在一些情况下，未成年工的工作几乎全由女孩和青年女工承担。

（5）某些大规模的制造业部门，如花边编结，草编和梳棉，除了在家中由父母使用并在父母关照下工作的儿童外，大部分年

幼儿童都由女雇主雇用，在名为学校实为车间的地方劳动。

（6）在大多数生产部门和工厂中，童工和未成年工都由工人雇用和付酬，完全受他们控制。雇主并不对他们施加监督，对他们的情况显然并不了解。

（7）有些生产部门和工厂，童工和未成年工较少，直接由雇主雇用。

（8）大部分生产部门和工厂通常雇用大批学徒工。

（9）在某些特别需要熟练工的生产部门里，这些学徒按法定师徒合同立约，一般十四岁开始当学徒，期限七年。少于十四岁或超过七年者极少；但相当多的人不按任何法律手续立约，他们不论从什么时候开始当学徒，几乎都必须为主人服务到二十一岁。有些职业，不需要学什么称得上技巧的东西，另外有些职业，他们只学会制造产品的某一特定部件，所以到学徒期满时，完全不能制造自己行业中任何一种完整的产品。

（10）这些学徒大部分是孤儿、寡妇的孩子或者最穷人家的子女，一般由济贫局送来当学徒。

（11）这些徒工的学徒期可能早在七岁时就开始（有时也的确如此），通常是在极其艰难和备受虐待的处境下度过的，其条件是在学徒期间，如果不是全部，也是大部分时间，除了吃、穿以外，什么劳动报酬也得不到。

（12）这种学徒制度在沃尔弗汉普顿附近最盛行，是所谓“小老板”滥用得最多的。这些人或者自己是熟练工人，或者为了自己的利益，和学徒一起干活。

（13）在这些地区，一些雇主通常用简单的书面合同雇用童工，童工违反合同的应关入监狱。实际上，不管孩子年龄多大，经常是这样办的。

（14）在这些地区，一般是父母向雇主借钱并在合同上明文规

定用自己孩子的工资偿还；伯明翰和沃林顿也盛行这种做法，但在大多数其他地方，没有发现存在这种做法的证据。

(15)少数生产部门和工厂（仅限于大规模的生产部门与工厂）注意提供方便、卫生和安全的劳动环境；但大多数情况是，劳动地点的排水、通风和调温等都有很大的缺陷，对清洁卫生不大关心甚至不予注意。

(16)甚至使用有害物质的生产部门和工厂，也通常没有让工人下班时更衣的更衣房或盥洗间，假使他们要留下进餐的话；很少提供让工人做饭菜和热饭菜的任何设施。

(17)在各个地区，厕所经常脏得令人作呕，大多数厕所男女不分；但是几乎所有新盖的厂房都比旧厂房较多地注意工人的健康和舒适。

(18)童工和未成年工的工作很少是难受甚或费力的；由于童工劳动的工序得到关心和照顾，所以性质上对儿童健康有害的工序很少；但在某些与制造金属用具、陶器和玻璃器皿有关的工序中，有些例外，情况可悲。

(19)少数工人的正常劳动时间不超过十小时（不包括吃饭时间），有时十一小时，较普遍的是十二小时，许多工人的情况是连续干活十五六，甚至十八小时。

(20)几乎每个童工的劳动时间与成年工人一样长，有时连续不停地干活十六小时，甚至十八小时。

(21)伦敦和一些大的地方城市的头饰业和服装业，即使是被认为管理最好的企业，在大忙季节（在伦敦一年约占四个月），青年女工的正常劳动时间都是十五小时；在经常发生的紧急情况下，则延长到十八小时。有许多企业，这个季节里的劳动时间是没有限制的，青年女工一整天的休息和睡眠时间从未超过六小时，常常不到四小时，有时只有三小时，甚至不到两小时。

她们经常通宵干活。实际上，除非体力不许可，她们劳动的持续时间没有任何限制。

(22)大多数生产部门和工厂，由于童工由工人雇用和付酬，厂主被认为不必对童工负任何责任，因之，童工的劳动时间几乎总是最长，且在最艰巨的环境下干活。许多工人通常干活极不固定，前半周空闲着，而在后半周拼命干。他们劳动时间不论长短，童工们都得受其约束。

(23)有些工厂的工序，如花边机器的转动，童工没有固定的和一定的睡眠或娱乐的时间，一天二十四小时中任何一段时间都可能被指派干十六、二十或者二十二小时的活，而且常常得一年四季在晚上随便什么时间，从一个地方走相当一段路到另一个地方去干活。

(24)许多大规模的重要生产部门和工厂没有夜工，但是其他生产部门和工厂，上夜工十分普遍，十分经常，可以看成是这些工业部门的固定制度的一部分。在盛行这种做法的各地区，各阶层的证人作证时都一致说，夜工制在身体方面和精神方面的后果都极为有害，对成年工普遍如此，对童工就更加严重。他们还列举大量证据证明，这样做即使对雇主也是得不偿失的。

(25)这些生产部门和工厂，大多数都固定安排一个半小时至两个小时作为吃饭时间，在这段时间里，通常暂停劳动，关掉机器。但是在许多地区，工厂的重要部门虽然名义上也允许休息一段时间，事实上劳动很少中断或没有中断，吃饭时间也很不固定。

(26)总的看来，童工和未成年工在劳动间歇时，虽然很少或者没有对他们提供有益身心健康的娱乐设施，但他们常常有很多空闲时间。在正常的全国性节假日很少干活。逢到邻近地区有集市和赛马时，常常放假。在星期六下午也经常提早下班。

(27)在童工成了工人杂役，只受工人控制，雇主对童工所受的待遇显然一无所知，也不予关照的情况下，工人对待童工几乎总是很粗暴，且往往很苛刻，有时还加以虐待。特别在沃尔弗汉普顿附近地区，工人对待童工极其残暴、野蛮。

(28)在较少数的大企业里，童工直接由雇主雇用和付酬，由雇主本人或者由他的精明的代理人管理童工，这不仅使童工比以前大为愉快，而且也使他们的行为在各方面都得到显著的进步。在各个行业和地区，都有一些企业既不容许也不实行体罚；虐待童工的工人都会被解雇。证词大体上表明，在各个地区，几乎所有的生产部门和工厂中，童工在往后的岁月里，没有象先前那样受到粗鲁、苛刻和残暴的待遇。

(29)虽然少数生产部门和工厂采用有危险性的机器，有时也发生严重事故，但一般来说，童工很少因此遭到危险；但是，诸如手被轧伤，手指被齿轮切断压碎、被滚轴卷住，手臂被皮带捆住等事故，在一些企业中绝非少见。有时，到处都是机器皮带、轮子等，又没有拦护，工人必须高度注意才不会受伤。如果适当注意机器安装并加拦护，大多数事故是可以防止的。

(30)在许多生产部门和工厂，特别是制造别针、钉子、花边、烟草及针织、印布、陶器等行业，童工吃不好也吃不饱，穿不暖也穿不象样，询问他们时，多数都说极少甚至从未吃饱过，许多人穿着褴褛。他们还普遍埋怨，由于没有体面的衣服，不能上主日学或到教堂做礼拜。

(31)在所有这些行业和各个地区，有些童工是强壮、活泼、健康的，尽管他们普遍个子较小。但是，大多数人由于过早开始干活，劳动时间长，缺衣少食，“身体健康”普遍遭到严重的损伤。大多数人发育不全，脸色苍白，身体虚弱带有病态，整个外表表明，他们是普遍遭受体力衰败之灾的一群人。

(32)他们比那些年龄、身份和他们相同但没有做工的儿童更易患病。在他们当中流行的疾病是营养器官失调，脊骨弯曲变形，四肢畸形和肺病，最后因萎缩症和衰竭至死。

(各种生产部门和工厂)童工调查委员会的第二个报告；载于《议会文件》，1843年，第13卷，第195—199页

2. 小别针工人

一八四〇年十一月三十日，分区调查委员R·格兰杰先生参观设在伯明翰宽街的菲普森公司的别针制造厂，叙述如下：

除了雇用装针头的童工（叫做“装头工”）的车间以外，其他车间总的看来是明亮而通风的。有两个“装头工”干活的车间，其中一个有四十八个童工，车间长二十四英尺九英寸，宽二十英尺，高九英尺一英寸；由两排相对的窗户照明。对于这么多工人来说，这个车间太小太矮了；在晚上，特别是在冬季需要点灯的时候，非常闷气。另一个车间有四十九台机器……长四十一英尺，宽十二英尺，只有一排窗户，和前一个车间一样，太拥挤太闷气，特别在晚上和每年的这个时候，更是如此。

这里，不能不谈谈厕所的情况，有两间厕所供“装头工”以外的工人使用，可是都锁着。另有一个厕所供九十至一百个“装头工”使用，男女不分。我第一次参观的时候，这个厕所满地都是粪便，根本不宜使用。我最后一次参观时，该地已经清扫过，地板也洗过了，但还是肮肮脏脏的。

十二月八日晚上七点三刻，参观这家制造厂；所有的童工都在两个车间干活。在杰伊的车间，女监工手里拿着笞杖走来走去，监视着童工，显然，她的全部职责就是不让童工在干活时歇一口气。我在窗外看到她走过去打一个童工。上一次参观另一个

车间时，我听到所有的机器突然大大加快速度，回头一看，发现女监工手里拿着一根笞杖，毫无疑问，她不是用它来打童工就是用它来吓唬童工。所有的成年工都在七点下班，只有一个为了别的事到八点钟左右才走。

这些可怜的童工看起来都很年幼，我很想知道他们的年龄，随便记录如下：约瑟夫·诺伍德，七岁；约翰·布里奇沃特，七岁；约翰·费伊，七岁；爱德华·伯内特，九岁；H·贝尔曼，七岁；伊丽莎白·坎农，十岁；简·坎农，年纪更小。

载于《议会文件》，1843年，第14卷，第119页及以后等页

3．“我既拿捣棒又拉风箱”

铁链制造业在斯陶尔桥附近地区广泛发展。只有链缆需要大工厂生产，该制造业的主要产品则是用于花园、围墙、小径等处的小铁链，它们由各个家庭在家里制造。由于这些小铁链是隔海的地方（特别是美国）所不断需要的，因而人们通常称之为游泳者。

制造小铁链需要用锻炉、锤子和一种称为捣棒的工具。捣棒是一种锤子，棒头表面或下端有些凹陷。制造铁链时，把捣棒放在铁上用锤子敲打棒头上端。用这种方法，不用多敲打或多转动链环，就可以很快制成圆形的链环。

男工人一手拿着重锤子，另一手用一把钳子夹着链环，由右手拿着轻锤左手握住捣棒的童工帮助。一个男工人通常同两个童工一道干活，如果是大铁链，往往需要三四个（有时多至六个）童工帮助干活。

如果童工身材太小干不了，就在铁钻周围垫一大块木头，让小家伙站在上面。童工也被雇来拉风箱，问他们经常干什么活，他们通常回答说：“我既拿捣棒又拉风箱。”儿童在七八岁或者在

刚刚能使用铁锤时，就被雇来干这种活。我遇到一个小童工，就他的年龄来说，他的身体显得格外强壮，他四岁时就到铁链厂干活了。

载于《议会文件》，1843年，第15卷，第88页，第838段

4．塞奇利的“小黑窝”

塞奇利教区的儿童和青年人的职业特点在于：几乎全部都在铁匠铺制造钉子。许多铁匠铺（即车间）是在工人居住的陋屋后面……最好的是砖砌的小车间，大约十五英尺长，十二英尺宽，通常有七八个人在里边一起干活，除了门和墙上两个透气孔外，没有通风设备；但大多数……很小、很脏，当炉火还没生起来时，从外面往里看，就象个坍坏了的煤洞或小黑窝……在这脏窝里干活的，一般是一对夫妇、女儿以及以一年为期雇用的男女童工各一个。有时，则是大儿子和他的妹妹以及两个雇来的女孩子。有时，妻子在儿女们的帮忙下，经营一间铁匠铺（丈夫是煤矿工，年老干活吃力，嗜好喝酒，或者死了）。

在这些小小的工作场所里，锻炉常安置在正中，他们围着它干铁砧活，每人仅有立足之地。有一些铺子还装了两个锻炉。有人干活的时候，几乎没有空隙可以让人通过，因此，不管男女小孩，经常不得不从别人身上爬过去，否则就得踩在很烫的灰烬上跨过锻炉，才能到达门口。

在这些小小的工作窝里，从肮脏的地板和穿着褴褛、衣不蔽体、未洗过澡的干活人身上，以及从热烟、炉灰、脏水和云雾似的灰尘等等散发出来的恶臭，加上常有的烟草气味，实在令人作呕。

R·H·霍恩的报告；载于《议会文件》，1843年，第15卷，第76页

5．斯特林郡铁钉厂的“幼儿奴隶”

苏格兰东部的铁钉制造业，主要设在斯特林郡的卡梅隆和圣尼尼安附近，那里雇用了大量的童工，尤其在卡梅隆，儿童们年纪很小就开始干活了……

童工首先要把做铁钉的热铁条弄成方形，即把铁条打平，使四边相等；铁锤要灵巧地打在铁条需要的长度上，同时把钉子锤尖。干活时，用一把小铁钳牢牢夹着钉子，露出小部分铁条，然后一再锤打，敲打成所需的形状。这种活要求干得极快，几位铁钉厂厂主告诉我，三个月的训练足可使一个幼儿每天制造一千根钉子——只要他们接受到所谓“任务”的话——对所谓“任务”必须在这里作些说明。第一个任务是到“麦片粥”（早餐的通称）的时间，在这段时间，他们至少必须完成二百五十根钉子，经常是三百根钉子。第二个任务是到“土豆和鲱鱼”的时间，要做三百——五百根钉子；第三个任务是到“清汤和茶点”的时间，必须最后完成一千或一千二百五十根钉子的总额，这是对有两三年工龄的男童工要求干完的定额。但是，最后一餐饭以后，工作还不能结束，因为男工常常要在幼儿学徒帮助下干到晚上十点或十一点，而在次日清晨五六点，学徒又得开始新的劳役了。

这就是对这些幼儿奴隶不正常劳动的明白而又不夸大的记叙，他们苦役的状况可以从他们的憔悴外貌和矮小身材得到强有力的证明。从穿的方面看也一样；他们的衣着甚至乞丐在讨饭时也很少穿，这些破衣服他们也没有什么可以替换的。

R·H·弗兰克斯的报告；载于《议会文件》，1843年，第15卷，K3，第17—20段

6. 兰开夏的制钉工人

在艾瑟顿和利克邻近地区以及威根附近的比林奇和厄普霍兰，有数量可观的儿童受雇制造铁钉，虽然除少数例外，每一铁钉铺的童工很少超过两三个。

铁钉铺都是小而低的工棚，设在屋子后面。儿童在八九岁就开始干活。童工的劳动时间不很长，因工棚是露天的，劳动不象在狭窄的车间里那样沉闷。铺主和童工都是皮肤黝黑，外表肮脏，且有教育不良、酗酒和放荡的坏名声。

J·L·肯尼迪的证词，载于《议会文件》，1843年，第14卷，B40页，第276段

7. "闪电"

沃尔弗汉普顿及其邻近地区，由于普遍虐待童工几乎难以使人置信，值得特别注意。在沃尔弗汉普顿镇的大工厂中，童工没有受到严厉的处罚，在有些行业（如油漆业），他们根本没挨过打。但是，在制钉厂和制铁环厂、某些铸工厂和许许多多小制造厂，处罚通常是严厉和残酷的，有时甚至可以说是穷凶极恶的。

在威伦霍尔，用马鞭、皮带、拐杖、锤柄、锉刀，或者手边的任何工具残酷无耻地毒打童工，或者拳打脚踢他们。

在塞奇利，有时童工被用烧红的铁条敲打而烫伤、青肿。有时还挨了"闪电"。"一根烧成白热的铁条从锻炉抽出来时，喷射着火花，在铁条放到铁砧上之前，工人通常手臂一挥，火花就象阵雨似地抖落在地。有时这一阵火花之雨就对着童工，有可能落到他的手上、脸上、裸露的臂上，或者落到他的胸脯上。假如他

的衬衫前面没扣上（这是常有的事），这些炽热的火花就掉进去，他就得尽快地把它们抖掉。”

至于那种把耳朵钉在柜台上和“倒吊”的处罚，只是根据一个十二岁的童工的证词记载下来的（见下述）。

在达拉斯顿，童工看来很少挨打。在比尔斯顿，只有少数虐待童工的事例。在温斯伯里，童工的遭遇比这地区的其他市镇好些。虽然偶尔发生一些虐待的情况，但童工一般没有受到什么严厉的体罚。“几个月前，一个成年工用铁块打断了一个童工的手臂。这个童工在伤愈之前就到学校上课。他的父母认为这是给他读点书的好机会。”

载于《议会文件》，1843年，第13卷，第80页

8．“被钉在柜台上”

十二岁的男孩：干制铁钉的活，已经一年半多了，一周挣三先令六便士到四先令。他的母亲把他做的铁钉带到货栈去换钱……有些男童工的主人待他们不好；他们吃不饱，有的人还挨打。

据说一个男童工做了废品（坏钉子），货栈里有人把他抓去，把他的头压在铁柜台上，用一枚铁钉钉穿他的一只耳朵。从那以后，这个男童工就造出好钉子来了。

现在他们没有用钉子钉穿男童工的耳朵了；他们有时把童工倒吊起来。有一种钩子是用来倒吊男童工的，他们把钩子挂在男童工的裤子上，用一根挂在天花板的绳子把男童工吊在半空中，头朝下，但吊得不高……他没有看到谁被吊过；他的母亲看过，把这件事告诉了他……

载于《议会文件》，1843年，第15卷，Q57页

9．纯粹是粗心！

沃尔弗汉普顿镇的许多制造厂、铸工厂和难以计数的工场，事故较少……但也有一个工厂，可能过去两三年中发生的事故同其他所有工厂总加起来的事故一样多。我指的就是海明斯利公司的铁钉铁环制造厂。

三月十九日星期五傍晚，海明斯利公司的工厂楼上部分倒塌，一个小男童工因一堆铁环掉到头上当场死亡，另一个男童工断了两条大腿和一只手臂。另外三个男童工也受了伤……在童工和青年工人当中，事故频繁发生，九岁以上十八岁以下的工人中，发生事故的多达六十至七十人。

各车间塞满了危险的机器，挤得难于通行。事实上，假如你要经过，有些操作便只好停下，这样，你的身子才有通过的空间，根本没有安全距离。没有一台机器罩上箱子隔开或用任何方法加以拦护。

这是个可怕的地方，不管你往哪儿走都一样。轮子不断地轰鸣吼叫，你无法听到任何警告声。你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的时候，只要绊一下脚或思想开小差，肯定会倒霉，会断掉一只胳膊或一条腿。

这里看到的男女童工都在铁环打孔机（全由蒸汽推动）旁干活，他们的手指每秒钟都有被戳穿的危险。同时，他们的头在旋转的轮子中间，两只耳朵离轮子只有几英寸远。一个厂主对我解释：“他们很少被切断手，顶多是指头的第一关节或第二关节被轧断。这纯粹是粗心——他们应看看周围的情况——纯粹是粗心！”

摘自霍恩先生的报告；载于《议会文件》，1843年，第13卷，第90—91页

10. “踢屁股”

九十六号证人，一位“自己猜想快到”十六岁的男童工，在沃尔弗汉普顿的海明斯利公司的铁钉铁环制造厂干活。那里每星期都发生事故，而且很频繁；不断地有人指尖被机器轧伤，有时被轧断，或被切断……常常看到海明斯利工厂的男女童工被皮带抽打，有时管他们的男工用拳头殴打他们，他们大声哭叫，但因机器轰鸣，没人能够听到。男工常常揍女童工的下巴，或抓住她们，踢她们的屁股，这是最不要紧的部位；但最经常的还是揍她们的下巴，或用拳头打她们，这是他们有机会打她们的最方便的办法。

载于《议会文件》，1843年，第15卷，Q21页

11. “使那个地方臭气熏天”

一八四一年一月四日，沃利斯先生设在伯明翰达特默斯街的工厂——一家租给三个磨汤匙工人、一个制钉工人和一个磨烛剪工人的工厂。

窗户破损得很厉害；车间十分沉闷，拥挤狭窄；到处都是灰尘，没人想去打扫。有一股很难闻的味道，灰尘使眼睛一会儿就感到刺痛。工人脏得整身都黑了；有些人干活时要用手帕蒙嘴巴；男人、女人、男孩、女孩在同一车间，“挤作一团”。总之，我从未见过一个车间比这更肮脏、更破烂的……

邻居都讨厌这些工厂。沃利斯先生反对我在他的帐房里查问那些童工，因为据他说：“这会使那个地方臭气熏天，主顾会不

愿意在里头停留。"

R·D·格兰杰的证词；载于《议会文件》，1843年，第14卷，第158页及以后各页

12. 谢菲尔德青年磨工的可怕前景

谢菲尔德各生产部门的一种特色就是，童工既是熟练工人的学徒，又是他们的雇工，这些熟练工人和童工们一道干活又教其手艺……人们只要少量资金就能开业，小规模生产刀具。正是这些人和他们雇用的人，使大多数童工劳动时过度且遭受虐待。有些制刀具的规模还要少。一周六便士或一先令加上一把老虎钳和一张长凳就能雇到人。一些较粗糙的产品，如铸造的剪刀、叉子等需要磨光时，常常由男女童工拿回家里磨，家中有一张小长凳和一把粗糙的老虎钳就行。干这种活的常常是最穷困家庭的子女……

奈特博士，一位住在谢菲尔德的著名医生说：被培养为磨工的人，通常是十四岁左右开始工作。……如果他们的身体很好，在二十岁以前还感觉不到特别不舒适；再下去，这种特有的疾病的症候就显现出来了。他们在爬山或上楼梯时稍微用点力就喘不过气来。他们的两肩高高地耸起……他们的身体老是向前弯着，好像只有保持工作时那种弯腰的姿势（即两肘支在膝盖上）才觉得最舒服。他们的脸色渐渐变成泥黄色，面部呈露出忧郁的表情，常常诉说胸部有受到压迫的感觉。嗓子变得粗糙而嘶哑，他们高声地咳嗽，声音就象从空木桶里发出来似的。他们时常咳出大量的灰尘，这些灰尘或者混在痰里……不能躺卧、盗汗……腹泻、极度消瘦以及肺结核的一切普通症候。他们这样被折磨几个月，甚至几年，既不能养活自己，也不能养活家庭，最后终于

死去。

J·C·西蒙斯的报告；载于《议会文件》，1843年，第14卷，E3—5页

13. 幼儿花边织工

在广泛进行机器花边制造的各个地区都有幼儿就被使用的情况。而在这一地区〔诺丁汉郡〕，分区调查委员发现一个不到两岁的幼儿被母亲固定使用的事例。格兰杰先生说：“要不是我亲自了解到这个事实，我简直不敢报告说，在这个国家，一个孩子还不到两岁就由父母安排干活。”

这一家的孩子和母亲，住在新斯奈因顿的沃克街，她们提供的证词如下：玛丽·霍顿，四岁，“已经抽花边两年了；母亲一周给她一个便士。”安·豪顿，六岁，“已经抽花边三年了。”孩子的母亲豪顿太太“是一个抽花边工人，有四个孩子：哈丽特，八岁，安，六岁，玛丽四岁，和两岁的伊丽莎。头三个孩子被雇为抽花边工。哈丽特开始干活时还不到三岁。安也差不多一样，而玛丽还不到两岁。”“伊丽莎已经抽出几条线了。”

（这位分区调查委员说）这些谈话不时被母亲的喝声打断，如“专心干活”、“小心点”、“快点干”、“喂，安，继续干”、“专心干活”等。

开始干活的时间，夏天一般在上午六点，冬天在上午七点；夏天干到天黑，冬天干到晚上十点。两个大孩子确实干这么长时间，玛丽在早上同一时间开始干活，但在下午大约六点停工。孩子们没有时间出去玩；“她们极少出去。”她们有空就吃早餐，午餐和茶点也是如此。每餐饭大约花一刻钟时间。

孩子们必须坐着干活；他们整天坐着。（“专心干活。”）

这活儿很伤眼睛，天黑最糟糕；“这是够受的活儿”。（“喂，专心干活。”）

分区调查委员按：这些女孩子长得很好看很可爱，看上去身体健康。两个小的坐在椅子上，她们的腿太短，够不着地面。

载于《议会文件》，1843年，第13卷，第10页

14．可怕的木板条紧身

所有的叙述都一致认为，这些地区〔诺散茨，澳克森，贝兹和巴克斯〕的花边编结业对从事这一职业的人极其有害……一个外科医生说，由于在狭小拥挤而又不通风的工房里一起干活，大多数童工的健康被毁了，尤其糟糕的是，女孩子们弯着腰编结，为了保持这种姿势，她们都穿上带有木板条的紧身。由于她们在年纪很小骨头还软的时候就这样穿着，对胸骨和肋骨都非常有害，使胸部大大收缩。外科医生科利尔先生说，他量了几个女孩子，发现她们的胸部非常狭窄，肩围比胸围要宽得多。她们丢不开木板条紧身，不愿提高坐垫，最后大多数人患肺结核而死去……

载于《议会文件》，1843年，第13卷，第111页

15．基德明斯特地毯厂的“幼年奴隶制”

在基德明斯特，车间一般都盖得还好，如果保持干净的话，可以说不会有害健康；但由于污垢，由于做地毯用的浆糊，特别是由于工人不注意打扫，厂主又不用石灰水洗刷，这些车间都变成了恶臭的洞穴……

多数情况下，织毯工雇一个男孩或一个女孩作为拉线工。这个拉线工要干最累的活，而且一连干好多个钟头——这对正在成

长的人来说是太长了。拉线童工不仅必须固定干活，而且当织毯工由于懒散、放荡或其它缘故未能在周初就从事他的工作时，不论是男童工还是女童工都得陪着他，常常连续干活十五或十八小时，直到织完一块为止……

不仅如此，由于车间里有不断接触的机会，拉线工甚至在小小年纪就发生严重的道德败坏事件。由于同拉线姑娘一起单独夜间劳动有种种方便之处，所以经常发生已婚男人和当了父亲的人勾引她们的事。

这种幼年奴隶制……对他们终生必然而且确实产生恶劣的后果。肺结核、关节病痛和疝气常常发生，而且……幼儿的死亡率高得惊人。

S·斯克里文的证词，载于《议会文件》，1843年，第14卷，C27页。

16. 在斯塔福德郡陶器厂的幕后

厂主都是一些很有势力、富裕且明智的人，他们极为同情周围的处境困难或不幸的人们，尽可能增进他们的幸福，从来没听说处罚过童工，或者允许别人这样做……

许多最新式结构的工厂兴建起来，规模大，有一些很美观。它们拥有通风良好、明亮、凉爽、大而宽敞的工作间，在各方面都适合工厂工序的性质。〔但是〕这些工作间大多数已盖了好多年，而且，随着贸易的增加，在第一批厂房的前后左右……工作间看来也有所增加，因而显得既不整齐划一，又不匀称。结果，不论气候是冷是暖，是晴是雨，都可以看到男女工人和童工一天二十四小时在各自的车间进进出出，来来往往。工作间除极少数以外，大都是低矮、潮湿、狭小的，又暗又热又脏，不通风，不卫生，或者是兼有这一切缺点。

包括埃及陶器和塑像制造在内的第三类厂就更糟了；但那里极少看到童工，多数企业一个也没有。全部男女厕所十个当中有八个既肮脏且显露得不成体统、令人作呕……有些地方，女工和女童工只好经过最低级的男工和男童工干活的茅棚去大小便；有的则在稍稍隔开的同一工棚下，暴露在屋里半数男工的下流眼光注视之下。为避免这种情况，较好的办法是，要么忍到她们回家（也许离厂相当远），要么跑到对面或者到隔壁什么地方去解手……

工人的一般品格都是安分守己的，不仅拥有生活的必需品，而且大多数人有使生活舒适的用品和奢侈品。他们的住宅都不错，干净，家具齐全……工资被认为是英国各个主要生产部门里最高的，出全勤时——即每天工作十二小时，或者每周工作七十二小时（扣除吃饭时间一小时半）：——平均工资是：制泥釉工，一镑十九先令；陶坯工，二镑；旋盘工，一镑十二先令；盘、碟、茶具制造工，一镑十八先令；画工（风景和花卉），二镑，……分拣工，九先令；辘轳工、送模型工、管炉火的童工……八——十三岁的男女童工，平均每周二先令又半个便士。

在全家都有工作的情况下——父、母和大约两、三个以上的孩子——有时每周共挣三镑或四镑。但是，由于不注意节约，或奉行"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的格言①，他们把劳动收入乱花在华丽的衣着上，或花在玩乐场所和酒店里。因而，遇到疾病或其他伤亡事故，以及失业几天的时候，他们就得要求厂主贷款，或者到教区贫民习艺所要求救济。

雇用童工的情况是各种各样，各不相同的；有些工作间，大量的童工挤在一起，有些工作间则只有一两个人。画画、磨光、

① 来自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6章第34节。——译者

上釉、制花、铸模、造型和雕刻，这些工作实际上都成了在男女厂主监督之下的各类工艺学校……可以看见他们在凉爽、宽敞、暖和和通风的工作间里，坐在干净的工作台前，彼此距离适当舒适，烤着他们用来做饭的火炉或煤气灶。夏天，他们在早上六点开始做工，冬天在七点开始工作，下午六点下班。他们在工作（这种工作实际上更具有造就人才的性质）的中途，可以尽情唱赞美歌。我常出其不意地参观了那些工作间，被他们悦耳的歌声迷住了。从外表看，他们都健康、清洁、品行端正……

童工中身体方面的状况最值得考虑的是辘轳工和送模型工，他们由于工作的性质变得苍白、孱弱、矮小，而且发育不良。他们受雇于制造碟子、茶具、盘子的工人，每天从清早五点半工作到晚上六点，往往必须工作到晚上八九点或十点，而且在一百度到一百二十度高温下工作；从事这些额外劳动十有八九是由于那些可恶的监工的自私或罪过。工人是按件计酬的。不管手头有多少活要做完，他们在星期六午后极少干活，在下一个星期二或星期三以前也经常不干活，只是懒散平白地花费前几天辛苦挣来的钱；等到钱一花光，他们才又"认真地干起来"，而且象牛马一样辛苦地干活。

每个工人雇两个男童工，一个从早到晚转动辘轳，另一个将刚做成的坯子从"旋盘"送到干燥房，再把空模子送回去。这些干燥房房内有房，没有窗户，除了门以外，全都密闭着。在干燥房的中央放着一个大的铸铁炉子，烧得通红，经常使室温升高到一百三十度。我曾经烧坏过两支到达该度数的温度计。在这一寒冷季节，我看到这些男童工来回奔走运送；或者在象小奴隶般劳动以后，在零下二十度的气温下，跑着去吃饭，没有穿鞋袜或上衣，额上挂着汗珠。这种温差转变的后果很快就出现了，许多人

死于肺结核、气喘病以及各种急性炎症……

塞缪尔·斯克里文先生关于斯塔福德郡陶器厂的报告，载于《议会文件》，1843年，第14卷，C2—5页

17. 请表现好的小女孩吃茶点

在英格兰西部的陶器厂，童工一般很少受虐待，而是常常得到很好的对待。甚至在那些偶尔出现体罚的工厂中，证词表明，体罚也很少是严厉的，许多工厂则完全禁止体罚。在一些部门，如着色，童工由一些可尊敬的女工管理，受到"象妈妈一样的关照"。

童工没有什么奖金鼓励，也不被罚劳动……"我从来没听到虐待或压迫的事例；听到的话，我就会马上纠正。"

"万一有人缺少吃的，我相信别人会帮助她，我极力灌输仁慈相待的精神。我不知道厂主或我本人搞过任何处罚的情况，没有处罚我们也管得了她们。如果我看到或听到什么错事，就找她们谈话。如果她们是好姑娘，厂主会给我们一个金镑买茶、牛奶、糖和糕饼，她们在工作间里吃这些东西，过后，她们搞些游戏开心开心，或者唱唱赞美诗。厂主夫妇和他们的朋友看过这种场面。没有别的儿童能比她们更快乐的了！"

"假如她们品行良好（我从未发现过例外），一年可得到一次款待。管理她们的女工从厂主那里拿到一笔钱，买了茶和饼，以及一大罐混合甜饮料或类似的东西，她们就非常高兴；她们做游戏或其他娱乐。另外，当厂主家里有婚事或者他的一个孩子成年了，就招待厂里所有的男女工人和童工吃烤牛肉和葡萄干布丁，厂主全家都参加。"

"他们一般对童工很好；不然的话，童工就要离开，因为她们

不受什么雇用期的束缚，谁一有什么虐待行动，必定会被带到领薪治安法官那里；工人们认为这是对他们的极大保护。“要是有人犯法或打人，这里普遍的说法是‘我要对他贝利·罗斯！’”（指到领薪治安法官贝利·罗斯处去告他）

斯克里文先生的报告，载于《议会文件》，1843年，第13卷，第85—86页

18. 催他们干

雅各布·鲍尔，十二岁，滕斯托尔地方罗利先生的陶器厂的送碟子模型工：我清早六点到厂干活，生火，打扫，加煤，清炉灰。然后回家吃早餐，有时休息半小时。下午一点半，有时一点一刻，回家吃午饭。我本来从一点到两点有空，但是约翰·韦勒姆不准我先走。我常两点到厂，有时八点或九点回家。如果我从上午六点干活到下午六点，一周得三先令六便士；如果我干到晚上九点，最多也只得三先令六便士。

约翰按打计算工资，我是按日计算工资。有时他在周末给我一便士，但不经常。有时他打我，其他男工人也打他们的小伙计，常常无缘无故地打；有些人把烧得通红的软木塞放在辘轳工和送模型工的脚下烫他们的脚；我们来回送模型的时候，有些人把鸡腿刺放在地板上刺我们的脚。我们干活时没有穿鞋袜。

我每晚回家时都非常累。吃过晚饭就睡，五点半又得起床。早餐我吃面包和奶酪，有时吃面包和糖浆，午餐吃土豆和牛肉。假如由我选择，我宁可从六点干到六点，一天挣七便士，而不愿干到九点钟。如果我能在六点跑开不干活，我可以玩一会儿。我希望晚上去上学；我也该上夜校了。

载于《议会文件》，1843年，第14卷，C78页

19. 在伦敦的一家火柴厂

米切尔博士参观伦敦芬斯伯里的一家安全火柴厂后的报告：

他们很不愿意让人家参观，后来勉强同意了。在一个车间里，男工干的活是，把木头劈成细梗，散在地上，由童工捡起来绑成男孩双手对付得了的大大的一捆捆。在另一个车间，则把一捆捆木梗蘸在熔化了的硫磺里。那里有一个铁炉子，旁边有一满锅的液体硫磺。一个男孩把一束木梗的末端放在炉上烤热。另一个男孩拿着这一束放到熔化了的硫磺中蘸一下，交给又一个男孩，放在一块砧板上搓滚，使那些木梗不致粘在一起。这样就完成了蘸硫的工序。硫磺的气味讨厌极了，使外来人呛得很厉害。

另一车间进行涂氯酸钾的工序。氯酸钾由一些带粘性的物质混合成的，呈半液体状。把这一团东西倒一部分在一块板上，把一捆捆木梗的已经蘸硫的那一端放在板上蘸一下，然后搬开弄干。有许多童工，显然在十二三岁以下，脸色不好，心情也不愉快。一进车间就使人恶心。

另外一些车间是造盒子，装火柴。这些车间和那些讨厌的工序所在的车间，隔得很远。

据说那里雇用了一百八十多个男女成年工和童工。童工比成年人还要多，他们当中有些看来大约十岁，大部分不到十三岁。据说这种劳动是按件计酬的，童工一周挣五先令到七先令。这等于伦敦童工一般工资的两倍，也说明这个职业不好，雇人很困难。

据说，许多童工在车间里吃饭。听到这一点使人不能不感到难受。如果说吸一口新鲜的空气是必要的话，那么，对在车间里干活的童工来说，就更加必要了。因为，我们凭切身感觉来判断，

这些车间不仅令人讨厌而且极其有损健康。

载于《议会文件》，1843年，第14卷，第251—252页

20. 在格拉斯哥烟厂近旁

在各大城市里，卷烟厂似乎都雇用了人口中最可怜的阶层的儿童，有些工厂就设在他们住所的附近。关于格拉斯哥的童工，分区调查委员（坦克雷德先生）报告说……“赤身露体，饥饿，矮小，肮脏，淋巴结核，这一切使他们的青年期成为成年后堕落和不幸的序幕。我并不自称特别敏感，但可以说，没有一个感觉正常的人，在去年冬天迎着凛冽刺骨的东风路过积雪冻结路面的特伦盖特时，能够看到这情景而不痛心的。

“人们可以看到几十个男女儿童，三两成群，慢吞吞地在积雪的街道上行走，有的几乎光着脚，有的只穿着只破拖鞋，身上披着破烂衣服，男孩子大多没戴帽，女孩子则用一块粗麻布做的一种披巾从头围到下巴，有时候穿一件改短了的女长外衣，原来的袖子象袋子似地垂在两旁。有的衣服随风飘动，看得出他们穿得很单薄，易受刺骨寒风的吹袭。凭猜测就知道这种人的住所了。他们住在烟厂邻近……显然，对于这种处境的儿童来说，受雇于卷烟厂已经是一种奢想了。他们在那里至少能躲躲风雨，一天能得到几小时的温暖。”

载于《议会文件》，1843年，第13卷，第113—114页

21. 女烘房工的高温活

在〔白洋布和其他纺织品的〕漂白、染色和印花的大多数工序里，童工被雇来帮助成年工……土耳其红布工厂雇了一批女童

工，有的工序人数达五十人左右，她们的工作是把产品挂在“土耳其红布”烘房里，因而被称为烘房姑娘。这种烘房一般是用铁条上下隔成，有两三层楼高，一匹匹布挂在铁条上，布匹两端垂在两旁。我常常发现，当女童工给炉子装煤时，烘房的温度高达华氏一百一十度，也就是发高烧的温度；这些湿的产品烘挂时，蒸发出来的蒸气比干热更使人气闷和难受。

烘房姑娘赤着脚进出烘房，几乎没穿什么衣服。她们把布匹扛在背上送到染坊，或者送到空地和晒场，摊在草地上，由晒场女工收集成堆。然后，烘房姑娘互相帮着上肩，扛进烘房，她们来来回回直至全部扛完为止……烘房和晒场女童工的劳动时间很不固定，且经常过量，倒不是干到深夜，而是一般来说必须在上午五点左右，甚至常常是清晨三点钟就来干活了。

T·坦克雷德关于苏格兰西部印花厂的报告；载于《议会文件》，1843年，第15卷，I 14—15页。

22。制砖场的小萨拉

萨拉·格里菲斯，十二岁：

“谢谢，先生，全家的孩子都很小。”她在制砖场里，在一个男工手下干活。这男工一周付给她四先令，她把钱给她的母亲。这男工从来没打她，她也没被别人打过。没人看见女童工挨过打，除非她们行为不规矩，不干活。她们不想干活，跑出去玩，男工就用手打她们——只打脸和背——打得不利害。她认为那些女童工只是在该受处罚时才挨打的。

她从清早六点干到晚上八九点，这得看天气，因为雨会淋坏未晒干的耐火砖。天气好的时候，她们都得拼命干活。有时晚上非常累了，还得搬非常重的砖或粘土。一次四五块或五六块

砖，尽力能多搬就多搬。女童工有时候连人带砖摔倒，或者砖掉下摔坏了，还得搬回来。这时，她们就会挨打，或被解雇。

我发现她的双脚由于来回跑动有时肿起来，肩胛处疼痛，双手也肿了。她们习惯以后，肿痛就消失了。她能看书，但不会写。（注：看来长得矮小些，但还健康，干净，穿得不坏。）

摘自R·H·霍恩的报告，载于《议会文件》，1843年，第15卷，q 76页

23. 在家干活比在工厂还糟

这一地区〔兰开夏〕的织布业，雇用大量的青年人，但是，由于他们的工作是由一两个人在各自的小屋里进行的，几乎不属于本委员会所要调查的范围，因为本委员会只调查大批集中雇用的童工。被雇在家里从事这一部门工作的童工和未成年工，比起在大工厂里干活的大多数工人，更值得人们同情。我常看到他们在寒冷、黑暗、潮湿的地下室里干活，没有一点烤火或通风设备。他们呼出的气使室里的空气确实难闻。他们可随意选择劳动时间，但是，大多数人为了最微薄的收入，从清晨一直工作到半夜。这个行业的男童工们多次对我说，他们连续好多天没有休息，从清早五点干到晚上十二点。

J·L·肯尼迪的证词，载于《议会文件》，1843年，第14卷，B 40页，第278段

24. 童工的精神方面的状况

根据本调查委员会收集的有关煤矿、矿山或是各生产部门和工厂雇用的童工和未成年工的精神方面的状况的全部证词，我们

发现：

（1）这些童工和未成工当中，少数人是"大批集中劳动的"，他们大部分人的精神方面的状况还不算太糟。

（2）低劣的精神方面的状况表现在：对道德责任和道德制裁的普遍无知，缺乏道德和宗教的约束。有的人主要表现在态度粗野、言语卑劣下流；另一些人，则表现为行为和道德的败坏，在很大程度上，这种行为和道德的败坏，男女都有，年龄很小的也有。

（3）缺乏道德约束是道德教育和宗教教育普遍不足的后果。在这些人中只有少数人能得到有道德的和信教的父母的教育和指导；相反，他们的道德低下常常根源于父母的堕落。这些父母没有养成道德习惯，自不能为子女树立好榜样，也不能有效地管教子女。

（4）父母迫于贫困和缺乏远见，一般在子女能挣一点工钱时，就急于为他们找工作。他们很少考虑到过早的劳动可能损害子女的健康，更不必说子女过早辍学或者完全忽视子女的教育对子女的思想必然带来的危害了。我们询问时，他们很少从保护子女与子女福利的角度要求控制劳动时间，却往往十分担心议会将限制劳动时间，剥夺他们子女的劳动利益。父母的天职是在孩子童年时供给其生活费，但在很多事例中，这种天职完全消失，甚至颠倒过来——孩子养活父母而不是父母养活孩子。

（5）女童工由于过早离开家庭、离开学校去当工人，无法学会针线活并培养卫生、整洁和守纪的习惯，因而，她们成年后担负起管理自己家庭的责任时，就不能撙节丈夫的工资收入，或者给家庭以任何舒适……

（6）大多数雇主，甚至那些被认为是最好的雇主，极少关心青年工人的道德状况，只不过在劳动地点张挂印就的规章，规定童工的职责和行为，禁止成年工人打他们或是虐待他们。不论

是雇主或雇主的代理人，都不亲自过问这些规章是否得到遵守，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甚至这一点都没有做到。青年工人在规定的时间到达，他们在劳动时间内不断地干活，任务一完成，就离开工作地点；至此，雇主和被雇者的一切联系就结束了……

（12）世俗和宗教教育的设施……极不完善，在各个地区，大批的童工和未成年工都是在没有任何宗教、道德或智力教育的情况下长大的；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使他们养成遵守纪律、稳重、诚实和慎思的习惯，或是使他们制止恶习与犯罪行为。

（13）无论是在新地点突然集中大量人口而形成的新的煤矿矿山市镇，或是由于成功发展某些新的生产部门和工业部门而突然兴起的市镇，在教育方面都没有建立学校、配备合格教师的规定，也没有满足人们精神需要的规定……

（15）由于被雇劳动的儿童在年纪很小的时候就得干活，即使学校办得又多又好，他们大部分也无法入学。

（16）大部分童工和未成年工在开始工作之前，没有进过学校，即使短期上过学校的，也普遍在五六岁或七八岁时辍学从事劳动。他们一旦开始固定工作，上夜校学习的情形就极为罕见了。

（18）在各个地区，不论是煤矿、铁矿或是各生产部门和工厂，许多童工和未成年工没再上学，有些人从来没上过任何学校。

（20）特别是煤矿、铁矿的童工和未成年工，由于劳动后普遍非常疲累，因而在一天劳动之后，那怕有些好处，也不能去上夜校……

（21）即使在拥有充裕资金的现有的走读学校中，除了某些明显的例外，教师全是不称职的……

（22）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童工和未成年工开始工作以后，

对他们进行教育、道德、宗教的训练全靠主日学。教师们自愿努力工作，值得称赞，但是，这些努力都是漫无计划的，收效甚微。

（23）在各个地区，大多数在五岁至九岁期间按时上主日学的童工，经考试发现他们还不能阅读简单的书籍或拼写最常见的词；他们不仅对基督教的原理、教义和戒律完全不了解，而且对圣经历史的任何事件，甚至对圣经中最常见的名字也一无所知。

（24）在各个地区，许多被认为能够阅读而报上来的童工，经考试，发现他们只懂得字母表；但确有极小部分人能够顺利阅读简单书籍……

（25）经过提问发现，那些能流利阅读的童工，很少人能理解他们所说出的词的意义，或对提问人认为简单容易的词语和问题予以明白的叙述。因而，就获得有用知识这一点看来，或者根据教育的要求应该达到较高的成就这一点看来，大多数事例说明，这些童工在受过几年的所谓教诲之后，得到的好处太少，好象从来没有上过学似的。

（29）这次调查所涉及的童工，不论其无知和道德败坏的情况如何，在有些长期不懈努力以改进童工状况的地方，一般被认为还是成功的。据我们看到的，其中有一些矿区，尤其在英格兰西部和北威尔士，有些人以前几乎是无法无天的；他们在空闲时喧闹放荡，热衷各种残暴活动，成为周围邻居的威胁；他们极端无知，行为粗鲁，不信宗教，在任何信基督教的国家中几乎无可伦比。如今，在热心和虔诚的美以美会教徒和其他牧师的关怀下，已经改造得好多了，他们彬彬有礼，如同在农村地区通常看到的那样……

（32）有的父母甚至不惜个人牺牲和自我克制，竭力使子女穿好穿暖，而且提供力所能及的最好教育，尽可能亲自监管子女的教育和行为。但是，这种对子女精神状况的关心极为少见。

（33）有些大工厂主、矿山和制造业的主人不仅尽最大努力为童工和未成年工在劳动间歇时提供无害身心和健康的娱乐机会，而且也提供智力、道德和宗教方面的教育与提高的条件。他们通过个人的关怀和努力，做了许多工作，引导工人利用这些条件，以取得实益。

(35)不过，总的证词表明，目前还没有充分的条件对童工和未成年工的身体和精神方面的状况进行任何物质的和全面的改进。

谨向陛下证明上述一切，托马斯·图克，T·索思伍德·史密斯，伦纳德·霍纳，罗伯特·J·桑德斯。

1843年1月30日于威斯敏斯特童工调查委员会（生产部门和工厂部分）1843年的第二个报告；载于《议会文件》，1843年，第13卷，第195—204页

（庚）童工劳动：赞成和反对的观点

有一则关于同革命的法兰西交战期间担任首相的威廉·皮特的故事。不列颠的厂主们提醒他，由于要付高工资给工人，他们将交不起税，这时，首相可怕的回答是："那就雇孩子吧。"这个故事曾被否认过，但从本部分第一个资料可清楚看出，人们认为他是讲过这话的。该资料引自威廉·库克·泰勒（1800—1849）许多著作中的一部。泰勒是爱尔兰人，以后成为伦敦的一位"多面作家"，以反对工厂立法闻名。他的另一部著作摘录在第二篇，它告诉我们，不管工厂童工的命运多么艰难，但家庭劳动制度下在家里干活的童工其处境有时则更加艰难。阿德华·贝恩斯（1800—1890）也是倾向于批评工厂立法的，尽管在其他方面他是一个杰出的革新者。他接替他的父亲成了"利兹水银厂"的主人，又是利兹地区自由党的议员。他写了一部关于棉纺织业史的权威著作（第三篇）。安德鲁·尤尔博士（1778—1857）是另一

个工厂立法的反对者，他对工厂生活的近乎抒情式的描述激起革新者的怒火。他是格拉斯哥的化学教授，讲授科学课程。约翰·菲尔登是持反对观点的有力的雄辩家，他不象那般文人，而是根据他的"亲身体验"讲话的（第五篇和第六篇）。特别有趣的是第七篇，一位富有经验的社会状况调查者卡尔顿·塔夫内尔告诉一八三三年的工厂调查委员会说，在虐待童工的问题上（即使可以称为虐待的话，他也认为是言过其实的），童工的父母比之雇主更应多受谴责。他声称，真正需要的倒不是特别的工厂立法，而是教育工人的父母要适当关心孩子。最后，在第八篇，是对工厂生活的另一份辩护书，饶有意义的是，据说自从一八三三年通过工厂法以后，情况已经有了很大改善。作者约翰·詹姆斯（1811—1867）是约克郡人，家庭出身微贱，小时候在石灰窑干过活，后来当一位律师的文书，在布雷德福从事新闻工作。他是一位喜欢研究文物的人，所写的毛纺工业史，资料丰富，又有权威。

1. 为什么儿童非干活不可

每个了解上半世纪政治历史的人，必定知道，童工劳动实际上是由威廉·皮特先生向厂主们提出，作为他们交纳额外税款的另一来源，这种额外税款出于国家的需要只好由他来征收。

由这种税收引起的对劳动力的需求仍然有增无减；因为巨量的资本用于法国革命引起的多次战争的庞大费用上——这笔费用主要由国家的工业资源支付——至今仍未得到补充。然而，即使不考虑这些因素……我们仍然认为，工厂的童工劳动实际上是国家的一件幸事，对于支撑由这个国家的工业全力承担的种种财政负担来说是绝对需要的。完全可以说，工人的孩子有嘴，必须吃饭；他们有躯体，必须穿衣；他们有头脑，应当受到教育；他们

有感情，也必须加以引导。

于是，如果父母亲不可能提供这些必需品——他们显然是办不到的——就完全必须由孩子们自己协助父母去取得。禁止童工劳动，无异于取消供养儿童的手段；将童工劳动限制在极狭窄的界限内，等于减去得不到救济的倒霉人的一顿午餐或晚餐……

我们了解到，孩子们失去了在工厂里从事轻松劳动的机会，便被送到煤矿去做苦工，或被送到其他同样有损身体健康而远较有损道德风尚的行业。做父母的单纯出于需要被迫把孩子送去干活；舍此，他们无法供养孩子，使他们舒适，也往往无法使孩子们摆脱堕落的危险……在大城市，这种工人的住房自很狭窄；如果孩子们被赶出工厂和车间，就很难说他们将要变成什么样子。他们无法留在家里，那怕他们想这样做也不行；法律没有规定强迫他们上学——他们的唯一去处，将是街头，那儿有各色各样的危险和诱惑……

人们进入一所工厂……看到从事单调劳动的小接断头工和小清洁工的身影……会认为，要是四肢清闲，嬉戏在山腰，吸入新鲜的空气，眼看点缀着鲜艳的毛茛和雏菊花的青翠草地，听着鸟儿的歌声和蜜蜂的嗡嗡声，那该是多么地愉快！但是他们应该把未成年工的情况同他们在亲身经历中必然遇到、也常在我们的经历中遇到的其他情景加以对比。我们见过孩子饿死在茅屋里或路边沟渠中……年幼的乞丐和流浪者，面带饥色，心情绝望。我们见过青少年罪犯，心地由于境遇悲惨而变得冷酷无情，道德品质由于遭受苦难而败坏，智力由于周围环境的不可抗拒的力量的薰染而变得反常。我们可能有某种特殊的偏见或硬心肠，但我们只好难过地承认：我们宁可看到男女童工在工厂挣口饭吃，而不愿意看他们在路旁挨饿，在人行道上受冻，甚或被专车送去感化

院……

W·库克·泰勒：《工厂和工厂制度》，1844年版，第23—24页

2. 当我们还是小孩的时候

我的好主人带我去访问一些可以称之为工人哲学家的人们。我们第一个访问的是一位八十多岁的乡村族长……他织过布，还记得机器生产之前该行业的情况……据他讲，那的确是幼儿奴隶制的时代。他说："他们一开始会爬，就被送去干活，他们的父母简直是最狠心的工头。"

我还要提起，以前有一次我收到托德莫登溪谷的一位老人寄来一份类似的叙述。他说如果要让他按童年时期经历过的那种被奴役的和悲惨的境遇从头再过一辈子的话，他也不愿意。

这两位老人对为保护儿童而掀起的叫嚣都表示了极大的愤慨。每次提到这个问题，我的托德莫登朋友就十分生气，用激烈的言词，把他在家里和后来当学徒时遭受的苦难和承担的繁重劳动，同工厂童工的轻松劳动和真正的舒适进行对比。

W·库克·泰勒：《兰开夏工业区旅行札记》，1842年版，第145—146页

3. 时间长，劳动轻

有些工厂有过辱骂和虐待工人的事，这无疑是真实的；同时，必须承认工厂劳动不象耕作那样有益于健康，而且，有些童工确实由于劳动超过体力限度而受到折磨。但是，辱骂只是例外，而不是常规。工厂劳动比起文明生活中许多最普通最需要的职业，其危害小得多。它远不如织布工的劳动那样使人厌倦，不如铁匠

的劳动那样艰苦，也不如鞋匠和裁缝的劳动那样有损肺部、脊骨和四肢。煤坑工人、矿工、铁匠、刀匠、机械匠、泥瓦工、面包工、磨面粉工、漆工、铅匠、印刷工、陶工以及许多其他类型的手工业者和劳动者，他们的职业在某些方面都比棉纺厂的劳动更有碍健康和长寿。自由职业者、学生、账房职员、店主、女缝工等等，这些阶层的人和工厂工人一样不能自由走动，同样劳累，而在许多情况下更为严重得多……

我丝毫不想争辩，说工厂的劳动是最惬意的和有益于健康的，或者说工厂里没有辱骂（这是必须揭露和纠正的），或者说保护幼龄童工使不过分劳累的法律干预是没有道理的。必须承认，棉纺厂的劳动时间长，每周有五天每天工作十二小时，星期六要工作九小时。但是……没有一种劳动要求童工和未成年工始终全神贯注。大多数工种甚至允许每过几分钟就放松一下注意力；两眼必须时刻注意观察的工种，习惯了也就变得十分容易了。其他劳动简直不可能比这更为轻松的了。身体的姿势是无损健康的：身子一般是挺直的，而童工则踱来踱去，假如愿意，还可以常常坐下来。

我在参观工厂的时候，普遍觉察到工人是沉着镇定的。就我观察所及，连童工也很少流露出烦恼的神情，他们经常愉快而不忧闷。机器的旋转和嘈杂声，对于一个不习惯这种场合的参观者来说，是不愉快和令人烦乱的，但对于已经习惯的工人来说，却产生不了丝毫影响。

即使对幼弱童工来说，工厂劳动使人感到吃力的唯一情况，是他们长时间局限于一处，吸不到新鲜空气。这使他们脸色苍白，精力减退，不过很少得病。车间里飘动并被称为“飞花”的棉花细纤维，连医务界人士都认为对未成年工无害……

爱德华·贝恩斯爵士：《英国棉纺织业史》，1835年版，第453—457页

4. “活泼的小家伙”

在几个月间，我参观过曼彻斯特及其周围地区的许多工厂，常常在一天的不同时间里，独自一人出其不意地进到纺纱车间，但从未看到一个孩子受体罚，也没看到孩子们情绪不好。他们看上去都很快活，机灵，对他们肌肉的轻微活动感到愉快，享受着适合他们年龄的活动。生产的景象决没有在我心中激起一点伤感的情绪，反而常常使我振奋……这些活泼的小家伙的工作就象是一种游戏，因为已经习惯了，做起来非常轻快。他们也意识到自己的技巧，乐于向每一个参观者炫耀一番。

至于他们白天劳动引起的疲劳，傍晚一走出工厂就一点影子都没有了，因为他们立即到附近的游戏场上蹦蹦跳跳玩起来，跟刚从学校出来的孩子们一样，活泼地开始他们的小游戏。

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医学博士安德鲁·尤尔：《工厂哲学》，1835年版，第301页

5. “我的亲身经历”

我自己早年就从事与工厂劳动有关的工作，也就是说大约工作了四十年。在这个地方简短叙述一下我自己的经历是不无用处的。正是这一经历使我讨厌那种所谓工厂劳动是“非常轻松”、“如此容易，不需费劲”的鬼话。

我记得很清楚，当我十岁多一点的时候就开始在我父亲的工厂工作；劳动和娱乐时的伙伴我都记忆犹新。他们当中只有几个现在还活着。有些人很年轻就死了，有的虽长大成人，然而许多人不到五十岁就先后死去。他们未老先衰，外貌较本人年龄苍老

得多，我认为这完全是他们的工作性质造成的，而他们就是在这种工作环境中长大的。

我开始在工厂工作后的几年间，工厂在冬夏两季白天的劳动时间不超过十小时；即使是这样，我也永远忘不了白天过后那种常有的疲乏感，永远忘不了大家怎样渴望摆脱所经受的单调乏味的苦役，以便在从工作中解放出来之后借游戏娱乐轻松一下。我指出这个事实，是因为人们常常会这样推断：在工厂工作的童工象其他儿童那样一有空就看见他们在游戏，因此，他们的劳动轻松，并不疲累。我知道事实与这个推断正好相反。我知道十小时劳动在我身上产生的后果。比起我的同伴，我得到父母较多的关照，有时享有特别的照顾。娱乐对孩子来说十分必要，甚至玩到筋疲力尽也愿意。不了解这一点，就是对人类本性的了解甚微。所以我反对这样的推论，即既然一个孩子的情绪并不低到无力参加儿童游戏，享受其乐趣，那末他就是没有被驱使劳动到他的虚弱体质所能支撑的极限……

我还必须指出我所了解的另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当我父亲在他的工厂引进现在使用的机器时，劳动时间增到一周五天，每天十二小时，星期六十一小时，总共一周工作七十一小时。这是他不得不采取的自卫措施，因为其他使用同一种类机器的厂主，每周要工人劳动七十七小时，有的甚至多到一周八十四小时，这种做法一直实行到一八一九年乔治三世的五十九号法令被通过时为止。这个法令把十六岁以下的童工劳动时数限制在一周七十二小时，也就是说，比我当时劳动的那个工厂（现在我是该厂股东之一）的童工和成年工的劳动时数还要多一个小时。我一直觉得并声称这些时数过多。我是从我亲身经历这么想的，因此，我一直提倡通过立法规定减少工作时间……，

议员约翰·菲尔登：《工厂制度的祸害》，1836年版，第31—34页

6. 一天所走的路程

去年十二月一日，一些工人代表在曼彻斯特讨论（一个工厂童工一天干活走多远）这一问题，这些代表是博尔顿、伯里、阿什顿、奥德姆、乔利、普雷斯顿和曼彻斯特等地指派来会见几位议员的……

其中一位代表详细作了说明，一个童工一天随着纺纱机必须走的路程，精密计算起来，总共达二十五英里！

这个发言使人十分惊讶，而另一位代表也接着作个计算……一个童工白天必须走二十四英里；如果连经常从家里到工厂的距离加上去的话，往往近三十英里。

注意到这些发言给我的议员兄弟们留下的印象，加上我也想测验一下这些说法是否准确，我决定在我回去的时候，观察一个儿童在与我有关的工厂中劳动的情况，亲自计算一下。使我惊奇的是，我发现童工们十二小时不止走二十英里远。由于我这个工厂的机器的运转速度，还比不上他们计算过的那些工厂，于是，我能够很快地相信代表们的发言了。

议员约翰·菲尔登：《工厂制度的祸害》，1836年版，第39—40页

7. 到底该怪谁？

指控工厂制度最突出的一点是，厂主或他们的代理人，对工厂里的童工有体罚的习惯，有时还非常残酷。

对于这类指控，我能最坚决最肯定地加以否认。这不仅不是真实的，而且总的说来也不可能是真实的……这指控几乎全部涉及到接断头童工（将纺纱过程中弄断的线接连起来的童工）和清洁

童工（清扫废棉的童工），只有在这些车间才多少不等地雇用童工，此外没有别的车间雇这么年幼的儿童。

其实，除了少数例外，所有的接断头童工和清洁童工都是由纺纱工人自己雇来的；厂主或其直接代理人很少或者可以说一点也没管理过他们。如果他们工作得不好，纺纱工（往往拿计件工资）就会吃亏，因此，如果有虐待的话，得怪他，也只能怪他……

不过，我必须为工人辩解，因为事实迫使我确信，一般地指控任何工人都虐待童工，是没有根据的。工人不敢虐待童工，因为他们指控过厂主的虐待行为，怕厂主因此有理由对他们不满。发生虐待的个别事例确实有，而且只要人类还得受情感驱使，这种事还会发生，但毕竟是极为罕见的。武断说什么相当于四分之一的童工在玻璃工场、制钉头工场和煤坑等受虐待，这是极其不公道的……

塔夫内尔先生关于兰开夏各生产部门的报告；工厂调查委员会的补充报告；载于《议会文件》，1834年，第19卷，D2，193—194页

8. 工作愉快，工资又高

毛纺工主要是童工和未成年工。自从一八三三年工厂法通过后，特别是后来把工厂劳动限为每天十小时之后，他们的状况有显著的改善……这是一个清洁而有生气的行业，有足够的工资使纺工（多数是女孩子）吃得好穿得好。根据纺工的年龄和特长，每周平均工资为四至七先令。

反对工厂制度的一个主要理由是雇用年幼童工。可是，这种反对理由也适用于我们祖先的工厂。在各个时代，儿童都曾经被雇从事不适合他们体力的劳动。例如农业地区，在冬季严寒的日

子里，可以看到他们成群地在田间除草，一天劳动九小时，一周才挣二先令。

比纺工的卫生状况好得多的是机器织工的卫生状况，她们的职业是妇女职业中工资最高、工作最愉快、最有益健康的。这些织工如果技术好，一周可挣十先令，而织精毛料的第一流能手则能得到更高的报酬。在一个经营较好的工厂里，除了机器的嘈杂声之外，很难提出一件对机器织工的劳动不合意的事情了。机织车间和纺纱车间一样，温度适宜，灰尘很少，任务不单调，不累人，劳动时数象纺纱工一样，不过分。大多数织工是女孩子，是一批品行端庄的女孩子。

约翰·詹姆斯：《英国毛纺工业史》，1857年版，第548—550页

妇女的地位

（甲）工厂的未婚女工

人们曾说，妇女是男人的第一头牲口。妇女一向从事家务劳动和耕作，在家内劳动制度下，也一向从事家庭纺织。但是，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大批的妇女和女孩子第一次被雇用离开家庭，接受那些同她们只存在雇佣关系的男人的管理。诚然，几世纪以来，妇女已经在煤矿矿坑里发挥过作用，但即使在那里，她们一般也是在自己的男人身边，帮自己的男人干活。现在，却是由陌生人给她们下命令，管理她们的劳动生活，付给她们工资。厂主们总是得不到足够数量的“人手”，即使大批儿童被迫当佣工也如此，因而他们很快就意识到妇女劳动的潜力。他们发现，青年妇女和女孩子容易被劝说去从事工厂劳动的日常工作；雇她们花钱不多，她们一般听话，容易训练，并且很快就可成为熟练工人。

十八世纪后半叶，农业革命降低了妇女田间劳动的价值，曾经受到加斯克尔等人十分赞扬的家内劳动制度被破坏了。当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在一七九二年出版《为女权辩护》一书（该书可作为妇女解放运动开端的标志）时，谅必有相当数量的妇女被工厂雇用了。看来奇怪的是，她竟没有注意到这个事实。她十分埋怨对妇女开放的职业太少；然而就在这时已经有相当数量的女性——未婚的少女、中年的处女、寡妇、被丈夫遗弃的妻

子——正在工业部门中谋生。

工业革命产生的人物类型中，工厂未婚女工以个性倔强、公然不理传统习俗而引人注目。我们看到她穿上木底鞋和粗布工作服，用披巾围腰或包头，在黎明或黎明之前就离开自己的住屋出现在街上，一个人走着去干活；到黄昏或黄昏以后，又单独一个人或者和工友一起回家。在工业舞台上她完全是一名新角色，一开始就是个可疑人物。我们从彼得·加斯克尔的叙述中看到，她的名誉很不好，那些纵欲成性的男人往往把她当成容易弄到手的猎物。

但是，另外有一位加斯克尔（同那个医生没有亲戚关系）描绘了一幅截然不同的图画。加斯克尔夫人是一个曼彻斯特唯一神教派牧师的妻子，她根据她个人对上一世纪残暴的三十年代和饥饿的四十年代纺织工业市镇的了解，写了几本具有持久价值的小说。在彼得·加斯克尔书里写到的早熟女性，同加斯克尔夫人在《玛丽·巴顿》和《南与北》描绘的多数高尚的妇女之间几乎没有共同之处。

接下去，加斯克尔、库克·泰勒和尤尔……用他们收集到的各种委员会工作人员的证言，加强了各自的论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希克森先生的记叙（第十一篇）提到的："制造工业发展的一个巨大优点……在于它有利于妇女地位的提高。"假如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能够读到这一点，她肯定会高兴地认识到，经济状况的铁的事实正在充实她的论据。

1. 兰开夏的美女

兰开夏长期以妇女的美貌著称。"兰开夏的美女"在一切私人和公共的宴会上都受到高度尊敬。在中产阶级以上的社会，肯

定可以发现许多可爱女性的优雅典型——许多绝顶美貌的女子。在各个社交场所，在娱乐和散步的地方，她们为数众多，随时可见。在这些场所，和世界各地的女性一样，她们自然而然地聚合在一起，招人羡慕，引人注目，这种诱惑力构成了妇女特性的基本的、重要的部分，也是最宝贵的、最值得提倡的部分。

然而，这种情景在麇集于工厂里的早熟的少女当中，就看不到了。相反，这里看到的少女完全缺乏优雅的女性风度——她们的嗓音沙哑刺耳，与众不同——没有“妇女最优美之点的”柔声细语。这种奇特有种种原因，其中主要原因是过早的性刺激，使发声器官变得同男性差不多。

这里没有娇柔的身姿，“优美轻盈的步态”和“天仙般的秋波”，也没有曲线美、腼腆的忸怩作态和含羞脉脉的矜持，更没有体现女性灵魂的全部青春之美的表露以及带着内心的无穷喜悦、期待某个意气相投的人儿来唤起灵魂深处的全部情感；这里有的却是笨拙粗俗的体态，营养不足导致的畸形肢体，毫无女性美（这种美来自生活幸福）的瘦骨架，以及同精神上、肉体上女性特征的各种美好概念截然相反的粗野外貌和庸俗谈吐。

妇女的身上具有某种素质，强烈表明她们能承担某些女性特有的职责。生男育女即其中之一，另一职责是其后注定的养育子女。在股骨中枢变化情况下劳动的妇女，其步态是奇特的——蹒蹒跚跚，斜着身子走路……这种步态可以在大量未婚和已婚的工厂女工中发现，非常难看——它本身难看，给人们的印象更是如此，因为它使女人的体型失去女性的特征。

用以喂养婴儿的那些器官的状况也足以表明其特性。在生命的早期，从十岁到十四岁，乳房经常大而结实，高度敏感，而过些时候，当它们应表现出最大的生命活力，也就是要喂养婴儿的时候，却松软、悬垂、极不敏感。这两种状态最有力地证明了器

官功能的正常适应性是颠倒的……

P·加斯克尔，《英国的工业居民》，1833年版，第162—164页

2. 不那么丑！

有一位工厂问题的作家，他的著作中有一节的标题是“论工业人口的普遍丑陋”。——这不过是一个审美力的问题；偏见使人们在爱和美的女神维纳斯身上看不到一丝一毫的美……偏见也同样会使在曼彻斯特的牧师教堂里观看新娘的人们分不清美丑。工厂劳动的确没有增进女工的外表或肤色之美，但比起许多普通职业的妇女，工厂劳动对外表或肤色的害处较少，比起裁缝、绣花、制草帽缏等行业其害处就更少了。兰开夏有相当多的漂亮妇女，工厂还没有使久享盛名的女性魅力有所减退。

W·库克·泰勒，《兰开夏工业区旅行札记》，1842年版，第261页

3. 织布机旁的美女

关于工厂童工的畸形和疾病，已经有过那么多的无稽之谈，我的话，也许一些读者难以置信。我从未在任何国家的人数相当的下层青年妇女中，见过象艾什顿先生〔在海德〕的九个动力织布厂中的那么多的可爱面容和漂亮身段。她们劳动轻松。看管织布机时姿势挺直，许多人在梭架随着机器前后摆动时，把手搁在梭架上舒展手臂轻摇肩膀，宛如用哑铃锻炼一样，这使她们胸脯丰满，普遍具有一种优美的风度。

她们许多人戴着整洁的头巾，风度优雅，总的看来，有着浓厚的希腊式之美。其中一位双颊红润，问她在厂里工作多久了，

她回答说九年。别人轻声对她说话时，她也是羞红着脸。

安德鲁·尤尔博士：《工厂哲学》，1835年版，第350—351页

4．你得看看她在星期天的派头！

虽然工人的一般外表是肮脏的，多数中年妇女穿戴也不好，但是青年妇女和姑娘们却在自己身上花费相当多的钱。她们的衣着式样同农村地区的居民大不相同，这一向是城市姑娘和乡村姑娘显而易见的区别。对漂亮服装的爱好，无疑是由于印花布和平纹细布的价格极端便宜，也由于质量中等的工业品价格低。脸色苍白、无精打采的工厂未婚女工用星期天和节日的服装打扮起来走出家门时，同她们的没有摆设、肮脏可怜的家构成一幅不协调的奇特图景。

丝织厂的女工比棉纺厂或织布厂的女工更会打扮。她们许多人的确穿得很好也穿得很漂亮，其外表之体面即使不超过也至少和成百上千的中等阶层的妇女不相上下。

P·加斯克尔：前引书，第5章。

在许多情况下，未婚女工自己不做衣服。她们到工厂区的为数众多的廉价服装店买工作服，那里卖现成的衣服。她们星期天穿的最好的服装都很时髦，只要哪里买得到，她们就去买，而且是由某个著名的、懂得怎样把料子搭配得最美观的女裁缝做的。

载于《议会文件》，1831—1832年，第15卷，第423页

5．十八岁姑娘的服装账单

简·L，十八岁，出生于曼彻斯特，父母是爱尔兰人，九岁

时开始当缫丝工，一周挣四先令。一年以后学会织布，然后就一直当动力织布机的织工。看四台织布机，一周挣十三先令，此外一周还付给她的“小助手”三先令，因此，她的总收入是十六先令。每周交给她母亲七先令，剩下的工资归她本人。懂得一点烹调，能剪裁、缝制衬衫，尽管她从来没试过。能剪裁、缝制象她身上穿的那件长外衣（那是用漂亮的丝绸精工做成的）。

她穿的长外衣用去一镑十六先令六便士，她的帽子用去一镑九先令。她戴丝手套，每副大约花一先令六便士。每年的鞋费大约十五先令。她从学校的一位老师那里学会自己做帽子，象她戴的那种。她出售自己做的帽子，价格都不相同，象她戴的那种没有丝带的帽子每顶卖六先令，最便宜的是四先令六便士，最贵的是八先令，这两种都没有丝带。每年做出来卖的帽子不超过四五顶。做一顶八先令的帽子费时两个月，晚上做到深夜。她是一位积极肯干的女工。

考埃尔先生的调查；载于《议会文件》，1833年，第20卷，DI，34—35页

6. 在工厂里穿衣及脱衣

问：已婚和未婚的女工在工厂里干活时穿得怎样？

答：她们脱掉短外衣和围裙，有些人脱掉上衬裙，挂起来，穿上别的。

问：她们出厂时再穿上吗？

答：是的，她们出厂时比干活时穿得更暖些。

霍利威尔棉纺厂经理詹姆斯·诺特提供的材料；载于《上院文件》，1819年，第16卷，第408页

问：你们早上来后，都脱掉衣服吗？

答：是的，先生。

问：那些接断头工互相看到脱衣服吗？

答：是的，先生。她们进来后尽快地脱下衣服，那些未婚女工穿上工作服。

问：你脱掉些什么？

答：帽子、披巾、鞋子和袜子。

问：那些青年男工，脱掉些什么？

答：他们脱掉鞋子、袜子、帽子、上衣和背心；干活时都光着脚，男女青年都一样。

问：那些男青年看见大姑娘脱袜子吗？

答：看见的，先生。有些大的接断头女工已婚。她们只能这样做。

问：那些男孩讲过下流粗鲁的话吗？

答：讲的，先生。有些大的男孩总是这样讲……

问：女孩子计较这个吗？

答：有的不喜欢，有的无所谓。

摘自曼彻斯特的考埃尔先生收集的证词，载于《议会文件》，1833年，第20卷，第76—77页

• • •

我参观过J·米尔公司的纺纱厂〔诺丁汉附近〕，与此有关的只有一件事我要提一提。那天正好是星期六下午，工厂刚要下班……

我从一位青年女工那里了解到，在她们离厂前，总有时间给她们洗澡。不久以后，当机器停转时，为了找一个我想询问的小伙子帕克，我从一个车间回到另一个车间，突然发现一群女孩子和青年妇女在一起，有些人上身赤裸，正在梳洗。她们看到我

时，相当忙乱，赶着用衣服遮身。不过，尽管在一个陌生人面前赤身露体，不好意思，但在工人面前就没有一个人有这种感觉，因为当帕克，一个十六岁的小伙子，从她们中间走到我面前时，就象陪同我的另两个男工人在车间另一端出现时一样，并没有使她们感到局促不安。

对于中央委员会来说，这种事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但是，我想这作为风俗败坏的一个事例，值得一提，虽然这种情形是来自在其他方面应予称赞的某种习惯。

德林克沃特先生向1833年的工厂调查委员会所作的报告；载于《议会文件》，第20卷，CI，41页

7. 布雷德福的青年女工

布雷德福的青年女工……穿戴干净时髦，她们在星期日或假日外表体面，使外人感到惊讶。布雷德福的毛纺女工的放荡行为并未达到惊人的程度，这一点看来是明显的，因为当地私生子的人数比其他地区少……还必须注意到，已婚的毛纺女工并没有比那些从事农业劳动的妇女少生孩子。

有人反复断言说，工厂女工不顾家庭，烹调、理家、针线活等做得少。可以反驳说，那些从事农业劳动的妇女何尝不是这样，她们在田里劳动时，她们的家也同样无人料理。无论在哪里，只要已婚妇女不得不靠工作来餬口，就顾不上家务事。不过，工厂女工在清洁卫生和家务管理方面，都远远胜过威尔茨、德文和多塞特的女工。

约翰·詹姆斯：《英国毛纺工业史》，1857年版，第556页

8. 伦敦的女缝工

H·贝克小姐，西区的女缝工，曾在农村学会这一行，十六

岁时到伦敦当“学徒”：

当学徒的青年妇女，一般是十六七岁。她们大多数以前都在伦敦或农村当过学徒。学徒期一般两年；这期间的报酬，包括膳宿费在内，只有三十到四十镑。

许多青年妇女在学徒期满后被雇做缝工，每年收入十五到五十镑加上食宿。缝工和学徒的劳动时间最长；学徒是初学，对活儿不熟练，所以较早睡。

有些商店的劳动时间固定，有些则不固定。劳动时间一般从上午八点到晚上十一点。上午八点半左右尽快地吃完早餐，中午一点半吃午饭，大约有二十分钟的时间，而且也得尽快吃。下午五点吃茶点，没有另给时间，也必须象其他正餐一样得赶快吃。晚上九点或十点吃晚餐。

在那些管理正规，即不通宵工作的商店里，如果碰上有特别定购任务需要完成时，她们就得工作到十一点以后，通常要到清晨二三点，必要时通宵工作。在那些管理不善的商店里，她们经常整夜工作。在旺季，常常工作到清晨一二点钟。到了夏天，一般在早上五点钟开始干活。

有一家商店，该证人以前工作过。她在那里连续三个月没有一天休息超过四小时，一般十二点到一点才上床，清晨四点起床。当全国为威廉四世陛下举哀之际，这位证人从星期四上午四点钟开始工作到星期日上午十点半，没上过床；在这段时间里，她根本没睡觉，这一点她可以确定。为了不打瞌睡，她几乎星期五整夜，星期六白天和晚上都站着，只坐下来休息半个钟点。另两个年青缝工也在一起工作，时间一样。她们只是偶尔坐在椅子上打个盹。该证人当时仅十九岁，由于这次吃力的工作，身体很虚弱，到星期天上床时，她睡不着。腿和脚肿得很厉害，脚面看来比鞋面还高……

这些青年女工经常过度疲劳，星期天都起得很迟，不能去做礼拜……

如果谁病了，她要么得继续工作，要么离开商店。“她们经常坐着工作，疲惫得连针都拿不住”。老板一般很少注意或根本不去注意替他干活的青年工人的健康。

载于《议会文件》，1843年，第14卷，第204—205页

9. 女缝工的学徒

约翰·达尔林普尔，穆尔菲尔德的伦敦皇家眼科医院的助理外科医生：

几年以前，一个病弱但漂亮的青年妇女（一个孤儿）由于视力严重缺陷来医院看病。经询问得知，她给女缝工当学徒，当时是契约期的最后一年。她一天劳动时间十八小时，有时还更长；一天三餐只能趁几分种间歇时间匆匆吞下，她的整个健康状况显然在恶化，有得肺结核病的趋势。

在我劝导下，她向女主人请求休息一下，但答复是，在学徒期的最后一年，劳动更值钱了，女主人有权要她劳动，以偿还教她手艺的费用。

后来，扬言要上诉市长，同时，女主人也认为如果再叫这个学徒继续工作会使她很快失去劳动能力，不得不取消契约，这才救了这个学徒。过了好几个月以后，她的健康才得到恢复。

载于《议会文件》，1843年，第14卷，第235页

10. 看绞刑的青年女工

青年女工甲：挑花边是很伤眼睛的行业。我坐在那儿一点也

看不清时钟上的指针和数字。

青年女工乙：我呢，可以很清楚地看见时钟，但无法说出现在几点了。我分不清哪个是指针，那个是数字。前几天我走了老远去看绞刑，但一点也看不清犯人。我听到人们在交谈，引起我的注意。最后我走到很近的地方。有一个人问我能不能看到，我说能。我很不好意思，因为我实际上看不清。除了年龄最小、刚工作不久的那个女工外，我们五人当中谁也看不清。我们大多数每周挣三先令六便士，有的只挣三先令。我们把花边送到拉特兰街〔旧雷德福〕卡特先生的店里。这是一个使人头疼的行业。

青年女工甲：尽管我们挣不了多少钱，我情愿挑花边而不去工厂。在自己家里自由自在，饭菜虽不好，但吃得舒舒服服。

载于《议会文件》，1833年，第20卷，C2，18页

11. 自立的青年妇女

制造工业的发展和机器生产代替繁重手工劳动的一个巨大优点，在于它有利于妇女地位的提高。要提高兰开夏妇女的社会地位，使之高于世界其他地方的妇女，所缺少的只是教育而已。

在中等阶级和劳动阶级中，妇女幸福的最大障碍就是她们在获取生活资料方面必须完全依赖他人，几乎不能自助。在一般情况下，其他职业比缝纫业更需要人，这使她们的劳动力低廉，一直降到几乎没有价值。在兰开夏，妇女可赚钱的职业很多。结果是家庭佣人很少，只能雇自邻近的郡。

一个谨慎节俭和父母住在一起的年青姑娘，在十六到二十五岁期间，可以靠她在工厂干活积蓄一百镑作嫁妆。我认为，使每个青年妇女能做到这一点是符合社会利益的。这样，她们就不必为寻找一个家庭而被迫早婚；能够自己谋生的自立感有利于发展

她们最好的精神力量。

希克森的报告；手织机织布工人的报告；载于《议会文件》，1840年，第24卷，第44页

（乙）工厂的已婚女工

“工厂未婚女工”成为什么类型的妻子呢？从各方面看，她们是很平庸的妻子。关于这一点，甚至布尔牧师和罗兰·德特罗歇也承认了，虽然他们乐于为那些不幸的未经起码训练就被要求管理家务的女工们辩解。相当不体谅的是第三篇。在这一篇，伯明翰的一个磨钮扣工人叙述了他母亲的婚后生活。他叫他母亲“可怜的人儿”，只有他的父亲才真正引起他的同情。同样偏袒男人但更为自私的是A．B．先生对他第一个妻子和第二个妻子的称赞，结果是他和第二个妻子在一起生活，轻松得多（第四篇）。霍金斯博士对青年母亲出去工作一事的批评再次表明他对人的真正关怀（第五篇）。下面是一小篇关于她们如何使婴儿安睡的内容丰富的材料。接着，在第七篇，有一个动人的真实小故事，叙述博尔顿的一对夫妇同甘共苦的生活，虽然当时似乎前途暗淡，但是他们决心一起生活下去。然后转入第八篇，这一篇有一则关于以诚实和勇敢著称的妇女，基蒂·威尔金森夫人（1786—1860）的最早的报导。她列名于利物浦大教堂圣母堂的彩色玻璃上的“贵妇”之中。作为她的事业成果而建立的，以及她和她丈夫被指派管理的市立洗衣房的规则，列在第九篇。第十篇赞扬了那些在恶劣环境中，以大无畏的精神，力求使自己的家和孩子保持整洁和体面的主妇。第十一篇说明工人的妻子们在另一方面的困难；丈夫部分工资的支付采取实物工资制，即在雇主自己开设的店铺里领取商品。对于有心于文学的人来说，这一资料特别有趣，因为它启发本杰明·迪斯雷利（比肯斯菲尔德爵士）在他的

小说《神巫》（1845）中描写过十分相似的事件。最后，在第十二篇，我们看到了伯明翰家务安排的一个侧面。严格说来，那里的工人妻子不是“工厂的已婚女工”，而是去城里众多的某个机器工场工作。可怜的男人再次得到满腹同情！

1. 布尔牧师的看法

关于许多在工厂制度下成长起来的青年人，她们勤勉、整洁和有向上心，使我拙劣的言词难以赞扬，如果我不指出这一点，那么我对她们的评判是不公平的……但我还要指出，这些都是例外；我要说，她们大多数无论如何都不适于承担村民妻子这样重要的职责。

她们从年青直到结婚的这一长时期中，都得劳动，怎么能够学会理家呢？我认识许多人，她们衣服破了，几乎都不会补。我从她们的母亲和亲戚那儿听说，她们几乎不会补袜子。我还了解到，有一位做父亲的非常着急，要他唯一的小女儿学会用缝衣针。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他因跛脚不能出门，女儿下工回家，他就和她坐在一起，手里拿着一根小棍子，强令她补自己的袜子，尽管她老是睡着；当她打起盹儿的时候，就轻轻地用小棍子敲她的头。

G·S·布尔牧师的证词，载于《议会文件》，1831—1832年，第15卷，第423页

2. 为已婚女工辩护

对于工人来说，最大的不幸之一是本阶级妇女的愚昧无知，她们一般不能成为贤妻良母……她们在结婚前是在工厂里长大

的，有的婚后很久还在那里工作，甚至当了母亲以后，几乎完全不懂料理家务，也不懂怎样精打细算使用丈夫赚来的钱。她们普遍不懂得为丈夫准备既经济又好吃的食物，经常在星期天花许多钱吃一顿正餐，而其他理家能手用同样的钱却能两三天就吃一顿正餐。一个工人如果碰巧同服务行业出身的姑娘结婚，那的确很幸运，她的清洁习惯和料理家务的知识，能保证他有一个舒适的家庭和节俭的生活安排。

工人通常把用钱和理家的事交给妻子，因而，这个社会阶级的妇女具备理家知识，加上勤劳、清洁和节俭的习惯，对于工人来说，至为重要。在成千上万事例中，占优势的却是这种称心如意的美德的对立面，妻子的无知和爱喝杜松子酒，使勤劳的工人生活穷困，债台高筑。不管怎么说，应该为这样一些可怜的人儿辩护，因为她们从来没有机会学得好些……

罗兰·德特罗歇的证词，摘自工厂调查委员会第一报告，载于《议会文件》，1833年，第20卷，E，13页

3. 我的母亲，可怜的人儿！

约瑟夫·科贝特先生，在伯明翰特纳公司的工厂里当磨钮扣工已经四十多年，工匠们碰到问题时经常请教他。一八四〇年十二月七日作证如下，附有签名：——

我的母亲很小就在一家工厂干活。她既聪明又勤劳，此外，还享有做人正派的好名声。她被认为是工人的好对象。

她很早就结婚，并生了十一个子女。我是老大。她尽全力担当起妻子和母亲的重要职责。但是，她的家务知识却少得可怜。因为，在最重要的做人的训练，即怎样理好家务以得到丈夫和子女的欢心方面，她连一课也没有上过。

她很快有了孩子，分娩后身体稍有恢复，就去上工，婴儿则在规定的时间带去给她喂奶。家庭成员多了，任何谈得上舒适的东西就通通消失了。

可怜的人儿，她从来没有能力使家庭欢乐和舒适。她一点也不领会我父亲珍惜家庭温暖的心情。我回想起她焦虑和劳累的状况时，就感到心疼。

在我父亲家里，我从来没有体验过片刻的幸福。我认为，这些阴沉凄凉的景象，显然源自我母亲的完全缺乏教育和指导。父亲变得酗酒过度，他的酗酒使母亲更加穷困。她尽量不去工厂工作，但是，钱不够用，她只好又到工厂干活。家庭人口多，随时都需要她在家。

我懂得，在她劳累一天以后，还连续好几个晚上几乎整夜在拆洗缝补衣服。我父亲不能从家里得到安慰。在一个料理好的家庭里，即使在一个工人家庭里，只要节俭和安排得当，这些家务可以搞得好一些，免得丈夫烦恼。对我父亲来说，这些家务却是烦恼的根源。由于无知和错误的想法，他跑到酒店去寻找安慰。

母亲不懂料理家务；父亲由此脾气暴躁和酗酒；可怕的贫困；不断的吵架；我弟妹的坏榜样；给我弟弟们未来行为的不良影响；我们一个个很小被迫出去干活，合共一周只一先令的微薄工资；受冻挨饿和童年的无数折磨，这一切都时刻涌上我的心头，使我受不了……

载于《议会文件》，1842年，第14卷，第131页及以后等页

4. 我的两个妻子

问：“在工厂长大的妇女能成为有用的妻子吗？”

答：“不太多；从家务劳动来说有用的妻子不多。她们普遍

结婚后出去干活，洗衣服、做衣服自己出钱（她们多数自己干不了）。同时，不论冬夏，她们得在大清早就把婴儿抱出去请人抚养。

我算是幸运的，我的第一个妻子很好，她能理家，是我从厂里挑来的。但是，不幸得很，她经常生病，工厂工作过度劳累，她的一个脚脖子跛了。她又跛又病，我们婚后五年都很不愉快。至于我的第二个妻子，比第一个强，她过得快活，孩子也健康得多。她在一个绅士家里当过佣人，更会料理家务。

问：从金钱的角度看，她对你有那么大的价值吗？

答：有的，我想，她的好处是她在家里得到的，也让我能得到。同时使我过得舒服。她不那么瘦弱多病，性情也比较好，这样，我们能够生活得安宁些。

曼彻斯特工厂工人A·B·的证词，载于《议会文件》，1833年，第20卷，D2，8—9页

5. 一个妇女干两种活

让我们设想一下这些年青妇女中一位即将担任妻子、母亲、保姆、家庭主妇的角色——这些职责她承担起来，往往是过早而又不注意节约。她没有时间，没有条件，也没有机会去学家庭生活的普通事务；即使学到了这个知识，也没有时间去实践。十二小时的劳动，加上离家路途往返的时间，因此，年青的母亲每天有十二小时以上不在孩子身边。母亲不在时谁来照料婴儿呢？常常是用一点点钱雇个小女孩或者老太婆来照料，而她们的照料是同给她们的报酬相当的。工人的住处经常不象一个家，有时就住在地下室里，没有厨房、浴室，没有缝补衣服的地方，没有过象样生活所需要的设备，也没有接待客人的客厅。根据这些以及其

他原因，特别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婴儿，我不得不表示我的希望，那就是将来会有一天，已婚妇女将很少被雇在工厂劳动。

摘自霍金斯博士的医疗报告；载于《议会文件》，1833年，第21卷，D3，3—5页

6. 让婴儿安睡

玛丽·科尔顿，二十岁，挑花边工〔绣花工〕。从六岁开始就挑花边，每天平均工作十四五小时……每周能挣四先令到五先令。一八三九年十一月生了一个私生子。婴儿生下来一周，就一天喂两次半茶匙的高弗莱强身剂〔一种鸦片酒精溶液和糖浆混合的特许专卖药剂〕。她付不起婴儿的抚育费，因此给婴儿吃高弗莱强身剂，使之安睡，她的挑花边工作才不会被打断。她逐步增加服用量，从每天一两滴一直加到一茶匙。婴儿四个月时，长得很瘦弱，人家劝她专喂鸦片酒精溶液，使之象其他婴儿那样长大一些……她便买了半便士的鸦片酒精溶液和半便士的高弗莱强身剂，这些够她喂三天……要不是这么紧张干活，她决不会用它来喂婴儿的。她曾多次想不喂这种药，但是不行，因为要是这样，她就会断炊……

载于《议会文件》，1843年，第14卷，第62页及以后等页

•　　•　　•

普里西拉·哈顿，"十岁"，在家里照顾一个满月的婴儿。孩子的母亲认为她是一个好保姆。孩子也很乖，但是当婴儿需要吃奶的时候会哭几声；母亲喂一茶匙高弗莱强身剂，一天大约吃三次；有时母亲不在家，她（证人）给孩子吃一茶匙的高弗莱强身剂，孩子便大哭起来，很不安宁……

载于《议会文件》，1843年，第15卷，Q77页（第385号）

7. 博尔顿工人的婚后爱情

我在一位熟悉当地情况的绅士陪同下，访问了博尔顿几家穷苦工人。每家都说“没有工作”，接着是“没有食物、没有家具、没有衣裳”。我们进到一对年青夫妇的家，起初我把他们当为兄妹，实际上他们是夫妇，结婚约六年了，幸好还没有孩子。在一张粗劣的但十分干净的桌子上，摆着一顿饭，我们确信这是他们二十四小时内唯一尝过的也是他们未来二十四小时内不过分企望的唯一的一顿饭。它只是两小盘燕麦粥，一片薄薄的燕麦饼，一点点几乎没有颜色的淡菜，还有一些盛在一块破碗碎片里的极粗糙的砂糖。

丈夫当过棉纺工人，但是他做工的那个工厂已经关闭好几周了，妻子也在同一个工厂干过活。干得好的时候，两个人合起来每周约挣三十先令，但已经好几周（大概是十三周）挣不了这么多了。他们的家具已经一件件卖掉，应付急需的吃用，衣服也典当了。他们曾希望情况会好转，但感到“愈来愈坏”。男人想出国，但是不能丢下妻子一人让她饿死，她的体质也受不了穷苦人们在旅途中注定要遇到的艰难困苦。

我的同伴问他，既然这样，他是否悔恨早年轻率的结婚。他踌躇了一下，爱怜地看着他的妻子，他的妻子报以深情而忧郁的微笑。他的男子气概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嘴唇微微颤动，非常激动。他擦掉眼泪，竭力控制住情绪，整个身体抽搐了起来，接着，他镇定地回答：“不！我们同甘共苦，我对她始终如一。”

W·库克·泰勒：《兰开夏工业区旅行札记》，1842年版，第41—42页

8. 有轧布机的女工

许多地位微贱的妇女，她们在困难面前的非凡毅力，她们的聪明勤劳，以及自我牺牲的仁慈心，堪称模范。在这些人当中，一位现在住在利物浦的微贱、穷苦的妇女应列首位。这个地位低下的女主人公——我们叫她凯瑟琳或基蒂，因为她的朋友通常熟悉她这个名字——大约在一七八六年出生于兰开夏一个人口稠密的村庄。她的双亲……境遇贫苦，只好将凯瑟琳和她兄弟送到离村庄一段路的一家棉纺厂做工。那是一七九八年，当时她只有十二岁。〔目前公认的说法是，她叫凯瑟琳·西沃德，生于爱尔兰的伦敦德里，在孩提时代，就被带到利物浦。据调查，棉纺厂是格雷格公司属下的，在兰开斯特附近的卡顿〕……

这个棉纺厂属于管理较好的工厂之列。劳动时间不长，而且是明确规定了的。每个人都有指定的任务，只要她们注意去做，就没有什么好埋怨的。那里有一个室外晾场，天气好时可在那里娱乐；还有一个图书馆，想看书的人可以自由借书。厂方非常注意防止任何不正当的行为发生。总之，使上工工人愉快，鼓励人们勤劳、守秩序等措施，这儿是应有尽有的了。

凯瑟琳在这家工厂度过了几年，健康壮况有所好转，智力有所发育……她心肠好，对工厂给予她和其他工人的关心深为感激。她经常说："假如有人间天堂的话，那就是徒工所，我们在那里被清清白白地带大了，工厂的经理诺顿先生就象我们的父亲一样。"

凯瑟琳离开棉纺厂到一户人家当佣人，（然后）同一位值得她爱的人结婚……他们租了一间小房子，配上家具，这一婚姻充满着幸福的前景。但是，在她生了两个孩子以后，〔第一个〕丈

夫死了……这时要找到工作很难。凯瑟琳唯一能找到的工作是在铁钉厂干活，这对她并不适合……工作很累，报酬又少。她通常做大铁钉，每天能做八百个左右，但有些男工能做这数目的一倍。她的平均收入是每天十五便士……据知，她工作到手指起泡不能再做为止；她呆在家里敷药，手指医好后又干同样的活。在这段时间里，她和她的母亲常常挨饿……

凯瑟琳离开铁钉厂后，靠轧布来维持家庭，邻居一位仁慈的绅士被她的品格所感动，帮她卖掉一些财物买了一台轧布机。她靠这台机器并帮人干些杂活，生活了好几年，直到她母亲去世……她带着唯一养活下来的儿子迁居到利物浦。她带着轧布机一起去……

当〔1832年〕英格兰第一次出现霍乱的时候，人们十分焦急地防止被传染上，因而特别注意干净。赤贫者的习惯加上生活设备缺乏，洗晒衣服、被褥非常困难。这时，凯瑟琳的房子有一个小厨房、一间小客厅和两、三间卧室，房子后面还有一个小院子。她在厨房里放一口铜锅，在院子里绑了一些绳子，让穷苦的邻居在洗晒衣服时随意使用。她也管理那些借给穷人用的衣服和被褥。这些人家因凯瑟琳的好心肠得到的好处甚为明显，因而一个慈善机构随着提供一个公用的地下室，让那些家庭每周都可以在那儿洗衣服。这样创始的机构，非常实用，到现在仍然开办着……

凯瑟琳还活着。她的地位大增，在衣食方面的精打细算令人钦佩。没有任何浪费。人们知道，她把鱼骨熬成汤送给生病的穷人，用水果废料，做成可口的饮料送给发烧的病人……凯瑟琳住房的主人是一个单身妇女，跛脚，收入很少。急需时凯瑟琳也不愿意请穷苦的房东修缮房子，而尽可能自己做。她买了油漆，亲自动手油漆房间。星期五，她向她的寄宿者收房钱，虽然总共只

有几先令，她也把钱借给一些贫穷的妇女。她们买一些货物在星期六到市场上出卖，在星期六晚上把钱还给她。除了尽量给邻居做好事以外，她很少和邻居混在一起。她很不愿意替自己的朋友要求任何帮助……

《议会的益趣短论杂集》，1844年爱丁堡版，第3卷，第26期，第1—10页

9. 利物浦市立洗衣房洗衣须知

洗衣妇女租木盆、用水、烘干衣服每人次须交费一便士，时间不得超过六小时。

洗衣者进入本房，可随意挑选空木盆；人满时，按申请次序先后使用。本房女总管有权决定同一洗衣锅清洗何人之衣服，监督各洗衣者放入适量之肥皂和苏打，指定何人应在衣服取出时清洗锅子，何人应立即将锅子装满清水及衣服。

洗衣者必须把小件衣服装入袋子，放进洗衣锅。

必须十分注意洗衣锅里不能断水，以免烧坏锅子。

管理人员可指定各洗衣者在烘干架上放衣服之位置，并注意各人衣服分开放置……

许多衣服附满跳蚤、虱子和臭虫等寄生虫类，蒸煮不死。故较为干净之衣服应一起蒸煮，而脏衣服则应放入另一个不用以蒸煮沾染病菌之衣服的洗衣锅。洗衣者说明衣服类别时应十分谨慎，以免引起众怒。

摘自利物浦公共浴室管理规则，摘自大城市状况的第一个报告的附录；载于《议会文件》，1844年，第17卷，第197—198页

10. 家庭妇女的没完没了的战斗

在这些悲惨的情景中，妇女的遭遇是极其痛苦最令人伤心的了。男人如果象通常那样有工可做，白天就能避开住所的种种烦恼，工作完后晚上一般就能呼呼大睡。但是，妇女常常得留在住处拥挤的大杂院里，或呆在无人照管的窄弄堂里，置身于所述的各种灾难中。肮脏的孩子、家庭口角、醉后争吵等随时随地都能碰上。在这种环境下，一个整洁的家庭主妇刷刷洗洗或者打扫卫生的工作，看来是白费劲，无甚用处，因而她很快就弃而不做了。

议员R·A·斯莱尼关于伯明翰等地状况的报告，摘自大城市状况的第二个报告；载于《议会文件》，1845年，第18卷附录，第18页

• • •

在巡视贫苦阶层居住的低洼地区时，看到他们在恶劣的环境中力争体面和干净，往往使人感动不已。他们把房子的地板和台阶洗得干干净净，用磨石涂白磨白，但人们一进入房子，都会带来打扫不周的街上污泥而毁了他们的劳动成果。他们洗净衣服，挂出晾干，却被邻居的炉灰弄脏。他们的子女想保持干净，但由于类似的原因也弄脏了。有时，尽管他们尽力照顾，孩子们还是脸色苍白，萎靡不振，带着病态，显然，这是一条天然溪流变成污水沟后散发的传染疾病毒气造成的。该溪流是势力大的人物为工厂水力的需要加以拦坝阻流的，他们当选为市议会议员，可是当人们对任何有碍卫生的坏行为提出申诉或提出可能的改进卫生状况的意见时，他们都装聋作哑，置之不理。

迪恩斯顿的詹姆斯·史密斯关于约克郡工业城市情况的报告；载于《议会文件》，1845年，第18卷，第317页

11. 工厂商店的“残酷行为”

我从来没有去过那个商店，可是，不管下雨，下雪，或是什么天气，总有十二三个人站在商店门口周围，他们不让你进去。我见过〔这商店〕大约有两百人在那里。在好几天没有面粉的时候，妇女们就撕撕打打争着要进去买。

大约在一个月或六个礼拜前的星期四，我在白天十一点离家，顺路到我婆婆家里，我肯定在十二点以前到达那里，一直到晚上八点多钟才回到家。途中又去找婆婆，把一些抵扣工资的食品（即按这种实物工资制买到的食品）留给她，没停五分钟。我到商店时，已经有一大群人在买面粉，我只好等下去，要不我没东西给我的孩子和丈夫吃。我的丈夫膝盖受伤了，他在煤矿里的工资大部分是用实物支付的。二十先令的工资中支付十五先令的东西。妇女们都争先恐后要挤进去，我最后挤进商店时，帽子丢了，围裙也全撕破了。

有两个晕倒的妇女被抬出来，我帮助她们醒过来，所以，轮到我时我不在，只好又等了好久。有个小男孩想替他母亲买一块面包，他还没有吃晚饭，差一点给闷死了。他身上冒汗，我以为他死了。他们把他抬到床上，可他后来回家了。

工厂商店多残酷啊！最近小查理·班克斯先生管理商店以后，商店更糟了，妇女抱着哭叫的孩子想挤进商店时，小查理·班克斯先生就咒骂她们。他真是个坏透了的狗崽子……

南斯塔夫斯煤区比尔斯顿一矿工的妻子的证词，载于《议会文件》，1843年，第13卷，第93页

12. 布兰马根的消化不良症

工人的妻子对家务料理的极端无知是他们痛苦和郁闷不乐的主要根源。许多事例证实，那些本性难改的酒鬼都把他们的酗酒习惯归咎于不幸的家庭，而一个受尊敬的工人家庭大多是由俭朴勤劳的妻子料理的。我们认为，只要妇女自幼普遍在工厂车间度过，就不能期望这方面有多大的改进……经常发生的是，工人回家吃饭时发现饭还没做好，因为他的妻子还在工场里干活，她托邻居煮她丈夫的饭，邻居把这事忘了。于是，这个可怜的人只好仓促吞下半生不熟的饭菜，肚子里装着不易消化的食物，就赶回厂上班。我们认为，这常常是这一阶层的人患消化不良症的主要原因……

摘自R·D·格兰杰在伯明翰搜集的证词；载于《议会文件》，1843年，第14卷，第180页及以后等页

（丙）煤矿女工

十八岁的维多利亚女王在一八三七年登基时，有成千上万的女性（其中许多人比她还年轻）正在英国的煤矿里劳动。这事并不新奇；事实上，从中世纪这个国家创办煤矿以来，这一状况已经持续几个世纪了。但是，那时候的煤矿只是浅矿，或是小山坡上容易开采的露天煤层，而且妇女同她们的男人一道工作，一般是帮着把煤运到马车或驳船上。随着采煤技术的发展，矿井挖到更深的地层，大多数（尽管不是所有的）矿井，先是用马，后来用蒸汽机，把煤吊到地面上。有些地方仍然喜欢雇用女工，一则雇她们省钱，二则煤矿的产量还不多，采用机器不合算。在苏格兰尤其是这样。

苏格兰女矿工的悲惨状况，最先在一七九三年由邓唐纳德勋爵揭露，引起社会的注意。接着是一八〇八年，在阿洛厄实习的土木工程师兼矿山勘测师罗伯特·鲍尔德发表了关于苏格兰地下背煤女工状况的调查结果。第一篇转载了鲍尔德书中的几段，从中可以看出，他毫不犹豫地谴责这种妇女劳动方式是苦役。对于这一做法的历史背景，汉密尔顿公爵夫人的管家在给公爵夫人的信中作了简短的评论（第二篇）。

英格兰和威尔士矿井的女工情况几乎同样糟。大约在一七八〇年，英格兰的泰恩和韦尔地区的地下矿井停止雇用女工和女童工，然而，过了好久，这个国家的部分地区仍然普遍雇用她们。其中一个是坎伯兰，理查德·艾顿鼓足勇气下到该地区朗斯代尔勋爵的一个深六百英尺的矿井，在“阴暗”中遇到“粗野的姑娘”，十分震惊（第三篇）。塔夫内尔先生代表一八三三年成立的工厂调查委员会对兰开夏煤矿工人进行过调查（见“童工劳动”（丁）第九篇），他的报告后来对阿什利勋爵很有用处，后者在一八四〇年提议成立一调查委员会，调查矿井童工和未成年工的状况。事后又自下一年度开始将已婚女工列入调查范围。根据一八四一年的人口调查，当时英国煤矿的地下劳动雇用了一千一百八十五个二十岁以上的女工和一千一百六十五个二十岁以下的女童工，另有三千六百五十个已婚和未婚的女工在地面上劳动。在这总数六千人当中，二千二百四十人在苏格兰各个煤坑劳动，大多数矿井都雇有一百或一百五十个已婚和未婚的女工。

一八四二年发表的童工调查委员会的报告，展现了一幅令人震惊的画面。它提到在兰开夏、约克郡和南威尔士的一些煤矿里，年幼的女童工、未成年女工、成年女工，和成年男工、男童工一样，固定在地下劳动，而在苏格兰，这是司空见惯的。调查委员们直言不讳。因此，西蒙斯先生宣称约克郡西区煤坑的妇女

雇佣状况“比妓院还糟”（第四篇），斯克里文先生描写已婚和未婚女工的外表“令人作呕，无法形容”（第五篇）。

该报告对舆论产生了巨大影响，主要是由那些图画引起的。性和色情狂，放荡，暴力和残忍，以及最下流的丑行——在那印得密密的几百页中，这一切都揭露得淋漓尽致，足以使维多利亚时期的中产阶级男人义愤填膺了。读了这些章节，没有人会对这种揭露所引起的如此轰动感到奇怪。

阿什利勋爵抓住公众的关心和义愤达到高潮的时机，在一八四二年六月七日，即这份报告发表后仅一个月，向下议院提出了一个议案，该议案不仅对煤矿雇用的男童工给以某些保护，而且禁止雇用女工和女童工。他的演讲说服了下议院，但在上议院情况则完全不同。在上议院，伦敦德里勋爵强烈地为妇女劳动辩护。他断言，有些矿井的煤块只有女性工人才能采到。然而，许多拥有煤矿的贵族对此不大关心，因为英国大多数矿井并没有雇用女工，至于少数矿井，已婚和未婚女工并非受雇于主人，而是受雇于她们的男人。伦敦德里未能使这个提案遭到否决，但是他设法保留了煤矿可在地面上雇用女工的权利。该提案获得通过，成为一八四二年的煤矿劳动限制法。

尽管该法令用意良好，甚为必要，但其效果并不十分理想。一八三三年解放黑奴的时候，政府给奴隶主的补偿计达二千万英镑，但是对于突然被解雇的女工就没有这种打算，而这种工作对许多女工来说是其终身唯一熟悉和适合的工种。在苏格兰，由于教区拒绝帮助，她们的命运特别坎坷（第二十一篇）。阿什利勋爵把一位慈善的妇女给他的一百英镑的支票奉献出来，还捐赠一份自己的微薄收入，但是至少有些最受影响的女工并不感激他（第二十三篇）。在苏格兰和威尔士，一些失去工作的女工甚至设法溜回矿井。只是过了几年以后，视察员才能声称已经没有女工

在矿井下劳动了。

1. 苏格兰的女奴隶

我们认为必须介绍一个社会阶级的状况，它与煤炭业有密切的联系，这一阶级的人遭受着连黑暗时代和野蛮时代也难以容忍的奴役。这个阶级就是在矿下背煤的女工，在苏格兰称为“负重工”。

目前，在苏格兰，把煤从掌子面运到地面上，有四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最令人满意，即由马将一篓篓煤从掌子面拉到矿井底部，再用机器吊到地面。第二种方式同我国西部实行的一样，即将煤装在四轮小车上，由专门雇用的男人、妇女或小孩来拉，或由矿工本人拉。第三种方式由称为“负重工”的女工将煤从掌子面运到矿井底部，再用机器吊到地面。最后一种方式，最艰苦也最奴役，因为女工不仅要把煤从掌子面背到矿井底部，还要把煤背上地面。最后这一方式在英格兰还没有发现，在格拉斯哥附近则已废除。

这种劳动尽管艰苦，仍然可雇到青年女工；她们早就有此习惯，对它并不特别嫌恶，她们象最快活的女性那样心情轻松愉快。假如她们愿意，尽可去从事其他劳动，运煤又是一件自由选择的事情，因此，对煤矿主不能特别责怪。然而，即使从最好的角度看，这仍然是一种极其恶劣、极其古旧、极其不光彩的风俗。但是，大批已婚女工和青年女工一样从事这种苦役，她们即使毫无怨言，加以忍受，这一做法也是绝对有害、绝对恶劣的。

在实行这种方式的煤矿里，矿工们在深夜大约十一点钟，即别人正在休息的时候，就离家到矿井去，（如果儿子够岁数，也一起去。）他们的第一项工作是备煤，从内壁上把煤掘下来。大

约三小时以后，他的妻子（如果女儿够岁数，也一起）动身到矿井，她事先用毯子包好婴儿，交给老妇人照料。这位老妇人只得到少量的报酬，同时要照料三四个小孩。孩子的母亲们不在时，她用啤酒或威士忌掺水喂他们。稍大一点的孩子，则托邻居照顾；使人惊奇的是，在这样的照料下，孩子们竟能不断地茁壮成长。

这样安排好比较小的孩子之后，母亲就同较大的女儿一起下矿井，每个人带一个式样合适的篓子，到井下放下篓子，装进大煤块。她们背的煤很重，常常要由两个男工把装煤的篓子抬到背上；女孩子则按各人的体力装上煤块。背煤时，母亲走在前面，牙齿咬着一根点着的蜡烛；女孩子跟在后面，她们就这样走到矿底，然后，拖着疲倦的步伐慢慢爬着阶梯，不时停下来喘一口气，一直走到地面或矿顶，卸下煤块，以便出售。这样，差不多没有休息地走八小时或十小时。往往可以看到，由于劳累过度，爬登矿井时，她们哭得非常伤心；但是，在地面上一放下煤篓，她们又恢复原样，轻松愉快，边走边唱，重下矿井。

一个强壮的妇女以这种方式完成的工作是超乎意料的。例如，我们看到一位女工，在上述时间内至少背重一百七十常衡磅①，在矿井下的陡坡走了一百五十码，再爬一百一十七英尺长的梯子登上矿顶，最后又走二十多码才到卸煤的小山坡。她一天要这么背着煤走二十四趟……这样，一个女工一天运到矿顶的煤共达四千零八十磅，即超过三十六英担，还经常有人背过两吨。这种工作的报酬一天只有八便士！——这种境遇几乎和这项工作一样令人惊讶……

看了苏格兰运煤工劳动的情景，特别是想到她们早在七岁时

---

① 常衡（avoiydupois），以16盎司为1磅。

就开始这一工作，而且往往工作到五十多甚至六十岁，人们对这种奴役和劳累的严酷性就能形成一些大体的印象。

煤矿工人同妻子、儿女，完成了一天的工作后，回到家里，得不到温暖。他们的衣服经常湿透了并沾满污泥，鞋子破得几乎不成其为鞋子。在这种情况下，还身受严寒之侵蚀，衣服经常冻成冰。

一回到家里，一切都凄惨冷清，绝无舒适，炉火一般是灭的，厨具肮肮脏脏，饭菜未备，母亲自然先找婴儿，甚至来不及脱下矿井里穿的衣服就喂起奶来……

在用马代替女工而让矿工的妻子留在家里的地方，情况是多么不同。丈夫同儿子辛苦劳动后回到家里，有个舒适的家，火炉烧得旺旺的，早餐很快就准备好了，这一切使他快活起来，使他忘记了一切劳累。而妻子的勤劳，使他买得起好衣裳好家具（这是这个社会阶级的主要财富）。一架红木五斗橱加上一个带有红木外壳、上一次发条可走八天的时钟，就是他们梦寐以求的东西了；时钟带回家时，所有的亲戚和邻居都被邀请赴宴，通宵沉浸在愉快欢乐之中……

在勘测一座大型煤矿地下开采地时，一个已婚的女工走过来，在煤块的重压下呻吟着，她的每一条神经都在颤动，双膝几乎要跪下去了。她走近时，用极其可怜和悲怆的声音说："啊，先生，这是很痛苦，很痛苦的活呀！我希望上帝让第一个想要背煤的女工折断脊梁骨，免得别人再去干这种活。"

阿洛瓦的土木工程师兼矿山勘测师罗伯特·鲍尔德《关于称为负重工的苏格兰地下背煤女工状况的调查》，爱丁堡1812年版

2. "比长得漂亮还好"

十二世纪末叶以前，在博内斯地方的科林登的汉密尔顿公爵

领地上，当时的业主威廉·德·佛雷庞特开始挖煤的行业……从该世纪末叶一直到一七九九年的七百年间，掘煤工只要在一个煤坑里工作就终身固定在那里劳役；如果煤坑主人出卖或让渡煤坑所在的土地，驱使掘煤工劳役的权利就转给买者。根据一七九九年六月十三日通过的一项议会法令，采煤工才从这种奴隶状况中解放出来。

在这个漫长的时期中，采煤居民中的妇女同她们的丈夫、父亲或兄弟一样，都是农奴或奴隶，随同他们在矿里劳动，如果她们想逃走，往往会被抓回去重新劳役，每人罚款一百苏格兰镑。

男人用镐和铲在矿井里挖煤时，妇女就用背背煤，从煤矿的最末端运到矿井底部或矿口；或者沿着井下通道用矿车拉煤。评价一个女人的主要条件不是漂亮，而是强壮有力气，因而年轻力壮的女人肯定容易找到丈夫。有一句苏格兰古老俗话："长得象矿工的女儿，比长得漂亮还好"，证明了女性这种优点的价值。

摘自1851年1月2日汉密尔顿庄园总管家就兰开夏矿区妇女教育问题给汉密尔顿公爵夫人的信；载于《议会文件》，1851年，第23卷，第3页

3. "阴暗"中的"粗野姑娘"

看过了与地面煤矿有关的一切操作，我决心在离开怀特黑文之前，下到一个矿井，看看井下的奇事。该地一位绅士曾经多次下过，好心地同意和我作伴。我探险的场所是威廉·皮特煤矿，这是最后才开办的，据说是同类中设计最好、也是我国设备最完整的一个煤矿。

我们准备下去之前，我们的向导，一位管事，向下面的人喊道："下来了"……从下面深处传来一阵奇怪、空洞、遥远、但

又不大声的呼叫回音，使我毛骨悚然……我们在篮子里站牢，双手抓紧链条；下面答话后，我们以平稳的、几乎感觉不到的动作，通过一条直径约六英尺、周围都是木头的输送管往下滑……最后篮子停了下来，我们发觉自己已经站在距离亮处六百三十英尺的矿井底部了。

这里，除了一支蜡烛和一个朦胧的男人身影外，我什么也分不清——周围一片漆黑……我们谈起这里可能发生的事故时，有人对我们说，一位可怜的女工最近差点送命。她的职责是把链条挂在篮子上，当她正在挂的时候，一只手不知道为什么被缠住了，管机器的男人又提前开动机器，她来不及挣脱，就一只手臂被吊着从矿井底部吊到矿顶，除了那只手稍微划破皮以外，没有受伤。

我们从竖井底部，沿着一条凿穿岩石、拱顶、两边象用砖砌并粉刷过的长长通道前进……在黑暗中我尽所能摸索着走，矿井的无数通道又会合又交叉，好似一座城市的条条街道——而且是一座规模不小的城市……那个地方弥漫着的阴郁气氛使我心情沉重——感到好象离开了人类或任何生物的领域，而进入某种可怕的、与一切人间欢乐无缘的地区。我们在漆黑中摸索着走过一条又一条的通道，有时，死一般的寂静使这片黑暗变得更加可怕。这种寂静时而被远处关门的砰砰声或火药的爆炸声冲破……

在我们前面，远处偶尔出现一丝亮光，象一颗流星似的向前冲来，划破暗处，接着一阵很响的隆隆声，还看不清是怎么一回事时，有人叫我们给一匹马儿让路。这匹马拉着一长串篓子，由一个青年姑娘驾着，她满身污秽，下贱而放荡，匆忙走过，边走边讲些下流猥亵的话。我们在行进中经常碰到这类马车而停下，它们以这种方式把煤篓拉到竖井，总是由上述那类姑娘驾着。她们衣着褴褛，外表粗野，举止下流。一个人由于周围的黑暗和荒

凉而恐惧时，这种行为更显得可怕，从而使这个地方带有地狱的色彩。

我们遇到的人都特别可怜：过分的劳动和有毒的气体，使她们面带病容，憔悴苍老；她们几乎上身裸露，全身黑污，容颜损毁，横遭凌辱，十分悲惨，就象是从普通人群中堕落下来的一种人，注定要在这片阴暗中消磨她们的一生，犹如在地下炼狱受苦受难似的……

我们在这个矿井的曲径里走了大约一小时，有时遇到经过的人，有时探问在孤单矿穴劳动的工人，最后被带到一个宽敞的房间，听到一片交织着吵闹和欢乐的声音。这是一个休憩聚会的地方，一篓篓的煤从开采地运到这里装上煤车，一群男女工人在这里聚会，个个兴高采烈，这同他们那种明显的悲惨境遇，也同他们集合地点的阴郁，形成奇异的对照。

这个房间非常光亮，能照出它的黑顶和黑壁，也照出人们憔悴的面孔和流氓般的体形，他们听到下流不堪的话语哄然大笑，在我的印象中活象一群魔鬼。有些人对我和我的同伴粗鲁地开玩笑，搞得我们避开不是，顶回去也不是，只好离开这个吵吵嚷嚷的人群，不久又进入矿井寂静荒凉的深处。……

摘自理查德·艾顿：《1813年夏天大不列颠环航记》，1814年版，第2卷，第155—160页

4. “比妓院还糟”

在英格兰（不包括威尔士），只在约克郡和兰开夏的一些煤矿区，才允许幼龄女孩、青年妇女和成年妇女下煤矿，和男孩和男人一样固定从事同样的地下劳动，劳动时间相同，而在苏格兰东部，矿井则普遍雇用女孩和妇女；在西威尔士，这种现象并非

不普遍。

约克郡西区的南部地区——该地区的许多煤坑，雇用井下劳动力不分男工女工，在分配工种时不考虑男女性别，虽有少数煤坑不让妇女采煤，但多数情况是妇女固定从事挖煤工作。该地区的大多数煤井里，男工干活时全身赤裸，由各种年龄的妇女协助，她们从六岁到二十一岁不等，也几乎是裸露着上半身。

分区调查委员〔J·C·西蒙斯〕说："女童工象男童工一样，固定看管风门、急运〔约克郡词语，指拉矿车〕、装煤、筛煤、倒煤，以及偶尔从事挖煤等各种劳动。我见过的最令人作呕的一个情景，就是在汉谢尔夫工作面的水平矿以及靠近霍尔姆弗思和新厂地方的许多小矿井里劳动的青年女工，象男孩一样穿着裤子，用手脚爬着前进，腰上系着皮带，皮带上的链条从胯下穿过。在其他几个地方也有这种情况。我在一月十八日参观了汉谢尔夫煤矿，这是一个水平矿，没有竖井和坡道；门或入口处就在工作面旁边，靠近地面。门不到一码高，有些地方不超过两英尺。

"我到达矿井开采地时，发现在一条狭窄通道下的一边，有个十四岁的女孩，穿着男孩的衣服，用男工使用的普通尖锄挖煤。她半坐半躺着干活，并说她感到这种活累死她了，'当然咯，她不喜欢'。她劳动的地方还没有两英尺高。再远一些的地方，男工们侧着身子在挖煤。这个矿井雇的十八个男工和童工中，就有六个女童工。

"我在矿里的时候，我的同伴——沃兹利的布鲁斯牧师和腊瑟哈姆的内尔逊牧师留在矿坑外，他们看到另一个十岁的女童工，也穿男孩的衣服，是被雇来拉煤车的，这两位先生都看见她在干活。她眉目清秀，脖子上还挂了条项链，当然她黑得象个补锅匠。

“在哈德斯菲尔德联合区的另两个矿井，我也看到同样的情景。在靠近新厂地方的一处矿井，拉车的链条高高地在两个女孩的胯下穿过，把她们的裤子磨破了几个大洞。很难想象出比这些姑娘干活时更令人作呕、更不成体统的情景了——比妓院还糟。

“我下到巴恩斯利的霍普伍德公司的矿井时，发现一群男人、男孩和女孩（其中有些已到青春期）围着火聚集在一起。女孩和男孩一样完全赤裸着上身，头发扎起来塞在紧发帽里，裤头掉到腰际（在西尔克斯顿和弗洛克顿，她们工作时穿衬衫和裤子）。她们的性别只能从胸部辨认出来，有时连指出谁是女、谁是男都有点困难，这引起了许多笑话，惹得大家大笑。在弗洛克顿和桑希尔矿井，做法则更不成体统；虽然姑娘们穿了衣裳，但由她们帮着拉煤的男工至少有四分之三是完全赤裸的，或者仅仅穿一件法兰绒背心。她们就在这种状态下，互相帮着装煤车，一天装十八或二十趟。我常常亲眼看到她们这样工作。

“由这些姑娘帮助拉煤的男工，多半不是她们的父亲，而且，她们一天十五至二十次地到往往离别人五十码远的一间间黑暗洞穴（采煤工作面）里，去找在干活的赤裸或近于赤裸的男工。回顾这一情景，就不难猜想，在那种机会众多的地方，性淫乱是普遍发生的事了，还有，竖井里的自由交往和聚会（矿车就是推到那里的），年青人听惯了污言秽语，她们缺乏教会的教导，年幼时就开始被毒害。这一切，使人们在雇用妇女的矿井里看到一幅青少年罪恶培养所的图象，这是在地面上所远不能相比的。”

载于《议会文件》，1842年，第16卷，第24、196页

5．令人作呕，无法形容

对性的看法从来是衡量一个民族是否文明的一个标准。就在

我们国家的中心——这里每天派出传教士到遥远的国土宣讲上帝的戒律，并为那里的众多奴隶的解放慷慨输捐数百万的金钱——在我们的矿井里，成百上千的青年姑娘成为如此无耻下流、诲淫言行和残酷奴役的牺牲品，难道可以说应该存在这样一种社会状态吗？她们象拉车的狗一样，系着链条皮带，套到车上，全身黑污，浑身湿透，几乎赤身裸体，用双手和双脚爬行，拉着沉重的煤车，看上去令人作呕，十分反常，简直无法形容。

S·S·斯克里文的报告；载于《议会文件》，1842年，第17卷，第75页

6．贝蒂·哈里斯的皮带和链条

贝蒂·哈里斯，三十七岁：我二十三岁结婚，结婚后到一家煤矿工作。我十二岁左右织布，不识字也不会写。我替（兰开夏）小博尔顿的安德鲁·诺尔斯干活，有时一周挣七先令，有时挣不到这么多。我拉煤车，从清早六点钟干到晚上六点钟，中午停一个钟头吃午饭，午餐是面包和黄油，没有东西喝。我有两个孩子，但他们太小，不会干活。我怀孕时还在拉车。我认识一个女工，她回到家里，洗了澡，然后上床生了小孩，不到一礼拜又去干活了。

我腰上系了一条皮带，链条就从我的胯下穿过，我用手和脚爬着走。路很陡，我们得抓住一根绳子，要是没有绳子，就随便抓住什么东西。有六个女工和大约六个男女童工在我干活的那个矿井里劳动，这种活儿对妇女来说是很苦的。我干活的那个矿井很潮湿，水总是浸没我的木底鞋，有时没到我的大腿。水从巷顶滴下来，漏得利害。我的衣服几乎整天都是湿的。除了生孩子以外，我一辈子从来没生过病。

白天，我的表妹照料我的孩子。晚上，我回到家时已非常疲劳，有时还没洗手脸就睡着了。我已不象过去那样健壮，干活也比不上过去了。我拉矿车拉得皮破血流。怀孕的时候，系着皮带和链条更使人难受。我那伙伴（丈夫）好几次因为我不愿意而打我。开头我不习惯，他也忍耐不住。

我知道许多男工打拉矿车的女工。他们对拉矿车女工乱来，有些女工有私生子。

载于《议会文件》，1842年，第15卷，第84页

7. “告诉维多利亚女王”

伊莎贝尔·霍格，五十三岁，背煤工人。结婚三十七年了，早婚是一种习惯，因为煤全靠妇女背，男人需要我们。这种活十分辛苦，经常流产，十分危险。我有四个已婚的女儿，她们在生小孩以前一直都在矿下干活——有个女儿因为怀孕时还在干活而流产了，现在身体很坏，估计不能恢复健康。

煤矿工人比其他工人受更多的苦——我的好男人九年前害肺病死了。他死前拖了好几年，有十一年完全没干活。

你一定要告诉维多利亚女王，我们都是忠诚的臣民，女工们不怕劳动，但是她们反对干牛马活；如果女王让全苏格兰的煤矿女工们离开矿井去干其他的活，那么，他们都会祝福她。

（分区调查委员注：霍格太太是彭斯顿最受尊敬的一位已婚女矿工，她家里有很好的家具，房子是我在东洛西恩所见过的最干净的。）

R·H·弗兰克斯的报告；载于《议会文件》，1842年，第16卷，第460页

8．“用我的裙子把孩子裹着带上来”

贝蒂·沃德尔，家庭主妇，住在勒弗附近的奥特伍德。

问：你在矿井干过活吗？

答：当然罗，我六岁就开始在矿井干活了。

问：你有孩子吗？

答：有的，我有四个小孩；其中两个是我在矿井里干活时生的。

问：你怀孕时还在矿井里干活吗？

答：是的，确实是这样。有一个小孩就生在矿井里，我用裙子把孩子裹着带上竖井。

问：你肯定所讲的是事实吗？

答：是事实，我可以肯定。那是我结婚后第二天生下的，我记得很清楚。

问：你系过皮带和链条吗？

答：系过，我确实系过。

载于《议会文件》，1842年，第17卷，第163页

• • •

伊莎贝拉·威尔逊，三十八岁，东洛西恩的埃尔芬斯通煤矿运煤工；女工怀孕过密时，只好打胎。我结婚已十九年，生了十个子女，七个活着。在约翰爵士的矿井干活时，〔我〕当运煤工，由于过度紧张流产了五次，每次流产后都生了病。推煤车很吃力。我最后一个小孩是在星期六早上生的，星期五晚上，我还在干活。

弗兰克斯先生注：九个人睡在两个床架上，看来连床都没有，此外全部家具就是两张椅子、三张凳子、一张桌子、一个菜

锅和几个破盆破碗。问她家里的家具是不是就这些，她说，家具没有用，搬动很麻烦。

载于《议会文件》，1842年，第16卷，第461页

9．为什么宁可要女工

问：你是不是宁可要女工而不要男童工拉煤车？彼得·加斯克尔，在兰开夏沃斯利附近兰开斯特先生的煤矿干活的矿工，回答说："是的，她们比较好管，也比较遵守时间。她们会打架、吵闹，做出种种的事来，但她们会对别人让步，另一个优点是，她们从来当不了采煤工。"

载于《议会文件》，1842年，第17卷，第217页

• • •

煤矿之所以经常雇用妇女当拉煤工，一个原因是，一个二十岁的女工干一天活只要二先令或不到二先令，而一个同年龄的男工则要拿三先令六便士；对矿主来说没有什么区别，因为不管谁干这种活他都付一样的工资。唯一的差别是，矿工可以在酒店多开销一先令或一先令六便士，而女工则常常帮他这个忙。一百个女工中没有一个会成为采煤工，这是男工宁可要女工的一个原因。

米勒先生（斯特利桥附近伍德利先生的煤矿承办人）的证词，载于《议会文件》，1842年，第15卷，第27页

• • •

雇用女工引起早婚。在女工背煤的矿井挑选女工时，经常是考虑她们的力气而不是考虑她们的理家能力。实际上，她们是作为够格的运煤工被选上的，因而常常是不够格的妻子。这种雇佣关系的性质本身就很糟，因为女工只能在男工不愿意拉煤或干活的

地方才有工作——一句话，她们只不过是负重的牲口。

詹姆斯·赖特先生（达尔基思镇巴克刘公爵的煤矿的经理）的证词；
载于《议会文件》，1842年，第16卷，第442页

• • •

珍妮特·塞尼柯克说："男人早娶我们，只是因为我们对他们有利"；她说的话为一个老矿工所证实，这个老矿工说，他"不得不早讨老婆"，以免把赚的钱付给外人。

载于《议会文件》，1842年，第16卷，第475页

10。佩兴斯的痛苦

佩兴斯·克肖，十七岁，哈利法克斯人：我清早五点钟到矿井去，傍晚五点钟出矿；我早餐吃燕麦粥和牛奶，还随身带了一块饼当午餐，边走边吃。我没有停下或休息一会儿来吃午餐。在回到家以前，我再也没有吃其他东西了，到家以后，吃些马铃薯和肉，不是每天都有肉吃。

我穿着现在穿的裤子和破上衣拉车，头上不长头发的地方是矿车撞伤的，我拉着矿车在地下跑一英里多的路，然后再回去，每车重三英担，一天拉十一趟。我系着皮带和铁链从开采地拉车出来。我帮助干活的挖煤工。他们戴着帽子，赤裸着身子，脱掉所有衣服。我走近时，看到他们在干活。

有时，我动作不够快，他们就用手打我；他们打我的背部。有时，男童工对我乱来，把我拖来拖去。我是矿里唯一的女童工。那里大约有二十个男童工和十五个男工，所有的男工都是一丝不挂的。我宁可在工厂里干活，也不愿在煤矿里。

分区调查委员斯克里文注：这个女孩是个不懂事，肮脏，穿着破烂，外表可怜的人物，看到这样一个象大草原上未开化的土

人似的人物，简直令人震惊。

载于《议会文件》，1842年，第17卷，第108页

11. 一条好裤子

玛丽·格洛弗，三十八岁，在兰开夏林利桥地方的福斯特公司的煤矿做工，作证如下：

我七岁下矿井，开始时当拉煤工。我有五个孩子现在还活着，有两个死了。我怀孕的时候干活不多，不再生孩子以后，就开始多干一点了，我的丈夫是煤矿工。我清早五点半到矿井去，下午四五点钟出矿，有时还晚一些。干活的时候，我穿一件衬衫和一条裤子。我经常有一条好裤子。地下水道的船工给我许多二便士的钱币买裤子。我从未见过女工不穿衣服干活的，但是我曾在博尔顿附近见过男工干活时没穿裤子。我记得看过一个全身赤裸在干活的男工，我们不能走近他，经常向他扔煤块。后来，他被煤块压死了。

问：你有没有见过男工对女工乱来？

答：有的，见过好多次。

问：你有孩子在矿井里吗？

答：没有，他们现在还太小。但我不想让他们到矿里去，我指的是女孩子。男孩子如果想要干的话，可以到那里去，可是我认为这对妇女不合适。

问：你在矿里的时候谁照料你的孩子？

答：我的一个女儿照料那些孩子；她患过瘫痪症，不能多干活。我父母和我住在一起，但是他们都老了。

分区调查委员J·L·肯尼迪先生注：我亲眼看到这一家的房子。她的父母已分别是八十四岁和八十岁的老人了。这个女工

的丈夫，在工作时，每周挣二十五到三十先令，她大约挣十四或十五先令，可是，房子差极了，小孩身上长满了虱子……

载于《议会文件》，1842年，第17卷，第214页

12. 妇女在井下穿的衣服

妇女们工作时穿一条几乎长到膝盖的内裤，有的人则用小围巾围着脖子；但我看见许多人袒露着乳房。

姑娘们在她们矿井里的一伙人中一点也不感到害羞，似乎都是一家人。

根据海德镇艾什顿先生煤矿的矿工监督约翰·米林顿的叙述；载于《议会文件》，1842年，第15卷，第203页

• • •

我不喜欢在矿井里干活，但是为了谋生，不得不干下去。干活时，我总是没穿袜子、鞋子，也没穿裤子；除了内衣，啥也不穿。我得同男工们一起上到巷道，他们在那里都是赤裸的。起初我觉得害怕、讨厌，但是我现在倒很习惯，也不在乎了。他们从来没有对我乱来。

根据玛丽·巴雷特（十四岁，哈利法克斯人）的叙述；载于《议会文件》，1842年，第17卷，第122页

• • •

在约克郡的西区，女孩子普遍被雇和男孩子一起当看门工、拉煤工。当拉煤工的女孩子的年龄有大有小，从七岁到二十一岁不等。她们通常光着上身劳动，和她们在一起的男童工也一样。如果说这些男女童工还算穿衣服的话(二者衣服几乎都一样)，也只是穿着一条宽松的裤子，不管男女都很少穿整套衣服。在许多

矿坑里，有女孩子作帮手的成年矿工，都赤裸着身子劳动。

载于《议会文件》，1842年，第15卷，第72页

13. 玛丽·霍姆的裤子

我在矿井里干活已经八年了。我一向拉煤车，从来不推煤车。你们看到了，我拉车时腰上总是束着皮带，链条从胯下穿过去。我常穿男孩子的衣服，裤子根本没有破过。干这活有点儿累，我的背和腿却从来不酸疼。我喜欢呆在井里，不想干别的。……我拉十六车挣一先令，这是我的定额。不知道我将在井里呆多久。我有两个已婚的姐姐，其中一个在服务行业工作。她们以前都拉过煤车。我敢说，我宁愿留在矿井里，虽然有时挨打，并湿漉漉地干活，可就不愿干别的活。

玛丽·霍姆（十四岁半）的叙述

• • •

我不满五岁就去矿里帮忙。我过去是推煤车的，但时间不长。现在，我系着皮带、链条在大门处拉煤车。那里没有车轨。我们得这样子拉着满满的矿车上坡下坡。我自个儿干，一天拉二十六趟，挣一先令。女孩子也一样系着皮带和链条拉车。我们的裤子在胯下处常被链条磨破，女孩子的裤子也象我们一样常被磨破，破了好几次。一起走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她们的胯下都露了出来。我经常看见的，那个女孩玛丽·霍姆今天也是这样。尽管她不承认，但却是千真万确的。

埃比尼泽·希利（十三岁）的叙述；

载于《议会文件》，1842年，第16卷，第295页

14. 伊丽莎白的一天

伊丽莎白·戴，十七岁，在巴恩斯利的霍普伍德公司的矿井

里干活：我在矿井里将近九年。刚来时，看了两年通风门，以后就一直拉煤车。我又要筛煤又要装煤车，有时还得自己一个人装煤。我自个儿拉了三年煤车。我得拉着装满煤的矿车快步上坡下坡，但拉煤车上坡的不多。我拿着筛子筛煤，把煤渣筛掉，然后把剩下的倒进矿车。

今天你们在矿井里看到了，我们总是穿着裤子拉车。我常和别人一样，光着上身干活。今天，碰到你们的时候，我穿着衬衫，因为我得等着，又觉得很冷，但女童工们通常是光着上身拉车的。我们大家的活都非常重，比我们应该做的重得多。我的脚脖子拐了，背也扭伤了。有一次，我的脚脖子肿起了一大块。

我敢说，男工们对我们挺好，从来没有侮辱或虐待我们。我们必须在五、六点上工，一到坑道，就开始拉车，在十二点时，停歇一小时吃午饭，我们一般都吃面包和一小块肥肉，一些人则有少量的啤酒，就这么一些。午饭有整整一个钟头的时间，傍晚四点到五点时回家。这样，在下工前，我们足足干了十一个小时。我们喝坑道渗出来的水。工钱不是交给我自己，雇我的人把它交给我父亲了，我不知道究竟有多少。我从来没有上过学，在该上学的时候，就得开始做工了。我没上主日学。事实上，在工作日，我们被关得够紧了，星期天很想出去走走。但星期天晚上，我去教堂做礼拜。我根本不识字。耶稣基督是亚当的儿子，他们把他钉在树上；不过，我实在不太了解这些事。

载于《议会文件》，1842年，第16卷，第244页

15. “我啥也没学过”

安·埃格利，十八岁，索普公司的煤矿拉煤工：我确实不懂怎样拼写我的名字。我们在清早四点，有时四点半就去做工了。

一下到坑道就开始干活。傍晚四点以后，有时五点才下工。我自个儿拉煤车，已经好长时间了。

真的，矿车非常重，是周围各矿坑中最大的。这种活对我来说太辛苦了。有时，我全身被汗水湿透。晚上非常累。有时，我们回到家里，连洗澡的力气都没有，就上床睡觉。有时，坐在椅子上就睡着了。

昨晚我父亲说，我们女孩子干这种活既丢人，又可怜，但没有别的活让我们干。……我不懂自己名字的字母，我啥也没学过……

载于《议会文件》，1842年，第16卷，第252页

16. 妇女的沐浴

有许多女孩子在西尔克斯顿的矿井干活，当我经过她们的门口时，看到她们正在洗澡，上身裸露到腰下。如果这时候碰巧有男工在那儿，她们还会同他谈话，聊天，全无所谓。男工不分年老年轻也同时在同一地方洗澡。

这一制度的道德影响必然非常坏。不过，她们下工以后或在星期天，则穿得很好，你简直认不出她们。她们劳动时甚至还戴耳环，我看过有的耳环将近两英寸长……她们走出矿井时，戴着一种全遮住头发的室内便帽，穿着长裤，不穿袜子，拖着厚木底鞋……

巴恩斯利的律师爱德华·纽曼的证词；载于《议会文件》，1842年，第15卷，第250页

• • •

彼得·加斯克尔是兰开夏沃斯利煤矿的矿工，问他，“拉煤工隔多久洗一次澡？”他回答说，“拉煤工都不洗澡。我从来没

洗过。我用衬衫把污垢擦掉，你从衬衫就可以看得出来。当然咯，我洗脖子、耳朵和脸。”

进一步问他，“你认为青年女工经常象你这样做吗？”他回答说：“我认为姑娘们不常洗澡。我的姐妹就从来没洗过，眼见为实，她们只洗脸、脖子和耳朵。”

〔注：矿工普遍相信洗背会使身体衰弱。〕

载于《议会文件》，1842年，第17卷，第217页

17．“姑娘们最好离开矿井”

假如我能做到的话，我就不让一个姑娘在矿井里出现，任何一个有志气有理智的人都不会让她们下矿井。除了下流，放荡，她们什么也看不到。姑娘们最好离开矿井。

约翰·哈格利夫（巴恩斯利镇索普矿坑的矿工）的叙述；载于《议会文件》，1842年，第15卷，第32页

· · ·

我希望政府把所有的女孩子和妇女都赶出煤矿。我可以证明，她们是非常不道德的。我敢肯定，在道德方面，女孩比男人更糟，讲更加下流的话。这在各个方面都同她们不相称；她们当中十个没有一个懂得怎样裁剪一件衬衫和做一件衬衫，她们既不学编织，也不学缝补。我本人知道一件事，一个已婚男人和一个帮他拉煤的女孩子，经常在他干活的巷道性交。

马修·林德利（巴恩斯利镇戴与特威贝尔煤矿矿工）的叙述，载于《议会文件》，1842年，第16卷，第251页

· · ·

我认为这〔指妇女下矿井〕是一种极其可怕的伤风败俗的做法。男女青年常常在半赤裸的状态下干活，青春期未到就感情冲

动。结果，性交必然经常发生。生私生子的事也经常发生。我坚决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成长的妇女会把一切女德抛弃不顾，而几乎不知道什么叫女德。我衷心相信，在我死以前将满意地看到这种现象被制止并完全消除。

约翰·桑利治安法官的叙述；载于《议会文件》，1842年，第16卷，第246页

• • •

我曾在雇用女孩子的那些矿井里干了很久。我自己就同她们生过孩子，在矿里常常同她们性交。我肯定情况就是这样，特别是在兰开夏的矿井里。

德莱林顿的矿工约翰·辛普金的叙述；载于《议会文件》，1842年，第16卷，第204页

这一带的矿井里没有女孩子。我不会比西尔克斯顿的矿工挣得多，没挣那么多，但是，如果我不带一个自己的女孩到矿井去，我的日子就很不好过——不！即使生活再苦我也不这样干。我宁愿一天只吃一顿饭过日子。我认为这是不对的，从哪一方面看都不对；这样的事这里从未有过……我相信，矿工不带女儿下矿井也能活下去……这是一种可耻的事。

乔治·卡尔（大约五十岁，约克郡坦克斯利镇格雷厄姆公司的铁矿矿工）的叙述；载于《议会文件》，1842年，第16卷，第266页

• • •

从十岁开始，我就在地下干活了。已经结婚十八年了。生了八个孩子，六个还活着。自从我妻子第一次怀孕，我就不让她到地下干活。我这样做不是工人通常的做法，他们同女人结婚，往往是因为女人能劳动，而不是因为爱上她们。

凡是鼓励妇女到矿井干活的地方，她们都很早结婚，子女都

很多，而孩子们就象她们自己经历过的一样，没人照管。许多妇女在矿井里干活，这种工作非常不适于她们尽母亲的职责。她们常常使男人离开家庭（如果这称得上家庭的话），在外面酗酒。可怜的小孩没人照管；因为女人迟早也学男人的样酗酒去了。

妇女一直劳动到怀孕的第九个月，常常是一回家就生孩子。体面的工人总喜欢让妇女和男青年离开矿井。

约瑟夫·弗雷泽（三十七岁，挖煤工）的叙述；载于《议会文件》，1842年，第16卷，第442页

18. 努力干活，晚点结婚

这些煤矿停止雇用妇女和年幼儿童迄今已经四年了。我曾为这一变化在宗教、道德和社会几方面的好处作证过。

在这些工厂，自从停雇妇女以后，在婚姻方面较为慎重、稳妥了：现在只有少数人在二十三岁或二十四岁前结婚；停雇妇女以后，没有一个私生子。在旧制度下，男人结婚多是贪图女方的体力所能带来的好处，而不是由于某种程度的爱情。这里的男工劳动时间固定，每两周平均干活十一天或十二天，而以前他们依靠妻子、子女劳动的时候，在同一时间往往劳动不到九天。现在的煤矿工人，除了少数人以外，都固定在矿上；妇女由于感觉到家庭的好处，她们本人也反对流动……

苏格兰东部拉斯韦德煤矿经理约翰·赖特的叙述；载于《议会文件》，1842年，第16卷，第451页

19. “我再也不下去了”

我在矿井干活时，帮丈夫一周挣七先令，其中我们得付二先

令六便士给一位妇女，请她照顾幼孩。我经常在清早四点钟，把幼孩们从床上抱起来送到那妇女的床上。一周得付一先令洗衣费，此外，还要付缝补费，等等。屋子没人管理。在家的孩子们打破东西，送他们上学都不肯去，到处玩，被别家的小孩欺侮，衣服也撕破了。晚上我回到家里，一天劳动之后还什么事都没做，我累得没心思再去管这些。火没生，饭没煮，水也没打，房子又脏，没有一样让我丈夫感到舒服的。现在好多了，我再也不下去了。

前彭开特兰德矿坑女工、四个孩子的母亲的证词，摘自矿山调查委员会的报告；载于《议会文件》，1844年，第16卷，第4页

20. 女矿工的遭遇如何

法令① 实施时，我们矿里大约有一百个女工。她们当中的许多人在制砖场找到工作，或者替农场主做些户外劳动；有些人去服务行业；有一两个结了婚。有的由亲属供养；有的从事缝补挣一点钱。法令通过后，起初，我们的私人济贫名单上有五、六个寡妇的名字，我们供应她们一餐，等等，直到她们的女儿找到工作为止。目前名单上，还有两三人，看样子还除不掉。这几个寡妇的女儿外出，只能养活自己。有一两个体格健全的女孩同自己寡居的母亲一道接受救济，春天来临时她们就会找到户外劳动的工作了……

有妻子或女儿在矿里帮忙劳动的男工，他们的生活不会比以前差太多。假如女儿有了工作，便不必由父母负担。矿里女工以前一天挣十便士到一先令又一便士。现在男工自己拉煤。我们付给采煤工的工资同以前一样，给推煤工的报酬则高一些。男工们由于不再依赖女工帮忙(她们经常劳动不固定)，我们又把马带进

①指煤矿劳动限制法。——译者

坑里帮他们干活，他们也能挣得跟以前一样多。

法夫郡福德尔煤矿经理F·格里尔先生的叙述；载于《议会文件》，1844年，第16卷，第52页。

21. 教区不给救济

在可以从梯子下去的矿井，有少数女工可能偷偷地下去……这些一度仍然坚持用这种方法找活干的少数女工都是成年人或上了年纪的人，她们长期习惯于在矿井劳动，对其它工作不大适应……假如她们身强力壮，按苏格兰对待贫民的习惯做法，她们不能要求教区救济；她们从原来的雇主或从邻居那里可能得到的微薄帮助，远远少于她们靠劳动得来的收入，这种劳动尽管在其它方面不足取，但至少在许多年间为她们体面和舒适的生活提供来源。

苏格兰拒绝用教区的基金给体力强壮的人发放救济金的习惯做法，是基于这样的人都能够找到工作这一设想——这一假定，就这一阶层的女工来说，是远远脱离实际的。在妇女劳动力过剩的国家，大量妇女突然失去原先从事的职业，被抛入一般市场，寻找工业的新领域。最后在竞争的人群中获胜的，自然是那些在拉煤运煤的笨重单调的矿井劳动中成长起来的人们。

因此，在雇过女工的各个煤区，许多人埋怨说这一法令给老年妇女、鳏寡孤独，以及此类情况的家庭带来苦难。在一定程度上，这些人都由雇主接济，有些人由邻居接济，然而，她们仍然面临贫困。他们的境遇特别值得同情。

我有机会见到许多这类妇女。她们都急于叙述自己被迫无工可做后的简单的不幸经历，表白她们渴望找到工作。她们衣衫单薄，神情沮丧，这充分表明，尽管原先的雇主伸出了慈善之手，

给以帮助，她们仍痛感到这一变化对她们的打击十分突然，剥夺了她们从童年时起就已习惯了的谋生手段……

煤矿调查委员会的报告；载于《议会文件》，1844年，第16卷，第4页

22. 一天挣三便士

一个七十五岁的老人，他的两个女儿的年纪分别为四十九和五十岁。她们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找不到比“负重的牲口”更好的工作，又没有希望当家庭佣人，父亲让她们各自谋生，于是，只好以修造磨地石（一种用来擦洗房子泥、石地板的白粘土）为生。气候好可以外出时，她们平均大约一天挣三便士，而干这种活有时还得走十四英里，远至哈丁顿的地方。

中洛西恩的牛顿教区J·亚当森牧师的叙述，摘自煤矿调查委员会的报告；载于《议会文件》，1844年，第16卷，第4页

23. 不领情的女人！

人们希望〔禁止地下煤矿雇用女工〕法令不会强制施行，为制止这一痴心幻想，最人道又最负责的方针是，尽可能把苦难最深的妇女阶层转入其他行业；要是做不到这一点，则用慈善捐助来减轻她们的痛苦。英格兰一个妇女的慈善行为鼓舞并推动了后一种做法。这位妇女在去年秋天时，匿名交给阿什利勋爵一百英镑，以捐助因法令施行而无法从事原先的矿坑劳动、仍然遭受着巨大苦难的苏格兰劳动妇女。阿什利勋爵在这笔捐款上又加上自己的一笔钱。

我就分配事宜进行磋商以后，建议把这笔钱分给四个教

区……阿什利勋爵在分送各教区的捐款上还附了一封信给每个教区牧师……在靠近达尔基思的牛顿（中洛西恩）教区，收到信和附去的捐款时，兴高采烈。收受人达四十个，主要是没有儿子供养的寡妇，不能从双亲得到帮助的女儿，以及年过三十没有机会当家庭佣人的未婚妇女。该教区牧师说："衣服和鞋子依据她们实际需要分给她们，每人平均分到五先令六便士……"

被选中救助的人对不知名的女捐助人表达一种非常得体的感激心情，〔然而〕我不得不遗憾地指出，在特兰嫩特矿村，分发救济款物时却表现出一种截然相反的情绪。助理牧师（教区牧师已年迈）告诉我，教会会议和他本人十分认真地逐个审查了申请人，然后选出应予救济的对象。根据各人的不同需要，分配给每个人的金额，从五先令到十先令不等。该牧师带着痛苦的表情告诉我："在大多数情况下，好心并没有收到应有的好效果。没领到救济金的就煽动领到救济金的，不论是领到的还是没领到的，都对我们进行难以想象的肆意谩骂。村警只得出来干预，那个夜晚就在如醉如狂的气氛中结束。

矿区……调查委员会的报告；载于《议会文件》，1845年，第27卷，第5页

24. 回去的女工

一八四七年期间，对这个地区雇用妇女在地下劳动者予以定罪……当时在制止这种做法方面起了重大作用，不久之后，雇用女工地下劳动就废除了。

我遗憾地说，有些较大的公司、铁厂和矿山的业主，未能运用他们的权威，未能以应有的警惕和决心支持这项法令。其结果是，有人最近告诉我，在布莱恩那文、克利德赫、南提格罗、波

弗特、布莱纳、柯尔布鲁克的重要的大厂里（可能还有一两个这样的工厂），女工又在地下劳动了。

我把所得报告的内容转告这些工厂的常驻经理以及矿山代理人，他们并不想否认，但提出辩解的理由说，这些矿山可以从山坡的“平巷”进入，而女工在天亮之前进矿，天黑之后出矿。矿山代理人每次搜查时，她们就躲起来。对这些绅士们来说，他们这样说也是公允的……

罗伯特·史密斯先生说，一八四九年三月他开始当布莱恩那文煤矿的矿山代理人（该矿雇用八九百个煤矿工人）。他听说地下雇用女工……就搜查矿井。但常常是，他人还没有到就已有人向她们通风报信，因此他到矿一个月以后，才发现她们。四月间他赶走了七十名妇女和姑娘，姑娘当中竟有二十人不到十一二岁。他并不怀疑，在那以后，不时有许多人溜回去。他通知说要对重新雇用她们的男工罚款，他也罚过七八个人，每人五至十先令不等。他尽可能安排她们在坑口工作。开头有三、四个孤儿不得不向教区申请救济，许多男工离开该矿，到能让他们的女儿或其他女性在地下干活的地方去劳动。在扣除炸药和蜡烛钱以后，这些男工一周最少也能挣十二先令六便士。由于这样使用他们的儿女，他们就没有诉说贫穷的借口了。

蒙默思郡、布雷肯和格拉摩根郡三矿区情况调查委员H·西摩·特里门希尔的报告，载于《议会文件》，1850年，第23卷，第59—60页

（丁）坑口的年轻女工

在煤矿区有一群女工，特别引起十八世纪四十年代初期的调查人员的兴趣。这些被雇来的年轻姑娘，把从矿坑里吊上来的煤堆成一堆，然后运送、装进运河上的船只。她们遭受虐待，处境

十分悲惨，自己也因此而道德败坏，但是，尽管如此，她们大多数人大部分时间却高高兴兴、无忧无虑！

1. 边工作边唱歌

在斯塔福德郡运河两岸，可以看见许多姑娘在运煤装船。她们的穿戴虽然粗俗，却穿得暖，尤其头部和脖子足够抵御风寒。劳动繁重，但没有超出她们的体力限度。穿的衣服显然是姑娘们下工后不宜再穿的，因此，她们一下工就扔在一边，洗洗澡，然后穿上比较讨人喜欢的衣服……

许多年轻姑娘由坑口女工安排劳动。她们站在靠近矿井出口的边上，四轮车吊上来时，她们把滑板推向前去，让矿车搁在上面，解开钩子，把车推走，然后把煤倒出来。接着，把空车子挂到铁链上，拉开滑板，矿车就被吊下矿井了。

斯塔福特郡的统计表表明这些年轻姑娘的工资如下：

年　　龄	工　　资
12—13岁	4先令—4先令6便士
13—14岁	4先令6便士—5先令
14—15岁	5先令—6先令6便士
15—16岁	6先令—7先令6便士
16—17岁	7先令—8先令6便士
17—18岁	7先令6便士—9先令

许多年轻姑娘在铁石矿矿井的坑口劳动，从层组中挑选铁矿砾石。

有些人反对雇年轻姑娘在户外劳动，认为这过于劳累；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男人已经独占了许多职业，而妇女谋生的途径很少，我们就必须小心谨慎，不要去试图缩小原来已经很有限

的职业范围。至于说她们的职业艰苦，年青妇女自己是最能判断的。她们能够表明，她们具有的体力远远超过在大城市沉闷空气中成长的年青妇女。这些姑娘常常边工作边唱歌，看起来总是笑脸迎人，兴高采烈。

童工调查委员会（矿山部分）的材料；载于《议会文件》，1842年，第16卷，第11页

2. 完全不象女人！

在矿井坑口工作的女孩子发育良好，健康强壮；但是不丰满，大骨架，肌肉发达，很不象女人……由于受男人的影响，在许多情况下，她们的言语举止粗野下流。

她们常常和男工交往，加上工作性质的影响，穿着质地粗糙的外衣，两手插在口袋里，呈示出一副直率乐天、生活潇洒、无视女性种种温文雍雅的图景，这往往使旁观者忘记她们和其他女同胞截然不同的、在不文明环境中形成的、遭到非议的特征。

她们跨在马背上驾驶运煤马车——有时两三人一起骑在一匹又大又长的马上——喝酒，咒骂，打闹，抽烟，吹口哨，唱歌，不理采任何人。因为她们很快活，当然不是可怜的对象，但老实说，姑娘们决不应安排在这样的地方工作。

编辑部关于比尔斯顿市的报告；载于《议会文件》，1843年，第15卷，Q65页

3. 坑口小屋

坑口女工是最低贱的阶层，她们整天站在坑口接吊上来的矿车。每个坑口一般有两个女工。她们从上午六点工作到晚上六

点，午餐由别人送来，如果她们有了孩子，就整天都见不到孩子……。

坑口的年轻女工做男工应该做的工作，整天受风吹雨打。坑口附近有座小屋让她们偶尔进去休息一下。男工晚上从矿井上来，半裸着身子就在这个小屋里换衣服，这些年轻女工和他们混在一起。她们一般都是十几岁，很少二十岁以上；变得非常放荡下流。

比尔斯顿药剂师兼药房老板罗伯特·布的证明；载于《议会文件》，1843年，第15卷，q49页

4. 她们也买酒喝

这儿（达拉斯顿）生了许多私生子；许多年轻女工都有三四个孩子；她们对供养孩子和自己干活，毫无怨言。

由于很小就干活，特别是由于在铁工场和矿井坑口工作，这些女工变得十分自立不羁。她们象男工一样，经常到啤酒店要酒喝，抽烟斗。老实说，她们所处的境况看来同男工无甚差别，只是她们是主要的受害者。

载于《议会文件》，1843年，第15卷，Q62页

5、漂亮的威尔士姑娘

只有鲁阿邦的煤矿才雇用十八岁以下的女孩，而在矿内是不雇女工的。我很满意地报告，虽然女孩子在坑口找到工作，她们从来不下矿井。这种做法还没有在威尔士北部推广。在地面上工作的人数比较少，雇女工的习俗也仅限于雷克萨姆周围的地区。

在每个坑口有两个女工帮助堆煤，在没有蒸汽机或马拉转盘

车的矿坑，她们转动绞车轱辘，把煤和铁矿石从矿井里吊到地面。大多数情况下，女工都在十八岁以上；这种工作需要力气，所以只有少数不到这个年纪，十三岁以下的则很少见。

在堆煤的工作中，没有什么令人反感的事。看来，从事这种工作的女工，态度、举止和穿戴都体面、正派。她们一般从上午六点工作到傍晚六点，家人给她们送饭。她们由采煤承办人雇用，由他们付工资，每天的工资从六便士到一先令不等。

从我收集到的证词可以看出，"坑口"女工通常早婚，她们不是不懂家务，也不是不管家务，她们都是贤妻良母。至于她们的体力和健康状况，医生们证实，她们所从事的工作往往有利于而不是有损于健康。他们声称，女工们的身体极为健康。由于经常使用力气，她们肌肉发达，姿态也许多少与女性的风度不相称；但在其他方面，如果把她们和任何下层社会的妇女进行对比，她们没受什么影响，相反，在体态和肤色方面，她们倒是最好看的。

一些必需的家务事，如缝纫、洗衣和烤饼等，她们也许稍差一些，但不是全部时间都在矿上，星期六和大多数晚上的时间，她们都在家里，因此，对于不需要多大天才和勤奋就能学到的必要技能，她们也不是一点都不懂。

在坑口的女工中，少数人上过学，极少数人识字，虽然她们全部或几乎全部上主日学，很少有人不去教堂作礼拜。她们的道德被认为并不比劳动阶级的其他妇女差。的确，她们经常在婚前怀孕，但这在威尔士的下层社会中，也不是什么不正常的事，而且，不管是随后结了婚或是被男方抛弃，似乎对她们的品格没有多大玷污。不过，绝大多数结了婚，虽然伤风败俗的行为十分可悲，但对当事人来说，怀孕后接着就结婚，私生子不那么普

遍，也就够体面了。

H·H·琼斯先生关于北威尔士矿区的报告；载于《议会 文 件 》，
1842年，第17卷，第365—366页

两 性 关 系

在那些前所未有的剧变的日子里，工人们过的性生活是怎样的？当然，这是很难回答的，但是，从我们叙述工厂、矿山和工场的状况所引用过的原始资料，可以时常发现一些有关“两性关系”的段落，这些材料非常稀罕因而就更有参考价值。

关于这个问题，彼得·加斯克尔有许多论述，而且，可以预料得到，他对工厂中性问题（第一篇）的描写是大事渲染的。向一八三三年的工厂调查委员会提供证据的两个助产士所揭示的事实就可靠得多（第二篇）。对工厂雇用的青年妇女和少女的种种诱惑，在第三、第四、第五这三篇中都有详细说明。第六篇摘自里德尔·伍德先生代表曼彻斯德统计学会所作的关于住房拥挤对道德习惯的影响的调查报告，这篇报告极其清楚地说明了：“家”往往和工厂一样糟，甚至比工厂更糟。青少年道德败坏的程度如何是一个争论中的问题。布尔牧师认为男女乱交现象相当普遍（第七篇），但其他人（第八、九篇）则认为关于青少年堕落的叙述有许多误解和夸张之处。第十篇“骇人听闻的事件”的报告，被作为青少年品格中最令人不快的方面的一项确证，西蒙斯先生关于星期六晚上参观利兹娱乐场所的记叙是一篇特别生动的社会报导。

在工业区卖淫者既有职业妓女，也有收入低微、入不敷出的工厂少女（第十二、十三篇）。里昂·福歇为他的法国读者描写曼彻斯特的生活时肯定地认为，工厂少女不懂得什么叫端庄稳

重，但他在曼彻斯特呆的时间不长，说话没有充分的证据（第十四篇）。一八三三年霍金斯博士在向工厂调查委员会作证时承认只有少数工厂少女似乎卖过淫，虽然他认为她们的道德水平颇低（第十五篇）。众所周知，卖淫的统计数字和一般道德现象的统计数字一样，都是不可靠的。

第十六篇所提供的“非常难以理解的事实”可以作为说明这时期节制生育方法的文献的引言。第十九篇提到一本在当时女性中流传的书，该书所介绍的事情我们现在叫做避孕。“……那时候卡莱尔来演讲。”指的是那位能干的新闻工作者理查德·卡莱尔（1790—1843），他在一八一九年（这是对革新者特别不利的一年）被判处徒刑和罚款，因为他出版了托马斯·佩因的《理性的时代》一书。他在多切斯特狱中获准继续写作活动。一八二五年他还在狱中时，他的刊物《共和党人》就出版了，其中登载了他的文章“爱情是什么？”列在本部份文献第二十篇。读者还可以看到，卡莱尔的文章包括“致已婚的男女工人”的传单原文，这是英国最早出现的指导节制生育的文章之一。

1. 工厂中的性问题

工厂里聚集着为数众多的青年男女，是造成许许多多道德过失的原因。热空气的刺激（现在一般工厂内空气的平均温度是华氏70度至75度；以前则更高），与异性的接触，肉体情欲引起淫荡的先例——所有这些因素合起来造成青少年性欲的过早发达。的确，在这方面，工厂女工的情况和热带妇女的情况非常接近；春情发动，至少是性嗜好，几乎与少女时期同时出现。

人们也许会问，一般公认的春情发动，是否一定是性功能的表现和运用？根据观察，说一个少女在青春期前后一般有些什么

特点尚缺乏充分事例；无法提出明确的证据来证明青春期的少女既有性交，而且享受性交的乐趣。不仅如此，有时还出现某些怀孕的情况，但就在这种情况下，一般认为必需提供的造成怀孕的生理资料，向来也是完全缺乏的。

然而，撇开这一点不讲，春情发动的一般伴随现象很早就表现出来，并由于上述原因的刺激，发展成为早熟活动，而且，由于缺少道德准则，这些现象对于她们生活方式的影响得不到抑制，这一情况在家中或在外都一样。

事实上情况远远不只这样，工厂里的少女常常受到一系列的刺激，最后她们的情欲不可避免地发展到最高峰。这样的女工几乎谈不上有一个家——从家这个词的严格意义上说她们肯定是没有家的——因为她们整天都不在家，只不过是为了休息才回去一下。这个家对她们没有道德上的约束；而且父母亲在这方面也许对她们是完完全全有害的……

不幸的是，大多数厂主对这些事情毫不关心。他们需要一定数量的人手在一定的时间里看管那些不会疲倦的发动机以及纺织机等，并付给一定的工资；只要这些都办到了，他就不管别的。他认为这些拥挤在他的厂里从早晨五点钟干到晚上七点钟的人，仅仅是他的机器的许多附件而已，这些人注定要做一定量的、而又数量相当可观的工作，而厂主自己支出的资本必须是尽可能低的。在他看来，工人们的感情，习惯或廉耻都不值得关心，似乎这些事和这一制度的罪过毫无关系，因为他本人是这个制度的一个成员和支持者。

还有一点，那些在他的厂里职位较高的人，即自监工以下的人，也都染上漠不关心和粗野的作风，——他们不制止、不阻挡坏事，却带领底下的人做坏事。他们本身来自这个不健康的人群，对待底下人的某种行为态度也常常暴露了他们自己的出身，

而那一行为目的，是要满足他们自己的色情狂的感情和心灵上的卑鄙想法……

不幸的是，罪恶对于首先屈从于诱惑的人们往往不肯就此罢休……做母亲的，如果从来不因为自己在性方面的放纵而感到道德品格和社会地位低人一等；在环顾四周的时候，看到的人又都和她自己一样，那么她出嫁当妻子，并不感到费事；她在结婚之后，如果还继续她的老行当，在改善丈夫的境况，给家庭增添物质享受的同时，自己从中得到了实际的物质利益，那么即使她过去意识到自己是在犯罪，现在甚至会忘记自己的罪过。她的家庭继承同样的放荡感情，过早造成她自己秉性的那些原因同样影响着她的子女；她的子女也同样地早熟，也有同样的弱点，到头来他们也当起父母亲来了……

不能否认，有许多少女由于偶然具备了有利的条件，也就是说，较有自知之明，能安守本分，能避开包围着她们的部份罪恶，成长为正派的、有道德的女性，能当好贤妻良母。不过这是一些例外，虽然不会少得出奇，但在其所属的人群中却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

P·加斯克尔：《英国的工业居民》，第2章

2. 助产士披露的情况

玛丽·伍德豪斯，助产士，五十二岁，十二年来为曼彻斯特产科医院的助产士之一：

问：工人阶层的妇女生头一胎孩子时一般年纪有多大？

答：有时是十六岁，但不常见；很常是十八岁；一般在二十岁以下。

问：工厂女工常在婚前怀孕吗？

答：极常。

问：未婚妇女常被诱奸她们的人遗弃吗？

答：常常。

问：你在接生时，发现未婚妇女常有性病吗？

答：有时有；据我观察，并不很常有。

问：你在接生时，发现已婚妇女常有性病吗？

答：有时有；有些人病情很严重。

问：工厂女工对你的护理通常给什么酬报？

答：我收五先令的费用。

问：你所护理的工厂女工是否比其他阶级的人较常小产？

答：呃，我不能肯定地说，可是，事实上工厂女工一般都小产过；而其他的人有时也会小产，但不常有。

问：你是否发现工人阶级中的死胎比其他阶级的人常见？

答：不，我说不上我发现这种情况。

问：工厂女工是怎样给小孩喂奶的？

答：她们喂奶是在早饭时间、中午和晚上。

问：小孩子是否在上述间隔时间内得离开母亲？

答：有时得离开。她们不在的时候孩子交给保姆。

问：她们不在的时候雇什么样的保姆？

答：经常是老人；的确，这样做我看不惯，因为看来很不正常。

问：工厂少年女工行经比你所接触的其他阶级的人是早些或晚些？

答：总的说来，我认为是早些。有些人行经很迟，受不少的苦，有些人则从来没有月经……

问：工厂女工通常在分娩后多久就回去工作？

答：有些人在九天或十天后回去；有些人甚至在家里呆三个

星期至一个月。

问：她们的孩子是否一般都和别的妇女一样多？

答：喔，我想是的。

问：她们是否比其他妇女更常得白带病？

答：这我不敢肯定，但是她们很常害这种病。我常常听她们说有这种病。

• • •

伊丽莎白·泰勒，助产士，五十二岁；曼彻斯特产科医院的助产士，十二岁起就开始接生：

问：是不是许多工厂女工都不经过结婚就和男人同居？

答：那我说不上。我为许多人接私生子，但我说不清她们后来怎样。

问：你是否发现工厂女工的孩子出生时和其他妇女的孩子同样健康？

答：不，肯定不是这样，他们比较虚弱。

问：你认为他们比较虚弱的原因在哪里？

答：在于母亲比较虚弱，这是因工厂气温高又缺乏适当的食物而造成的。

问：工厂女工一般在分娩前多长时间开始不上班？

答：她们许多人要干到分娩那一天，有些人干到分娩那一时刻，这一点我可以肯定。有些人在早饭前上班，而我在当天两点钟叫她们躺床。有一个女工吃完早饭去上班，我给她接生，到当天中午十二点一切都做完了。

问：她们坐月子以后多久就回工厂去？

答：许多人在满两星期的时候，三星期她们认为太多了些。

问：她们一般有婴儿的内衣吗？

答：总的说来，英格兰人有，但爱尔兰人经常没有。

问：工厂的已婚女工一般在什么样的年纪开始失去容颜？

答：一般在结婚后两个月左右。她们的面容变得十分苍白，没有血色。

问：但是有些工厂姑娘的气色也还不错呀？

答：是的，但有些人涂过胭脂。

问：你能肯定这一点吗？

答：能，我看见她们涂过。

霍金斯博士的调查（1833年工厂的童工）；载于《议会文件》，第21卷，D3，第11—12页

3．一个少女毁灭之路

不难想象，一个具有逗人喜欢的脸孔和风度的青年女子，置身于工厂时，是会接触到粗鲁、放荡的异性的下流话语和放肆言行的。

也许，在这个易动感情而又轻信人言的少女的头脑里，从来就没有建立过一点贞操观念。她现在正走在一条势必被诱惑和毁灭的道路上。她经常被看作下贱东西，一直到某个声名狼藉的人奉承她，勾引她，使她堕落为止。她是她自己轻信人言的天性的牺牲品；但是人们却给她加上行为极端堕落的罪名。

假定一个女子每周收入为六先令，这算是在一般水平以上了。她得把这笔钱用来付住宿和衣服的费用，也用来付做衣服的费用，因为自己不会做，也从来没有人教过她。她在下班后自己洗衣服，必须节省开支，才能摆脱债务的烦恼。

在这种情况下，她只能有很少的储蓄，甚至一点储蓄也没有。假定这个可怜的人儿只有一半的活儿可做，或者完全失业，没有双亲，又没有朋友可以投靠，到了穷途末路，那么，她的抉择是

什么呢？答案是明显的。

童工调查委员会（矿山部份）的材料；载于《议会文件》，1843年，第14卷，第132页

4．工厂里的勾引

〔在工厂里〕对老年人和年轻人的诱惑是多种多样的。那里有年纪很轻的男孩子，但品行较好的青年妇女很少到他们那些地方去；要是去了，必须十分小心，否则就不可收拾。人们谈论下流的、伤风败俗的行为，但我只见过一件，就是我的接线头工的行为。我叫送纱管工把纱管拿来，她一去不回头，我又叫我自己的接线头工去，也没有按时回来，我去找她，发现工头和她在一起，很不成体统。她告诉我她不能再忍受下去了，第二天就要离开我。我说她应该把工头对她所做的事告诉主人。第二天她告诉了经理，经理把工头叫去，工头去时否认这事。接着他们就叫我去，我对他们说我看见他怎样抓住她，一只手搂着她的脖子，另一只手在干非常猥亵的事儿。于是经理又问他，他就不否认了，但是说他只是在搜她的身，看看她身上有没有带着废纱管。根据我所看到的情况，如果这位姑娘肯就范的话，他会干些什么我是很清楚的。这个姑娘大约十七岁，她告诉我工头在以前也这样欺侮过她，但不是在厂里……

博尔顿市波林先生工厂的拉线工约翰·安斯沃斯（二十六岁）的证词，摘自工厂调查委员会的报告；载于《议会文件》，1834年，第19卷，DⅠ，168—169页

5．在剧院的顶层楼座

伯明翰警察约翰·厄普顿，专职调查有关青少年娼妓与盗贼

的情况，知道少年男女在同一工厂里劳动会引起许多的卖淫和盗窃的行为。男女工人因为下工时间一样，所以便于约会。这是在吃茶点的时间（通常在下午四五点钟之间）约定的。

被这种方法勾引的少女常常成为妓女。她们极少和勾引她们的人结婚。如果生了孩子，女方一般都回到工厂去干原来的活儿，小孩通常由女方及其朋友扶养，偶尔也有由男方扶养的。许多城镇的妓女是乡下人，有的本来品行就不端，有的是当佣人的，等等。

约翰·厄普顿曾在剧院的顶层楼座值勤，因此有机会了解常到那种地方去的一类人。星期一晚上在剧院顶层楼座的大部分观众是十二三岁至十七八岁的少年男女。他认为：聚会的方便通常会引起卖淫，并且非常容易使这样的坏事增多。

常见的事实是，一个学徒（这是本地工人中人数众多的一类）在星期一下午五点半请假获准放下工作上剧院去，给女伴留一个位子，这个女伴在七点钟下工后来了；也就是说，这样的安排对于女方来说，可能只是为了使她避开在剧院入场处拥挤的人群。约翰·厄普顿认为，一般说来，本地的工厂青年女工是不贞洁的。

摘自童工雇用（矿山部份）的材料；载于《议会文件》，1843年，第14卷，第172—173页

6．住房糟，品行就糟

我发现，曼彻斯特·利物浦，莱恩河畔阿什顿和彭德尔顿等城市居住极为拥挤。我记得在彭德尔顿的一个地下室里，两个隔开的房间（中间没有门）有三张床，一张床是一个男人和他的妻子睡的；另一张床是一个男人、他的妻子和一个孩子睡的，第三张床

是两个未婚女子睡的……在利物浦，我发现在一个地下室的角落里，一张麦秸铺的床上睡着一个母亲和她的几个成年的女儿，在另一个角落里三个水手合睡一张床。我见过四十多人在同一个房间里睡觉，已婚的和单身的都有，当然也包括孩子和几个年轻的男女成年人。我能够列举我在曼彻斯特所发现的这种男女混杂在同一卧室的种种例子。这里可以举出一个例子：一个男人、男人的妻子和孩子睡在一张床上；另一张床上睡着两个成年女子；在同一房间还有两个未婚的年青男人。我几次遇到一个男人和妻子以及妻子的妹妹睡在同一张床上的情况。我知道，曼彻斯特至少有六家是习惯这样的，而且那位未婚的妹妹已经成年……

早在我巡视彭德尔顿时，就访问过一个人的住所，他和他的几个儿子都在一个煤矿工作。那天下午，他的一个成年儿子穿着衬衫下楼来，站在火炉跟前，旁边坐着一个衣着很象样的少女。那儿子向他母亲要一件干净的衬衫，衬衫给了他以后，他把原来穿的那一件不慌不忙地脱掉，等他把那一件干净的衬衫烘热以后才穿上。我在彭德尔顿访问另一个住所的时候，有一个十八岁的姑娘始终穿着女式无袖衬衫坐在火炉旁边。这两座房子的住家都是劳动人民（矿工），完全不是名声败坏的人家。

我时常遇到这样的情况：有关的人们都把自己的腐化堕落归咎于环境的影响。例如，我在赫尔进行调查时，在一个房间里发现一个妓女，就针对她的生活道路进行规劝。我问她：如果她不过悲惨堕落的生活，而去当一个诚实的佣人，难道她的处境不会好一些？她承认会好一些；在被问到沦落到目前这一地步的原因时，她说她曾经同已婚的姐姐住在一起，同她姐姐和姐夫在一张床上睡过，因此发生了不成体统的关系，自此以后她就逐渐堕落下去；最后她沦落街头，因为在失身之后，她只能靠街头过活。

另一个这一类的女性也承认她第一次失足是由于和一对已婚

男女睡在同一房间里。从上述两个单身妇女和已婚的夫妇睡在同一房间的情况看，我有足够的证据相信她们是未经正式仪式与那些男人同居的。至于我提过的那几个水手和那个妇女以及两个女儿住在一起的情况，我也听那位母亲自己承认，她女儿是未经正式仪式与寄宿者同居的。在所有这些事例中，体面的观念全然消失了。

J·里德尔·伍德《劳动居民的卫生状况》，载于《上院会议文件》，1842年，第26卷，第124—126页

7．教区牧师的印象

就我看来，如果一个农业区的人口和一个工业区的人口一样多，那么，这个农业区里的私生子很可能比工业区里的私生子多，但我认为〔其〕原因在于推行工厂制度的工业区，男女乱交更为严重和普遍。为了证明对这一问题的见解，我刚才至少回顾了一个孩子的事例。这是我的主日学校的一个学生，还是一个毛丫头，但从我所得到的报告，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她在年纪很小小的时候就是一个十足的妓女了，说不定从那时到现在一直在当妓女。但是，就我对这个生理问题的观察而言，我还不知道非常频繁的男女乱交以后会不会生育……我还没有观察到妓女通常会生男育女的……

我的印象是……相当多的工厂青年女工习惯于男女乱交；但是，我说这句话的时候，丝毫无意把我自己的地段说成是最坏的地段，也决不否认工厂青年女工中有许多人行为得体，端庄稳重。……我还得说，我一点也不认为工业区有这种道德败坏的名声应该全部归咎于青年人本身，因为，除了现制度所能承担的责任以外，很遗憾，我还观察到，或者向非常可靠的人士了解

到，青年工人看见监工和上司常常有非常腐化无耻的行径，有时他们的雇主也是如此。

G·S·布尔牧师向萨德勒的委员会所作的证词；载于《议会文件》，1831—1832年，第15卷，第487—488页

8．“在一起作伴”

我认为本市〔利兹〕工厂工人的道德并不比厂外同阶级的人坏。工人在吃饭的来回途中，或者在只准妇女入内的剔除布疙瘩的车间里，可能也无疑谈了许多放荡下流的话，但没有实际犯罪的机会。我总感到，无论男工还是女工，行为举止都和其他类型的工人一样庄重。所以，说生私生子或流产在他们中间异常普遍，我是不相信的……

我也有办法了解到他们之间的乱交比猜测的还要少得多，原因是，男女之间早年就互相爱慕，他们把这叫做“在一起作伴”。这句话的意思自然有些含糊，但我却要遗憾地说，我了解到“作伴”所产生的一些最不含糊的结果。然而，不管这是无罪或是有罪，在大多数情况下，男女双方彼此是忠诚的；当女孩子的体形由于某种原因而发生了变化时，母亲和邻居们则称之为“不幸”，于是，如果筹得出钱来，双方就结婚了。这一点还可以由下列事实进一步证实，在工厂工人中间，我遇到的各种性病的病例比一般人少得多。

亨特博士（1818年起在利兹开业）在利兹受分区调查委员洛敦博士询问时的证词；童工调查委员会的材料；载于《议会文件》1833年，第21卷，C3，第18页

9．性行为与青年工人

我认为，工厂中十四五岁以下的大多数少年男女工人之间，

在交往中，普遍对性行为不感兴趣。例外的情况主要是那些比一般人发育好得多又健康得多的人，但这些人极少数。我并不认为他们有什么道德约束力，但是由于贫血和长期疲劳，他们没有时间，没有兴致，也没有精力去追求想象力和感官的刺激。即使在一切似乎都是污浊的地方，还保持着稳定的情绪。他们在工厂受的折磨使他们无法去做那种事。

我认为，向我提供情况的人对上述问题的错误看法，是由于他们只看到一般工人（特别是少年女工）的言行缺乏文雅礼节，于是从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得出不正确的、极端的结论。

但是，既然成年人的语言是那么粗野，这些在成年人中间工作，而且受成年人监督的少年男女的语言怎能有所不同呢？既然一般的工厂只有一个男女老少公用的厕所，女孩（还有男孩）又怎能保持文雅或礼节呢？——或者，梯子和台阶是那么高又那么陡，以致上上下下的少女们的肉体都显露给下面房间所有的人看，那里的少年男女又怎能保持文雅或礼节呢？假如少女们搬动任何沉重的物件，需要伸展双臂，肉体显露是完全不能避免的。这类情况是太过普遍了，不会引起任何特别注意。但是，在这个逐步习惯的过程中，人们也就失去了庄重感。

分区调查委员R·H霍恩的报告，载于《议会文件》，1843年，第51卷，Q第15页

10. 谢菲尔德的骇人听闻事件

正当这份报告付印时，谢菲尔德发生了一件事，证实青少年阶层的品行是低劣的。对一个少女的尸体进行了检验。她大白天躺在街上达三刻钟之久，最后在痉挛中死去。以下是发现她的那个警察的证词中的一段：“托马斯·韦克菲尔德，二十二号警

察。星期六下午两三点钟的时候，我走回家，在迪维申街被一个邻居叫了回来。我当时不在值勤，穿着便衣。邻居告诉我，街上有一个女人喝得酩酊大醉，一些男孩子正在调戏她，很不成体统。我到了那里，发现她躺在人行道上，就在房子旁边，她的裙子掀到了腰部。我把裙子拉下来盖上，问是不是有人认识她。”以下是摘自验尸官的概述：“看来她是在迪维申街的人由着她躺在地上听任一群男孩子随意摆布三刻钟之后，才由韦克菲尔德送到所里来的，该人当时不在值勤。……

J·C·西蒙斯关于谢菲尔德各行业的报告，载于《议会文件》，1843年，第14卷，E第16页

11．利兹的星期六之夜

四月二十四日，星期六晚上，我在视察员蔡尔兹和三个警察的陪同下去利兹工人阶级常到的低级场所。我们在九点以后不久就动身，到过约莫二十家啤酒店和小酒店，还有差不多同等数目的夜店。那些酒店挤满了青年男女——这是一个盗贼和工厂男女青年混杂的人群。

每一家酒店平均大约有三十人，都成排地坐在店内周围靠墙的凳子上，炉火烧得很旺，灯光也很明亮。我相信，我在这些地方看到的六百人当中，最多只有四分之一（假如有那么多的话）是二十五岁以上的，而至少有三分之二是在二十五岁以下。啤酒店里还有几个小孩。几乎所有的地方多少都有几个职业妓女。在有些地方（大概有三分之一），同去的人指着几个男人和男孩，告诉我说他们是惯偷。在有些房子，我们才进一个房间，另一个房间的人就很快地走光了，所以看到的只是一部分人……

在一所比较象样的酒店里，有一个十四岁的男孩坐在他父亲

的旁边。那位父亲告诉我，男孩是他的儿子，整个星期都在工厂干活。这时是晚上十时半，可是他父亲看来完全不懂得孩子在工厂劳动一星期之后被带到啤酒店来而且呆到那个时刻，会有什么害处。就品行而言，这个人显然并不比一般的利兹工人低。

我们在有些地方发现，人们玩着小提琴或其他一些乐器，这些地方人挤得水泄不通。另一个地方，人们正在楼上一个宽敞的房间里跳舞，我看到十来对男女在跳乡村舞，女的都是工厂女工和妓女，猥亵的舞姿和话语伴随这一娱乐，成为其中的主要兴趣。

这些跳舞的少年男女，没有一个超过二十或二十一岁，大多数只有十六七岁。妓女穿着花哨俗气的服装，脖子裸露，虽然工厂女工的服装和头饰并非完全不同，但二者可以轻易加以区分。不少这样的地方还在楼上为楼下准备幽会的人提供方便场所。

我们所参观的夜店，大部分在柯克盖特路延伸出来的几条狭小巷子里，和工人阶层的窑子混在一起。这些巷子都没有排水的系统，中间有一条街沟，但什么地下水沟都没有，巷子非常脏。有些夜店又脏又破，只不过是简陋污秽的小屋，除了一个烧得很旺的火炉以外，没有任何给人舒适的设施。不过，它们都备有某种形式的床，虽然我看见有些夜店只有几捆麦秸，有时来"作伴"的人过多，偶而可以当床铺用用。除了格拉斯哥以外，我没有见过比这些地方更糟的了……

最杂乱的人群通常聚集在楼下。在一个夜店里，我们看到一伙人在喝茶。有一个青年看起来象个倒霉的骗子，穷了还要面子，穿一件礼服大衣，拿着长柄平锅在火炉旁边做晚饭。在另一个角落，有一个女人在德国造的加热器旁认真地镶帽边，那帽子她已经洗过又烫过了。三个年纪很小的脏孩子在火炉周围蹲伏着。三个相貌粗暴的家伙在一个角落吃晚饭。一个喝了半醉的老太婆在

谩骂警察，还有一个（女人）在给她的孩子喂奶。

我们所到之处几乎都发现有些孩子到了十点半钟还没有睡觉。在一个房间里，我们发现一个女孩子伏在另一个女孩子的膝盖上，还有两个独自坐在一旁，四个人都睡熟了；她们的母亲没有和她们在一块儿……我们还到过几家比较小的妓院，但大多数空荡无人，妓女们不是在啤酒店就是到街上去拉客。这些妓院看起来比那些夜店干净得多……

我听说，利兹的工人阶层住两个房间以上的不到一半，其中一间用于起居，另一间用于睡觉，称为“住室”，偶尔，如果家庭人口多，夫妇两人就住在楼下。但是，一般是一个房间无所不用。因此，儿童从小就看到一些不象样的场面，纯洁的感官变迟钝了，从而走上形形色色的放荡纵欲的道路。

J·C·西蒙斯的报告；童工调查委员会（生产部门和工厂部分）的材料；载于《议会文件》，1843年，第24卷，E第37—39页

12. 被迫卖淫

当绣花边工的青年妇女靠现有工资是买不起衣服以外的生活必需品的，结果几乎人人都沦为妓女，只是没有普遍到街上拉客而已。青年妇女失去贞操常常归咎于这个原因，本证人相信，这确是真正的原因。

诺丁汉济贫协会常驻医官威廉·瓦茨的证词，载于《议会文件》，1843年，第14卷，第58页。

* * *

大批在工厂干活的少女失业时被迫卖淫；不属于利兹教区的少女（大概属于远处的教区，有些人则根本不属于任何教区），在营业不旺、光景不好的时候被厂方解雇，她们除了卖淫以外，

别无其他选择。这是我在济贫院委员会时听到的普遍怨言。

威廉·奥斯本的证词；载于《议会文件》，1831—1832年，第15卷，第467页

• • •

我认为工厂少女卖淫的情况比绣花边工人和制手套工人少。她们没有那么多时间。

莱斯特市圣玛丽教会执事约瑟夫·张伯伦的证词；载于《议会文件》，1833年，第20卷，C1，26页

13. 沃尔弗汉普顿的妓女

我们在监护人委员会的一些申请书上了解到，沃尔弗汉普顿有妓女卖淫的非常可怕下流的罪恶场所。公开的妓女主要是靠铁工厂的农村劳力等一类工人供养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矿工中很普遍的、我们称之为不顾将来的婚姻，在这方面却是很有远见的，因为这样的婚姻有助于阻止淫逸放荡，而这种事情在矿工中则是罕见的。

沃尔弗汉普顿监护人委员会文书佩恩先生的证词

• • •

有些小酒店叫道德败坏的女人去和男顾客坐在一起，然后把他们带回她们的住处。在达德利的霍尔街有一所房子紧靠七星酒店，这种女人走进小酒店，聊起天来，不久把几个男人带回她们自己的住处。（摘自一个矿工的证词；他的妻子又补充说：）我们过去常从矿井里把煤运上来，当一群女人聚在一起时，必然会谈到各种买卖事务，我常常听见妇女们埋怨她们的丈夫去逛窑子，现在有时也还听得到这样的话。

• • •

低级妓女靠矿工和运河船工供养。星期六晚上或星期天早上，我拿起一根结实的棍子，带着一两个人，从旧礼拜堂后面的罗尔斯顿大院赶跑了近一百个人。大院里有八个妓女院、约二十来个妓女，有些妇女常常到那里去找丈夫……妻子有时在这种场合和那些妓女打得很凶。自从我来这儿以后，由于有了这根棍子，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善……下层矿工和运河船工们知道这些低级的小酒店，便到那里找女人，和她们一块喝酒。那里的常客既有已婚的，也有单身汉。

沃尔弗汉普顿警察局长卡斯尔先生的证词；载于《议会文件》，1843年，第13卷，第107、47、82页

14．“不懂得庄重”

有一天晚上，〔在曼彻斯特〕为了观察情况我出去闲逛……我注意到，那里的妓女勾引过路行人的方式并不比其他大多数地方的妓女粗野。这一事实可由两种情况来解释。第一，象样些的妓女都跑到曼彻斯特来，因为这里是较富有的阶级乱交的幽会地点。关于这个问题，洛根先生（一个对此亲自作过调查的传教士）天真地说道：“在罗奇代尔连一所用于幽会的一等房子都没有，因为绅士们总是到曼彻斯特去”。第二，在下等阶级中卖淫赚钱的机会不多，私通的事例倒是很平常；在她们中间贞洁不作为女性的守则，而是越来越成为一种例外……

把这么多的男人、女人和儿童集中在一起，除了需要劳动力以外，没有其他目的，这就有充分机会使人们产生和发展情欲，这种情欲终于不能控制，最后放纵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男女的接近，工厂里的高温，象热带的太阳一样对人体机能起着一定的作用；在年龄还小，受到的教育有限，道德情操成熟以前，他们便情

窦初开了。工厂的少女不懂得庄重，她们说话粗野，经常猥亵下流。如果她们不早结婚，就会搞不正当的关系，早婚就不致堕落到如此地步。成对的男女在劳动间歇时到偏僻街道幽会，是常有的事，这是一时的冲动促成的。有时，他们还成双成对上啤酒店，因此他们又堕落又放荡，自己也习以为常……

我愿意在这里叙说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我走进一家最低级的妓院时，注意到一位穿着体面的年轻女人，看样子是来充当佣人的，……警察局长客气地问她一些问题之后，我们了解到，这个年轻女人在工厂劳动了十三个小时以后，又到这里帮助女主人收拾前一夜狂欢作乐的残局，在需要的时候，她也凑个数，当个窑姐儿。本有劳动的习惯，偏偏染上放荡的行为，规矩体面的人家竟干起下贱的勾当！

里昂·福歇：《1844年的曼彻斯特：其现状与远景》，1844年版（译自法文），第41—47页

15. 曼彻斯特的统计数字

工厂少女最后走入公开卖淫行列的，也许是少数。不论怎样说，在过去四年间，进曼彻斯特妓女收容所的五十个妓女当中，只有八人来自工厂，而曾经当过佣人的有二十九人。这些被送进收容所的工厂少女中有三个十五岁，一个十六岁，有一个甚至才十四岁。

在一八二四、一八二五和一八二六三年间，曼彻斯特的非法生育的平均比例大约为所有生育的十二分之一。

性道德是难以用数字表示出来的，但是，假如我相信我亲身的观察，相信那些和我谈过话的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并且也相信我得到的证言所产生的总印象。那么，工厂生活在道德上对

青年妇女的影响是非常令人丧气的。……

霍金斯博士向工厂调查委员会所作的医疗报告，载于《议会文件》，1833年，第21卷，D 3，第5页

16. 一个非常难以理解的事实

安东尼·卡莱尔，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外科医生，四十年来，当过威斯敏斯特医院的主要外科医生，皇家艺术院的解剖学教授，皇家外科医师学会成员，等等。

问：有些看法和事实证明〔纺织厂〕过度劳动的制度是不道德的，针对这些看法，人们有时辩解说，工厂女工的私生子人数比人数相等的其他职业女工的私生子少，你是否认为这就是她们的道德比较好的确实证据？

答：完全相反。年纪很轻的女人过早性交或乱交，几乎都会失去生育能力。那些在卖淫中度过一生的不幸妇女不能生育，是尽人皆知的。她们一般都是在很年轻的时候开始卖淫，常常到了中年还一次也没有怀孕过。但是，说来也怪，有些女人虽然当过多年最低贱的妓女，恣意卖淫，把她们遣送到植物湾〔悉尼附近新南威尔士的罪犯流放地〕，在长达六至八个月的航程中禁止她们性交，她们事后往往又恢复生育能力。

载于《议会文件》，1831—1832年，第15卷，第563页

17. 污秽的书籍

问：有些人根据观察认为，工厂女工的私生子的比例不比其他行业的妇女大。你是否认为工厂女工的道德水平和其他行业的女工一样高？

答：她们没有那么多私生子的原因是十分清楚的。有一些书出版的目的就是要教那些堕落的人们如何纵情淫乐而又可以避免生私生子。

问：你是不是说，有一些书（这是时代的耻辱）已经出版而且在工厂女工当中流传，产生了你所说的那种后果？

答：是的。

问：你是否把私生子比较少的原因归咎于这个令人厌恶的事实？

答：是的。

在利兹附近的霍尔贝克穆尔经营制造布帛的本杰明·布雷德肖向萨德勒的委员会所作的证词，载于《议会文件》，1831—1832年，第15卷，第159页

18．“药品和麻醉剂”

许多人有了私生子也还在工厂里做工。我不知道她们是否会因此而被解雇，……我常听说她们想法防止生育。她们的方法是服用药品和麻醉剂。当她们发现自己怀孕时，就去请教某个老太婆。我从未听说过她们读了什么教人服药避孕的书，或者诸如此类的书。我倒记得听说有这样一本书。书是在我们这里找到的。这是两三年前的事了。我想是另一个车间的工头从一个姑娘那里拿来的。我想，他不是在她读那本书时发现的，而是在别的地方找到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后来又把书还给她们了。

德林克沃特先生收集的约翰·汉纳姆的证词，工厂调查委员会的材料，载于《议会文件》，1833年，第20卷，C 1

19．“最下流的做法”

问：本委员会从其他证人那里听到有关青年女子避孕方法的

证词。……你知道你们地区有这样的事吗？

答：我经常听到一些青年人的父母亲和其他在工厂工作的人间接和直接地说到这件事。我可以有把握地从那些话中推测，那种防止因乱交而怀孕的方法被用上了。根据我所听到的，我也认为，在工作间里采用的做法有时是最下流的，只是笼笼统统地向我暗示那些做法，但出于普通的礼节，我不便再进一步打听。

问：你知道那些措施是为了防止流产还是为了防止怀孕？

答：我不知道究竟是防什么……

问：你是不是知道在妇女当中流传着详细说明这种工具用法的印刷品或者书籍？

答：我记得两年多以前，那时卡莱尔到我们地区来演讲，有人向我报告说，他出版过或推销过我们谈到的那一类书，但我找不到机会去加以证实，我只是听到有人报告而已。

G·S·布尔牧师的证词，载于《议会文件》，1831—1832年，第15卷，第488页

20. “爱情是什么？”

人们要增进健康，要美貌常驻，要享受爱情，却不能不受到怀孕的威胁，而怀孕又为人们所不愿，且肯定有害个人，有害社会，这是多么可怕的事！……

应该怎样去弥补这一缺陷呢？可以采取一定的措施，已经发明了一种方法，这是一种简单的方法，使用这种方法是犯罪行为，忽视它就更是犯罪……在这一点上，有如其他各种疾病或弊端，防胜于治，也就是在这点上，预防的确是最切实可行的，是人人可用的方法……

我认为这一种避孕方法是最好的，经过三年的考虑之

后……我才公开说出来。但是，这不是我的方法，我自己并不想寻求这种方法，而是别人提交给我考虑的。有人告诉我，这种方法是新拉纳克的欧文先生引进我国的。有人提请欧文先生注意，说在他的新企业中，工人的健康状况良好，势必生育过多的孩子。他听了一番说明和解释，感到这事有压力。他也听说，欧洲大陆的妇女采用某种避孕方法一直很成功。欧文先生就动身去巴黎了解具体做法。他请教了最著名的医生，那医生清楚法国妇女的常用方法：女方在性交时要随时准备用一小块海绵吸收精液及其流入物，不让生殖器受精……

从来没有想到这样事情的女人，乍一想是会大为震惊的，但是，一旦实行之后，一切偏见就会烟消云散，终于感到满意。对于体弱多病的妇女，对于那些怀孕和分娩都有危险的人们来说，……这个发现是一大幸事。在其他各种情况下，只要不愿生孩子，这都是一大幸事。它将成为爱情与智慧，成为美貌，健康和幸福等等的真正保障。

自从这篇文章所谈的问题首次在《共和党人》刊物上被间接提出来以后，我收到了全国各地大批的来信，有的要求，有的请求，有的恳求，有的甚至愿意出钱，都想知道这个问题的详细内容。写信的人当中有些是穷人，感到家庭人口太多；有些是医务人员，认为这个发现是医学知识的一大收获。我知道有许多伦敦的同行把它介绍给贵族淑女们。有些仅仅是出于好奇，想了解具体做法。有少数信件不署姓名，但大多数人签了真实姓名和地址。

我看过两种有关这个问题的广泛流传的传单。第一种写得相当粗俗，曼彻斯特或斯托克波特的玛丽·菲尔兹送给我们几个人一份，是有人寄给她一捆传单托她分发的。起初，她觉得很恼火，但是，从那以后，我听到可靠的消息，说她重新认真考虑了

这个问题，转变了自己的态度，看清了它的功效和重要性。以下是一份现在正在流传的传单。

致已婚的男女工人

“你们是社会中人数最多、最有用的阶级，本传单是专为你们当中最明白道理、最审慎的人写的，写本传单的目的不是要引起堕落与淫乱，而是要消灭堕落，根除淫乱。

“人们常说，在任何生产部门或工厂中工人过多的地方，工人的工资低于应得的工资，而且被迫延长份内的工作时间，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从来没人否认。当任何生产部门或工厂连续数年工人人数过多时，工资大为降低，工人比奴隶好不了多少。当工资因此而被降到微薄的数额时，工人再也不能象一切善良体面的人们那样扶养自己的子女，只好把孩子抛在一边不管，或者送他们去找各种各样的职业，他们年纪轻轻就进了各种工厂。这些穷苦孩子的苦难不能、也不必向你们赘述，因为你们在生活中每天都亲眼看到他们，并为之悲叹。

“的确，你们当中许多人起早摸黑，操劳不停，只是为了糊口，根本没有改善生活的希望。

“你们自己和你们子女的疾病，你们所爱的、但不能照你们的愿望去爱的人们的贫困、痛苦和夭折，只需间接地提一下就行了。你们对这一切不幸的了解再清楚不过了。

“你们会问，那么，有什么解救的办法吗？我们该怎样避免这些苦难？回答是简短明了的，方法是简单易行的。照别人那样去做好了，不想要那么多孩子就别生那么多，生下来的孩子也容易扶养。

“别人是这么做的：用亚麻带子或廉价带子捆住一块软海绵，进行性交前把海绵塞入，性交完毕就抽出。许多人在带子的

两头都捆上一块海绵，海绵用过后切勿再用，如要再用，必须洗过。假如海绵够大，就是说，和生胡桃或者小苹果一样大，就可以避孕。这样，既不减少夫妇生活的乐趣，对于最娇弱的女子的健康也毫无损害，夫妇双方就会摆脱因子女过多所带来的种种痛苦。

"由于限制子女人数，孩子和成人的工资都会提高，工作时间就不会比他们应做的长。你们就会有一定的娱乐时间，就会有钱适当地玩乐，就会有钱也会有时间让自己和子女都接受道德和宗教的教育……

"但是，当这里和别处一样，节制生育蔚然成风，大家都不再生育过多的子女时，男人就不会怕娶妻子，人人都会早婚，淫乱就会减少，道德和宗教责任心就会提高。

"你们一定会明白，这些话完全是为了你们好。写这篇文章的人，完全不可能从中得到任何好处，而只能使你舒适、健康和幸福，每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都会因此而满足。"

很清楚，这种做法对健康毫无损害，它只会增进健康，因为它打消了对性交这一不可避免的行为所产生的一切顾虑。这也不应该叫做下流事。帮助把这件事介绍给我国的，都是年长的人，都是子女已经长大成人的父辈，都是具有第一流道德品质或第一流学识水平的人，有些人还是我国或其他一些国家的前所未有的第一流政治家和哲学家……

摘自理查德·卡莱尔的文章，载于《共和党人》，第11卷，1825年1月7日至7月1日，第562—564页

市 镇 的 状 况

（甲）讨厌的地方的名称索引

用现代的标准来衡量，当时人们居住的大小城镇都是些可怕的地方，充满了令人厌恶的景象和气味，促进健康和幸福的东西几乎样样都缺。

事实是不容争辨的，而且对于这些事实的令人憎恨的性质，怎么渲染都不算过分。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我们今天的生活是一百多年来不断专注于公共卫生问题取得的。在那些多变的年代里，由于人口大幅度地增长，迅速发展的城镇一直无法容纳那么多吵吵闹闹地要求房子的人，所以人们的生活环境和现在大不相同。他们的生活几乎无所依靠。他们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些问题本身不完全是新鲜事。城市经常有人满之患，房子拥挤不堪，没有自来水，没有排水沟，照明和通风设备都很差，他们租得起的狭窄住房是不够住的。门口总有粪堆，门上也不常有蔷薇缠绕。热病和其他疾病是常常光临的客人，罪行和恶习均为常事。贫困乃共同的命运，恶臭和肮脏被看作一种自然规律，人人习以为常。

这种情况虽然不是工业革命造成的，却由于工业革命而严重恶化了。例如，往日城镇和乡村的粪堆和后来人口稠密的城市中心的粪堆不一样，后者乡村微风吹拂不到，臭气堆积，构成了对城市的威胁。大家都认为这些粪堆肮脏至极，应该设法处理，但怎

样处理呢？没有卫生检查员，没有卫生医疗官员，“地方议会”也没有颁布卫生条例，大家无规可循。在一八三五年以前，市镇的自治机关未经改革，即使在改革后也还需要过几年才走上轨道，因此，无法召开“地方议会”以采取行动。因为有许多人要求尽快地以最低廉的价格解决住房问题，公家和私人又都没有机械运输设备，住房只能建造在离工作地点不远徒步走得到的地方。过度拥挤是不可避免的。

随着时间一年一年地过去，问题变得越来越亟须解决了，一批“公共卫生专家”应运而生，他们大多（但不是全部）是医务人员。就当时的条件而言，他们是尽了巨大的努力，但是基础知识很少，连细菌这样的东西都还不知道呢！所以他们只能谈到“毒气”、“恶臭”，还有叫做“瘴气”的东西。

这一部分的文献后面都附有名字，他们作为公共卫生问题的第一流的、最热心的鼓吹家和实行家，应当受到人们的崇敬，他们之中名列前面的是凯博士，他当时已搬往伦敦。和他的重要性差不多的是索思伍德·史密斯博士(1788—1861)，他的名字已经在本书出现过。他在青年时期当过爱丁堡唯一神教派会众的牧师，但他改行习医，一八二〇年在伦敦正式开业当医生。他在伦敦受唯一神教派哲学家杰里米·本瑟姆的影响，也是他遵照本瑟姆的遗嘱，对其遗体进行解剖，并在遗体前致悼词的。一八二四年，索思伍德·史密斯被任命为伦敦热病医院的医生，并以传染病权威而闻名。他得出结论，认为热病的主要原因是污物。一八三八年，他得以证实这一观点，并在查德威克（参阅下一部分）的帮助下被任命为伦敦热病最严重的地点的调查员。

他在这项工作中得到尼尔·阿诺特博士（1788—1874）的有力帮助。阿诺特是一个苏格兰农民的儿子，当过店员，以后搬到伦敦，在圣乔治医院“查病房”。阿伯丁郡于一八一四年授给他

医学博士的头衔，他在伦敦开业至一八五五年。他对公共福利的贡献是发明充水床垫、无烟炉格和通风筒等。

杰林格·库克逊·西蒙斯（1809—1860）是一个乡村牧师的儿子，一八三五年内务部委派他去调查手工织工的情况，这些人属于家庭工业制度最后的（也是最不幸的）一批幸存者；我们已经知道，后来他当上英国北部矿工情况的调查委员，一八四八年，他被任命为学校视察员。迪恩斯顿的詹姆斯·史密斯（1789—1850）是阿奇博尔德·布坎南（参阅童工劳动(乙)）的外甥，十八岁时被派往珀恩郡的迪恩斯顿经管棉纺织厂；后来，他专心研究工厂机械和农业机械的生产。一八四二年搬往伦敦后不久，被委任为大城市卫生情况的调查委员之一。

就描述本身来说，也许可以记起，西德尼·韦布先生和夫人研究地方政府的特别法令权威时，认为“令人惊骇事件的高峰”是在苏格兰城镇中的某些贫民窟，而且特别提到格里诺克的粪堆。

这部分的最后一篇文件（第二十五篇）摘自一八四〇年城镇健康情况调查委员会的报告，该委员会主席是研究卫生的议员罗伯特·阿格利昂比·斯莱尼（1792—1862）。这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发表的一系列类似报告（见下一部分）的第一篇，这段摘录既是关于普遍恶习的简明总结，又多少象一份辩解书，着重说明当时的人口爆炸（我们应该这样叫它），同时也是恳求政府采取措施的请愿书，所以我们在这部分把它列入。

1．一七九五年的曼彻斯特

这几年新建的街道，使该市的规模扩大了将近一倍。大部分的街道是宽敞的，房子主要是用就地生产的砖盖的，又大又漂亮，

但是阶梯都伸到屋外，占去人行道的大部分，使步行的过路人很不方便。当两人相遇时，一个人必须走上马路，或者越过阶梯，这样做在夜间特别危险，因为灯并不是一直亮着。街道还很少用石板铺砌过，外地人走起来很不舒服。

从全部街道的发展速度以及向四周乡村伸展的情况看，曼彻斯特比得上伦敦，而就穷人拥挤在令人作呕、黑暗潮湿、狭小不堪的住宅（这是繁殖疾病的非常肥沃的土壤！）的稠密情况而言，曼彻斯特不幸也赶得上，甚至超过了伦敦。因此而产生的有害后果在费里尔博士致曼彻斯特公安条例委员会的文章中叙述得非常清楚，补救的方法也提得很中肯，所以我们相信我们得做点有益的工作，重新把文章中最带实质性的部分印出，使更广泛的公众了解这一情况：

在城里的某些地区，地下室非常潮湿，不宜作住宅。……地下室的窗户破损不堪，穷人经常受害。这种状况，外表上看来似乎无关紧要，实际上对居民的影响极大，它经常引起热病。据我了解，很多人的结核病可以说是由此引起的。导致各种行业的病人残废的多年风湿症，也是这种原因引起的。……我相信，许多偏僻街道的厕所一般都不盖拱顶，往往会造成危害。我经常看到，在这种粪堆恶臭包围之中的房屋，热病最为流行。布特尔街有一座房子，在一条死胡同里，因为光线不足，空气不新鲜，里面的大多数居民都瘫痪了。在这些阴暗的角落里，结核病、畸形和白痴是常见的……

市区尽头处的夜店既不卫生，空气又不流通，而且床铺自买来直到租客用烂为止，好象从来就没有人要把它们洗干净似的，床上积满令人作呕的脏物，很多人都得了热病……这些夜店的可怕程度，非笔墨所能形容。刚从乡下来的住客，睡的床经常布满了前一个租客的传染物，要不就是床上的热病患者的尸体

几小时前才刚刚抬走……

除了适当注意空气流通以外，监工只要注意以下情况就能减少棉纺织厂工人中热病的流行：应大力提倡和鼓励个人清洁；应责成这种童工的父母亲每天早晚给孩子洗澡，使他们的鞋袜保持清洁，最重要的是，清晨不能让他们饿着肚皮上班。

约翰·艾肯医学博士《曼彻斯特周围30—40英里内乡村的描述》，1795年版，第192页

2．凯博士笔下的曼彻斯特

劳动人民的绝大部分居住区，尤其是大安柯茨街外的那一部分，最近才形成起来，由于缺乏适当的〔城市〕治安规定，连普通的污水沟也没有。房子排水差，经常通风不良，没有厕所。结果，那些没有铺砌过的、坑坑洼洼的狭窄街道，变成泥浆、垃圾和令人作呕的粪便的共同堆积地……

街道的状况严重地损害居民的健康。不时发生的斑疹伤寒病例，主要就在那些通风不好、没有铺砌过的、垃圾成堆或有死水坑的狭窄街道上。这种地方，到处是污浊的空气，散发着有害的气味，危害了人们的健康，因此，传染病传播得也最快。

这些因素对居民生活方式的作用，又大大扩大了它们的影响程度。在这一环境下，房子里的家具既肮脏又简陋，弥漫着叫人不舒服的、甚至是悲惨、令人作呕的讨厌的空气。这些房子长年失修，排水很差，又很潮湿；房客的行为粗野——他们吃的不好，穿的很差，而且不节俭——既穷困又爱挥霍——他们不求生活上的舒适，只想尽情纵乐，满足兽欲……

市里有些地区存在着非常显著的弊病，需要较详细的描述。一块潮湿的低地，时时有被水淹没的危险，常常是乌烟瘴气，它

的一边是牛津路通过的高堤岸，另一边是梅德洛克阿的一个河弯，河道被一些堤堰隔断。这个不卫生的地点，位置很低，房子（有些还是三层楼高的）的烟囱比路面高不了多少。大约两百座这样的住宅挤在一个极为狭小的地方，住的是最下层的爱尔兰人。大多数房子也有地下室，但地下室的地板并不比流过的梅德洛克河水面高多少。排水沟坏了，或已失修，结果这些窄小的住所总是潮湿；河水经常上涨，只要稍微涨上一点就会淹没好几英寸。

这是盗贼和亡命徒出没的地区，居住的总是欲望和举止都象野蛮人的那类人。四周都是些市内最大的工厂，烟囱冒出阵阵浓烟，笼罩着这个有害健康的地区。

靠近市区的中心，有妓女和盗贼居住的一群建筑物，穿插其中的是狭小而又令人恶心的街道和垃圾遍地的大杂院。……议会街三百八十个居民只有一个公用厕所，它位于一条狭窄的通道上，臭气冲天，为害四邻，肯定是滋长疾病的肥沃土壤。这条街上靠近房门的地方也开了一些带着格栅的粪坑，房门口又堆积着讨厌的垃圾，所以那里不断散发出有毒的臭味。

在货栈街、特拉维斯街与伦敦路之间的街道和房子，尤其是建造在下倾至货栈街的斜坡上，不整齐而又起伏不平的土丘上的那些房子，情况极糟。这些狭窄的道路凹凸不平，弯弯曲曲的溪谷，肮脏的小溪就渗透到溪谷下面；居民们拥挤在破烂不堪的住宅和黑暗潮湿的地下室里，在这些地方是不可能保持卫生的。……

厄克河被建立在两岸的染坊的废弃物染黑了，来自这一带市区的一些水沟的排泄物——瓦斯厂的污水，骨粉厂，制革厂和胶料厂等最有害的污物——也流入河中。在迪西桥下，两边高高的堤岸中间有一片洼地，集中了市区最肮脏，最破烂的建筑物，河水就环绕着这些建筑物，急速地流过。河道在这里被一个堤堰隔

断，有一座八层高的制革厂（其中三层堆满了暴露在空气中、处在加工程序某一阶段中的生皮）就屹立在这群破烂的迷宫似的建筑物近旁。这群建筑物叫做"直布罗陀"①，随便在别的什么地方盖房子都不会比在这里更有害于健康了。

顺着迪西桥另一边的河道走去，可以看见其他制革厂、胶料厂和一些蹩脚房子。河的一边是教区墓地，另一边是一连串最奇特、最不卫生的大杂院……

这些非常不卫生的地区经常发生一件讨厌的事，这本来一开始就应该通过法律干预来加以限制。穷人的房子有时建在一片空地周围，门窗就在住宅的后面对着空地开着。

城里养猪的人常和居民订合同，付一点钱租下这块地之后，马上围起猪圈，这块地便成了粪堆，周围的住家现在也随意把腐烂的垃圾倒进粪堆里。这些地方有时会散发出难以想象的、令人作呕的气味。

曼彻斯特没有公共屠宰场，现有的一些屠宰场主要是在城里最狭小，最肮脏的街道上。这些屠宰场排出的水染上深红色的兽血，充满了动物身上的其他东西，往往流入街道上的公用阴沟，积成沉沟死坑……

住在这些地区的是一群好骚动的人，嗜酒和穷困使他们变得无所顾忌，阴谋和诡计使他们走上岐途，煽动者的蛊惑人心的演说更使他们激动，因此，他们常常粗暴地侵犯工人中比较温和的人们的自由，对他们主人的财产进行最可怕的抢掠……事实上，警察不过是对付暴民力量的一层非常脆弱的屏障，所以现在发生大众的暴力行动时，几乎每次都要出动军队弹压……

---

① 直布罗陀位于西班牙南端，是英属殖民地，包括商港和海军基地，地势险要，有时被人用来比喻坚固的堡垒。这里是借喻，形容建筑物的密度。 ——译者

J·P·凯博士：《曼彻斯特……的工人在精神和身体方面的状况》，1832年版，第12—34页

3. 曼彻斯特存在的问题

曼彻斯特和索尔福德联合市区，通常泛称曼彻斯特（由八个市镇组成……人口大约为二十六万人），这是个发展过快的、没有按照一定的计划建设的大型村庄。

工厂必然就沿着一些河道建立起来了，这些河是厄克河、厄威尔河、梅德洛克河，以及罗奇代尔运河。在厂区的范围内，工厂住房不断增加。各个厂主、业主的利益和方便决定了城市的发展速度和发展方式，而居民的舒适、健康和幸福直到后来才被考虑，假如他们现在才确实（而这一点是可疑的）受到不少关心的话。

十二年前所有的城镇都没有铺砌街道和修建下水道的条例，即使在一八三一年就拥有十四万二千以上的居民的曼彻斯特市区也是如此。人们可以从凯博士那本出色而又有价值的小册子中了解到霍乱侵袭时街道和下水道的见不得人的情况。目前，街道的铺设迅速地朝各个方向展开，对于排水沟的修建也极为重视……

曼彻斯特没有建筑条例，因此，除了地方长官根据治安条例有权管理的某些中心街道以外，每个业主都随心所欲地盖房子。

在许多地方，可以看到新的小房屋兴建起来了，它们成排地挤在一起，有的有地下室，有的没有，但曼彻斯特市区特别拥挤，因为当地地皮的价格高于其他城镇。当局不能干预这些做法。即使小房屋的排水沟搞得很糟，街道到处坑坑洼洼，积满死

水，成为死猫死狗的贮藏地，也无人过问。

市里各区住居地下室的人数很多，……稍微想一下，就一定会明白这是一个灾难，因为，一个十二至十五平方英尺的地洞怎能谈得上通风，以适合于人的居住呢？

当局没有给我们委派住宅和街道的检查员……曼彻斯特没有大众的公园或者其他可供居民散步和呼吸新鲜空气的场所。新的街道迅速向四面八方伸展，城市的发展已经如此巨大，住在人口比较稠密地区的人们要看看大自然青翠的脸孔是没有多少希望的。……在这方面，曼彻斯特有不足之处，很不光彩，也许比帝国的其他任何城市更甚。大自然在这方面给人们的好处，由于谋取地租形式的金钱而被统统断送了……

摘自曼彻斯特外科医生罗伯顿博士写给城镇卫生特别委员会主席（议员R·A·斯莱尼）的信；载于《议会文件》，1840年，第11卷，附录第2号，第221—222页

4. 贝斯纳尔格林的阴暗角落

贝斯纳尔格林区有七万多居民。该区大多数街道不窄，房子也不拥挤。相反地，在街道和房子之间有大块大块的空地；但是，有部分地区的居民和城里最狭小、人口最稠密地方的居民同样拥挤。我要介绍的这些地区是按照我参观的先后顺序排列的……

潘德森的花园：这是一条又长又窄的街。房子没有地下室，楼下地板极其潮湿。沿着街道中心有一条低于路面的明沟，各种污物在沟里堆积、腐烂，无人过问。沟两边有泥岸，使沟里的东西不致往外流；但有时，特别在雨天，这条沟就涨满了，沟里的东西涌入邻近的房子，街道几乎不能通行。厕所靠近街上的人行

道，只用一层木板分隔开。街道没有任何下水道。热病不断发生，一家一家地扩散开来……

拉姆的场地：这是一片长约七百英尺，宽约三百英尺的开阔地；这块地大约有三百英尺经常被积水淹没，冬夏都这样。被淹没的这一部分总是有不少腐烂的动物和蔬菜类的东西，其气味现在是臭不可闻。一条肮脏的明沟围绕着该地，明沟的西端宽八到十英尺。有一条叫做北街的街道，街上所有房子的厕所都通到这段明沟里；这些厕所都没加盖，其粪便就随便堆积在明沟里。不能想象有比这条长达三百——四百英尺的明沟的外观更令人作呕的东西了，它现在发出的恶臭极其难闻！

拉姆的场地是紧邻的房子以及从这里分叉出去的小街发生热病的来源。有人向我指出一些房子，说那里的人一家家统统死光了，还有几条街的热病从未中断过。

阿尔弗雷德与贝克威思街区：由一些建筑物组成，每一幢都分成两座房屋，一座在前，一座在后；每一座房屋又分成两套房间，每一套房间都由单独一家居住。这些住宅的周围有一条宽阔的明沟，龌龊不堪。房子前面原来要做园子的空地上，堆积着成堆的脏东西。房屋的公共厕所门都开着，臭不可闻。我走进了几套房间，其中有一套在楼下，我发现六个人住一个很小的房间，其中两个人正害着热病，躺在床上。楼上的房间里，又有两个热病患者躺在一张床上。在同一房间里，有一个女人在加工织丝。房间有个小窗户，如果全打开，可以使屋里通风，但还很不够，可是这窗子不但长期关着，而且周围都很小心地粘贴过，因此连一点空气也进不来。我劝他们不要老是把空气全部挡在窗外，那个在干活的女人告诉我，她们不得不关死窗子，以免丝绸干掉，因为发给她们的丝线是称过重的，交货时也要有同等的重量。

北街：地点狭窄，房子糟透了，周围是大量的污物。大多数

房子是贩猪商人住的，猪排泄的粪便很少或者从来没有清除过。这里臭气熏天。

弗吉尼亚街：街中心有一条明沟，削下的土豆皮，各种各样动物和蔬菜废弃物，房屋的脏水和洗衣脏水，统统倒进沟里，并积在那里腐烂了。从弗吉尼亚街到肖迪奇这一条长达一英里的直线上，周围所有的胡同、大杂院和小巷，都把东西倒到大街的中心来，它们在那里堆积，腐烂……

在全面地介绍贝斯纳尔格林的情况之后，我认为没有必要再详细描述白礼拜堂的情况了，因为这样做只是大部分重复同样的细节。白礼拜堂大部分地方排水非常差，许多地方人口相当稠密，目前在建造中的街道、大杂院和小巷，空气无法流通，大堆大堆的腐烂东西长期堆在房子附近没人管，而房子本身也肮脏透了。

索思伍德·史密斯博士关于贝斯纳尔格林和白礼拜堂情况的补充材料，附于1838年根据济贫法修正条例任命的委员会的第四个报告；载于《议会条件》，第28卷，第88—91页

5．视察格拉斯哥的弯街

论工资，虽然手织机棉布织工肯定低于所有其他类型的工人，但是，就体质下降和社会堕落的程度而言，我所调查的地区的一部分居民却比他们严重得多，——我指的是住在格拉斯哥下等地区稠密而又混杂的人群。这些地区主要包括通往大街的小巷，在卡尔顿的小胡同，特别是在特伦盖特和桥门之间，还有盐市场和马克斯韦尔街之间的死胡同和弯街。这些地区的居民，成分复杂，几乎都从事下等职业，但主要是一群专靠抢劫和卖淫为生的人。

在机警的警官、格拉斯哥警署的警监米勒上尉的护送下，我四次视察了这些地区，一次在早晨，三次在晚间。我曾经见过英国和海外的人类堕落的最严重状况，但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我只能说，在一个文明国家中竟有一个集污秽、罪恶、灾难和疾病之大成的地点，这在视察格拉斯哥的弯街以前，我是无法相信的。

弯街由一些长长的极狭窄的小胡同组成，以致两轮货车要通过也很困难；小胡同的尽处是“死胡同”，其实是十五至二十平方英尺的大杂院，周围多为三层高的房子。大杂院的中间是粪堆，在多数情况下，粪堆也许是房地产主人最有利可图的部分，因此，移开粪堆就会被认为侵犯产权。房子多半一层一层出租给最低级的劳动者或妓女，或租给临时宿舍经营人。对于所有因职业上的原因不便公开地址和姓名的人们来说，临时宿舍是他们常去的快乐窝和喜爱的住所。这些地方也是各种贫穷不幸的游民栖息处。租费较高的住房设有单独的床位，每晚三便士，主要聚集着盗贼和妓女。

有一次，在这些贼窟的一个隐蔽的角落里睡着一个强盗，被警监侦查到了，那强盗听警监的话，冷静泰然地跟后者到警察局去，当时他房间里的那些男女伙伴（至少有十二个），都躺在各自的床上注视这场风波，一个个镇定自若。这些人的冷静、沉着，使我难忘。我们只有五个人，都没带武器，又值夜阑人静，置身于至少七八千个粗野的，不顾死活的居民中间，就这点而论，整个行动的过程中都很平静。人们承认纪律的精神力量，也承认纪律的精神力量在这个暴力的堡垒中的支配地位，这些情况至少可以说是格外令人难忘的。那强盗边梳洗边开玩笑，警官们和与他同床的女人都乐了，那个女人想用各种方法躲开警官们搜索的眼光。强盗梳洗完毕，我们就到邻近的贼窟巡查，没有受到干扰或阻碍。这就是警察所保持的纪律，只有他们才到这些住所

巡视，至少是在晚间到那些地方巡视了，而晚间聚集在那里的只有那里的居民。

在更下等的夜店里，地板上混杂地睡着十个，十二个，有时二十个人，男女老少都有，他们赤身露体的程度不一样。这些地方一般都肮脏潮湿，破烂不堪，对动物抱有起码的同情心的人，谁也不愿意把自己的马拴在里面……我确信，格拉斯哥的贫穷、肮脏、苦难、酗酒、疾病和罪恶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是英国其他地方所不可比拟的。

手工织工状况调查委员会委员J·C·西蒙斯关于苏格兰南部情况的报告；载于《议会文件》，1839年，第42卷，第51页

6. "比野兽更糟"

那里没有厕所或排水沟，这群不幸的居民把所有脏东西都倒在粪堆上。我们了解到，相当大的一部分房租是靠粪堆这种产品来支付的。许多野兽为了藏起自己的粪便，都离开洞穴到远处去大便，那么，这些大杂院里的居民比野兽更糟，他们把自己见不得人的东西变为一种货币，用来交付房租。

这些房子的内部及居住者是和房子的外表相一致的。我们看见半裸着身体的可怜虫挤在一起取暖；尽管到中午了，但是仍有几个女人躺在一张床上，盖着毛毯，不敢起床。因为此时出门上街的妇女太多了，她们穿走了一切共有的衣服。

这样的情景太令人震惊了，如果不是亲眼看见，人们往往会怀疑事实的可能性；但是，欧洲所有的旧城镇也许都存在类似的情况。

尼尔·阿诺特博士关于格拉斯哥贫民窟的描叙；载于《上院文件》，第26卷，第24页

7. “跟狗一样，只有绰号”

“你最后一次洗澡是什么时候？”

“上一次在监牢的时候。”

上面的问答进行过不止一次了，问答人的身份可想而知。可是工人们及其子女往往在紧邻的地方，有时在同一个房间里，和这种人混杂在一起。这种混杂的情况不过是他们完全堕落的一种标志。

住在这些地区的工人阶层的另一个共同特点是，不受一切文明的和社会的法规的约束。在格拉斯哥一个儿童常去的房间里，我问一些小孩的姓名，他们回答得吞吞吐吐，这时有一个居民说，他们叫这些孩子——，他提到的是一些绰号。“事实是，”警监米勒上尉说，“他们的确没名字。我可以肯定，我能在这一带的建筑物里找到一千个什么姓名也没有的儿童，他们跟狗一样，只有绰号。”

E·查德威克视察爱丁堡与格拉斯哥的穷街的记叙，载于《上院文件》，1842年，第26卷，第132—133页

8. 利物浦的房子背靠背

利物浦所有比较好的房子都设有适当的厕所，许多大杂院也适当地设有这类厕所，但大多数大杂院在这方面的条件很差。有些院子根本没有厕所，有些院子的厕所坍坏了，多数情况是居民自己造成的，他们把厕所毁掉，把门和窗子当柴火烧，如果房东把门窗修理了，不到一个月这些东西又会被毁掉。没有公共厕所……清道夫根本不清扫大杂院和胡同，因为他们认为这些是

私人业产。没有垃圾箱（这是正式的叫法），但是，在利物浦的旧自治城市或旧教区，每天早晨都有垃圾车到处收集垃圾等等，居民们可以把垃圾等带出来倒。

和所有的大城市一样，利物浦也有一定数量的供工人居住的大杂院和胡同。其中许多是最近十年至十五年内建造的，它们开阔，住宅舒适清洁，排水良好，所以，是有益于居民健康的；其他的大杂院和胡同则完全属于另一类型……房子一般是背靠背建造的。但这并不妨碍充分的通风，因为每个房间有三条通道，也就是：门，窗和烟囱；大杂院有的狭窄，有的开阔；院子由居民自己打扫，看来，其中一些院子和任何城市最美观的地区一样干净，但有些院子住着懒惰和放荡的人们，肮脏到了极点。根据人口调查，利物浦的爱尔兰人将近六万，低层阶级的爱尔兰人不讲卫生的习惯是臭名远扬的，以致于比较富裕的英格兰工人不愿和他们住在同一个大杂院里。

载于《议会文件》，1845年，第18卷，第84页

9．“我起初不相信这一点”

有一个情况对〔利物浦〕那些地区（尤其对其中的地下室）的空气影响很大：有许多地方地面起伏不平，都是坑坑洼洼的；坑里积水，秋天，坑里当然有许多水，死狗、死猪被扔在里头。还有许多发臭的东西。可是，这里的水被用于烧饭煮菜。我起初不相信这一点。我以为只是用来洗濯，但我发现，较穷的居民是用这种水烧饭煮菜的。

是否因为水供应不足呢？——供应给穷人的水是足够的，如果他们有储水工具的话。白天，固定开放几小时水，也许是四小时。穷人到水龙头去拿水。水不断在流，每个穷人有多少锅就能

接多少水。但是，他们的锅不多，所以经常缺水。用于洗濯或者用于类似事情的水是不够的。

J·里德尔·伍德的证词；载于《议会文件》，1840年，第11卷，第132页

10。伯明翰的特征

伯明翰的大杂院极多，城里到处都有，居民中比较贫穷的阶层中的很大部分就住在这些大杂院中……大杂院里的房子数目各不相同，从四座到十二座的都有，这些房子大多为三层高，按照人们的叫法，是背靠背盖的。在大杂院的尽头或旁边，有一间洗衣房，一个垃圾坑，一个厕所，往往还有一个以上的猪圈和粪堆。一般说来，旧院子的厕所极脏。我们检查过的许多厕所，条件都很差，没有门，脏东西满得溢出来，我们简直无法想象它们怎能使用。我们也看过许多工厂的厕所，同样令人生厌，我们还注意到，那些大杂院和工厂庭院的男女厕所，通常是彼此靠近的，而且位置也不好，任何人上厕所都不可能不被车间的工人看到、注意到……

据说，在其他一些大城市，传染性热病挨家逐户地扩展，洗劫了整条整条的街区，有些地方还长期持续下去，几乎没有中断。但在这个城市，传染性热病却非常罕见，可以说居民们对此几乎一无所知。我们认为，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所能做到的是就是指出伯明翰和多数其他大城市不同的一些情况。其他大城市热病不断流行，破坏性非常大。这些不同的方面就是：市区的位置较高，有良好的天然排水沟，供水非常充足，完全没有用作住宅的地下室，几乎每家都是一座单独的房子，最后一点是：一般认

为，工人阶层收入的工资额能充分供应各种生活必需品。

选自内外科医生委员会关于伯明翰公共卫生情况的报告；载于《议会文件》，1840年，第14卷，第176—181页

11. “最肮脏的”布雷德福

布雷德福街道的表面总情况是象样的，可是在主要由工人居住的大多数下等交叉街道，情况则截然不同。街道很少铺砌过，铺砌过的也没有一条铺得合适。有些街道的住家在门口铺上一段路，但只铺半边，而他的对面邻居则铺上一层又薄又软的机车煤灰就行了，人们可以看见下层的天然粘土露出来，土面高低不平，到处是积满脏水和脏东西的水坑。街上有几个地方可找到粪堆，四面八方都可以看见开着的厕所。养猪的人在各个不同的地方，放着大泔脚饲料桶，收集各家的废料，有时，每星期付一至二便士给那些人家。

下等街道和大杂院的主要排水系统（如果可以称得上的话）是明沟，污水从粗糙、不均匀的路面缓缓流过，整个地面都给渗透了。主要的排水沟通往小河，通往市区低地的运河终点或水坞。水坞的水常常塞满腐烂物。热天，硫化氢的气泡不断上升到水面来。空气中充满着这么多的硫化氢，以致于运河附近就业的工人口袋里的手表壳和其他银质物都变黑了。有时臭气很强烈。热病在四周围蔓延。根据布雷德福的总情况，我不得不指出：它是我到过的最肮脏的城市。

迪恩斯顿的詹姆斯·史密斯关于布雷德福卫生状况的报告；载于《议会文件》，1845年，第18卷，附录第2部分，第315页

12. 谢菲尔德烟灰弥漫

谢菲尔德是我所见到的最脏、最多烟的城市之一。有一些小

铁匠铺没有高烟囱。城市又有许多山坡，冒出的烟就升到较高的街道上，而不是飞到街外去。孩子们在睡觉前，一般要洗洗，但并非人人如此；他们不停地把尘埃吸入体内。人在城里呆久了，就必然吸进煤烟，这种气体积在肺内，凡是对此不习惯的人都受到有害的影响。然而，许多谢菲尔德人认为这种烟是卫生的。

J·C·西蒙斯的报告；载于《议会文件》，1843年，第14卷，E11，93页

13. 利兹的肮脏庭院

在利兹比较古老的地区，大街小巷的一般分布很象所有的旧城镇那样，狭小而又很不规则。但幸运的是，利兹的主要街道很宽阔……不过，与河流平行的成排街道狭窄弯曲而又不规则。最近新建的街道比较宽，许多富裕阶级的街道又开阔又使人愉快。这里的下层阶级和别处的下层阶级一样，住在沿阿德·贝克河两岸的比较不舒适、不卫生的地方……由于贝克河底的腐烂物质冒出的湿气和有害的臭气，加上各种工厂散发的烟气，有些住宅是极其不卫生的。

但是，利兹最最不卫生的地区是建给工人住的狭窄的房屋区，或叫做院子。一些这类的建筑物，虽然位于较高的地面，但四面封闭，空气稀薄。那里，不具备任何一种地下排水设施，没有厕所，也没安排人打扫，到处是一片湿气和垃圾……煤灰、垃圾和各种脏东西都从房子的门窗扔到街上和院子里。……和居民的人数相比，厕所是很少的。厕所前后都没有遮盖，谁都能看见，而且都很脏，脏东西经常原封不动地堆在那里半年。人们对于一切表面上的体面，都变得麻木迟钝了。由于空气不断处在污染状态中，大批的人体弱多病，无精打采，养成了对烈酒和麻醉

剂的嗜好；整个环境的综合影响造成对时间的大量浪费，人们生活日益贫困，许多人夭折。

詹姆斯·史密斯的报告，载于《议会文件》，1845年，第18卷，第312—313页

14. 哈利法克斯与肮脏作斗争

哈利法克斯的部分市区非常古老，但三十年来，由于该地工业的兴旺（主要是毛纺织业），市区已经大大发展了……

街道一般是陡的，而且大体上铺砌得很好，颇能经得起雨水的冲洗……来往车辆不多……街道清洁整齐，其缺陷是，大量污水都得流入明沟。

靠近河边有一些潮湿难看的住房。有些地方有一类下等阶层的人的住房，称为羊栏。这是某种大杂院或围起来的场地。这些羊栏大多很湿很脏，是贫困和疾病的所在地，在各个城市，这种地方统统是最低级的工人住的。但是，哈利法克斯的低级工人虽然生活在污秽之中，经济收入和道德水平也低，却有喜欢干净整齐的天性；不过，由于外界不卫生，而且处处臭气熏人，他们总是感到抑郁。这类房屋一般为小酒店店主所有，或是为那种努力积蓄一点钱有时想造俱乐部的工人们所有。

水的质量良好，基本上是相当充足的，不过，远不能满足清洗的需要。我发现哈利法克斯的人洗窗、洗地板，甚至有时洗大街小巷，用水比我到过的任何其他城市都要多些。

摘自詹姆斯·史密斯的报告，载于《议会文件》，1845年，第18卷，第317页

15. 诺丁汉有害健康的迷宫

我相信，除了诺丁汉，在别的地方是看不到那么多的居民挤

满大杂院、胡同、小巷，而这些建筑又是再坏不过的。……要走到大杂院里，几乎总是要经过一条宽约三十至三十六英寸，高约八英尺，长达二十至三十英尺的低拱门隧道……这些又吵又窄的大杂院，没有清除垃圾的适当工具，通风很不好，肮脏破烂至极，穿过院中心有一条明沟或地面排水沟；院子没有后院，厕所是全院子公用的。这一切构成了一幅悲惨、龌龊无比、令人极不舒适的画面。胡同、小巷也都一样……在所有这些狭窄的地区，垃圾都可以随意堆积，等到积多了，烂透了，有了作为肥料的价值时，才由"垃圾师傅"（诺丁汉这样称呼收集肥料的人们）卖掉，用两轮车拉走。

房屋……大部分有很奇特的缺陷。它们有三层高，是并排建造的，边连边，背靠背，每一层有一个房间，约十一平方英尺，不包括一个楼梯间，楼梯下有一个用来存放食物和煤炭的小房间。楼下的房间用来处理一切日常事情；二楼一般是卧室，上边的房间经常当车间用，有时是既当车间又当卧室……一般看到的厕所是在住房下面，厕所暴露在大杂院和胡同小巷居民的众目睽睽之下也是常有的事……

摘自J·R·马丁的报告，载于《议会文件》，1845年，第18卷，第250—253页

16. "下流与卑躬屈节"

假如我把我所在地区内的工人一般特点说成是放纵，那是不公正的。不过，贫困的压力，无力维持外表的衣冠楚楚和家里的舒适安逸，却带来了一种龌龊下流、卑躬屈节的生活方式，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伤风败俗的言行（特别是言语上的伤风败俗）在男女青年之间十分普遍，尤其在工厂青年工人中间，更是普

遍。

普尔先生关于考文垂的报告；载于《议会文件》，1845年，第18卷，第263页

17．巴思的水不足

一八三七年年底，流行性天花非常猖獗，夺去了三百多人的性命，但就我看来，在这么多的人当中，没有一个绅士，商人也不会超过两三个。疾病惯于侵袭劳动阶级的住宅，因为到处都有它特别喜爱的一些场所，疾病便在亚冯街及其分支扎下根来，造成极大的危害……所有讨厌的、令人作呕的东西都集中在那里。巴思的一切污垢渣滓——下贱的妓女，盗贼，乞丐——都挤在小贼窝里，而不是在街上的房屋里。我从未听说过，其他地方的人口与住房的比例是如此的不相称。更糟的是，垃圾通常被扔在楼梯下面，水又比市里的任何地区都缺。说水的消耗量比啤酒少，并不算夸张……

在这么多身体和道德上的弊病中，有一个永久性特点，就是私生子多得难以胜数。他们是那些在各方面都象夫妻一样同居的人们的后代。他们丝毫不反对法律上的责任，可是道德的堕落到了如此严重的地步，以致结婚被认为是多余的仪式，不值得付那些必需的费用。有一次宣布这些费用将要免去时，亚冯街有五十多个同居多年的人自动要求办理结婚手续……

我在这个地区当了一年多的副牧师。因此熟悉这些地方……我认为，从这些事实中我们可以得出重要的结论。不论我们将巴思的两个部分作一比较，或是将巴思和其他市镇相比，我们都会发现，健康的增长和住宅的改善程度成正比，道德风尚的提高

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遵循着这一规律的。

惠特韦尔·埃尔温牧师的证词；载于《上院文件》，1842年，第26卷，第169—170页

18．“温泽是最糟的”

在这些郡当中，虽然几乎每座城镇的排水情况都可能大大地改善，可是没有一座城镇能有象温泽那么大的改善余地，因为温泽宏伟的建筑物一座紧挨一座，居民比较富裕，地势又好，在这方面本来是可以比其他地方性的市镇更为优越的。

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在我到过的所有城镇中，温泽是最糟的，无法和其他城镇相比。

一条又深又黑、积滞的双行明沟，从乔治街的尽头伸展到克鲁尔巷。这些明沟长期散发出一股令人无法忍受的臭气，带来一种严重的热病……有时，我提到的那些明沟里的停滞物由两轮车运走。上一次，克鲁尔教区内的地主以十五镑的价钱买走了沟里的积滞物，因为他的草地非常缺乏肥料……

摘自关于伯克斯、巴克斯和澳克森三郡的报告；载于《上院文件》，1842年，第27卷，第94页

19．霍利鲁德不适合女王陛下居住

问：在爱丁堡的人口稠密地区，有没有公用的排水明沟？

……答：市区里没有，但邻近的郊区有，那里的土地就是用这些沟里的脏水浇灌的。

问：浇菜农的菜园吗？

答：不，是浇草，每年要割两三回草。

问：关于这种做法对王宫居住者的害处，你是否请教过医务人员或征求过他们的意见？

答：最近，大约在两年前，皇家律师问过女王在苏格兰的几位内外科医生，了解这种做法对于霍利鲁德卫生的影响，他们的意见是该地不宜作为女王陛下的住所……

詹姆斯·辛普森博士被城镇卫生委员会询问时的答词；载于《议会文件》，1840年，第11卷，第120页

20. 格里诺克的特大粪堆

在市场街某地有一个粪堆——但是，它太大了，不能叫做粪堆。此地收集了市区各地的污物，说它有一百立方码并不是虚报。粪堆从来没有清除过，它是粪商的存货。粪商一车车地零卖出去。为了使顾客满意，他总是保留着粪堆的中心部分，因为这堆脏东西存得越久，价格就越高。主人的商行连着一片大面积的厕所。这粪堆面对着大街，前面有堵墙围住，墙的高度将近十二英尺，粪比墙高；污浊的水从墙里渗出，流遍人行道。

夏天，这一带的臭气是可怕的。附近有几幢房子，都是四层高。一到夏天，所有房子都有无数的苍蝇，吃喝的东西样样都要盖起来；否则，稍有暴露，苍蝇会立即扑来，就不能食用了，因为苍蝇会留下粪堆的强烈气味。

劳里博士的证词，载于《上院文件》，1842年，第26卷，第46—47页

21. 漂亮的镇子——因弗内斯

因弗内斯是一个漂亮的镇子，位于非常美丽的乡间，而且具

有清洁舒适的种种设施。一般说来，那里的人都很不错．但是，他们那种耐脏耐臭的劲头却叫人难以容忍。传染性热病很少甚至根本没有中断过；但多年来，它很少流行，没有造成多大危害。当地人把这主要归功于全能的上帝的仁慈，其次才归功于他们所采取或遵循的预防措施。

城里的房子中，没有几个值得夸耀的厕所和洗手间。在当地比较适宜的地方，只有两三个公共厕所供大多数居民使用。因此，长年累月，没有一条大街、小巷、通道不是脏得可怕的，致使整个地区变成极令人生厌的地方。垃圾堆是下等人的主要目标，虽然不必费事就可以有足够的水用以清洗，但由于很少冲洗，室内外必然有许多脏物。过去，当霍乱流行因弗内斯时，造成的死亡率几乎比英国所有同等人口的城镇还要高。

因弗内斯镇长J·I·尼科尔博士的记叙，载于《上院文件》，1842年，第26卷，第43页

22．苏格兰矿工的家庭和习惯

有些矿工的房子还不错，但大多数人的房子很坏。屋顶常常破漏，刮风下雨时风雨都能侵入……有些椽木和盖屋顶的材料非常破烂。在离开特兰嫩特前不久，我到过一所房子，它的椽木被虫蛀了，偶尔还会掉下虫来。这些最坏的房子，房间光线不足，只有部分窗户装上玻璃，其它的则用纸、成捆的破布和旧帽子填塞。这些房屋的有些窗子不能开……

在比较好的矿工住房里，家具是足够的，有的房子保持得十分干净整齐；但是另一些房子即使家具不错，也脏得可怕……有些房子里，女人的习惯很懒很脏，煤灰和煤渣都懒得拿走，就堆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加上各种各样的垃圾，越积越大堆。

这样的龌龊并非缺乏金钱所致。这些矿工每星期收入二十至三十先令，他们的主人告诉我，如果他们在星期一愿意出来做工，而不是象平时那样在这一天（甚至在别的日子）喝酒的话，他们可以赚得更多……

矿工们住的小房子的地板一般是夯平的泥地。这些地板很脏，高低不平，外地人不小心会摔交。看见地面有小坑小洞是寻常的事。这些小坑小洞可以装进一两配克[①]的沙子。它们是由于各种原因经过一定的时间形成的：沉重的鞋子造成的磨损，用拨火钳敲煤，以及把水泼到地板上都会形成小洞。多数人都不想去填满这些窟窿，虽然这样做既不怎么花钱也没有多少麻烦。床架上通常有尘埃，还有无数的苍蝇留下的痕迹。夏天，可以看见大量臭虫，尤其在晚上，用蜡烛光突然照到床架的时候，看到的臭虫特别多。由于人们长期不讲卫生，这些房间的气味非常臭，令人作呕……

大多数矿工的衣服，尤其是女人和孩子们的衣服，极其肮脏破烂，又非常不体面，跟乞丐一样。另一方面，不上班时，许多男女穿得还不错。星期天有好些人（其实是不少人）和有相当身份的手工师傅一样，整整齐齐地穿着干净的亚麻布衣服和毛料衣服……浪荡人家的孩子穿得很差，许多人甚至衣不蔽体；女孩子到哪里似乎都只穿一件外衣，常常破得连四肢也露出来，没有鞋袜。

矿工们的精神状态总的看来很坏。许多矿工出人意外地无知，抱有偏见，除了威士忌酒、斗鸡等以外，几乎对一切事物都漠不关心……干活只是因为觉得有必要干。他们从醉酒和麻木不仁的状态中清醒过来的主要场面就是狂欢乱舞（也许要没有间

---

① 配克（peck），英美干量名，1配克＝8夸脱。——译者

歇地连跳好几天）、买彩票、射击竞赛、斗鸡，以及彼此扭打斗殴。这些堕落的人们大多数对于政治、社会、宗教以及一切国家大事毫无兴趣……

医学博士R·司各脱·艾莉森关于苏格兰哈丁顿郡的特兰嫩得市及其附近地区的卫生状况和一般经济状况的报告；载于《上院文件》，1842年，第22卷，第85—96页

23、默瑟尔妇女的不便

默瑟尔的大部分房子是钢铁厂雇用的工人住的……多数最好的工人住房是各家钢铁公司为那些与他们企业有关的工人建造的……看来，形形色色的投机商一有机会，就造起庭院、小巷和一排排的房子，以适应城市迅速发展的需要，根本没有顾及整齐和秩序，对于街道的路线和外形及排水设施也没有计划。结果成为一个散乱的城市……

该市的显著特征之一是缺乏厕所。甚至许多最近建成的房子也没有这类设备……有些地方，一个厕所供四十至五十人或者更多的人使用。……从这些厕所无人管理的状态看来，人们尽可以怀疑，这样的厕所除了把经常上厕所的居民遮起来以外，还会有什么好处。在道莱斯，即使体面的小商人的房子也没有这类设备，结果造成这些家庭妇女们的许多不便。

从聚集的人数多、厕所少这两方面看来，多数比较贫穷的人们不大注意体面，尽管有些妇女因避免露身而患便秘。废渣堆（堆积成行的钢铁厂废渣是这样叫的）和河边是男女老幼常去的地方，他们尽可能隐蔽地在那些地方大小便。

这样做的结果是，个人露身被视为常事。工人们下了班回到家里，脱掉衣服，光着身子，让家里的女人或当时在家的人帮他

擦洗，据说，一般都不管替自己擦洗的人是已婚或未婚的。这已习以为常，他们之所以会这样做，可能就是因为不在乎赤身露体。

尽管有这样的露身行为和习俗，据有资格和十分可靠的证人说，默瑟尔的居民并不比南威尔士其他城镇的居民不道德，而且在男女性交自由方面一点也不突出。

德·拉·比奇爵士关于默瑟尔提德维尔的报告，载于《议会文件》，1845年，第18卷，第144——146页

24. “人类灾难的极端事例”

如果我认为，需要细致描写我在视察穷人住宅时所遇到的一些人类灾难的极端事例，我想应该选择手工织工的例子……

作为手工织工的一种家庭职业的织布业，其工作环境比任何其他部门的织布业更有害于身体健康，而个人的舒适也会受到更大的损失。大多数手工织工在地下室劳动，因为很少照进阳光，总是阴惨惨的，只有微弱的光线使他们能够推梭。选择地下室的理由是因为织布要用湿棉花。因此，空气必须又凉又潮，不能又暖又干。不幸的是，本来可以象最好的动力织机厂那样既保持这种环境，又不伤工人的身体；但手工织工都很穷，往往顾不了这么多。

我见过他们在地下室里干活，地下室是由未排干水的沼泽地挖成的。在他们房子所在的街道上，没有阴沟，淹满了雨水。水沿着地下室光秃秃的墙壁流下，连狗或老鼠也不适宜住这样的地下室。下地下室通常是用一个破梯凳。地下室的地面极少铺木板、石板或砖等。那里比爱尔兰的茅舍更不适宜作工场，因为是在地下，只配堆放煤和煤灰。

许多人对工厂劳动……不利于社会的健康和道德的程度，或者不利于家庭生活的幸福的程度普遍抱着极为错误的看法。我见过蹩脚房子里的家庭织工，也见过工厂里动力织机的织工，就健康这点来看，我敢说，后者处处都胜过前者。

家庭织工，如果他是经常织布的家庭织工的话，自己把自己关在仅有的一个房间里，吃、喝、睡觉都在里头，整天呼吸不新鲜的空气。可是动力织机的织工不但能在上下班时走动，而且干活时也能在空气不断更新的宽敞车间里生活和呼吸。

据说，就社会幸福取决于家庭生活而言，工厂劳动不利于社会的幸福。但是，所有家庭成员经常在同一房间里相互拥挤，不但不会增进家庭幸福，反而有害家庭幸福……

W.E.希克森关于手工织工状况的报告；载于《议会文件》，1840年，第24卷，第7、43页

25. "城镇健康情况"的报告

根据人口统计表看来，从本世纪开始，即从一八〇一到一八一一年，一八一一到一八二一年，又从一八二一到一八三一年，英国的总人口每十年以将近百分之十六的比率在增长，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在明年进行第四个十年的人口统计时，将会发现大致相等的增长率。参考同一批统计数字就能知道，这是整个王国人口增长的总情况，而我国大城市人口数字的增长更迅速；所以，英格兰和威尔士在三十年内，即从一八〇一至一八三一年人口的增长，已超过百分之四十七；我们的五个最重要的州级城市的人口实际增长数字已将近此比率的两倍；曼彻斯特是百分之一百零九，格拉斯哥百分之一百零八，伯明翰百分之七十三，利兹百

分之九十九，利物浦百分之百，这五个城市平均增长将近百分之九十八，总人口数在一八三一年达八十四万四千七百，现在估计可能不少于一百一十二万六千。这一大批人当中，极大多数一直从事与工业或商业有关的职业……

贵委员会不想逐一说明伦敦各地区和其他大城市贫困阶级住所的无人过问的不幸情况，而是要在一些证词里寻找最令人伤感和最骇人听闻的叙述。人们可以看出，污水处理，排水和清洁工作这几件事在许多工人居住稠密地区很少有人过问；保持工人健康最必要的预防措施看来也经常被遗忘；热病和其他传染病及致命疾病从而流行肆虐到十分令人震惊的地步，给患者的家庭带来极大的灾难；幸存者往往体衰力竭，成为教区和富裕阶级的沉重经济负担……

在这个表面上富裕、生气勃勃、欣欣向荣的社会中，有这么一大群贫穷的同胞臣民，他们是用双手创造社会财富的工具，本身毫无过失，却注定要遭受深重的苦难，这是完全应该予以控诉的。在这种情况下，要他们保持身心健康，使自己及子女免受道德和身体方面的玷污，几乎是不切实际的；在这种情况下，要求他们清洁、庄重、快乐、心满意足，是不合情理、不能实现的。贵委员会将会发现，思虑上述这些问题着实令人感到痛心。现在还没有制订出建筑条例以保证为工人修建象样的住宅，没有制订出排水条例以保证工人住宅有效地排水，也没有制订出全面的或地方性的条例来保证最普通的卫生和舒适的条件。

贵委员会可以看出……这些灾难是地方当局在这些方面失职或无能造成的，立法机关有责任采取有效措施以保护社会上如此众多、如此有价值的这一部分人。……

城镇健康特别委员会的报告，载于《议会文件》，1840年，第11卷，第3—9页

（乙）卫生改革家查德威克

很少有人象埃德温·查德威克那样为后世做了那么多好事，虽然历史尚未急于承认他的功绩。他是第一批最伟大的卫生改革家之一，如果没有他以及他所挑选、鼓舞、推动和指挥的人们的努力，在工业革命中出现的大批城镇就必然会消亡，为自己的发展所窒息，被自己的废弃物所毒害。他为了唤起维多利亚女王时代人们的羞耻心，让他们认识自己所处的令人作呕的状况，促使他们下决心予以改变，曾经有过一次人人皆知的大发作，这一部份以此开始，是再合适不过的了（第一篇）。

查德威克于一八〇〇年出生在曼彻斯特附近的一个村子，到一八九〇年才去世。他的父亲是一个新闻工作者，他不大记得他母亲，用他概括的话语说，她是“一个十足的公共卫生学家”。他在年轻的时候就到伦敦，在一个法律事务代理人的事务所找了工作，还给评论性刊物写文章，后来取得了律师资格。他有一篇论“预防性的治安”的文章，引起了哲学家杰里米·本瑟姆的好感，在本瑟姆绵绵长寿的最后十年中，他给这位很讲实际的哲学家当秘书。当时消灭贫穷与肮脏的弊病的思想已经在他的头脑里扎下了根。他花了很多时间去调查伦敦的热病之窝。一八三三年，他被派往工厂调查委员会任职，是该委员会报告的主要撰写人。第二年，他任济贫法委员会的秘书。作为文职人员，他很快就出了名。他对事实很感兴趣，而当时的社会科学是很少摆事实的。他着手搜集现实材料，特别是关于劳动居民生活状况的材料。他最早的成就之一，是在正式登记出生、结婚和死亡的办法中，规定要把死亡原因填入死亡证书。接着，在一八三八年，当伦敦东区发生一批罕见的斑疹伤寒病例时，他促使上司派遣一个调查团到受害最严重的地区去。该团的三位医生都是人们信得过

的“公共卫生学家”。他们是J·P·凯，索思伍德·史密斯和尼尔·阿诺特。阿诺特和凯视察沃平和斯特普尼，索思伍德·史密斯调查贝斯纳尔格林和白礼拜堂。他们所发现的典型事例记载在索思伍德·史密斯的报告中，在上一部份已经列入。许多人（虽然查德威克不在内）了解到伦敦穷人身体衰弱主要原因不在于他们不中用，而在于他们不得不生存在糟糕透顶的环境卫生中时，都感到很惊奇。第二年，伦敦主教布洛姆菲尔德博士引用索思伍德·史密斯的报告，在上议院提议对工人的卫生状况进行调查。上院同意了，并任命查德威克主持此事。

以后三年间，他以罕见的精力从事调查。一八四二年他的关于英国劳动居民情况的报告发表了。用“他的”这个字眼是完全合适的，因为查德威克不仅收集了大部份的材料，而且还由于他在英国政府中的上司们认识到该报告可能得罪某些很有势力的人物，因而准许他在报告上签名。

前一部分已列入几篇关于国内极不卫生的地方的描叙，现在我们再提供几段文字来说明该问题的概貌，包括偷工减料盖成的房子（第二篇）和自来水供应不足（第三篇）。有些人争辩说，如果公众被允许进入动植物园等场所，必定惹人讨厌，第四篇所引的文件是查德威克对这些人的反驳。在第五篇，他反驳那种认为他主张的卫生改革一定会花费浩大资财的借口。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象伯里这样的镇子存在着六个人合睡一张床的情况，而花在喝酒的钱足够支付工人阶级几千幢房子的房租和地税。查德威克的全面结论和建议列在第六篇。

以现在的眼光看，该报告是划时代的文件，但当时人们却认为，必须有更多的证据，议会才会采取行动。因此，罗伯特·皮尔爵士的托利党政府于一八四三年设立一个皇家调查委员会，以调查大城市的情况。被指派的委员中有索思伍德·史密斯和尼

尔·阿诺特，但没有查德威克；无论如何，他终归是不可缺少的，所以他被留下来"经管"该调查委员会。第一个调查报告在一八四四年发表，内容涉及国内五十座最大的城市，其中大多数排水和供水都有问题，有的甚至很糟。报告的大部分是查德威克写的。一八四五年又发表了调查委员会的第二个报告。查德威克的"出色的"证人中有霍克斯利先生（第七篇），他证实营利的公司也能以非常合理的价格供应自来水，还有一位是索恩先生（第八篇），他很生动地介绍了伦敦收集垃圾的方法。其次当然是第十二篇，这一篇记叙的是利物浦的"乱来的掏粪工人"。

查德威克一方面为皇家调查委员会做两三个人的工作，另一方面还挤出时间写了一篇特别调查报告，这是对"城镇丧葬习惯"所作的调查，其摘要见第十三篇。

接着，查德威克被召去起草公共卫生议案。第一个公共卫生条例于一八四八年被列入法令全书。卫生委员会成立了，查德威克是委员之一，他负责建立全国各地的地方委员会。他难免树敌很多，也犯了不少错误。他辛苦地工作了四年，但终于被解雇了，靠每年一千镑的退休金过活。女王的丈夫艾伯特亲王知道他难以共事，但赏识他的才能，给他搞了一个三等巴斯勋位爵士衔。他到一八八九年（他逝世前一年）才获得爵士封号。很早以前，全世界已经公认他是第一位、也可能是最伟大的"卫生思想"的倡导人。

1.查德威克有名的大发作

我们有些城市的市政管理竟差到如此地步，以致卫生状况几乎和扎营的游牧部落、没有纪律的军队一样糟糕……

军队的纪律已经胜过城市的市政管理。已故的克劳福德将军

发布并推行的标准命令第二条对到达营地或营房时团的内部安排作了如下规定："这是一项标准的命令，必须向士兵说明，在没有正规厕所〔即公共厕所〕或者没有特别指定大小便地点时，他们必须到营房后离后卫的哨兵至少二百码以外的地方去，凡违反本命令的士兵必须予以处罚……"

城市的居民从来不改变住宿地，所以不必担心这一点。尽管房子，街道，大杂院，小巷和河流由于污染而流行传染病，市政官员却通常满足于最原始的权宜措施，或者置身污染之中不闻不问，象土耳其宿命论者那样听任所谓命运的安排，对普遍存在的无知、懒惰和污秽熟视无睹。

摘自1842年埃德温·查德威克的综合报告（劳动居民的卫生状况）；第26卷，第43页。

2. 麦秆房子

曼彻斯特郊区的贫民阶级居住的小房子大多数是最马虎最粗糙的，它们是建筑社的社员和其他人盖的。看到新的小房子盖得那么迅速，不知其结构不牢固的人们都会大吃一惊。它们的确避免了那种会遭到反对的地下住宅的形式，但是走上相反的极端，没有地下室，也没有地基。墙只有半块砖的厚度，也就是砌砖工人所称的那种"壁砖"，全部材料都不结实，不适合于盖房子。

我听说有一个人盖了一排这样的房子，有一天早上，一阵暴风雨过后，我就去看看，发现那些房子全部被吹倒了。在曼彻斯特另一地区，有一个地方房子的状况比那些房子好，可还是得了"扒手街"的称号，因为大家知道那些建筑物不牢固。我记得伦敦附近的一个砌砖工人大声埋怨，说他不得不冒丧失声誉的危险去盖一座墙厚九英寸的房子，还说那会象"麦秆房子"一样，既

非“不透风也不是不漏水！”如果告诉他劳动阶级住的几千幢房子墙的厚度是四英寸半的话，他定会大为震惊的。

大部分房租按照房子的位置而有相当大的差别，但都很高，因此房子才盖得这么紧密。它们是背靠背盖的，没有通风设备，也没有排水设备；而且，象一个蜜蜂窝，每一个小空间都有人住。这些双排的房子围成大杂院，院里也许一头有一架抽水机，另一头有一个厕所，供大约二十幢房子的居民公用。

莫特先生的证词；载于《上院会议文件》，1842年，第27卷，第240页

3. 臭不可闻

以前的调查都未能使我感到劳动阶级竟穷困到了如此严重的地步，他们不但缺少洗澡、清洗房屋和处理污物的用水，而且缺乏卫生的饮用水和厨房用水……

约翰·利德尔先生是白礼拜堂救济联合组织的医官之一，他在描写伦敦该地区劳动居民住房的悲惨状况之后说“与这种情况有关的是缺水，哪一幢房子都没有安装自来水。他们的水大部分是从大杂院的公用水龙头那里取来的。到底是真的缺水，还是他们不愿去拿水，我说不上，反正给人的印象就是水不够用。在我必要去参观他们的房间时，他们桶里的水很少。他们在洗衣服时，那种脏物和肥皂的混合气味，是我所闻过的所有气味中最难闻的。他们只是把肮脏的内衣拿到很脏的水里漂一下。这样洗的时候，内衣本身的气味很臭，对于居民的健康肯定十分有害。他们的住宅极其龌龊，自己身上也是如此。他们到我的诊所看病时，我总是非把门打开不可。我从客厅下楼时，隔着一层楼的楼梯就知道诊所里有没有贫穷的病人……假如我现在把整个地区看一

眼，我认为没有一座工人的房子能找到象洗涤槽这一类排泄污水的东西。更贫困的地方没有一座房子装上自来水。粪坑也很少，整个大杂院只有一两处，粪尿到处都是，真是再臭不过了……”

用水桶或水壶到井里提水和挑水，供水量毕竟是有限的，满足不了用水的需要，不如固定供应自来水，不花人力，水量又充足，蓄水池里随时有水可用……据观察，当中产阶级人们的房子的供水由于水管冻结而中断，必须请人到远处取水时，房屋清洁和洗涤就由于这种不方便而减少了。

埃德温·查德威克的报告，载于《上院文件》，1842年，第26卷，第63—64、69—70页

4. 维多利亚女王的婚礼日

在曼彻斯特庆祝女王陛下婚礼〔1840年2月10日〕的节日里，人们为召集一次宪章派的会议和安排一次所谓工人阶级的示威游行而做了广泛的准备，这使该市治安法官们大为惊恐。警务总监查尔斯·斯诺爵士劝说市长同意在工人被紧急邀请参加宪章派会议的时刻，为工人开放植物园、动物园以及其他单位。对那些从未进入公共场所的工人开放这些单位所造成的损失，市长答允亲自给以赔偿。结果，参加这次政治集会的不超过两、三百人，会议完全失败了，而工人给这些动植物园和公共单位造成的损害还不到五先令。工人们对这次集会非常满意，另一个效果是，警察对当天酗酒和骚动的罚款比平时情况的平均数目少。

埃德温·查德威克的报告，载于《上院文件》，1842年，第26卷，第277页

5. 在伯里六个人合睡一张床

伯里镇的人口估计为二万五千人，每年花在啤酒和烈性酒上的钱估计为五万四千一百九十镑，即平均每个男人、女人和小孩为二镑三先令四便士，按每幢每年交纳八镑计算，这笔钱可以付六千七百七十幢新盖的小房子的房租和地税。

但是，根据曼彻斯特统计学会对该镇劳动人民的情况挨家逐户的调查，其结果表明：尽管他们把这么多的费用花在狂饮和糟塌身体方面，但在被调查的二千七百五十五所住家当中，只有一千六百六十八所是明显舒适的，少数房子的家具是好的，而一张床睡不到两个人的只不过四百一十三家，有一千五百一十二家平均每张床睡两个人以上，有七百七十三家一张床至少睡三个人（但不超过四人），有二百零七家的情况是“一张床至少睡四个人，但是不超过五个。”有六十三家是一张床至少睡五个人，有些家庭甚至是六个人挤在一张床上，大人小孩把床的两头都躺满了。滥用钱和住房拥挤的类似结果，可以通过对其他地区居民情况的类似调查加以查清。……

埃德温·查德威克的报告，载于《上院文件》，1842年，第26卷，第228页

6. 查德威克的结论与建议

已经尽可能细致地对收集到的证据进行了研究，现在请允许我摘要说明我从这些证据中得到的主要结论。

第一、关于这次调查所要了解的弊病的范围和遗害情况：由于腐烂的动物和植物产生了空气中的杂质，由于湿气、污物以及

狭窄拥挤的住宅而主要在劳动阶级中发生、加剧、传播的各种传染病、地方性流行病和其他疾病，正在王国各地的居民中流行着，而且遍及各个住房，乡村以及大小城镇，因为已经发现这些疾病正在伦敦最下等的地区流行着。

在经常发病的地方，总是发现这种疾病与上述的具体物质环境有关，而那些通过排水、适当清洗、改善通风以及其他减少空气中杂质的措施来改变环境的地方，这种疾病的出现率和严重性就会减少；在有害的媒介物得到彻底清除的地方，这种疾病就几乎完全绝迹……

各种卫生习惯的养成由于供水不足而受影响。

每年由于污秽和通风恶劣造成的生命损失比我国在近代进行过的任何战争中伤亡的兵员还多。

单从英格兰和威尔士的穷人死亡率中四万三千个丈夫死亡事例和十一万二千个父母死亡事例看来，绝大多数家长的死亡是由于上述原因和其他可以克服的原因造成的。他们的年龄不到四十五岁，也就是说，比瑞典全体居民所享有的正常寿命少十三岁。……

传染病和其他疾病的破坏不但没有减少人口的压力，反而有可能增加人口的压力。

在死亡率最高的地区，新生儿不仅能弥补死亡的人数，还增加了人口总数。

在有害的媒介物影响下长大的年青一代，其身体结构和总的健康状况都不如在这些媒介的压力下生存下来的人们。

处于这种环境的居民接受道德的影响较差，同健康的居民相比，教育对他们的影响较为短暂。

这些有害的环境可能产生一批命短、爱挥霍、轻举妄动和酗酒的成年人，这些人往往热衷于色情上的满足。

有了这些习惯，就会舍弃生活上的一切便利设施，不顾生活上的礼节，尤其是会导致家庭过分拥挤，这对许多男女的身心健康都有危害。

城镇卫生工作的缺点会使人们养成最卑劣的堕落习惯，导致多数人道德败坏，因为他们在偏街僻巷堆积的有害脏物中寻找他们赖以为生的东西……

第二、关于改善劳动阶级当前卫生状况的方法：

在政府实施行政管理的地区里，最重要而又最实际的基本措施是排水，清除住宅、街道和道路上的所有垃圾，改善供水状况……

在工作场所和其他人群聚集的地方，常常存在通风不良及其他不卫生的问题，容易引起疾病。为了预防疾病，为了普遍改进预防疾病所需的方法，最好指派一名与私人开业无关、确实具有专业学识和能力的地区医官，来制订卫生措施，保证法令的执行。

上述措施如同时进行，瑞典统计表格所指明的整个生命安全期，即至少增加十三年的寿命，就有可能在整个劳动阶级中实现……您恭顺的仆人：埃德温·查德威克谨上。

载于《上院文件》，1842年，第26卷，第369—372页

7. 诺丁汉的供水

托马斯·霍克斯利先生为土木工程师、设计师、建筑师兼诺丁汉的特伦特自来水厂常驻工程师。当他被问到："给劳动阶级的住房供水对他们的习惯产生了什么影响？"他回答说：在诺丁汉，个人卫生的改进起初确实非常明显，这一点在街上可以看得很清楚。医务人员报告说，屋内的卫生大有改进，疾病减少。对于打发走聚集在公用打水机周围的人群也有好处。在泰恩河上的纽

卡斯尔，有公用自来水，年青的姑娘到那里取水时要和各种各样的人接触，其后果是很要不得的。

问：不管是冷天还是雨天，下霜还是降雪，老老少少的工人每天干完活回家，可能都很累了，还不得不走一段路到户外去打水。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免却打水的麻烦，他们只好不用干净的水，放弃洗涤和卫生的好处；那些熟悉工人习惯的人们是否对此很了解？

答：是的。这是一个尽人皆知的常事。就是打水的地方离家不远，工人们也不愿意走那么多路，宁可少用些水。

问：在诺丁汉的房子安装自来水以前，劳动阶级是否习惯买水？

答：在房子装上自来水以前，挑水的人主要把水卖给劳动阶级，每桶四分之一便士。有时，如果水必须挑一段路才到院子，每桶收半便士。一般情况下，大概三加仑卖四分之一便士。但是，自来水公司现在给全市送七万六千加仑的水，收一镑。换句话说，送给每幢房子七十九加仑，收四分之一便士，白天黑夜不论什么时候需要都可以供应，收费则比用旧式的人力输水少二十六倍。

根据我自己的观察和调查，我相信，工人家庭的品质和习惯变坏堕落下去的原因主要是住宅的缺陷，而不是他们所遭到的最严重的经济困难。在污秽、湿气和臭味的影响下，最干净整齐的女人必定会心灰意懒，不再那么勤快了，直到最后既不收拾也不打扫，堕落成为肮脏、爱吵闹、不安分，甚至爱喝杜松子酒的邋遢女人——这么一个妻子会使丈夫感到家庭毫无乐趣；这么一个母亲会使孩子以街道或监牢为家。工人的房子有了自来水和抽水马桶后，他们的身心健康水准一定会得到提高，这种提高不管在

某些情况下能有多大，都会大大超过经济上的好处。

关于大城市情况的报告；载于《议会文件》1844年，第17卷，第302—321页

8. 收集垃圾的经济学

属斯特普尔顿与索恩清洁承包商行的威廉·索恩，是圣潘克拉斯西南区、弗恩德林住宅区、道蒂住宅区、潘克拉斯教济院等的清洁和收集垃圾的承包商，也是玛丽勒博恩的圣玛丽区专门收集垃圾的承包商。

问：在伦敦人口稠密地区附近要找到可以堆积污物的地方是否越来越困难？

答：伦敦居民普遍要求垃圾堆要尽可能离他们远一些。

问：伦敦附近的建筑物是否迅速增加，逐步占去那些从前用于堆积污物的地方？

答：是的，人家把我们赶走了。

问：居民是否反对你们去那儿？

答：是的，他们说不喜欢我们的人，也不喜欢我们的垃圾车。我们不很讨人喜欢。……

问：煤灰和煤屑用来制造砖头。剩下的东西作什么用呢？

答：我们把街上的垃圾和牛粪马粪混合起来，可以脱手给农民，他们再拿去施在休耕地上，给萝卜和小麦作肥料，事实上是给一切农作物作肥料。如果我们没有把垃圾和牛粪马粪混合在一起，而是单独卖出的话，就在牧草第一次收割后堆在草地上。

问：你们也运人的粪便（厕所、粪坑等里头的东西）吗？

答：我们有一个地方，可以把粪便运过去，在运河桥那边，在同一条路大约五百码的地方。我们把粪便放在一大片田野的中

间。我想，那位允许我们把粪便倒在那里的人（克拉克先生）把它烤干了，才运到西印度群岛……

问：清除一个粪坑的平均费用是多少？

答：是按车算的。我们的平均收费一般是一匹马拉的车每车十先令，两匹马拉的车每车十五先令。一车将近一立方码。我们最常去掏粪便的房子是夜店，每一层都住有一家。即大约有五车。我们每年给这些房子清粪便一次，或者一年半一次。不可能说得准确，因为谁肯少拿一二先令，他们就雇谁来清，所以每次都要换人……在承包圣贾尔斯的最后十三周期间，我们给霍尔本的拉塞尔斯大杂院的居民打扫卫生，每周五个先令；不让他们使用一个原来似乎是用作哨岗的小地方，那里实在肮脏。我们常常在早上四点钟派一辆手推车进去，把脏东西运走。

问：那么，他们根本就没有厕所吗？

答：是的。当时他们把垃圾倒到粪便里，使粪便变成不值钱的东西。我们当时出了一大笔钱把垃圾买下来吃了不少亏。我们通常可以把垃圾卖给造砖厂商。……

问：你们怎样处理骨头之类的东西呢？

答：我们的一般作法是承包。把筛分的工作转给一个人，除了煤灰和煤屑以外，把筛出来的东西全部给他。他得到破布和骨头，还有其他东西。蚝壳归我们；他把骨头卖出去……骨头总是卖给犹太人；他们用驳船把骨头运走。骨头肯定在乡下某地被人买去，煮过碾碎后，当骨粉肥料使用。好的碎布要洗，如果还可以利用，就被运走，卖给纸厂造纸。粗糙的破毛料运到乡下，存放到腐烂为止，然后把破毛料粉卖给肯特的蛇麻草种植者。蚝壳、破陶器和所有我们叫做“硬核”的东西都卖给修路的承包商……现有的东西样样都大有用处……

问：你能不能说说看，一幢一定大小的房子平均每年出多少

垃圾和煤屑？托坦汉庭院路的一位商人整年住在家里，就拿他的房子为例吧。

答：平均大约每年一车半……

问：你是否付给掏粪工人额外工资？

答：是的。我们每车照这样付给工人。碰上分量不轻的夜间活儿，我们派五个人和一辆双轮车，我自己不能去的时候一般派一个工头和他们一同去，在这方面我很严格。我不喜欢人家把粪便溢到路上，也不喜欢工人喝醉酒。我们每车付给他们五个人每人六便士，每个人干一次大概可挣二个半先令。这种活儿他们一般要干到早上五点钟，但不会正好到五点钟，因为在四点钟以前就要把事情干完……

问：是不是因为他们的工作没人爱干，所以工资高一点？

答：至少高三分之一。

问：他们喝酒多不多？

答：多。干这一行是很不愉快的，他们喝酒我不觉得奇怪……他们来时都是小伙子，十六七岁就从乡下来，一走进掏粪工场，就永远走不开了……我们这里有个工人现在已经六十七岁了。他们一般都很长寿……

载于《议会文件》，1844年，第17卷，第274—278页

9. 建筑商的爱好

由于缺乏任何系统的和强制性的安排，大家盖房子都照自己的爱好，事先没有注意到排水设备。这座城市有几千幢房子和凡百个大杂院，可是连一条排水沟也没有。每次来了暴风雨或大雷雨我都欢天喜地，比见到别的事情还高兴，因为暴雨是唯一的清洗剂，成千上万的人就靠这些雷雨来清洗他们生活中（确切些说是

他们生存中）的龌龊与污秽。

在利物浦……土地被分为许多块，租给私人，某人开一条经过一片田野的新街道，通常是尽可能开得窄一些，这样不但可以节省他首先遇到的较大一笔排水和铺路的费用，而且他可以有比较大片的土地来安排。下一个主人如果认为合适的话，就继续开那条街，但他不一定要这样做，而且……其结果必然要增加狭窄的通道，完全忽视对污水的适当排除，也不注意通风，于是产生一连串令人非常痛心的弊端。

建筑商塞缪尔·霍姆；载于《议会文件》，1844年，第17卷，第186页。

10. 排队等水

约瑟夫·奎克是索思沃克自来水公司的工程师，他说过，不在各家各屋安装水管而用储水管供水的方法会产生一些弊病，当人家请他解释究竟会产生什么弊病时，他回答说：是取水的辛苦，排队等水在时间上的损失，以及人群混杂引起的道德败坏。我看过多至二十到五十个人带着水桶在一、两个储水管周围等水，力气最大的人挤到前面，装满水的桶子被挤翻了。冬天的时候麻烦就更多了：水龙头容易冻结，天气寒冷会伤害健康，脚会弄湿。夫妇两人在公共龙头供水时都上班去，也是常有的事，他们回到家里时，水已经停止供应。这种情况可能天天发生。如果丈夫有工作，他平时都不在家里，而大多数做妻子的也离家在外头工作。

载于《议会文件》，1845年，第17卷，第397页

11. 埋在城市阴沟里

理查德·凯尔西是伦敦市下水道事务官属下的检查员。问他

是否知道伦敦的阴沟露出房子的地面，他回答说：我想我能提到一条露出地面的阴沟，但现在被底层的地板盖住了，这就是早在伦敦大火①以前圣巴塞洛缪医院开的那一条沟，从霍西尔巷的房子下面穿过，上面被房子的地板盖住了，但是盖得紧密，根本没露出来。

问：你是否知道那条排水沟散发出什么气味？

答：不是从排水沟里散发出来的，但不幸的是，那条阴沟年代太久，上面又被旧房子盖住，一向被人滥肆糟蹋，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我们为了画出详图，在设法挖开所有阴沟时，竟然发现一截床架，甚至还发现了几个尸体，或者说，至少是几具棺材。我们还发现教堂墓地底下的一条阴沟被用作坟墓。人们把阴沟挖开，把尸体放在里头。

问：你猜那是谁干的？

答：教堂司事一类的人偷偷干的……

载于《议会文件》，1845年，第17卷，第209页

12．乱来的掏粪工人

由于不经常清洗，大杂院和小巷又没有好好管理，兰开夏出现了一种在首都没听说过的习惯。那就是，出现了露天粪坑、粪堆即人们叫做“垃圾堆”的东西，这些是大杂院里所有房子的废弃物堆积地……其结果是，清除废弃物的工作没有系统的安排。这种情况在大城市产生了一群不幸的受苦人……

曼彻斯特农业协会主席穆尔先生说：“掏粪工人在外表和习惯上都很肮脏，在干活时又常常由他们的家属来帮忙，他们的房

① 指1666年伦敦大火灾。——译者

子往往是最臭、最讨嫌的住所。”掏粪工人掏两吨一车的大粪得三先令，为了掏两吨大粪，两个人加上他们的家属或者车夫的帮助，从上午三点到九点可以装两车；所以，他们经常去那些以最少劳动就可以获得最多肥料的地方，不爱去那种掏不到粪的地区。但是，在这些乱来的工人常去的地区，居民埋怨他们是难以容忍的讨厌鬼。利物浦市检查员里什顿先生说……许多厕所被弄坏了，不能使用，因为掏粪工人为了把粪便掏出来，故意把地板和坑底打破；他们把茅坑的一边扯下来，干活儿可以比较轻松些。他们就这样造成相当大的财产损失，而这种状况又往往长时间改变不了。那地方由于每天堆积，成了一大堆露天的肮脏东西。

载于《议会文件》，1845年，第18卷，第14—15页

13. 城镇里的丧葬

伦敦有一些空地，面积不到二百零三英亩，周围是居民住宅，空地底下每年都一层又一层地草草埋葬了很多死人，每层数目多至二万个大人和将近三万个青年和小孩。在目前这一代人活着的期间里，肯定有一百万以上的人已被埋在这些空地里。

据说，一层尸体在伦敦大概需要七年才腐烂……在一些人口众多的教区，由于土壤性质的关系，尸体腐烂没有埋葬那么快，因此埋葬地点升高了；要不是把尸体偷偷移走使地面降低的话，许多地方的地面必然大为升高。必须承认，移走尸体减少了卫生方面的问题，但也产生了另一个非常严重的弊端：死者家属在精神上痛苦不安。当地居民也产生了厌恶情绪，因为他们怀疑、而且也知道发生过对尸体的不敬和亵渎的行为。〔即被“尸盗”偷走卖给医院的解剖室〕。

• • •

伦敦市区和部分工厂区的劳动阶层多数人是一家用一个房间。这个房间既是卧室，又是厨房、洗衣间、起居室和餐室。他们不在户外干活时，这个房间也常常是他们的工作间和作坊。他们在这一个房间里出生、生活、睡觉，并在家人中间死亡。

白礼拜堂救济联合组织的医官约翰·利德尔先生，在描述伦敦东部发生死亡事件后的遗体处理状况时是这样说的："那里所有的劳动居民〔码头工人、海员、砌砖工人，以及住在白礼拜堂和下奥尔德盖特的普通工人〕几乎都只有一个房间。所以，尸体就放在居住者吃饭睡觉的房间里。有时，尸体放在床上，床铺和被褥都拿开，妻子和家属就睡在地板上。有时，尸体放在一块木板上，架在搁凳或椅子上。有时，尸体放在两张椅子上。如果是小孩死了，尸体往往放在桌子上。贫穷的爱尔兰人如果出得起钱，就用白布搭一个篷子遮盖尸体，再买些蜡烛点在尸体的两旁，并在它的头部放一个黑色的十字架。他们在自己人中间认捐，也到他们常去的酒店募捐，凑钱办丧事。

"保留尸体的时间依死亡的日子而有所不同。通常是挑选星期日作为埋葬的日子。但是，如果一个人在星期三死亡的话，葬礼要到下星期日才举行。尸体几乎总是保留整整一个星期，往往还要长一些……

"我第一次来到这种房间时，观察到的是一种对于尸体的存在抱无所谓的态度：全家的人在吃喝或者做他们平时做的活计，小孩在玩耍。中产阶级有条件单独放置尸体，对死者的尊敬和丧家的体面就显到多些。在这一阶级当中，没有人想在安放尸体的房间里做事情，更不用说让孩子们到那里去了。"

* * *

影响绝大多数居民采取这种做法的原因，看来首先是殡葬的费用，其次是拖延办理丧事，不愿意同死者的遗体离别的自然心

理，死者的遗族偶而还会表现出一种反对过早埋葬的不安情绪。斯比塔菲尔兹的外科医生拜尔斯先生在谈到拖延埋葬一事时说："筹措埋葬死者的捐款有困难是……拖延的一个主要原因。有时，谁家死了小孩，我问他们为什么不能早点埋葬，他们通常都回答说：'我们不能够早点凑到钱'"丧事承办人怀尔德先生说："时间从五天到十二天不等。原因是筹措承办丧事的钱有困难，请吊丧者参加葬礼也有困难。他们要许多人参加，有邻居，有同厂工友，还有亲戚……"

怀尔德先生的调查把……伦敦埋葬费用的种类……摸得一清二楚："……工人阶级中成人的丧葬平均费用约为四镑。有了这笔钱，一般可买到一具又好又结实的榆木棺材，还可以给抬尸体到坟地的抬棺人付工钱，并买柩衣和送葬者的用具。如果是小孩，平均费用是三十先令，但这笔钱不包括坟地和埋葬的费用……福利协会和殡葬社，一般都积存一定数额的钱用于埋葬。我认为，这笔钱常常铺张浪费地花掉，因为殡葬社的秘书或某一位办事人员本身就是丧事承办人……"

* * *

要求自己和自己的亲属在死后得到体面的埋葬，也许是劳动居民最强烈、最普遍的愿望。用于殡葬的款项可以向他们多数人募集，但用于治疗他们的疾病，用于他们子女的教育以及其他各种目的的款项却无法募集到……

劳动阶级的殡葬社一般是由一个丧事承办人和一个客栈老板组织的，殡葬社的活动就在客栈里举行……

罗伯特·霍克斯沃思是曼彻斯特与索尔福德区节约协会的监事，他最近对我说："这里办理丧葬的方式习惯上是，在尸体被抬走以前，大家聚集在一起喝酒，葬礼完毕回家又继续喝，这时就大量地喝。这种做法以及把尸体长期留在房间里，都是极坏的风

俗。每次殡葬的场合通常都被最下层的人们看成是'一次热闹'的机会；不管怎么说，有酒喝就算心满意足了。"曼彻斯特附近的一位牧师看到出葬时自然感情极少流露和冷淡、漠然的情景时表示遗憾。痛哭流涕叫人看了倒是很别致，不过他很少遇见这种情形，此外，最下层阶级的妇女常说："是呀！是呀！那孩子活不了啦！他在殡葬社里啦。"这样的话也常常使他大吃一惊。

摘自查德威克关于城镇丧葬习惯特别调查结果的补充报告；载于《议会文件》，1843年，第12卷，第27—71页

（丙）消遣与娱乐

在我们调查的最后部分，让大家来看一看工人们怎样度过他们的空闲时间，不会是不适当的吧！因为，那些支配他们生活的人们认为这是件微不足道的事。正如皮尔政府内政大臣詹姆斯·格雷厄姆爵士对下议院说的那样："在这整个苦恼与忧患的世界上，大部分家庭中芸芸众生的全部人间生活注定就是吃、喝、工作和死亡。""芸芸众生"和闲暇有什么关系？更不用谈什么欢度闲暇的方式了。他们的命运就是辛苦劳动并生育新一代的劳动者，以便在他们无法工作时接替他们……

从这里提供的文献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忧郁的人生观的结果如何了。幸运的是，各个阶级当中都有一些人不但不愿意相信这一点，而且采取措施来改善这种状况。必须指出，最早这样做的一个人是凯博士，他写给被委派研究"公共场所"提供问题的一个特别委员会主席的信(第一篇)，同我们前面看过的这位行善不倦的绅士的全部书信十分一致。塞缪尔·斯迈尔斯是"自助"的积极鼓吹者，他主张读书(第九篇)。一位聪明的工程师认为，他亲眼看到的欧洲大陆星期天的情况肯定比英国工人那种"酩酊大醉"的状况好得多（第十篇）。人们不是在起初，也不是长期以

来，而是到了最后才终于同意下述看法：每个男人、每个女人、每个小孩，都可以有空闲时间，都有权利消遣和娱乐，因为只有在那时候他们才能达到身体、智力和道德的全面发展，有了这些发展，他们才能成为人类家庭的成员。

1. 曼彻斯特需要公园

曼彻斯特的工人在一周中很少有空闲时间，有的甚至完全没有，全部时间都被他们的工作占满了。劳动和睡觉之间很少的几小时一般是在酒菜馆里度过，或者花在料理一些必要的家务上。星期天，所有的工人都陷入一种可怜的、懒散的、或者无精打采的麻木状态中，甚至沉湎于不顾后果放纵淫欲的堕落境况中。

现在，曼彻斯特所有的工人都没有消遣时节，除了少数人常上剧院以外，他们对各种娱乐一无所知。本市工人很少甚至从来没有在户外做过有益健康的运动，他们的健康水平当然由于缺乏这方面的活动而大为下降。

人们处于这种情况的一个理由是，一切好玩的地点都远离市区，穷人所能享受的散步场所主要是置有栅栏的收税公路。那里，时而灰尘弥漫，时而泥泞不堪。假如设有公园的话，人们就会争先恐后来游乐，这样一来，就能较好地利用星期天，而在其他时间内，无害的娱乐也会代替现在流行的低级玩乐。

J·P·凯博士致公共场所特别委员会主席、议员R·A·斯莱尼的信，载于《议会文件》，1833年，第15卷，第66页

2. 请求开辟公共场所

上半个世纪中，大城市的人口已经大为增加，尤其那些多子

女的、几乎不断地从事制造工业和机械工业工作的阶层更是如此。在同一时期内，由于地产价值的增加和建筑物的扩建，城镇附近的许多空地被人圈为私有，适合作为中下层人们的运动、娱乐的公共场所或空地很少，甚至根本没有……

贵委员会相信，给下层阶级保留用于娱乐的某些空地（订立适当管理规则以维护秩序），将有助于他们放弃下流卑劣的玩乐。人们对酒店、斗狗和拳击比赛怨声载道。除非给工人提供其它消遣的机会，否则他们就只好追求这些娱乐了。偶尔的放松可以产生努力工作的原动力，对于穷人和富人似乎都十分必要……

毋需指出，大城市周围何等需要公共场所或空地。居住在大城市的工人虽然在工作日被禁锢在机械业和制造厂里，而且经常被禁锢在高温的工厂里，但是，关心他们的人们一定会明白，让他们在休息日享受新鲜空气，和家人体面舒服地到外边走走（避开大路上的尘埃和污物），是头等重要的事。如果剥夺他们这种消遣的权利，他们躲避狭窄的大杂院和小巷（许多下层阶级的人住在那里）的唯一去处将是那些酒店，他们在那里受短暂的刺激，也许可以忘却劳累，但是，他们在那里把家庭的收入挥霍掉，而且总是损害自己的健康。

公共场所如能适当管理，为中下层的人开放，会使那些常去逛的人进一步注意整齐清洁和个人仪表，这些好处，贵委员会也不至于忽略掉。一个人带着家属出去散步，要和不同社会阶层的邻居走在一起，自然喜欢穿得体面，也要自己的太太和子女都穿得体面。但是，经验证明，这种愿望如果目标正确、符合现实的话，就能取得促进文明及推动实业的最大效果。贵委员会认为，以上所说不受年龄、地位或性别的限制……最后，贵委员会……希望公共场所能在我国每一座人口稠密的城市周围逐渐建

立起来。

公共场所特别委员会的报告；载于《议会文件》，1833年，第15卷。

3. “呆在肮脏不堪的家中”

问：曼彻斯特的工人是怎样度过他们的星期天下午的？

答：整个星期天总是在喝酒或懒散中消磨过去。在曼彻斯特，虽然你知道周围有许多劳动居民，整个星期天却看不见一大群工人带着老婆孩子出来走走，就象你在这里看到的一样，这是非常令人痛心的事。你想知道他们在哪里吗，他们大部分都呆在肮脏不堪的家中。

手工织工调查委员会秘书约瑟夫·弗莱彻的证词；载于《议会文件》，1840年，第11卷，第75页

4. 伯明翰的九柱戏

很不幸，机械工人没有固定的娱乐场所，他们对此十分苦恼，许多坏习惯也由此而来。市区内外都没有公共场所，劳动人民没有地方可以消遣。所以，他们常常到啤酒店和九柱戏场去逛逛。

上半个世纪内，市区的周围是一片划分为园子的土地，这些园子以每年一畿尼或半畿尼的租金租给机械工人。机械工人在一天劳动之后，经常在这里度过傍晚，尽情地享受有益健康的简朴娱乐，现在这片土地，已经大部分盖上房子了。

载于《上院文件》，1842年，第27卷，第213页

5. 谢菲尔德在星期天不开放

英国的工业城市没有一座比谢菲尔德所处的位置更不适合于作公共的或有益健康的消遣地点。三十年前，这城市有不少的地方用作公地，供青年人和成年人玩板球，掷铁环，踢足球，以及做其他运动……现在，这些供工人阶级娱乐的公共荒地几乎一点也没有了。我们确实有一个挺好的板球场，但进内必须买票。我们的植物园也许和我国的任何植物园一样漂亮，但一年只给贫穷阶层开放一两次，而且每人入内要付六便士；它们在星期天与外界隔绝……而星期天却是工人阶级有空去玩的唯一日子。人们已经尽了不少努力争取这些植物园在夏天做完礼拜后开放，但是没有成功。基督教徒们认为，允许辛勤劳动的机械工人或手工业工人在星期天到这些美丽的植物园里走走，看一看草木花卉的人间美景，将是对安息日的亵渎，而这些美景就象人类的救世主上帝说过的，全盛时期的所罗门[①]也无法与之相比。

本市和附近地区犯罪活动大量增加，多少是因为缺少有益健康的适当地点。青年人除了啤酒店或小酒店以外，就没有地方可去，而那些场所通常是最糟糕的，因为最体面的酒店不容许青年人进去喝酒；有才能和有道德修养的青年人常常和最放荡的朋友混在一块儿。

刀匠约翰·沃德尔（约50岁）的证词，载于《议会文件》，1843年，第14卷，e 22/23

6. 沃尔弗汉普顿的星期天

三月十四日，星期天。在做礼拜的时候，到城里、街道和郊

① 所罗门是古代以色列国王大卫之子，以智慧和财富著称。——译者

外各处去走走。遇到的人，有单独行动的，也有三五成群的，他们穿着工作裙，戴着工作帽，到处逛荡，也有人把肮脏的衬衫袖子卷起来，露出脏铁匠似的黑手臂，脸上还有烟灰。有些人看来象整夜没睡似的——可能是为了把那星期前几天损失的时间补回来而加班加点，也可能是喝酒所致。许多孩子成群地在大杂院、胡同和狭窄街道的尽头玩耍，或者坐在那里的公共垃圾堆边上，就象一排麻雀，连外表也很相似，都在唧唧喳喳叫个不停……

男孩子打架，用粗话骂人，打得鼻血直流。女人穿着工作服，叉着两手，站在门口或过道的两头。男孩子坐在地上的坑里，用一把小鹤嘴锄在玩开矿。女孩子在周围做着各种各样的游戏，个个都很脏，只有小巷附近的七个九岁至十五岁的女孩子，洗得干干净净，穿得也整齐，玩的时候不断发出高兴的叫喊声，或者在土堆、粪堆和垃圾堆上跳来跳去，这些东西堆集在那里，占了相当大的空地。有些小孩跌得四脚朝天，过一会儿又都急急忙忙地跑上土堆……

成年人有的坐在门坎上吸烟，有的叉着双手站在屋里，显然都不想洗脸刮胡子。有许多人在房子里坐着或站着，神态懒散茫然，他们不知道怎么安排闲暇时间，也不知道怎么打发自己。有五个成年人穿得很讲究，一块倚在猪圈的围栏上，两眼望着那些猪，似乎在沉思默想，刚好那些猪嘴都看得见，一张张朝向那些沉思的脸，希望能得到些什么吃的东西。工人在到礼拜堂的来回路上或出去散步都不带妻子，也不和兄弟姐妹走在一起。在孩子们走出主日学校以及在成年人到某个地方做完礼拜以前，我看到的都不外是肮脏凌乱，冷冷淡淡，自暴自弃地把他们理应尽情享受的一天完全浪费掉了。由于这一切，便没有欢乐，没有笑声，也没有笑容。全都单调无味，空虚贫乏。除了在土堆上的几个女孩

子以外，看不到愉快活泼的神绪。

摘自童工调查委员会报告中分区调查委员R·H·霍恩"抄自我的笔记原文"，载于《议会文件》，1843年，第15卷，Q21页

7. 利物浦的河流

没有大众公园……市区东南边有一个市自治机关保管的公共花园。沿河有宽敞的人行道。但是，最吸引人的是这条河流和坐汽船航行的方便，因为，星期天经常有两万人渡河到赤夏(郡)去散步游玩。人们成群地到城市南北两端的河岸去洗澡。市自治机关已经在城南端建造了一套公共澡堂和洗衣房，供穷人和工人使用，收费甚廉。

载于《议会文件)，1845年，第18卷，第86页

8. 矿工们的爱好

〔达勒姆〕矿工们一般的家庭情况可以说是好的……他们有爱清洁的习惯，最大缺点是爱喝酒，通常两星期喝一次，在他们领工资的日子喝。

他们空闲时间的消遣方式和别人大不一样。大多数人有花园，许多人都非常喜欢种花，在开花季节举行"花展"。在冬天，他们没办法打发空闲，就把这些时间白白浪费掉了。他们中间识字的人少可以说明这一点。少数上过学的人喜欢读书，但是他们大多数人找不到书本，因为没有巡回图书馆、阅览室或者职工学校……最重要又切实可行的一件事是建立阅览室，提供有益而有趣的书籍，例如《议院日报》、《廉价杂志》……以及不

特别依附于任何政治团体的报纸……

霍顿—勒—斯普林济贫协会主席J·W·戴的证词；载于《议会文件》，1842年，第15卷，第719页

9．需要公共图书馆

塞缪尔·斯迈尔斯，在利兹某报社当过几年编辑，他说他们有一种称为约克郡联合会的职工学校联合组织，联合会所属七十九所学校都有附属图书馆。会员总数大约为一万六千人。图书馆藏书六万卷，各种各样的书都有，历史的，政治经济的，少量的统计学书籍和大量的小说作品。他们主要看小说，但是对更有益的读物显然越来越感兴趣。有关机械学、哲学、化学和科学的书籍发行数在增加，近年来历史著作也有许多人读。我认为，人们的鉴赏力肯定在提高。毫无疑问，上图书馆读书的人在遵守秩序的习惯、戒酒和品德方面普遍都有了改进……但不幸的是，我们一些大城市中只有少数人读书，农业地区可能也这样。在我们的周围，我们所遇到的普遍缺陷是入学后的基本训练不足。劳动人民即使学会识字以后，也缺少继续读书的机会。在利兹教区的全体教徒中，将近一半的已婚妇女不会签字。这些妇女的大部分人很可能在年轻时都学过写字，可是在长大后由于缺乏练习的工具和机会，就忘记了……

工人阶级有很多人与任何文学团体或宗教团体都没有联系，社会对这些人毫不关心，他们既没有文学食粮也没有精神食粮，因此，图书馆或某种文学食粮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需要的。

公共图书馆特别委员会的报告；载于《议会文件》，1849年，第17卷，第124—125页

10. 大陆的星期天

埃德温·罗斯是工程师，曾在法、德、瑞士等国工作过，问他：“你是否认为法国人喝酒有节制？”他回答说：是的，他们看上去是一个很轻松自在的民族。我没有见过他们象这里的工人那样总要喝得烂醉如泥。

问：这里的工人在星期天有什么娱乐或无害的消遣？

答：就我所知，什么也没有，只不过是到乡下散散步罢了。据我了解，散步是允许的。

根据我在大陆看到的情况判断，我认为那里的人过星期天的方式比英国人勉强过星期天的方式好得多。这里，一个人在星期天只好到酒店去，目的似乎就是为了喝酒，坐着一杯杯地喝；在大陆那里，人们出去跳舞，玩各种游戏，所到之处有各种娱乐，例如纸牌和骨牌戏，可以尽情欢乐，喝酒并不多。但是，这里的人只好到酒店去，一到酒店，只有喝酒，星期天又没有别的地方好去。我觉得，大陆的人在休息后工作时，心情比这里的人轻松愉快……

载于《议会文件》，1833年，第20卷，DI